

我终于来到人世间，在尼日尼城大街上一家“时兴鞋店”里当上了学徒。

我的老板是个矮子，体形又小又圆。他脸色黑红，皮肤很粗糙，牙齿呈绿色，眼睛为淡淡的污泥色。我看他像个瞎子。为了验证我的判断，我不停地做着鬼脸。

他声音不大但却很严厉地说：“你别做怪样！”

原来这双污泥眼能看见我，我有点扫兴。但我还是不相信这双眼睛能看见人。可能是他猜出来我在做鬼脸吧？

“我已经说过了，不要再做怪样。”他训斥说，声音更低了，厚厚的嘴唇基本上没动。

接着他低沉而干巴的声音又传了过来：“别挠你的手，你现在是在城里大街上第一流的商店里干事，你要记住！学徒应当站在店门口纹丝不动，就像一尊雕像。……”

我不知道什么叫雕像，但我也不能不挠我的手，从我的手到胳膊肘到处都是红斑和烂疮，疥癣虫咬得我非常难受。

“你在家干什么活？”老板瞅着我的手问到。

但我刚开始讲，他就摇着长着灰头发的脑袋傲慢地说：

“捡破烂啊，真不如要饭的，更不如偷东西呢！”

听他这么说，我有点得意地说：

“我也曾偷过东西呢。”

“什么？你还偷过东西？”一听我的话，他突然伸出两只手往一张斜面办公桌上一摞，就像一只猫伸出了两个爪子，吃惊地睁大了他那双空虚的眼睛，盯着我的脸。

我于是向他解释了偷东西的事情。

“我们不计较这些小事。不过，你要是敢在我这里偷鞋或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钱，我会把你送进监狱，毫不留情直到长大成人。……”

老板是平静地讲这些话的，却着实吓了我一跳，我更加不喜欢他了。

在这个鞋店里，除了老板外，还有我的表哥——亚克夫的萨沙。另外还有一个稍大店员，是一个伶牙俐齿、很会招揽生意并且两颊绯红的人。萨沙穿着一件褪成棕色的小礼服，戴着衬胸，扎着领结，散着裤脚。他态度傲慢，从不把我放在眼里。

我的外祖父领我来见老板的时候，让萨沙有事时帮帮我。萨沙皱着眉头，大模大样地说：

“那他必须得听我的话！”

外祖父伸出一只手按了按我的头，硬把我按低一头，说。

“不管是年纪还是职位，他都比你大比你高。你要听他的话。”

萨沙瞪大眼睛教训我说：

“你一定要记住外公的话！”

由此从头一天起，他就开始利用这种高我一等的地位。

“卡什林，别瞪眼。”老板经常说他。

“老板，我没瞪眼。”萨沙低下头回答。

可是老板接着又说道：“你别拉长脸，顾客们会把你当成一只公山羊的……”

大店员毕恭毕敬地陪着笑脸，老板咧开了难看的嘴巴。萨沙满脸发紫，灰溜溜地到柜台后面去了。

我不喜欢这类话，而且有许多词也听不懂。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在说外文。

每一个女顾客进门，老板就把他的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摸着上髭，装扮出一副甜蜜的微笑。这种笑容弄得他脸上都是皱纹，比平时瞎眼的样子更可怕。大店员把两臂紧贴在腰际，挺直身子，两只手恭恭敬敬地。萨沙紧张地不断眨眼，极力掩饰那双暴

眼睛。我站在店门口，偷偷抓我的手，仔细观察他们做生意的规矩。

大店员在女顾客面前跪下去，给她试鞋，他的手指轻轻地张开。手小心翼翼地碰到那个女人的脚，生怕把那只脚碰断似的。其实那只脚很肥胖，就像一个倒放的歪脖子酒瓶。

有一次，一个太太不停地颤她的脚，缩起身子说：

“哎呀，您弄得我好痒啊……”

“这是为了礼貌，太太！”大店员连忙解释到。

看着他对女顾客那种肉麻样，实在可笑。为了不笑出声来，急忙扭过脸去看店门对面的玻璃。可是我又想观察他做生意的样子，店员的那一套手法真让我很开心。同时，我也猜疑：我到老恐怕也学不会那么有礼貌地张开我的手指，那么灵巧地给别人穿上鞋。

平时老板经常走出店堂，到柜台后面的一个小房间去，还把萨沙叫去，只留下大店员一个人与女顾客打交道。一次，来了一个棕红色头发的女人，他摸过那女人的脚以后，把手指握在一起，送到嘴边吻了一下。

“哎呀，您可真调皮！”那个女人欢叫道。

大店员呢，他鼓起腮帮子，使劲发出亲吻的声音：

“啧啧！”

看到这里，我不由得哈哈大笑，差点摔倒，我便去扶门把手，结果店门猛地往后一开，我一头撞在玻璃上，玻璃碎了。大店员不住地对我跺脚，老板用他戴大金戒指的手指敲打我的脑袋，萨沙也动手拧我的耳朵。傍晚，我们同路到老板家去的时候，萨沙严厉地教训我说：

“你再干出这种事来，人家会把你赶走的！哼，有什么可笑的？”

他向我解释要是大店员讨得太太们欢心，店里的生意会兴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些。

就算这个太太不需要买鞋，可是为了看一眼这个讨人喜欢的店员，她也会来一趟，另外再买上一双鞋的。你就这么不懂事，简直为你操碎了心……”

这话真叫我生气：谁也未曾为我操过心，尤其是他。

每天早晨，这个有病又脾气暴躁的厨娘在叫醒萨沙前一个小时就把我先叫醒了。我得刷干净老板一家人以及大店员、萨沙的鞋和衣服，烧茶炊，给所有的炉子送去柴，刷干净装午饭用的饭盒。到了店里，我还得扫地，掸灰尘，准备茶水，给顾客送货，然后到老板家去取午饭。在这种时候，我的看门的职责就由萨沙担任，他认为这有损于他的面子，骂我说：

“笨蛋！让人家替你干活……”

我感到这里沉闷、乏味的气息。我过惯了独立、自由的生活，过惯了从早到晚在庫那维诺的沙土铺成的街道上，在浑浊的奥卡河的岸上，在野外，在树林里无约束的生活。这里没有外婆，没有伙伴，没有一个可以聊天的人。在这里，生活向我露出了它丑恶虚伪的本质，让我气愤。

比如女顾客不买东西就走，这是常有的情况。可是他们三个人都觉得气愤。老板也立刻收起他甜蜜的微笑，命令说：

“卡什林，把货收起来！”

随后骂道：

“这头猪，闯到我这儿来了！这个臭娘们准是在家里呆着无聊，就出来逛商店。她要是我的老婆，我早就给她点儿厉害看看了……”

他的老婆长得干干瘦瘦，黑眼睛，大鼻子，时不时对他跺脚、训斥，就像对待下人一样。

他们对熟悉的女顾客卑躬屈膝，说出种种讨好的话，可等她一走，就用各种脏话骂她，气得我直想追上那个女人，把他们数

落她的话全部告诉她。

当然，在背后说坏话是人之常情。可他们几个人议论起别人非常可恶，好像自己认定他们是最优秀的，可以担任全世界的法官。他们嫉妒除自己之外的任何人，从来不赞美他们，对每个人都了解他们的短处。

有一回，一个女郎来到店里，她脸庞红润，双瞳明亮，身披丝绒斗篷，上镶黑皮毛领，她的脸在黑皮毛领的映衬下像一朵奇花。她脱下斗篷，萨沙接了过来，这使她显得越发漂亮：优美的身材裹在蓝灰色的绸衣服里，耳朵上的钻石在闪耀。她让我想起美丽的瓦西里莎，我断定她肯定是省长太太。她受到非凡恭敬的接待，店员们低头哈腰，甜言蜜语，大气不敢出，他们对待她就像捧着一盆火似的。这三个人在店里东奔西跑，魔鬼一样，货架的玻璃上掠过他们的影子，好像四周的东西一齐着了火，正在融化，立刻就要变成另一种样子，换成另外一种形状。

很快，女人选中一双贵重的鞋，走了。

这时，老板吧哒了一下嘴，吹一个口哨，骂道：

“这只母狗……”

大店员也不屑地骂：“她不过是个贱妇！”

他们纷纷议论起这个女人的一些情人，讨论她花天酒地的生活。

吃过午饭，老板照例到店后的一个小屋子去午睡。趁此我打开他的怀表，在里面滴上几滴醋。他睡醒以后，手里拿着那块表，惊慌地说：

“真是怪事！怀表忽然冒汗了！怀表冒汗——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是不是要出什么乱子？”

这使我很高兴。

商店里的杂事很多，家里的工作也不少，可我仍感到烦闷、无聊，就像在昏睡。我常常自己在想：我真该干件什么事，让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们把我赶走才好呢？

有些身上披着雪的行人从店前默默地闪过去，好像给什么人送葬，可是误了时间，落在了送葬的人们后面了，于是急匆匆地去追赶棺材。街上的马车摇晃着，吃力地轧过雪堆。商店的后面，教堂的钟楼每天传来凄凉的钟声，原来大斋到了。钟声像枕头敲打人的头上，虽然不痛，却搞得人麻木，耳朵发聋。

有一天，在店门附近的一个院子里，我刚打开一只新收到的货箱，教堂的看守人来到我面前。这是个歪脖子的小老头，浑身软软的，像是用破布做成的，衣衫破烂，好像让狗撕破的一样。

“上帝啊，给我偷拿一双套靴行吗？”他对我说。

我没有吱声。于是他在一只空箱子上坐下，打了个哈欠，又在嘴上画个十字，又说：

“你偷吧，啊？”

“不能偷东西！”我告诉他说。

“但是大家都偷。你应该尊重老人！”

他和我周围的人不一样，这使我很感兴趣，我感觉他确实相信我乐意为他偷东西，于是我答应从窗户的通风口里递给他一双套靴。

“那就好，你不是在骗人吧？嗯，我看得出来，你不是骗我……”他平静地说。

他沉默地坐了一会儿，用他的靴底揉着脏兮兮的湿雪，后来点上他那个陶土烟斗，突然吓唬我说：

“可要是我骗你呢？我一拿到靴子，立刻去找你的老板，还说是你卖给我的，价钱是半个卢布，那会怎么样？啊？那双套靴值两个卢布还多，可是你只卖了半个卢布！你把钱都买糖吃了，是不是？”

我一下愣住了，盯着他，好像他刚才讲的事确实发生过了。他不停地轻声说话，嘟嘟囔囔，瞧着自己的靴子，吐出淡蓝色的

烟雾。

“假设这是你的老板指使我干的：你去摸一下那小子的底，看他是不是贼坯子？那会怎么样呢？”

我生气地说：“我不给你套靴了！”

“你既然答应了，说话就得算数。”

他拉住我的手，把我拽到他面前，伸出一根手指，敲敲我的脑门儿，懒懒洋洋地说：

“你怎么能那么轻易地说：‘给，拿去吧？！’”

“是你自己向我要的。”

“我想要的东西多着呢！我叫你去抢劫教堂，你就真去吗？难道陌生人是轻易相信的吗？哎，你这个小傻瓜……”

他把我推开，站起来。

“偷来的套靴我不会要的。我又不是老爷，我压根儿不穿它。我只是和你开一个小玩笑。……你这么老实巴交，这样等到了复活节，我让你到钟楼上去，你可以在那儿敲敲钟，看看这个城……”

“我熟悉这个城。”

“可从钟楼上往下看，这个城要好看一点。”

他把他的靴尘插进雪里，慢悠悠地朝教堂的拐角走过去。我望着他的背影，闷闷不乐，忐忑不安地想：这个小老头是真的开玩笑呢，还是老板悄悄派来试探我的？我都有些不敢进商店了。

萨沙忽然进了院子，大叫了一声：

“你在搞什么鬼？”

我不由得无名火起，举起钳子对准他抡了一下。

他和那个大店员经常偷老板的东西。他们经常把一双皮鞋或便鞋藏在火炉的烟囱里，在离开商店的时候把它悄悄塞在大衣的袖子里。这种事我不喜欢，并且我害怕，我还记得老板的威吓。

我问萨沙：“你偷东西？”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是我偷，是大店员偷。”他匆忙地解释说：“我只是给他帮忙，他说：你帮帮我！我只能听他的话，要不他会为难我。其实咱们的老板，以前他自己做过店员，他什么都知道。可你对谁也别说了！”

他一边说一边照镜子，学着大店员那样展开手指，整理自己的领结。他一惯地对我摆出比我优越的架子和压我一头的权势，扯起嗓子对我叫喊。他每次叫我干活，总是把胳膊往前一伸，好像要把我推开似的。我比他身材高，力气大，骨瘦如柴。他却丰满，灵巧，光润。他身穿礼服，散着裤腿，看起来威严、庄重，可是总体看起来让人感到可笑、不舒服。他痛恨那个厨娘，厨娘也确实是个怪人，谁也搞不清她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最喜欢的事情是打架。”她瞪着她那烈火一般的黑眼睛说，“公鸡争斗也好，狗咬狗也好，农民打架也好，我统统喜欢！”

如果院子里的公鸡或鸽子斗起来，她会马上丢下手里的工作盯着窗外，把这场厮杀从头到尾看个清楚，脑袋里什么也不想，耳朵里什么也不听。每天傍晚，她对我和萨沙说：

“你们这两个小子在这儿闲呆着，还不如打场架好呢！”

萨沙却生气了：

“我可不是什么小子，我是个小店员了，傻婆娘！”

“嗨，我倒没看出来，依我看来，没娶媳妇的都是小子！”

“你们娘们儿，傻乎乎的……”

“魔鬼聪明，可上帝却不喜欢他。”

这句谚语惹得萨沙生气，他就嘲讽她。可她毫不在乎，斜起眼睛说：

“哼，你这只蟑螂，上帝叫你错投了胎！”

他不止一次怂恿我趁厨娘熟睡的时候往她脸上涂鞋油或煤烟，在她枕头上扎上大头针，或者另外想主意捉弄她一下。可我

怕那个厨娘，此外她睡得不沉，或者常常醒过来。醒来后，就点亮油灯，坐在床上，眼睛盯着墙角一个什么地方出神。有的时候她绕过大灶，走到我这儿来，把我叫醒，用沙哑的声音请求我说：

“我怎么也睡不着，列克塞依卡，我心里有点怕，你跟我说话吧。”

我只好睡意朦胧地对她讲点事。她坐在那儿一声不吭，只是摇晃她的身子。我觉得她热乎乎的身子散发出蜡和神香的气味，很快就会死。说不定她马上就会脸朝下，一头栽到地板上死掉。我心里害怕，说话的声音不由得响亮起来，于是她拦住我说：

“小声点儿，那些坏蛋醒过来，就会胡乱猜疑，把你当成我的姘头……”

她在我身旁坐着，总是保持同一种姿势：她弯下腰，把两个手掌插在两个膝盖中间，用她腿上的骨头把手掌夹紧。她的胸部是平的，根根肋骨透过粗麻布厚衬衫凸现出来，像是一个干裂的木桶上的一道道铁箍。她往往沉默着坐上很长时间，随后突然低声说道：

“真不如死了好，免得心里总是这么忧愁……”

有时又像在问另外一个人：

“我老活着不死，这算怎么回事呢？”

“睡吧！”她没容我讲完就打断我的话，直起腰来说。然后这个灰色的女人就悄没声地消失在厨房的黑暗里。

“巫婆！”萨沙在背后这样称呼她。

我提议说：

“那你当面这样叫她！”

“你以为我不敢吗？”

但是他又马上皱起眉头说：

“不行，不能当面叫她，说不准她真是一个巫婆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厨娘对一切都不满意，爱发火，就连对我也是毫不留情，早晨一到六点就来揪我的腿，叫道：

“别睡了，去抱柴！烧茶！削土豆皮！……”

萨沙惊醒了，叫道：

“吵什么吵？我要告诉老板，你吵得人睡不好觉……”

她虽然骨瘦如柴，在厨房里动个不停，却行动迅速，同时对萨沙眨巴着她那因失眠而发红的眼睛，说：

“呸，上帝叫你投错了胎！我要是你后妈，老早把你收拾了。”

“该死的！”萨沙骂道。他在去商店的路上鼓动我说：“应当想个主意让老板把她赶走才好。最好在没人注意时，偷偷往所有的菜里多加点盐，她炒出的菜如果太咸，老板就会把她赶走。要不，放上点煤油也行，你为什么不干呢？”

“你怎么不干？”

他生气地哼了一下说：

“胆小鬼！”

然而厨娘当着我们的面死掉了。她正弯下腰去端一个茶炊，突然身子缩了下去，坐到了地板上，好像有人在胸口推了一下。随后一声没吭，斜着身子摔了下去，她的两条胳膊伸了出去，嘴里流出了鲜血。

我们两个人马上知道她死了。可是我们吓糊涂了，盯了她很长时间，一句话也说不出。最后萨沙一个箭步跨出厨房，跑走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就凑近窗口，靠近亮处。老板来了，发愁地蹲下去，伸出手指摸着厨娘的脸说：

“她真的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他于是对着墙角奇迹创造者尼古拉的小圣像在胸前划十字，做祷告，随后对着前堂发命令说：

“卡什林，你跑一趟，去报告警察！”

警察来了，转了一圈，得了几个茶钱就走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还带来一个赶大车的。他们抬起厨娘的脚和脑袋，把她丢到街上去了。老板娘在前堂里往这儿看了一眼，对我说：

“把地板擦干净！”

可是老板说：

“亏得她是傍晚死的……”

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好。临到躺下睡觉的时候，萨沙以格外温和的口气对我讲：

“你别关灯啊！”

“你害怕呀？”

他拉起被子蒙住头，躺在那儿大气不敢出。夜晚那么安静，好像在听什么声音，等待着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好像立刻就要敲钟了。瞬间，全城的人就会四散奔逃，乱作一团。

萨沙从被子里露出鼻子，小声说：

“咱们一起去灶台上睡吧，行不行？”

“灶台上太热。”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

“这是怎么回事儿，她一下子就死了，啊？她不会真是巫婆吧……我更睡不着了……”

“我也睡不着。”

萨沙开始讲死人的故事，说他们会从坟墓里爬出来，在城里一直游荡到半夜，寻找他们原来的住所，寻找他们亲人的住处。

“死人只记着这座城。”他小声说，“至于街道和房屋，他们却记不清了。……”

周围更加安静，也愈加黑暗了。萨沙微微抬起头，问道：

“你想看看我的箱子吗？”

我早就想知道他那口箱子藏着些什么东西。他用一把吊锁锁着那口箱子，每次开箱子总要十分保密，如果我打算看一眼箱子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里的东西，他就粗野地问：

“你要干什么？啊？”

我表示同意后，他在床上坐好，没有把腿顺着床沿垂到地，而指使我把箱子抬到床上放在他的脚跟前。他的钥匙跟他的贴身十字架放在一起，挂在一根带子上。他扫视了一眼厨房里那些黑暗的角落，然后大模大样地皱起眉头，打开锁，对着箱盖吹了一口气，好像那箱盖烫手似的，最后他把箱子盖打开，从里面拿出几件衣服。

箱子里有一半装满了药盒、包茶叶用的花纸、鞋油盒和沙丁鱼盒。

“这是什么？”

“你等着看吧……”

他用两条腿夹住箱子，弯下身子，轻声歌唱起来：

“上帝呀……”

我等着看一看玩具。我一直没有玩具，虽然表面上装作瞧不起玩具，可是谁真有玩具，我却从心里羡慕。我想到像萨沙这样严肃的人也有玩具，心里很高兴。虽然他不好意思偷偷地把玩具藏起来，不过这种害羞我还是可以理解的。

他打开头一个盒子，从里面拿出一副眼镜，戴在鼻子上，严厉地看着我，说：

“这副眼镜没有玻璃，但这没有关系，本来就有这样的眼镜！”

“让我戴一下！”

“这副眼镜不适合你。这只适合深色眼睛，你的眼睛是浅色的。”他一边解释，一边像老板那样清一下嗓子，可马上又谨慎地看一眼整个厨房。

在一个鞋油盒里，装着各式各样的纽扣，他得意地对我说：

“这全是我从街上捡来的，全是我自己捡的！已经收集有 37

颗了……”

第三个盒子里装的是一些大铜别针，也是在街上捡来的。还有一些铁靴掌，有好有坏。另外还有皮鞋和便鞋的带扣、一个铜门柄、一个坏手杖顶上的骨制镶球、一把少女用的梳子、一本《解梦和占卜》的书，还有一些同类价值的东西。

以前我捡破烂、拾骨头的时候，类似这些东西能很容易地在一个月里捡到他的十倍多的。看了他的东西，我感到失望、困窘，感觉他很可怜，他却聚精会神地欣赏每一件东西，伸出手爱抚它们，厚嘴唇庄重地噉起来，暴眼睛里充满关切，但那副眼镜把他的稚气的脸映衬得很可笑。

“你要这些东西干什么？”

他从那副眼镜架里瞥了我一眼，用铜脆的童音问我：

“你要我送给你一样什么东西呢？”

“不，不用了……”

我的拒绝，缘于我对他的宝贝不大在意，但这惹得他不高兴。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又说：

“你去拿一块毛巾来，咱们把所有的东西擦一下，它们都已经满是灰尘了……”

等把这些东西擦完，放好，他就翻身钻进被窝，脸朝墙睡下。外面下起雨来，屋檐在滴水，风在吹着窗户。

萨沙说话了，却没有对我扭过头来：

“你等着吧，园子里干了，我让你看一样东西，你肯定会叫一声‘哎呀’！”

我没有说话，铺床睡觉。

刚过了几秒钟，他忽然爬起来，伸出手去抓墙，以令人震撼的诚恳语气讲道：

“我害怕呀……天主，我害怕呀！天主啊，可怜我吧！这是怎么回事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也被吓呆了。我觉得那个厨娘好像正站在朝着院子的窗户前，背对着我，低着头，把脑门子顶在窗玻璃上，就像她活着时看公鸡打架时那样。

萨沙哇哇地哭，不停地挠墙，蹬他的腿。我费了很大力气才迈得动脚步，就像在烧红的煤炭上走路似的，头也不回，穿过厨房，走到他那儿，紧挨着他躺下。

我俩一直哭到毫无力气才睡着。

又过了几天，正赶上一个节日，中午店就收工了，大家回到家里去吃午饭。等到老板一家人吃完午饭，去睡觉了，萨沙鬼头鬼脑地对我说：

“咱们走吧！”

我猜我马上就可以看见让我叫一声“哎呀”的东西了。

我们走进园子里去。在两幢房子中间一块又窄又长的土地上，长着十来棵老椴树，粗大的树干上长满青苔，就像绿棉绒一样，光秃秃的黑树枝无生气地站立着。树枝之间连一个乌鸦窠也没有。这些树与墓园里的石碑很像。园子里除此什么也没有，既没有灌木，也没有杂草。小路上的地面已经踏硬，黑油油的就像生铁，有的地方，在去年枯黄的落叶当中露出一块光秃的地面，那上边长了一层霉，好像一滩死水上飘着一朵浮萍。

萨沙走到房角那儿拐过弯，来到临街的围墙前，在一颗椴树下站住，瞪着眼睛，往旁边那所屋子的浑浊的玻璃窗里望了一下，然后蹲下去，伸手扒开一堆树叶，露出一个粗大的树根，树根附近有两块砖，深深地埋在地下。他把砖挖出来，底下露出一小块铺房顶用的铁皮，铁皮之下是一小块正方形的木板，最后，露出了一个大洞，直通树根底下。

萨沙划亮一根火柴，点着一个蜡烛头，把蜡烛放进洞里，然后对我说：

“你看啊！不要怕……”

可他自己却在害怕，拿蜡烛的手不停地颤抖，脸色发白，嘴巴张着，眼睛湿润起来，小心地把另一只手挪到背后去了。他的恐惧传染了我，我小心翼翼地往树根底下深处看，树根成了地洞的拱顶。萨沙在洞里点着了三只蜡烛，蓝色的光芒照亮了这个地洞。这个洞相当宽，像一个木桶内部那么深，可比木桶宽，两侧堆满碎彩色玻璃和茶具碎片。地洞中心部位是一个隆起的高台，铺着一小块红布，上面放着一口小棺材，棺材外边粘着锡箔纸。棺材上面一半盖着一块破布，好像锦锻的棺材罩子。罩子底下露出一只麻雀的两只灰色小爪子和一个长着尖嘴的小脑袋。棺材后面高高地立着一个读经台，上面放着一个贴着铜十字架，读经台四围点着三个蜡烛，蜡烛插在烛台上，烛台用金色、银色的糖果纸包裹着。

蜡烛的火苗朝着地洞的出口处弯过来。地洞里朦胧地闪着多种颜色的光亮。蜡烛味、热乎乎的腐烂味、泥土味一齐扑到我的脸上来。我眼花缭乱，一道道小彩虹在我眼睛里闪动。这一切在我的心里挑起一种惊惧的感觉，倒把恐惧感压制下去了。

“这个好玩吗？”萨沙问。

“这是什么玩艺儿？”

“小礼拜堂呗。”他说，“像吧？”

“我不知道。”

“这只麻雀算是死人！没准儿它会变成圣徒的干尸，因为它是个无辜受难的殉教徒呢。……”

“你找到这只麻雀的时候，它已经死的吗？”

“不，它本来是飞进堆房里来的，我用一顶帽子扣住它，把它闷死了。”

“这是为什么？”

“不为什么……”

他看一下我的眼睛，又问：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好玩吗？”

“不好玩！”

听到这话，他就对着地洞弯下腰去，迅速盖上木板和铁皮，把砖埋进地里，然后他站起来，掸他膝盖上的泥土，大声问道：

“你为什么不喜欢？”

“我可怜那只无辜的麻雀。”

他瞪起那双呆滞的眼睛看着我，像个瞎子。然后推一下我的胸口，嚷道：

“你这个混蛋！你是因为嫉妒才说不喜欢！你在卡那特那亚街那个园子里能做出比这更好的东西吗？”

我想起我那个凉亭，自信地回答：

“是的，当然有而且比这个好！”

萨沙脱掉他的小礼服，甩在地上，卷起袖子，往手心吐几口唾沫，叫道：

“既然如此，咱们来打一架！”

可我不想打架。当时我心里很烦，情绪低沉，瞧着表哥那张恶狠狠的脸，心里特别别扭。

他却猛地向我扑来，一头撞在我的胸口上，把我撞倒在地，骑在我身上，叫起来：

“要活还是要死？”

我心里十分生气。我比他的力气大，于是不过一分钟，他就被我制服了，趴在地上，双手抱头，声音嘶哑了。我吓了一跳，就动手扶他起来，可是他抡胳膊，蹬腿，把我挡回去，这更把我吓坏了。我走到一旁，不知如何是好。

他却略微抬起一点头，说：

“怎么，这算你打赢了？我就这么躺着，一直躺着到老板家的人看到我，那时我就告你的状，他们肯定会把你赶走！”

他骂我，吓唬我。那些话气得我勃然大怒，我跑到地洞那

里，挖出两块砖，把棺材和麻雀一齐扔到围墙外边的街上去，又挖出地洞里的一切东西，全部踏碎。

“让你好好看看！看见了吗？”

对于我残忍的行为，萨沙的态度很怪异。他坐在地上，微微张开嘴，皱起眉头，盯着我的一举一动，却一句话也不说。等我干完了，他才慢悠悠地站起身来，抖一抖身上的尘土，把那件小礼服搭在肩膀上，冷静而阴险地说：

“好，你等着会出什么事吧，你等一等就知道了。这东西本来就是专为你做的，这是魔法！你懂了吧？……”

我突然蹲了下去，好像他的话把我打垮了，我的内脏一下子注满了凉气。他却就此扬长而去，他这种冷静的态度使我更加心里憋闷。

我决定明天就从城里逃走，躲开我的老板，躲开萨沙和他的魔法，躲开这里乏味而愚蠢的生活。

第二天早晨，新来的厨娘把我叫醒了，接着她叫道：

“我的圣徒啊！你的脸是怎么搞的？……”

“魔法开始了！”我心里一下低沉了下去。

厨娘高声大笑，声音那么脆亮，使得我不由得也笑了，然后拿过她的镜子一照，看清原来我的脸上涂了一层很厚的煤烟。

“这是萨沙干的吧？”

“难道会是我！”厨娘笑着说道。

我开始刷鞋，结果刚把一只手伸进一只鞋里，一根大头针就扎进了我的手指。

“魔法又来了！”

原来所有的靴子里都有大头针和缝衣针，而且放得那么不容易看到，正好扎进我的手心里。我于是盛了一瓢凉水，带着充分发泄的心情把它浇在还没醒来，但或许正在装睡的魔法师的头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可是话说回来，我仍旧情绪低落。老是朦胧看见那口装着麻雀的棺材，看见麻雀弯曲的灰色小爪子，看见它可怜地朝上伸着的、蜡黄的嘴，还有不断闪烁的彩色光点，好像要汇成一条长虹，可又办不到。那口棺材慢慢变宽，鸟爪慢慢伸大，往上伸去，颤抖着，活了。

我计划当天傍晚就跑掉。可是午饭前我在一个煤油炉上热一个盛着白菜汤的饭盒时，因为心不在焉，汤烧开了。我关炉火时，撞翻了饭盒，倒扣在我的手上。他们就把我送到了医院。

至今仍记忆犹新，我住在医院好比做了一场恶梦。那是个空荡荡、黄颜色、摇摆不定的地方，有些灰色的、白色的人穿着尸衣，在那儿盲目地游荡，有的嗓子里咕咕作响，有的低声呻吟。一个高个子拄着拐杖走来走去，他的两道眉毛好比两撇唇髭，他不停地晃着他的大黑胡子，嗓子里如同吹口哨的响声高喊道：

“我要到主教大人那儿去告状！”

那些病床都像是棺材。病人们躺在那儿，鼻子向上，都像是死麻雀。黄色的墙壁摇摇晃晃，天花板像船帆似地鼓起来，地板时起时伏，几排病床一会儿合拢，一会儿分开。一切都不稳定，让人心绪不宁。窗外站起一些树枝，好像是准备打人用的树条，不知什么人在摇晃它们。

一个棕红头发而身材干瘦的死人，在屋门口蹦蹦跳跳地跳舞，伸出两条短胳膊撕扯他身上的尸衣，尖声叫道：

“我不要这些疯子！”

同时那个拄拐棍的人对他大吼一声：

“我要到主教大人那儿去……”

我的外公、外婆以及所有的人，向来总是说医院里会把人弄死，我认为我这条命注定算完蛋了。一个戴着眼镜、穿着尸衣的女人走到我面前，在我的床头上挂着的一块小黑板上写了几个

字。粉笔断了，碎屑掉在我的头上。

“你叫什么名字？”她问。

“不叫什么名字。”

“可你总有名字吧？”

“没有。”

“哼，你别胡闹，要不就拿鞭子抽你一顿！”

就算她不说，我也知道会挨鞭子，所以我干脆不理她。她像猫一样哼了一下鼻子，又像猫一样悄没声地走了。

这里点上了两盏灯，两个黄色的光亮挂在天花板底下，好像不知什么人把自己的两个眼睛丢在这儿了。它们挂在那儿，极力想靠在一起，一眨一眨的，照得人眼花缭乱，心里发烦。

墙角上有个人说：

“咱们打牌吧，好吗？”

“我缺一条胳膊怎么打呀？”

“可不，他们把你的胳膊锯掉了！”

我立刻想到：他们锯掉这个人的胳膊是因为他们打牌。那他们会怎样对待我，把我弄死吗？

我的手发烧，发痛，好像有人在抽出我手里的骨头。我又怕又痛，低声哭了起来。我为了不让人看见我落泪，就合上眼，可眼泪偏偏不争气，顺着两鬓流下来，滴进我的耳朵里。

到了晚上，所有的人都上了病床，藏在灰色的被子里，四周越来越安静，一分钟比一分钟静，只有墙角有个人在嘟囔说：

“这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是个草包，她也是草包……”

我应该给外祖母写封信，让她到这里来，趁我还活着，把我悄悄带出医院。可是我又没法写，我的手无法写字，也没有纸、笔。但是我接着又想，能不能从这儿溜掉呢？

夜晚更加没有生气了，好像从此天再也不会亮了。我轻轻地下床，走到门口，房门正好半开着。走廊的灯光下，在长条靠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椅上坐着一个人，这个人有一个花白的、像刺猬一样的脑袋，不停地抽烟，用他那双深色的、凹进去的眼睛看着我。我没机会走开了。

“是谁在那儿？过来！”

他的声音并不可怕，很轻。我走了过去，见他那张圆脸上满是胡子茬，头发很长，向四面伸出去，给他的脑袋镶上了一道白色的光环。他的腰上挂着一串钥匙。他的胡子和头发如果再长一点，那就很像彼得了。

“你的手是烫伤的吧？你为什么晚上出来游荡？这不成规矩？”

他对着我的脑部和脸喷了许多烟，同时伸出一条温暖的胳膊搂住了我的脖子，把我拉到了他的身边。

“你害怕吗？”

“害怕。”

“刚来的时候，大家都害怕。其实不用怕。特别是跟我在一起，更不必怕，我从来不让别人受气……你想抽烟吗？但现在别抽。这在你还嫌太早，再过两年吧。……你的父母在哪儿呢？都不在了。唉，不在就算了。没有父母，咱们也能活下去，只是不要胆小，知道吗？”

我很久没有听过这样通俗易懂的话了，而且讲得这样朴实和亲切。听着他的话，我有说不出的喜悦。

他把我领到我的病床那儿的时候，我请求说：

“你陪我坐一会儿吧！”

“可以。”他点头说。

“你原来是干什么的？”

“我吗？当兵的，一个地地道道的兵，高加索的兵。我打过仗，怎么能不打仗呢？当兵的职责就是为打仗嘛。我跟匈牙利人打过仗，跟契尔克斯人打过，跟波兰人打过，总之，和什么人都

打过！打仗，小老弟兄，那可是一场真正的大灾难啊！”

我闭了一会儿眼。等我再睁开眼时，那当兵的位置上却坐着我的外婆，她穿着一件深色的连衣裙。当兵的站在她身旁，正在说话：

“那些人大概都死了吧，是不是？”

阳光正在病房里快乐地玩：它把所有的东西都抹上一层金黄色，自己却藏了起来，可是过了一会儿，它又明晃晃地把一切照亮，好像一个好动的孩子在闹着玩儿。

外婆弯下腰来，凑近我问道：

“怎么样，小乖乖？你受了重伤吧？我已经跟那个红发魔鬼讲过了……”

当兵的说：“我马上按规定把手续办好。”说完就走了。外婆擦掉她脸上的泪水，说：

“他是我们那儿的一个兵，巴拉赫纳人……”

我仍以为是在做梦，便没答话。医生过来了，给我在烫伤的地方换了绷带。之后，我跟外婆坐上一辆出租马车走了，穿过城里的街道。她说道：

“咱们家里那个老爷子简直昏了头，贪心特重，瞧着都烦！没想到他新交一个朋友赫雷思特，是个毛皮工人，把老爷子那本赞美诗里偷走了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两个人吵得一塌糊涂。唉！”

艳阳高照，云块像一只白鸟在天空飞游。我们的马车走在伏尔加河的冰面上用木板铺成的道路。冰在呜呜作响，正在膨胀，路上的木板压得水呼哧呼哧响。在市场那边肉红色大教堂的拱顶上，金黄色的十字架正闪着光芒。一个宽脸盘的农妇迎面走来，怀里抱着一束柔软的柳条：春天来了，复活节快到了！

我的心像云雀一样激动起来。

“我多么爱你呀，外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的话并没有使她感动，她用平静的口气对我说：

“因为我是你的亲人。不是我自夸：就连外人都喜欢我。荣耀归于你啊，圣母！”

她含笑补充说：

“圣母当然要高兴了，她的儿子就要复活了！可是我的女儿瓦柳霞……”

说到这里，她就沉默了……

2

外公在院子里迎面碰到了我，他正跪在那儿用斧子削一个木楔。他举起那把斧子，好像要砍到我的头上来。他摘下帽子，语含讥刺地说：

“你好啊，主教大人，大老爷！您退休了？那好，从此那您可以舒心地过日子了，是的，你们啊……”

外婆连忙挥手让他走开：“行了吧，你。”她走进房间，烧上茶炊，说：

“如今你外公算是彻底破产了。他把他的钱全交给他的教子尼古拉去生利，大概连借条都没要。我实在搞不懂他们是怎么回事，总之，他破产了，那些钱全没了。这都是因为不帮助穷人，不可怜苦人。天主一想到我们就心生琢磨：我何必叫卡什林家得利呢？他这么一想，就把一切都收回去了。……”

她回过头看了我一眼说：

“我一直在设法讨天主的欢心，让他不要太为难老爷子。到了晚上，我就拿着我自己所挣的钱悄悄去施舍给别人。哎，要是你愿意，今天晚上咱们一块去。我身上有钱……”

外公进来了，眯缝着眼问：

“你们是准备吃东西吗？”

“又不是吃你的。”外婆说，“不过，要是你愿意，你就坐下来和我们一块吃，够你吃的。”

于是他靠着桌子坐了下来，轻声说：

“给我倒点茶……”

房间里的一切照旧，只是我母亲原来所占的那个墙角凄凉地空着。此外在墙上，在外公的床的上方，挂着一张纸，上面用印刷体写着：

“唯有救世主耶稣永垂不朽！愿你的神圣的名字在我有生之年与我同在！”

“这是谁写的？”

外公没有回答。外婆等了一会儿，笑着说：

“这张纸值一百个卢布呢！”

“这不关你的事！”外公叫道，“我要把所有的东西都送给外人！”

“现在你没什么可送的了。以前你有东西的时候，也没送过外人。”外婆平静地说。

“住口！”外公尖叫道。

这里一切都安排得有条不紊，像从前一样。

墙角的箱子上放着一只用来盛衬衣的筐子，柯里亚就睡在这个筐子里，这时醒了，正往外看着。他的眼光中间几乎看不出两条青色的眼缝了。他的脸色更加灰暗，身体衰弱，奄奄一息。他没辨认出我，默默地扭过脸，合上了眼。

许多不幸的消息在等着我：维亚赫尔在苦难周出天花死了，哈比到城里生活去了，雅兹下肢瘫痪，不能玩了。克斯特罗马把这些消息告诉我以后，瞪着黑眼睛告诉我说：

“孩子们都一个个死得太早了！”

“不是就维亚赫尔一个人死了吗？”

“那还不一样：谁离开了这条街，还不跟死了一样。这些伙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伴们和你刚刚混熟，成了朋友，有的由家里送去做工，有的就死了。在你们的院子里，切斯诺科夫的住宅换成了新房客——叶甫塞延科一家。他们家的小伙子纽什卡还不错，挺棒！他有两个妹妹：一个还小，另一个是个瘸子，走路拄着拐，不过长得挺漂亮。”

他停了一下，又说：

“哥们儿，我和楚尔卡都爱上她了，我们总是吵架！”

“和她吵？”

“不是，我们俩吵。和她很少吵！”

我知道年龄大的小伙子及成年人会谈恋爱，我也知道这个词的粗俗内涵。我心里不畅快，替克斯特罗马惋惜，我瞧着他那笨拙的身体，一看到他那满含气愤的黑眼睛就感到烦得慌。

当天傍晚，我就见到了那个瘸姑娘。她从屋里往外走，到院子里来，不小心弄丢了拐棍，被动地停在台阶上，伸出两只透明的手去扶栏杆上的木条，又瘦又弱。我想帮她捡起拐棍，由于手上扎着绷带不好用，我忙了好长时间，心里很憋气，她站在我旁边的高处，轻轻地笑着说：

“你这双手怎么了？”

“烫伤的。”

“我呢，腿瘸了。你是住这个院子的吧？你住医院的时间长吗？我在那儿可是住了一段时间的。”

她叹了口气，接着又说：

“太长了！”

她穿一件白底带浅蓝色马掌形花的连衣裙。这件衣服已经很旧了，但十分干净。她的头发梳理得很整齐，编成一条短粗的辫子垂在胸前。她的眼睛大而严肃，在这双宁静的眼睛的深处，燃烧着浅蓝色的火花，照亮了那张鼻子尖尖的瘦脸。她高兴地笑着，可我不喜欢她。她的病态的身体好像告诉人们：

“别碰我，借光！”

我那些伙伴怎么会爱恋上她呢？

“我的腿早就瘸了。”她情绪很高地说，样子很得意，“我家的女邻居对我使了魔法。她和我妈吵了一架，为了气我妈，就对我施了魔法……住院时你害怕吗？”

“怕。……”

我觉得和她在一起不舒服，就走向房间去了。

快到半夜时，外婆亲切地把我叫醒。

“咱们走吧，好吗？给人家出点力，你的手就会很快长好……”

她拉着我的胳膊，在黑暗里走，仿佛我是个瞎子。夜晚又黑又潮，风不停地刮，好像河水在奔流。冰凉的沙土冻得脚很痛。外婆谨慎地走到那些小市民的小屋的黑窗户跟前，在自己胸前画三次十字，再把5戈比铜币、3个甜面包分别放在每一家的窗台上，然后再在自己的胸前画十字，望着没有星星的夜空，小声道：

“至高无上的圣母啊，帮助人们吧！母亲，在你面前所有的人都是罪人。”

我们走得离家越远，四周越是荒凉，越是毫无活气。夜空黑得深不见底，仿佛永远把月亮、星星藏了起来，不让它们出来。不知从哪儿跑过来一只狗，在我们对面停下，“汪汪”地叫起来，它的眼睛在黑地里发亮。我胆怯地靠紧我的外婆。

外婆说：“没事儿！这不过是一只狗。现在公鸡已经叫过，魔鬼不会出来了，得抓紧时间，现在已经太晚了。”

她招手把那条狗叫了过来，抚摸它的毛说：

“小心点，小狗，别吓坏我的小外孙！”

那条狗挨着我的腿蹭来蹭去，我们三个往前走去。外婆先后几次走到人家的窗子跟前，在窗台上留下“无言的施舍”。天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慢亮起来，一幢幢灰色房屋从黑暗中显露出来，那波耳那亚教堂雪白的钟楼耸立起来。墓园的围墙的颜色渐渐淡下去，本来是砖砌的围墙像用薄席编成的一样。

“我实在太累了。”外婆说：“该回家了！明天那些婆娘们醒了，一看，圣母给他们的孩子送来点东西，既然什么都缺，添点就顶事儿。哎，阿廖沙，老百姓多苦啊，为什么谁也不关心他们。

有钱人不想天主，
即使末日审判他也不顾，
他既不把穷人当朋友，
更不把他们当骨肉。
为搜刮黄金他费尽心，
后来黄金变成地狱里焚烧他的柴薪！

事情就是这样！在生活中，人们应该相互关心，上帝关心我们一家！我很高兴，因为你又跟我在一起了……”

我心中也暗暗高兴，朦胧地感觉到我已与永生难忘的一种东西联系在一起了。那只狗长着棕红色的毛，狐狸一样的脸，温顺自贵的眼睛，在我身旁冻得不停地抖。

“让它留在咱们家吗？可以吗？”

“那有什么不可以？要是它愿意，就叫它住下。我先给它一个甜面包吃，我还剩着两个呢。咱们就在这条长凳上歇歇吧，我累了……”

我们在人家大门外的长凳上坐下，那条狗挨着我们的脚趴下，啃那个发干的甜面包。外婆接着说道：

“以前，这儿住着一个犹太妇女，她总共有9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小。我问她：‘你怎么过呀？莫塞夫娜？’她说：‘我和孩

子跟着上帝过吧，此外我还能靠谁呢？”

我靠在外婆温暖的身体上，睡着了。

生活飞逝而去，记忆的洪流每天给我的心灵带来一点新的东西，新的印象使我有时沉醉，有时忧愁，有时让我生气，有时逼我深思。

时间不久，我也想方设法想跟那个瘸姑娘多见面，多谈话，或者无言地并排坐在大门外的长凳上。和她在一块儿，即使不说话也很快乐。她打扮得那么整齐，像是一只柳莺鸟。她动人地讲顿河上的哥萨克怎样生活，她从前在那边的叔叔家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他是一个油坊的机械工人，后来她跟随做钳工的爸爸搬到尼日尼来了。

“我还有一个二叔，他在沙皇那儿当差。”

每到假日的傍晚，街上的所有居民都走出家门，到“大门外边”来玩。小伙子 and 姑娘们动身到墓园去跳圈舞，成年人纷纷到馆子去喝酒，街上只剩下妇女和孩子。妇女们分别坐在自家大门外边的长凳上，或者干脆在大门外的沙土地上坐下，高声畅谈，斗嘴吵架，议论是非。孩子们开始玩棒球，玩“扔棒子”，玩“马斯罗球”。妈妈看着他们玩，鼓励那些手脚灵巧的，笑话那些笨头笨脑的。大家的喊叫声震耳欲聋，那种快乐使人一见难忘。有了“大人”在场观战，我们这些小家伙精神倍增，给所有的游戏增添了特殊的活跃和热烈的气氛。但是，不管游戏多么吸引人，我们三个人：克斯特罗马、楚尔卡和我，有时候这一个，有时候另一个，总是不忘跑到瘸姑娘那儿去炫耀一下。

“柳德米拉，你看见了吗？我把5个圆柱统统打到圈外去了。”

她微笑一下，赞许地连连点头。

从前我们三个人玩时，总是站在一起，现在楚尔卡和克斯特罗马老是分开，各站一边，想方设法显示自己的本事和力气，经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常闹到流出眼泪，打起架来为止。有一次他们扭到了一起，打得发了疯，大人只好出面干预，把凉水泼在两个仇人身上，就像对付打架的狗一样。

柳德米拉坐在一条长凳上，用那只健康的脚不停地跺着。那两个战士刚滚到她跟前时，她就用拐棍捅开了他们，担忧地叫起来：

“别打了！”

她的脸色白得发青，眼睛里的火花熄灭了，瞳仁不停地往上翻，就像一个发了癔症的女人。

还有一次，克斯特罗马连续输给楚尔卡两盘“扔棒子”，就躲到一家食品杂货店的燕麦柜后面，蹲下去，无声地哭泣。他的样子实在很害怕：他紧咬牙关，颧骨高耸，瘦得皮包骨的脸死板着，泪珠从他那阴沉的眼眶里不断流出来。

我不断地安慰他，他却气得喘不过气来，小声说：

“等着吧！……我要捡起一块砖头砸烂他的头……叫他看看！”

楚尔卡却得意洋洋，在街上招摇过市，就像一个到了结婚岁数的小伙子，歪戴着帽子，两只手插在衣袋里。他学会了如何从牙缝里啐出唾沫的野相，并且夸口说：

“我很快就会学会抽烟，我试了两回，直想吐。”

我不喜欢这些。我已经看出来，我正在失去这个伙伴，我觉得这一切都怪柳德米拉。

一天傍晚，我正在院子里收拾我捡来的骨头、破布等废品，这时柳德米拉走了过来，摇摆着身体、挥舞着右手。

“你好。”她说，连着点了三次头，“克斯特罗马一直跟你一块儿玩吗？”

“是啊。”

“那楚尔卡呢？”

“楚尔卡不和我们玩了。这都怪你，他们都爱上了你，为你打起架来……”

她脸上立刻红了，辩解说：

“这是什么话！又不是我的错？”

“你为什么让他们爱上你？”

“又不是我叫他们爱的！”她生气得走开了，一边走一边说：“这都是胡闹！我比他们大，我14岁了。男孩不应爱上一个比自己大的姑娘。……”

“就你懂得多！”我故意去气她，“可那个老板娘——赫雷思特的姐姐，岁数不小了，还不是与小伙子们勾勾搭搭！”

“你真是什么都不懂。”她急匆匆地讲道，声音里含着哭腔，漂亮的眼睛动人地放射着光芒，“那个老板娘是个放肆的女人，她怎么能和我比？我还小呢！谁也不准动我一下，拧我一把什么的……你应该先看一遍长篇小说《堪察加女人》第二卷，再来和我讲！”

她哭泣着走了。我觉得对不起她，她的话里包含有我不懂的含义。我的小伙伴为什么要拧她呢？他们还说什么爱她呢……

第二天，出于对柳德米拉的歉意，我用2戈比买了一点麦芽糖，我知道她喜欢吃这种糖。

“想吃糖吗？”

她装着生气地说：

“走开，我不和你玩！”

可她还是接住了糖，说：

“你怎么不用纸包一下，看你的手多脏。”

“我洗过，可怎么也洗不干净。”

她伸出一只又干净又温暖的手，拿起我的手，仔细地看了看说：

“你把手弄得这么糟糕……”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可你的手指也扎了那么多针眼儿……”

“那都是针扎出来的，因为我要做许多针线活儿……”

过了一会儿，她扭过头看了我一眼说：

“你听着，咱们现在找一个地方，一起读《堪察加女人》好吗？”

于是，我们开始找一个可以躲藏起来的地方，找了半天，可哪儿都不方便。最后我们决定悄悄地到浴室的更衣室去。那里虽然光线不好，但可以在窗口坐下。窗口对着一个脏乱的角落，这个角落正好处于一个储藏室和一个屠宰场之间，人们很少到那儿去。

她靠着窗户侧身坐下，把那条残疾的腿放在长凳上，让那条好腿刚好垂到地板上。她坐在那儿，手拿一本破旧的小书，挡着脸念出许多艰深而枯燥的字。可我心情激动，坐在地板上，看她那对严肃的眼睛像两个浅蓝色的火花在书上移动，有时她热泪盈眶，嗓音发颤，迅速地读出那些我不认识的字，以及这些字组成的句子。于是我便抓住这些字句，极力把它们编成诗句，想方设法对它们重新组合，这就歪曲了我对这本书内容的理解。

我的狗趴在我的膝盖上打盹。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风”，因为它长得毛绒绒的，身条长，跑得快，叫的声音和秋天刮进烟囱的风相似。

“你在听着吗？”

我默默地点头。那些拼凑的字使我更加激动，使我念念不忘把它们再编一下，排成诗歌的样式：在诗歌里每个字都是活动的，闪闪发光，就像夜空中的繁星。

暮色降临了，柳德米拉放下她那只拿着书、颜色发白的手，问道：

“这书挺好吧？现在明白了吧……”

从这天傍晚起，我们经常到这个更衣室坐着。使我高兴的

是，时间不长柳德米拉就扔下《堪察加女人》不读了。至于这本没完没了的书里究竟写了些什么，我是没法回答她的提问的。而这本书确实没完没了，我们刚开始读第二卷，后面还有第三卷，据这个姑娘说，第三卷后还有第四卷。

在阴雨天，尤其阴雨天不是星期六人们烧暖浴室的时候，我们特别高兴。

院子里下着倾盆大雨，谁也不会到这个院子来，谁也不会来窥探这个角落。柳德米拉很怕我们被人撞见。

“你知道那样人家会怎样想吗？”她轻声问。

我当然知道。我也担心被别人撞见。我们一连几个钟头坐在那儿闲聊，有时我讲外婆的神话，柳德米拉讲梅德威季查河一带的哥萨克的生活。

她感叹说：“那个地方多好啊！这里算什么地方呀？在这儿生活的全是些乞丐……”

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我长大一定要到梅德威季查河去看看。

不久，我们就用不到这个更衣室了。柳德米拉的妈妈在一个毛皮工厂那里找到了工作，每天一早就去上班。她妹妹到学校去读书，哥哥在一家磁砖厂上班。碰到阴雨的日子，我就常到她家里去，帮她做饭、打扫房间和厨房。她笑着说：

“我和你过得像一对夫妻，只不过我们不在一起睡觉。我们甚至比夫妇还要好，那些丈夫都是不帮妻子干活的……”

我有了钱，就买一点糖果，我们一块喝茶。我们用冷水把茶炊冲凉，以免柳德米拉那爱唠叨的妈妈猜出来我们烧过茶炊。有的时候我外婆也到我们这儿来，坐下织花或刺绣，讲美丽的神话。一旦外公进城，柳德米拉便费力地走到我们家来，我们快乐地饱餐一顿。

外婆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嘿，我们过得多快乐啊，自己赚钱，自己快活！”

她鼓励我们的友谊。

她用最简单的话告诉我们：“男孩子和姑娘要好是好事！可就是别胡闹……”

她美丽、动人的解释，使我明白了：一朵花在含苞欲放的时候，是不应当摘的，否则这朵花就不会吐露芬芳，也不会结出果实来。

我们并不想“胡闹”。但这不妨碍我和柳德米拉谈论那种人们一般不谈的事。自然，我们是不得已的时候才谈的，因为两性关系经常以粗俗的形式让我们看到，这很让我们气愤。

柳德米拉的爸爸是一个美男子，他四十来岁，一头髻发，唇髭又长又多，经常得意地扭动他的两道浓眉。但他出奇地寡言，我回忆不起他说过什么话。哄孩子玩时，只会哎哎啊啊地叫，和哑巴一样。就是揍他的妻子时，他也不出声。

一到节日的傍晚，他就穿上一件浅蓝色的衬衫，一条棉绒灯笼裤，皮鞋擦得油亮，肩上挎着手风琴来到门外。他站在门外，好像一个士兵做出“举枪敬礼”的姿势。这一下，我们的大门外开始了“散步”：少女们、妇女们一个个地像小鸭子一样走过来，她们有的偷偷地斜眼看叶甫塞彦科一眼，有的则放肆地盯着他看。他呢，站在那里，努着他的下嘴唇，睁着那双深色的眼睛，用一种鉴赏的目光打量所有的女人。他们四目对视，无声地交谈，那些女人慢腾腾地带着服从的表情从他身边走过去。这一切含有一种狗一样的、讨厌的气味，好像只要这个男子对她们其中任何一个使一个眼色，她就会乖乖地躺在大街那肮脏的沙土地地上，就像被打死了一样。

“这只公山羊又出去骚情了，现在真不要脸！”柳德米拉的母亲骂道。她又瘦又高，脸很长，不讲卫生，得过伤寒病后，留着很短的发型，那样子就像破旧的扫帚。

柳德米拉挨着妈妈坐着，想把她的注意力从街上引开，反复问她一件事，可无成效。

“你离远点儿，这倒楣的残废人，真讨厌！”她母亲唠叨着，不安地眨着眼睛。她那双蒙古人一样的细眼睛发着奇怪的光，这双眼一旦盯住什么东西，就会死缠不放。

“你别生气了，生气有什么用，妈妈！”柳德米拉说，“你看，席铺老板娘打扮得多漂亮呀！”

“要不是你们这三个孩子，我穿得比她还要漂亮，你们把我活活地吃掉、吞掉了。”她妈妈毫不客气，依稀着眼泪回答说，她的眼死死盯着席铺老板死后留下的身高马大的寡妇。

那寡妇就像一座小房子，胸脯鼓凸起来，像是一个门廊。红光满面的脸被绿头巾包着，就像一扇天窗，窗玻璃正好映着阳光。

叶甫塞彦科把手风琴架在胸脯上，拉了起来。手风琴上有很多琴键，它迷人的声音把人们招聚了来。孩子们从各条街道跑了过来，围在他的脚边，坐在沙土地上，一动也不动，听得入了迷。

“等着吧你，人家会把你的脑袋拧下来。”他的太太警告叶甫塞彦科。

他默默地斜起眼睛来看着她。

席铺老板娘在不远处的赫雷思特门口的长凳上坐下，就像一块大石头，斜着脑袋，脸上红彤彤的。

红色的晚霞染红了墓园后面的天空。街道上五颜六色的高大身影在漂动，好似河上的船儿。孩子们像旋风一样跑来跑去。空气温暖而醉人。由于白天太阳的曝晒，沙土地发出呛人的气味。而屠宰场那种油腻发甜的血腥气令人特别讨厌。住着毛皮工人的院子里散发出的又咸又辣的皮革味。妇女的闲谈声、成年男子的酗酒声、孩子们清脆的喊叫声、低音手风琴的乐曲声，汇成了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片低沉的嘈杂声，这是不知疲倦的创造万物的大地的感叹声。一切都粗野，本色，使人们强烈地确认这种野蛮无耻的黑暗生活是永恒不变的。这种生活正在炫耀它的力量，同时又在苦恼而紧张地寻找一个可以发泄它的力量的出口。

在这种嘈杂声中经常可以听到一些阴森可怕的话，使人受到刺激，终身难忘：

“不要这么多人打一个人，应该轮流打他才对……”

“要是我们自己不爱护自己，谁还会爱护我们呢……”

“可能上帝造出女人就是让人们逗乐的吧？……”

夜幕降临了。空气开始转凉，嘈杂声变低，那些木制的房屋开始模糊、膨胀、变大了。孩子们随着大人各自回家睡觉，有的孩子就地躺在围墙底下，躺在妈妈的脚边或膝盖上，睡着了。孩子们到了晚上大都变得温顺、老实了。叶甫塞彦科悄悄地溜走了，好像溶化了似的。席铺老板娘也不在了，低音手风琴在墓园后面的某个地方响起。柳德米拉的妈妈坐在一条长凳上，缩起身子，弓起后背，就像一只猫。我的外婆出门，到一个女邻居家喝茶去了。这个女邻居是个接生婆兼拉皮条，人高马大，筋骨强壮，长着一个鸭嘴样的鼻子。她的胸脯像男人一样平，上面挂着一枚写着“起死回生”的金牌。街上的人都十分怕她，说她是一个女魔法师。人们传说，有一次发生火灾，她从大火里救出某某上校的3个孩子和他的多病的妻子。

但是外婆和她很要好。每次在街上遇见，相距老远就互相微笑，并且笑得格外畅快。

克斯特罗马、柳德米拉和我坐在她家大门外的一条长凳上。楚尔卡叫柳德米拉的哥哥出来比武，他们抱住对方的身体，在沙土地上不停地跺脚，飞扬起一股股尘土。

“别打了！”柳德米拉颤巍巍地说。

克斯特罗马斜起他的黑眼睛看着她，讲起猎人卡里宁的故

事。那是个一头银发的小老头，长着一对狡诈的眼睛，口碑很差，全郊区的人都知道。不久以前老头死了，可没有埋在公墓的沙土地里，人们把他的棺材放在地面上，放在别的坟墓旁边。那口黑棺材的腿很高，棺盖上用白漆画着一幅画：一个十字架，一支长矛，一根长杖，两段骨头。

每天晚上夜幕降临，老头就从棺材里爬出来，在墓园里游荡，不停地寻找一件东西，一直找到鸡叫头遍为止。

“别讲怕人的事！”柳德米拉反对说。

“撒手！”楚尔卡叫着，从他哥哥的怀里挣脱出来，然后挖苦着对克斯特罗马说：“别胡扯了！我亲眼看见那口棺材埋到地里，不过上边空着，准备立一个墓碑。……至于死人走来走去，那都是铁匠喝醉后胡编出来的……”

克斯特罗马眼睛不看他，气呼呼地提议说：

“既然这样，那你敢到墓园去睡一夜！”

他们争论了起来，柳德米拉烦恼地摇着头，问道：

“妈妈，死人是夜里出来的吗？”

“夜里出来。”她妈妈重复着这几个字，仿佛遥远的地方传过来的声音。

小铺老板娘的儿子瓦廖克是一个身体很胖，两颊绯红，年纪在20岁上下的小伙子，他走过来，听着我们的争论，就插言说：

“你们三个人当中谁敢在那口棺材上躺到天亮，我就给谁一枚20戈比的银币和10支烟。谁害怕，溜了回来，我就揪谁的耳朵，揪他一个够。怎么样？”

大家都不出声，窘住了。柳德米拉的妈妈说：

“真是胡闹！怎么能让孩子们去干这种事呢……”

“你要出一个卢布，我就去！”楚尔卡阴沉地回答。

克斯特罗马立即刻薄地说：

“嗨！人家出20戈比你就不敢去啦？”他对瓦廖克说：“你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出一个卢布，反正他也不会去，只不过是吹吹牛罢了……”

“好，你拿1个卢布去吧！”

楚尔卡从地上站起来，一句话也没说，不慌不忙地走开，紧挨着围墙走去。克斯特罗马把手指放进嘴里，对着他的背影打了一个唿哨。柳德米拉不安地说：

“天主啊，真是吹牛……这是为什么呀！”

“你们这些胆小鬼，哪儿行呢！”瓦廖克讽刺道，“你们自以为是这条街上第一流的勇士，不过是些小猫……”

听着他的挖苦，我们很难受。我们不喜欢这个脑满肠肥的小子，他老是怂恿孩子们去干坏事，对他们讲姑娘和女人肮脏下流的坏话，鼓动他们拿女人们取乐。孩子们听他的话去干，经常吃尽苦头。不知什么原因，他痛恨我的狗，常向它丢石头。有一次在面包里放上针，让狗吃。

更使人难受的是眼看楚尔卡萎缩着身子，满面含羞地走开。

我便对瓦廖克说：

“你拿1个卢布，我去……”

他一面讽刺、吓唬我，一面把一个卢布交给叶甫塞彦科太太，可那个女人大叫道：

“我不管，我不拿！”

说完，她就气呼呼地走开了。柳德米拉也不敢收下那张钞票。这使瓦廖克更来劲了。我正打算不要这小子的钱就到墓园里去，我外婆走了过来，她弄清楚怎么回事后，就收下那个卢布，平静地对我说：

“你穿上那件小大衣，带上被子，黎明的时候天就转冷了……”

她的话给予我希望：我根本不会遇上什么可怕的情况。

瓦廖克定下条件，要我在棺材上躺着或者坐着直到天亮，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即使卡里宁从棺材里爬出来，棺材摇晃了，我

也不能从棺材上下来。我一跳下地，就算我输了。

“你要注意。”瓦廖克警告我，“我整夜看着你！”

我动身到墓园去之前，外婆在我的胸前画了一个十字，劝告我说：

“要是你隐隐约约看到什么东西，那你不要动，只要向圣母祈祷就行了……”

我快步走去，想让这件事快点开始，快点结束。瓦廖克、克斯特罗马等几个小伙子送我到墓园。我爬过砖砌的围墙的时候，让被子缠住了脚，摔下墙去，我立刻站了起来，好像被沙土地弹起来一样。围墙外面立即哈哈大笑。我的心一阵发紧，背上发冷，皮肤上起了鸡皮疙瘩。

我跌跌撞撞，走到了那口棺材前边。那口棺材的一边已经陷在沙土地里，另一边露出棺材架又短又粗的腿，好像有个人打算抬起棺材，却把它弄歪了似的。我在尸体的脚的那头棺材盖的边上坐下，往四周看了看。凹凸不平的墓园里竖满了灰色的十字架，阴影铺下来，落在坟墓上，抱住那些长着硬草的坟头。有的地方有些又瘦又细的小桦树站着不动，好像在那些十字架中迷了路，找不到出口似的。小桦树的树枝把隔开的坟墓连成一片，在树枝的阴影缩成的花纹当中竖起一根根的野草，这种灰色的影子最让人害怕！那个教堂像一个大雪堆似的高耸上天空，夜空中的小月亮在静止不动的浮云里放光，好像在溶化。

雅兹的父亲（“没出息的庄稼汉”）正在瞭望楼里懒洋洋地打钟。每次他拉钟绳时，绳子擦响房顶的铁皮，发出凄凉的沙沙声，然后小钟响起干巴巴的声音，短促而乏味。

“求天主千万不要让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很自然地想起看守人的口头禅。

真是阴森可怕。不知什么原因，我感到闷热。夜间是凉爽的，我却出了一身大汗。万一卡里宁老头从坟墓里爬出来，我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跑到看守室那边去吗？

这个墓园我很熟悉，和雅兹及别的伙伴一起来过几十次。啊，我的母亲就葬在靠近教堂的那一边……

人们还没有都去睡觉，从郊区传来一阵阵笑声、唱歌声。在高岗台上，在铁路采集沙土的开采场上，在卡狄左甫村那边，手风琴在吱吱地叫，呜呜地哭。永远醉醺醺的铁匠米亚丘夫唱着歌从围墙外面走过去。我从歌声中听出是他的声音：

“ 我的妈妈呀
实在不坏，
除了我们的爸爸外，
她谁也不爱…… ”

听着生活的最后呼吸声是快乐的。可每敲一次钟，周围就更安静些。静寂逐渐扩散开来，就像河水漫上草场，把一切都淹没，覆盖住了似的。人的灵魂在这种无边无际而深不可测的空虚中游荡，像黑暗里一根火柴那样容易熄灭，消失在大海一般的空虚中，杳无信息。在这样的空虚里只有夜空的繁星在发光，大地上的一切都变得没有必要，死掉了。

我坐在棺材上，身上裹着被子，盘起腿，面对着教堂。我一动弹，棺材就咯吱咯吱响。棺材底下的沙土也嗖嗖地响。

不知一件什么东西落在我身后的地上，响了一声。后来又落下一个什么东西，接着又有一个小块砖落在我附近。我感到害怕，很快我猜出来这些都是瓦廖克和他那帮人从墙外扔进来的，他们想要吓唬我。可是，由于我知道附近有人，心里反而轻松了。

我不自觉地想起我的母亲……有一次，她碰上我正在学抽烟，就动手打我。我就抗议：

“你别打我。你是不打，我也已经不好受了。我恶心得直想吐……”

我被打后，在炉子后边坐着。她对外婆说：

“这是个没有感情的孩子，他什么人也不爱……”

她的话很让我难过。每当我母亲惩罚我，我总是可怜她，替她难为情，她的处罚很少是公平的，让人折服。

总的说来，生活里不如意的事是很多的。比如墙外那些人，他们明知道我一个在墓园里正担惊害怕，可偏偏要雪上加霜。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本想对他们大喊一声：

“你们统统见鬼去吧！”

可这样做很危险，谁知道魔鬼听了这句话会怎么样呢？它或许正在附近一个什么地方呢。

沙土地里有许多小云母片，在月光下发着暗光。这使我想起来，有一次在奥卡河上，我正趴在一个木筏上面看河水，突然间，一条小鳊鱼浮上水面，差一点扑到我的脸上。它翻平了身子，那模样很像半张人脸，然后它睁着圆圆的鸟眼瞧我一眼，就一个猛子扎下去，游到别处去了，摇摇摆摆，就像槭树的一片落叶。

我的记忆力于是更加活跃起来，过去的许多生活复活了，好像要以此抵制我的想象力，免得它顽强地创造可怕的景像。

后来，一只刺猬滚了过去，它的硬爪子踩得沙地嚓嚓作响，它很像一个家神，也是那么小，也是毛绒绒的。

我回想起有一回我外婆对着炉洞蹲下来，说：

“好心的家神啊，把蟑螂赶走吧……”

远处，在我的视力看不到的那座城的上空，天色渐渐亮起来，黎明的寒冷刺得我脸颊发紫，我的眼已困得睁不开。我索性躺了下去，把身子缩成一团，用被子蒙上头：要出什么事就让它出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叫醒我的是外婆。她站在我身边，揭开被子，说：

“起来吧！冻坏了没有？哦，怎么样，害怕吗？”

“害怕。不过你别对别人说，别对那些孩子们说！”

“为什么不能说？”她惊讶地说，“要是不可怕，那么这件事就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了。……”

我们走回家去，在路上她亲切地说：

“什么事都得亲身经历一下，我的小鸽子，样样事都得自己知道一下……你自己不学，那就谁也教不会……”

到了傍晚，我成了这条街上的“英雄”。大家纷纷问我：

“难道你就不害怕吗？”

我说：“害怕！”

大家摇着头，叫道：

“啊！这你就明白了吧？”

于是小铺老板娘用有把握的口气大声宣布说：

“这说明，大家说卡里宁爬出棺材来，那是胡诌。要是他常爬出来，难道这回他会害怕一个小孩子吗？那他早就把这个孩子扔出墓园，连影子都瞧不见了。”

柳德米拉带着温柔、惊讶的表情看着我。就连我的外公也对我十分满意，不住地微笑。

只有楚尔卡阴沉地说：

“他干这种事很方便，他外婆原本就是个巫婆嘛！”

3

我的弟弟柯里亚悄悄死了，就像一颗小星星在晨光中无声无息熄灭了一样。本来，外婆带着我和他睡在一个小板棚里的柴堆上，柴堆上铺着五花八门的破布。我们旁边，隔着一道墙就是房东家的鸡窝，那道墙是用厚毛板拼成的，露出许多裂缝。傍晚，

我们听见那些吃饱的鸡临睡的时候抖搂身上的毛，叽叽咕咕地叫，到了早晨，一只大嗓门的金黄色公鸡就把我们叫醒了。

“哎呀，真该死！”外祖母醒过来，抱怨说。

我已经醒了，正在观察阳光穿过柴棚缝隙照到我的床位上，阳光里飞舞着一些银色的灰尘，就像神话里一个个闪亮的词。柴堆里，几个老鼠在 地爬来爬去，几个红色的甲虫在爬着，它们的翅膀上有黑色的小圆点。

有的时候鸡粪臭气熏天，我便走出柴棚，爬到棚顶上，看着这所房子里的人怎样醒来，他们好像没有长着眼睛，个子高大，睡了一晚上愈加膨胀起来。

喏，船夫费尔马诺夫长着一头浓发的脑袋从窗户里伸了出来，这个阴沉的酒徒看着太阳，浮肿的眼睛眯成了两条缝，呼哧呼哧地喘气，特像一头野猪。外公跑到院子里来，他伸出两只手摸着他那稀稀拉拉的棕红色短发，然后急匆匆地跑到浴室去冲凉水。房东家爱唠叨的厨娘长着一个尖鼻子，满脸雀斑，像一只杜鹃。房东本人却像一只肥胖的鸽子。所有人都让人想起一种飞禽走兽。

这一天的早晨那么明朗、灿烂，可我有点心情忧虑，只想到无人的野地上去。不然会把白天搞得乱七八糟。

有一回，我正躺在棚顶上，外婆来叫我。她对床那边点了一下头，小声说：

“柯里亚，这孩子死了……”

那孩子从红布枕头上滑了下来，躺在一块毡子上，下身没穿衣服，皮肤发青，他的衬衫一直卷到脖子上，露出他鼓起的肚子和生着脓疮的歪腿，两只手奇怪地压在腰底下，好像要把自己托起来似的。他的头微微地往一旁歪着。

“谢谢老天爷，他走了。”外婆一边梳头，一边说，“要不他怎么活下去呢，这个小残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外公有节奏地走来，像跳舞一样。他伸出一个手指小心地摸一下孩子闭着的眼睛。外婆生气地说：

“你为什么没洗手动他？”

他支支吾吾地说：

“唉，他生到世间来……活也活了，吃也吃了……结果一场空……”

“你去醒一醒吧！”外婆拦住了他的话。

他茫然地看外婆一眼，走到院子里，嘴里说：

“我可没钱办丧事，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呸，你这个倒楣蛋！”

我走了，直到傍晚才回到家里来。

次日早晨柯里亚下葬。我没有到教堂去。教堂做弥撒的时候，我一直坐在母亲的坟旁边，和我的狗和雅兹的父亲在一起。这时，母亲的坟正被他挖开。他挖坟的价钱便宜，他总是在我面前夸耀这一点。

“看在熟人的面上，我这么办，要不我就要收1个卢布……”

黄色深坑里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我看见坑底的边上有些乌黑潮湿的木板。我轻轻一动，坟墓周围的沙土就往下掉，沙土的细流一直灌到坑底，在边上留下一些皱纹。我特意这样活动，以便让沙土盖住那些木板。

“别胡闹。”雅兹的爸爸抽了口烟说。

外婆抱来一口白色的小棺材，“没出息的庄稼汉”就跳进坑里，接过棺材，把它与乌黑的木板并排放在一起，从墓穴里跳出来，开始用脚和铲子把沙土推到坑里去。他的烟斗在冒烟，像是教堂里的手提香炉。外公、外婆也默默地帮他干。一个教士也没有，一个乞丐也没有，在十字架的密林里只我们4个人。

外婆付钱给看守人时，带着责备的口气说：

“你还是惊动了瓦莉亚的棺材……”

“没有办法！这已经占了旁人的地了。不过这没有关系。”

外婆对着这个坟跪了下去，扑到地上，先是呜呜咽咽，然后嚎啕大哭。哭罢，她就走了。外公跟在她后面，拉下帽檐盖住眼睛，拉平了那件旧上衣。

“种子都播进荒地去了。”他忽然说，他跑到了前头，就像一只乌鸦跑过一块耕地。

我问外婆说：

“他怎么了？”

“随他去吧！他有他的想法。”她回答说。

天很热，外婆走路很吃力。她的脚常陷进发热的沙土里。她不时停下来，用手绢擦拭脸上的汗水。

我鼓起勇气，问她：

“坟里那黑东西，就是我妈的棺材吗？”

“是的。”她不高兴地说，“这要怪那只笨狗……还没过一年，瓦莉亚就烂掉了！这是因为沙土渗水，如果是粘土，那就好多了……”

“大家都会烂掉吗？”

“都会烂掉。只有圣徒不会烂掉……”

“你就不会烂掉！”

她停了下来，把我头上的便帽扶正，庄重地对我说：

“不要想这些，这是不应该的。知道了吗？”

于是我心里暗想：“死亡多么令人难过，讨厌啊！真是太糟了！”

我心里很难受。

等我们走到家，外公已经准备好茶炊。

“天真热，咱们来喝茶吧！”他说，“我已经用我的茶叶泡好茶了。够咱们大家喝的。”

他走到外婆跟前，拍了拍她的肩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怎么样，老太太，啊？”

外婆挥了挥手。

“有什么好说的！”

“就是啊！天主生了我们的气，把我们的子孙一个个地拽走了……要是一家人都活得壮壮实实，像手上的手指一样就好了……”

很久以来，他没有这么和善地说过话了。我就听着他讲，期望这个老人扑灭我的委屈的火，帮着我忘掉那个黄色的深坑和坑底那些乌黑潮湿的碎木片。

可是外婆严厉地打断了他的话：

“别说了，老爷子！你一辈子老说这种话，谁听了会轻松呢？你这一辈子就像铁锈一样把人都锈烂了……”

外公清一下喉咙，看一看她，默不作声了。

傍晚，在大门外，我烦闷地告诉柳德米拉我早晨看到的情况，但没有给她留下什么印象。

“做个孤儿倒好。要是我爸爸、妈妈都死了，我就把妹妹交给哥哥，自己到修道院去过一辈子。我没有其他的出路。嫁人，我不够格，瘸子也不能当女工。再说，瘸子生出孩子来也会是瘸子……”

她讲的头头是道，和街上所有的女人一样。大概从这天傍晚起，我对她失去了兴趣。生活也发生了变化，我和这个女朋友越来越难见面了。

我弟弟死后几天，外公对我说：

“今晚你早点睡，明天天一亮，我就叫醒你，咱们到树林里捡柴去……”

“那我也去搂草。”外婆说道。

这是个云杉和白桦的树林，坐落在离郊区大约三俄里远的一个沼泽上，里面有不少倒下来的树。这个树林一边伸展到奥卡河

边，另一端扩张到直通莫斯科的、砌着石头路面的大道，过了大道还扩散开去。那儿有一片松林，高高地耸立在柔软的刺毛草上边，好比一个黑色的帐篷，那地方叫“萨维洛夫马鬃”。

这一大片林产属苏瓦洛夫伯爵所有，保护得很差。库纳维诺的小市民把它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把倒下来的树拉走，把枯树砍倒，有了机会连活着的树也不放过。每到秋天，赶上捡柴过冬的时候，总有几十个人手里提着斧子，腰上带着绳子走进树林。

第二天天刚亮，我们这三个人也动身了，走过布满晨露、颜色淡绿的旷野。在我们左边，奥卡河对岸，棕红色的佳特洛夫山的山坡上空，在白色的尼日尼·诺甫哥罗德城上边，在青翠欲滴的园子的高岗上，在教堂的金色圆顶的上空，俄罗斯的懒洋洋的太阳正慢悠悠地升上来。晨风从平静而浑浊的奥卡河上带着睡意吹过来。金黄的毛茛被晨露压得摇摇晃晃，淡紫色的挂钟草无声地把身子弯到地上，多彩多姿的蜡菊干瘦地挺立在贫瘠的土地上，“夜美人”石竹张开星形的鲜红色花朵……

树林像一支黑色的队伍朝我们迎面走来。云杉就像一只只大鸟，张开翅膀般的枝叶。白桦则犹如少女，沼泽的酸臭味弥漫在旷野的上空。我的狗与我并排走着，不时停下来，吐出粉红色的舌头，仔细闻一闻，不解地摇摇它像狐狸一样的脑袋。

外公穿着一件外婆的短上衣，戴着一顶没檐的旧便帽，眯缝着眼睛，莫名其妙地微笑着。他迈开他的瘦腿悄悄地走着，好像要溜进树林里去。外婆穿着蓝色的短上衣和黑裙子，头戴白毛巾，在地上快步走着，我简直跟不上她了。

越走近树林，外公就越兴奋。他用鼻子深深呼吸空气，偶尔清一下喉咙，他开始说话了，先是断断续续，不太清楚，后来好像陶醉了，讲得快活而生动了。

“树林是天主的园子。谁也没有给树林播过种，全靠上帝的风，也就是上帝嘴里吐出的神圣气息培养起来的……我年轻的时候，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候到过日古利，那时候我当纤夫……喏，列克塞呀，我经历的事你还没有机会见识过、阅历过！奥卡河一带的树林大得很啊，从卡西莫夫城一直到穆罗姆城。还有伏尔加河对岸的树林，一直到了乌拉尔去了，真的！这些大得没法量，简直神奇啊……”

外婆斜起眼睛来看着他，对我使使眼色。他呢，脚底下磕磕碰碰，嘴里不断讲出许多干硬的字眼，从此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有一次，我们坐上一条尖头帆船，拉着油，从萨拉托夫城运到卡马丽亚城的集市上去。地主家的管家基利洛，他是普列赫城人，和我们一块去。船上的头儿是一个鞑靼人，好像姓阿萨夫，家住卡西莫夫城。船开到日古利，刮起顶头风，弄得我们睁不开眼，累得我们精疲力尽，两条腿全都僵了，都摇摇摆摆的。我们只好停下船，上岸做饭吃。正是五月天，伏尔加就像海洋，河面上的浪头成群地翻腾，像有千万只天鹅，一齐向里翻飞。在春天，日古利的那些山郁郁葱葱，山顶高耸入云，天上的白云恰像牧场上的一只只白羊，太阳洒下万道金光。我们休息时，看着风景，大家相处得可亲近了。河上刮着北风，冷气逼人，岸上却很温暖，花气袭人！到了傍晚，我们的基利洛，这个年纪很大、脾气很凶的人站了起来，摘下帽子说：‘小伙子们，我从此再不当你们的头儿了，也不当你们的主人，你们自己走吧，我要到树林里去了！’我们都吃了一惊，这是怎么回事？要知道，不能缺一个在老板面前负责的人，群龙无首可不行！这虽说是伏尔加河，可很有可能认不清直路，迷路。这帮人都是没头脑的畜生，什么事干不出来？大家都吓坏了。可是他下定决心：‘我不想再这么活下去，当你们的牧人了，我要到树林里去！’有的人想打他一顿，把他捆起来，可也有人琢磨着他的话，喊道：‘慢着！’在船上当头儿的鞑靼人也喊着：‘我也去！’这下可坏了。这个鞑靼人已经走过两趟船，第三趟也已走了一半，东家还没付给他工

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大家又吵又叫，一直吵到深夜，有7个人夜里离开我们走了。剩下不是16个人就是14个人。这都是树林惹出来的事！”

“他们是去当土匪的吗？”

“说不定，可能是当土匪，也可能是去当苦行僧，那时候大家认为这差不多……”

外婆在自己胸前画了个十字。

“至高无上的圣母啊！我一想到人，就觉得他们都可怜。”

“所有的人生来都是一样的脑筋，就知道魔鬼往哪儿拉，自己就跟着跑……”

我们顺着一条潮湿的小道，在沼泽地的土台和瘦弱的云杉之间走进这个树林里。我觉着像普烈赫城的基利洛那样走进树林里去，再也不出来，确实不错。树林里没有唠唠叨叨的人，也没人打架，没人酗酒。到了那里，人们就可以忘掉外公那样吝啬，忘掉沙土地里我母亲的坟墓，忘掉所有让人气愤，沉重的烦闷压得人难受的事情。

外婆选了一块比较干燥的地面，说：

“咱们坐下吧，该吃点东西了。”

她的篮子里装满黑面包、生葱、黄瓜、盐，还有用一块破布包着的奶渣。外公看着这些东西，羞怯地眨着眼睛。

“唉，圣母呀！我什么吃的也没带……”

“这些东西够咱们一起吃的……”

我们坐了下来，背靠着做桅杆用的松树的铜色树干。空气里弥散着树脂的香气，清风从旷野上吹来，木贼草摇摇晃晃。外婆伸出一只乌黑的手去拔草，一边对我讲金丝桃、小杨梅、车前子的药用价值，对我讲蕨菜、粘性的柳兰、沾满尘土的千屈菜的神秘的功用。

外公专管劈碎倒下来的树，我把他砍下来的柴收拾在一个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方。可我悄悄跟着外婆，走进密林里去了。外婆正在那些强大的树干之间缓慢地往前走，不断向铺满针叶的地面弯下腰去，好像在水里扎猛了。她一边说，一边自言自语：

“上帝又让蘑菇生早了，今年的蘑菇不会多！天主啊，你不太关心穷人，蘑菇可是穷人的好菜呀！”

我无言无语，跟在她后面，小心翼翼，不让她发现我。我不愿意干扰她与上帝、青草、蛤蟆……的交谈。

不过她还是发现了我。

“你怎么不在外公那儿啦？”

随后她向黑色的大地弯下腰去，地面上长满青草，就像披着一件美丽的绣花道袍。紧接着她讲起有一次上天对人类发怒，把水灌满大地，淹死了一切生物。

“可是他的至高无上的母亲事先把所有的种子采了下来，放在一个篮子里，藏了起来。后来她对太阳说：你把天下的土地都晒干吧，人们会赞美你的。于是，太阳把土地晒干了，她把藏起来的种子种在了地里。不久天主一看，大地上又长出了生物：青草、牲口、人……他问：是谁干了违背我的意志的事？圣母就对她说。其实天主自己也不忍心看着大地空荡荡的，就对她说：你干得好！”

我喜欢这个故事。可这个故事又使我感到不解，我很严肃地问：

“难道这可能吗？上帝的母亲是在洪水过去很久以后才出生的呀。”

这使外婆感到不解。

“谁告诉你的？”

“学校的书里就是这么写的……”

听了这话她放心了。但是她劝我说：

“你丢开那些书，忘掉这种话好了。那些书上全是胡说八

道！”

然后她轻声而愉快地笑了。

“那些蠢货全是胡思乱想！有上帝，却没有上帝的母亲，有意思，果真如此那上帝是谁生出来的呢？”

“我不知道。”

“这可好，学来学去，学了个‘我不知道’！”

“教士说，上帝的母亲是约基木和安娜生的。”

“是不是叫玛丽亚·雅基莫芙娜？”

外婆已经生气了，她站在我面前，严厉地、直盯着我说：

“要是你再这么想，我就使劲揍你一顿！”

可过了一会儿，她又向我解释：

“圣母向来就有，比谁都早！上帝就是由她生出来的，后来……”

“那基督呢？”

外婆沉默了，尴尬地闭上了眼睛。

“基督……是啊，是啊，是啊？”

我知道我赢了。我让她在神的世界的秘密里晕头转向了，然而这在我并不快乐。

我们在树林里越走越深，来到一片淡蓝色的幽暗里，有几道金黄的阳光射了进来。这片温暖舒适的树林里响着一种奇怪的响声，带点梦境的味道，启发人的联想。交喙鸟吱呀吱呀地叫，山雀清脆地啼，杜鹃咕咕地笑，金莺不停地吹口哨，磳鹌分秒不停地唱它的妒忌的歌，松雀心事重重地吟唱。碧绿的青蛙在人的脚旁跳来跳去，一条黄颌蛇躺在两棵树根之间，抬起金黄色的头，窥视那些青蛙呢。一只松鼠把什么东西啃得嘎嘎地响，它毛绒绒的尾巴在松树的树梢上闪了过去。人虽然看见了数不胜数的新东西，可还想再多看些，还想再往前走。

在那些松树的树干之间，经常出现透明的轻盈的薄雾，像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巨人的身影，很快消逝在一片浓浓的青翠里，带着白云的蓝天就从青翠里透了过来。青苔铺在脚下，像是厚实的地毯，上面绣着一丛丛越橘和瘦干的酸果蔓，悬岩钩子长在青草丛中，像滴滴鲜血那样刺眼，而蘑菇的浓浓气味飘进人的鼻子里感到特别舒畅。

“至高无上的圣母啊，人世灿烂的光辉啊！”外婆一面祈祷一面感叹。

她在树林里像是四周万物的主人和亲人。她像一头熊一样走着，看见一切，赞美一切，感激一切。她的身上仿佛流出一股暖气，扩散到树林的各个角落。青苔被她踩平后，再舒展开，又直竖了起来，我看着感到特别舒服。

我一边走一边暗想：做一个强盗，劫富济贫，把劫来的东西送给穷人，让一切人吃饱穿暖，高高兴兴，不用嫉妒别人，不必像恶狗似地互相厮咬，那有多好！要是能够走到外祖母的前边，走到圣母面前，那也不错，我就可以把所知事实告诉他们，说人们生活得多么糟，他们多么狠心，多么令人难过地把人们埋葬在糟透了的沙土里。一般说来，在人世间，使人难过的事情多得很，而这些事很多是不必要的。如果圣母相信我，就请她给我智慧，使我另外来安排一切，比原来换一个面貌。让人们信任地倾听我的话吧，我一定会找到一种办法使生活过得好一些！我年纪小，但这没关系，基督比我小一岁的时候，贤人们已经在倾听他的话了。

有一次，我只顾想心事，懵里懵懂，一下掉进一个深坑里，树枝戳伤我的腰，把脑后的头皮也擦伤了，我坐在坑底一摊冰凉的、像树脂一样粘的烂泥里，十分羞愧地觉得我爬不出去了，可我又不好意思惊动外婆。最后我还是叫了她。

她赶紧把我拉了上来，在自己胸前画了一个十字。说：

“感谢天主！嗯，幸亏这是一个空熊洞。万一熊在里面，那可怎么办？”

她又哭又笑。接着把我领到一条小溪旁，给我洗干净，贴上几片什么吐子，止住了痛，撕一块她的衬衫做成绷带，给我包扎好，把我带到铁路线上的岗棚里去，我已经很虚，没法走到家了。

此后，我几乎每天请求外婆说：

“咱们到树林里去吧！”

她总是高兴地应允我，我们这样度过了整个夏天，一直到了深秋，不断采集青草、野果、蘑菇、核桃。外婆把采来的东西卖掉，我们就用卖来的钱生活。

“寄生虫！”外公用沙哑的声音叫道，其实我们从来没吃过他的面包。

树林在我的心里引起一种精神上的安宁恬适的感觉，我的一切烦恼、悲伤统统都忘记了。同时，我的感官练得特别敏锐：我的听觉、视觉变得比以前更灵敏，记忆力也增强了，头脑里储存的印象也增加了。

外婆越来越让我惊叹，我已经把她看成一个出众的人，一个社会上最善良聪明的人，她也不断加强我的这种感觉。有一天，我们采完了白蘑菇，回家的时候走出了树林，来到一块林边草地上，外婆坐下休息一下，我就到树林里去看看还有蘑菇没有。

我突然听见她在讲话，抬头一看，她正坐在一条小道上，平静地揪掉蘑菇的根须，身子细长的灰毛狗站在她身旁，吐着舌头。

“你走吧，走开吧！”外祖母说，“你走吧，愿上帝与你同在！”

此前不久，瓦廖克毒死了我的狗，我很想收养这条新狗。我往那条小路跑过去，那只狗却奇怪地弓起身子，它没有扭动脖子，只用它那双饥饿的眼睛射出的绿色目光看了我一眼，而后把尾巴夹在两条后腿中间，窜到树林里去了。它的姿态不像狗。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到我打一声口哨，它却拼命地钻进灌木丛里去了。

“看见了吗？”外婆笑着问我，“开始时我看错了，以为它是一条狗呢。仔细一看，它的牙是狼的长牙，脖子也是狼脖子！我不由得害了怕。我就说：哎，如果你是狼，你就走吧！幸亏夏天的狼性子温和些……”

她还从未在树林里迷过路，她总能找到一条回家去的路，决不会走错。她根据杂草的味道就知道一定有哪种蘑菇生在什么地方，一定有哪种蘑菇生在别的地方，而且常考验我。

“黄蘑菇喜欢生在什么树上？好的与有毒的红蘑菇怎么区分？哪种蘑菇喜欢蕨？”

她看到树皮上模糊的爪痕，就告诉我这儿有松鼠的树洞。我便爬上树去，挖开这种小野兽的巢穴，掏出它准备过冬的榛子。有的时候一个松鼠窝里的榛子重达十俄磅以上……

有一回，我正在树上掏松鼠窝，不知哪个把 27 颗打鹌鸟的散弹穿进了我右侧的身体。外婆用一根针挑出 11 颗来，剩下的在我的皮肤里积存了好多年，后来慢慢地长了出来。

我忍住了痛，外婆看了很赞赏。

“好小子！”她夸奖道，“有了忍劲就会练出本事！”

每回卖蘑菇、卖榛子攒下一点钱，就拿去分头送到各家窗台上，做为“悄悄的施舍”，而她自己就是在节日也穿着破衣服或打了补丁的衣服。

“你穿的还不如乞丐，简直让我掉价！”外公抱怨说。

“没什么，我又不是你女儿，也不是一个待嫁的大姑娘……”他们越来越经常吵嘴。

“我的罪并不比别人大。”外公愤恨地叫道，“可我受的惩罚却比旁人重！”

外婆就讥讽他说：

“鬼才知道谁罪大罪小。”

后来，我们单独在一起，她就对我说：

“我那老头子害怕魔鬼，看他老得这么快，这都是因为他怕……唉，这个可怜的人……”

这一年夏天，我在树林里变得身体健壮，性子很野，对那些同龄人的生活，对柳德米拉，都丧失了兴趣，她在我心目中成了一个聪明而乏味的姑娘……

有一次，外公从城里回来，全身透湿。那时候是秋天，正在下雨。在房门口，他像一只麻雀似地抖落了一下身上的水，然后颇为得意地说：

“哎，无业游民，收拾一下，明天上班去吧！”

“上哪儿去呀？”外婆生气地问。

“到你妹妹马特辽娜那儿去，到她儿子那儿去。”

“老爷子，亏你想出了一个馊主意！”

“住口，傻瓜！没准儿他们会把他培养成一个绘画员呢。”

外婆沉默地低下了头。

傍晚，我对柳德米拉说我就要进城，到那儿去生活了。

“家里很快也要把我送进城去了。”她忧心忡忡地告诉我，“爸爸打算把我这条腿彻底锯掉，我没了这条腿，身体就会变好了。”

经过这个夏天，她脸上的肤色变得略微发青，眼睛显大了。

“你害怕吗？”我问。

“害怕。”她回答，无言地哭了起来。

我实在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她，我本身就害怕城里的生活，我俩互相靠紧，在凄凉的气氛中沉默地坐了很久。

如果那时候是夏天，我会劝外婆像她做姑娘时那样出外去讨饭。我们还可以带上柳德米拉，我可以用小车推着她走……

不过这时候是秋天，潮湿的风在街上吹着，天空堆满像海洋一样浩瀚的云，大地皱紧了眉头，变得泥泞而凄惨了。……

我又来到了城里，住在一栋白色的二层楼房里。这栋楼就像是一口许多人合用的棺材。房子虽然新，却好像患着恶症：浮肿，好像一个乞丐突然发了一笔横财，马上大吃大喝，立时发胖了一样。这栋楼的侧面临街，每层楼有8个窗户。房子的正面，每层有4个窗户。楼下的窗子朝着一条狭窄的甬道，这条甬道通到院子里，楼上的窗子越过围墙，对着一所洗衣女工住着的小房子，对着一块肮脏的凹地。

这里没有通常意义上的街道。这栋房子前面是一片肮脏的凹地，有两处被狭窄的土坎切断。这块凹地左边通囚犯劳改场，一路上净是住户倒的垃圾，凹地的底部是一摊发绿的烂泥。凹地的右边是一个泥塘，积着许多淤泥，冒着酸臭的味道。凹地的中心正好对着这栋房子。其中一半堆着垃圾，长满了荨麻、牛蒡、蜜酸模，另一半是梅东特·波克罗夫斯基神父的花园。花园里有一个亭子，它由薄木条做成，油着绿漆。如果用石头砸过去，木条准会破碎。

这地方极为枯燥，极为肮脏。每到秋天，这块堆满粘土的土地被垃圾弄得一塌糊涂，好像上了棕红色的焦油，人一踩上去就会被粘住。这么小一块地方却堆了这么多垃圾，我还没见过，我习惯的是旷野和森林那样的幽静环境，对这小城市的角落感到特别讨厌。

凹地的对面是一道破旧的灰色围墙，从远处看中间露出一座褐色的小房子。那座房子是去年冬天我在鞋店当学徒时住的地方。离这儿那么近，愈使我难过。为什么我又到这条街上生活呢？

这家主人是老相识，他们兄弟二人，以前常常到我妈妈那里

去做客。那位弟弟嗓子很尖，听了让人好笑，总是喊着：

“安德烈爸爸，安德烈爸爸。”

他们还是老样子，哥哥长着鹰钩鼻，长头发，外表和气，讨人喜欢。弟弟维克多的长脸上长满了雀斑。她们的母亲（我外婆的妹妹）性格暴躁，爱吵闹。哥哥已经结了婚。媳妇儿长得挺漂亮，像白面包一样白细，眼睛又黑又亮。

头几天，她就对我说了两次：

“我送过你妈一件镶珠边的绸斗篷……”

不知什么缘故，我不愿相信她会的东西送人，也不相信我妈会接受她的馈赠。当她第二次向我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我便劝她说：

“既然送了，你就不要老夸耀啦。”

她吃惊得往后一退。

“什么？你在和谁说话？”

她脸上显出许多红斑，眼珠瞪得很溜圆，叫喊她的丈夫。

她丈夫手里拿着圆规，耳朵上夹着一支铅笔，跑到厨房里来了。听完了妻子的控告，便对我说：

“你对她和别的人说话，必须用‘您’。不准无礼！”

接着，又厌烦地对妻子说：

“这么点小事也要来打扰我！”

“什么？这是小事？如果你家亲戚……”

“什么亲戚，鬼！”主人大声说着，跑了。

我也不喜欢外婆的亲戚是这种人。我看亲戚之间的关系还不如外人。无论什么坏事和笑柄，彼此都知道，比外人还详细，说起话来更恶毒，吵嘴打架更是司空见惯。

我十分喜欢主人。他总爱把头发往耳朵后边一理，动作很漂亮。一见他的模样，我便想起从前的那位“好事情”。他经常得意地微笑，灰色的眼睛和气可亲，鹰钩鼻子旁边出现几条有趣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皱纹。

“别吵了！你们这些老母鸡。”他脸上呈现出和气的笑容，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对他的妻子和母亲说。

婆媳俩天天吵嘴。我奇怪她们居然能那样轻易那样快地吵起来。早晨，她们头发不梳，衣服也没有穿戴整齐，就开始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像屋里失了火一样。只有吃午餐、喝午茶和吃晚餐时才稍微休息一下，除了这些时候，整天忙得团团转。每次他们都吃得多、喝得多，总要喝到飘飘然和精疲力尽才结束。午餐时也谈论饭菜，懒洋洋的吵嘴，准备着过一会儿大吵。不论婆婆做什么菜，儿媳老是说：

“我妈可不是这么做的！”

“不这样做，那一定不如这样好吃！”

“比这好吃多了！”

“那你上你妈那里去好了。”

“我是这里的主妇呀！”

“那我是什么？”

这时，主人讲起话来：

“行了，行了！你们这两只老母鸡，是不是疯了？”

这个家庭里的一切都让人觉着可笑，让人奇怪：从厨房到餐厅，要穿过这所住宅里唯一的一间又窄又小的厕所，端着茶炊或吃的东西到餐厅去，也必须经过这里。因此，厕所便成了各种滑稽有趣故事的源头，还经常闹出可笑的误会。往厕所水槽里加水是我的任务。我在厨房里睡觉的地方，靠近正门门廊的门口，正对着去厕所的门。我的脑袋被灶台烤得发热，脚却被门口刮进来的风吹得发冷。临睡时便把擦鞋底用的粗地毯拉过来盖在两条腿上。

大厅的墙上挂着两面镜子，几张《田野》杂志赠送的图画镶在金边镜框里，一对牌桌，几把弯曲的椅子。这是一间空空荡荡

的屋子。一间小会客室里，放满了各种各样的细软家具，几个玻璃橱里放着“陪嫁”的银器和茶具，这里还装饰着 3 盏大小不一的灯。没有窗户的黑乎乎的寝室里，除了一张挺大的床之外，放着衣柜和衣箱，从中发散出烟叶和红花除虫菊的香气。这三间屋子总是空着，一家人都挤在小餐厅里，转不开身。8 点钟，喝过早茶，主人兄弟俩立刻把桌子搬好，铺上白纸，放上仪器盒、铅笔、砚台，面对面坐下开始工作。桌子摇摇晃晃，又很大，占满了整个屋子，主妇和奶妈从幼儿室里出来的时候，身子就碰在桌角上。

“你们不要老在这里走来走去好吧！”维克多叫道。

主妇委屈地要求丈夫：

“瓦夏，你叫他别冲我发火！”

“你别碰桌子就行！”主人和气地对她说。

“我怀了孕，这地方这么窄……”

“好吧，那我们到大厅工作去。”

可是，主妇生气地叫道：

“天哪——哪有在大厅工作的？”

通厕所的门口，露出马特辽娜·伊凡诺夫娜的凶狠的、被炉火烤红的脸，她提高嗓子说：

“瓦夏，你瞧，你在干活，她有 4 间房子还生不下牛犊子，真是山脊区的贵妇人，就那么一点小聪明……”

维克多别有用心地笑了，主人大声叫道：

“行啦！”

可儿媳却用最恶毒的俗话，连续不断地咒骂婆婆，然后往椅子上上一倒，哼道：

“我走，我去死！”

“不要在这儿捣乱，活见鬼！”主人脸已经涨得发青，叫道，“简直成了疯人院了，我这样累死累活，还不是为了你们，把你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们喂饱！唉，老母鸡……”

开始，这种吵闹使我非常害怕，特别是主妇拿了一把餐刀，跑进厕所，把两边的门插上，在里边尖声大叫时，我更怕了。屋里顿时静了下来，后来，主人把两只手托在门上，弯着腰对我说：

“来，爬上去，把上边的玻璃打碎，把门打开！”

我赶紧爬上他的后背，砸碎了门上边的玻璃，当我弯下身子时，主妇使用刀柄使劲敲我的脑袋——可我总算打开了插销。主人一边打着，一边把妻子拖到了餐厅里，夺下了餐刀。我坐在餐厅里自己揉着被打过的脑袋，很快想明白了，我是白费劲：那把餐刀钝得连面包都切不动，无论如何都不会割破人的皮肤。而且，也用不着爬到主人的背上，只要站在椅子上就能把玻璃打碎，还有开插销，大人的胳膊长，比我方便得多。这件事之后，我再也不怕这家人吵闹了。

他们兄弟二人都是教堂合唱队员，有时他们一边工作，一边小声哼哼。哥哥用的是男中音，一开头唱道：

心爱的姑娘送我的指环，
我却把它掉进了海里……

弟弟用男高音应和：

随着这指环一起，
人生的幸福也将从此失去……

从幼儿室里，主妇发出低沉的声音：

“你们疯啦？宝宝在睡觉……”

或者说：

“瓦夏，你已经娶了老婆，不应该再唱姑娘、姑娘的，这是干什么呀？晚祷的钟声快要响了……”

“那我们就唱教堂里的歌……”

主妇又训斥道：“教堂里的歌是不能随便唱的，何况是在……”她像演讲似的用手指着小门。

“我们必须换个地方，要不——真是活见鬼！”

他常常说必须换一张桌子。可这句话，早已经说了3年。

听主人们议论别人的时候，我就联想起鞋店来，那里讲的也是这些情况。我看明白了，主人们也以为自己是这城里最好的人，只有他们才知道为人处世的准则。他们就依据这些我不懂的准则，对一切人进行无情的审判。这种审判，使我对他们的准则产生强烈的愤恨。打破这种准则，已成了我很有趣的事了。

我的工作很多，身兼着女仆的职责，每星期三要擦洗厨房的地板，擦茶具和其它器皿，每星期六擦洗全住宅的地板和两边的楼梯，还得把烧炉子的木柴劈好，搬好，刷碗，洗菜，提着菜篮子，跟着主妇上市场。此外，还得到铺子里、药房里负责买东西。

直接监督我的是外婆的妹妹，她是个喜欢唠叨、性格暴躁的老太太，每天早晨6点钟就起床，草草地把脸一洗，只穿一件内衣，就跪在圣像前埋怨自己的生活、孩子和媳妇。

“上帝！”她把手指拢在一起按在额头上，呜咽着说，“上帝啊！我不求别的，我不要什么，只求你让我休息！用您巨大的法力，让我得到安息吧！”

她的哭声吵醒了我。我从被子里看着她，小心翼翼地听她热烈的祷告。秋日早晨的淡淡的光线，穿过被露水打湿的玻璃，照到厨房的窗户里来。在冷清的阴暗中，地板上有个灰色的人影，不安地用一只手画着十字。她的头巾滑落了下来，小脑袋上露出灰白色的头发，一直披到后颈和两肩。头巾常常从头上滑下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每次都用手猛地把它拉正，嘴里骂道：

“咳，真讨厌！”

她用力地拍脑门和肚子，拍双肩，又祈祷起来：

“上帝啊！请您替我处罚我的儿媳吧，把我所受的一切侮辱，都报应在她身上。还有我的儿子，请您让他睁开眼，看看她，看看维克多鲁希卡！上帝，你保佑维克多鲁希卡吧，把您的恩惠赐给他……”

维克多也睡在厨房里的高板床上，母亲的声音把他吵醒了，他用不清晰的声音叫道：

“妈！一大早你就唠唠叨叨，真要命！”

“好了，好了，你睡觉吧！”老太太后悔地说。此后大约两分钟内，她默默地晃着身子，突然又愤怒地叫道，“让子弹打烂他们的骨头，叫他们不得好死，上帝……”

即使是我的外公，也没有这样恶毒地祷告过。

祷告结束，她叫我起床：

“起床吧，别睡了，你不是来睡觉的！把茶炊烧好，把木柴搬来！昨晚没有把松明准备好吧？哼！”

我为了不让老太太唠叨，尽快地干好该干的活。可是要使她满意是不可能的。她就像冬天的风雪，在厨房里刮来刮去，这里不满意，那里不顺眼。

“小声点儿，鬼东西！你要吵醒了维克多我是不允许的，快到铺子里去一趟……”

在平常，要买早茶用的两磅小麦面包和给小主妇买两戈比小白面包。我买回来时，她们总要怀疑地仔细地检查，还托在手里掂一掂重量，最后问道：

“没有舔一点吗？没有？把嘴张开！”接着，得意地叫道，“你把添头吃了，你看，牙缝里还有渣子呢！”

……我愿意干活，打扫屋子里的污秽，擦地板，刷器皿，擦

窗户和门把手。有几次，我听见女人们在和好的时候议论我：

“干活挺勤快。”

“还爱干净。”

“就是脾气倔。”

“唔，妈呀，是谁把他抚养大的。”

她们两个想让我心里对她们感激，我却把她们当成傻鸟，不喜欢她们，不听她们的话，说话时也一点不让她们。小主妇发觉有些话我不听，便三番五次地对我说：

“你要记住，是我们从穷人家收养了你！我还送过你妈一件镶珠边的绸斗篷！”

有一次，我便对她说：

“为了那件斗篷要从我身上剥张皮来偿还您吗？”

“哎呀，这孩子会放火的！”主妇吃惊了，发出神经质的叫喊。

杀人放火——为什么？我呆住了。

她们两个常常向主人告我的状，主人严厉地对我说：

“小伙子，你当心点！”

可是有一天，他漫不经心地对他母亲和妻子说：

“你们也真不像话，你们使唤他，简直把他当成牛马。要是换个孩子，不是早就逃跑，就是被累死了……”

这句话惹得她们大哭起来，媳妇跺着一只脚使劲地喊道：

“你怎么当着孩子的面说这种话？你这个长头发的傻蛋！你这样讲了，我还怎么使唤这孩子？我还怀着孕呢！”

他母亲呜咽着说：

“瓦西里，愿上帝饶恕你，可是你好好记着我的话——你会把孩子宠坏的！”

她们气冲冲地走了，主人严厉地对我说：

“看见了吧，小子，为你费了多大的口舌呀？我要是再把你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送到你外公那儿，你又得去卖破烂！”

我忍无可忍，便对他说：

“捡破烂儿也比在这儿强！说是让我来当学徒，可你教过我什么？一天到晚就是倒污水……”

主人一把抓住我的头发，却不痛，盯着我的眼睛，吃惊地说：

“脾气倒不小，小伙子！这可不行，不行……”

发生这件事，我想我得滚蛋了。可是，过了一天，他拿着一卷厚纸，还有铅笔、仪器、三角板，来到了厨房说：

“擦好了刀，来画画这个！”

一张纸上，画着一座两层楼的正面图，有许多窗户和泥塑的装饰。

“给你圆规！你量好所有的线，在线的两头，各点上一个点，然后用尺子照两点放正，用铅笔画线，先画横的——这叫水平线，再画竖的——这叫垂直线。好，画画看！”

让我干这种清洁的工作，开始学艺，我心里非常高兴，可是我怀着无比虔诚的畏惧看着工具和纸，不知如何是好。

我立刻洗了手，开始工作，先在纸上画水平线，检查了一下——很不错，可是多画了3条。后来又画好了垂直线，可是一看，我吃了一惊，房子的正面不像样，窗户歪到了一边，其中一扇悬在墙壁外边的空中，跟房子并了起来，门廊和两层楼一样高，墙檐画到屋顶中间，天窗开在烟囱上。

我差点哭出声来，久久地看着这不可救药的怪物。心里想着怎么弄成了这样子。可是弄不明白，便决定凭想象力来修改。在房子正面所有的房檐、屋脊上画上了乌鸦、鸽子和麻雀，窗前的地上，画了一些罗圈腿的人，张着伞，但这也不能完全掩饰他们不成比例的样子。我又在整个画面上画了一些斜线。就这样把画好了的图样送给了师傅。

他扬了扬眉，搔了搔头皮，不快地问：

“这是什么东西？”

“天在下雨。”我解释道，“下雨的时候，所有房子看起来都是歪的，因为雨是斜的。还有鸟儿，正躲在屋檐下，下雨的时候，它们就是这样。还有这个，这都是人，正往家里跑，有一个女人摔倒了，这边一个是卖柠檬的……”

“太谢你了！”主人一边说，一边笑，把身子伏在了桌子上，头发在纸上擦来擦去。接着便叫道：“啊呀，真该打烂你的屁股，小畜生！”

主妇端着大木桶一样的大肚子走了过来，看了一眼我的作品，对丈夫说：

“应该狠狠地揍他一顿！”

可是主人很和蔼地说：

“不要紧，我刚开始学的时候，也不过这个样子……”

他在歪歪扭扭的房子正面用红铅笔做出记号，又给了我几张纸说：

“再画一回，直到画好为止……”

再重画，画得好多了，只有一扇窗户画到门廊上去了。但是房子是空的，我不喜欢，便在里面添了一些人。窗口坐着手拿扇子的太太和抽烟的绅士，其中一个没抽烟，伸开五个手指，用大拇指摁在鼻子上，晃动着另外4个手指逗着别人。大门口站着一个马车夫，地上躺着一只狗。

“怎么又画了些乱糟糟的东西？”主人生气的问。

我给他解释说没有人太沉闷，却挨了骂：

“别乱画！如果你要学习就老老实实地学！不要调皮捣蛋……”

当我终于制好一张像原样的正面画时，他特别高兴：

“你看！终于画好了，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当我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助手了……”

接着，他出了题目给我：

“现在，你制一张房屋平面图，屋子应该怎样布置，门窗在哪里，什么东西在哪儿，我不告诉你——你自己去想吧！”

我跑到厨房里，闷着头想，应该从哪里开始呢？

可是我的绘图研究，到这里就停止了。

老主妇跑到我这儿来，气呼呼地说：

“你想画图？”

说着，她一把抓起我的头发，把我的脸向桌面撞去，我的鼻子、嘴唇都被碰破了。她跳了起来，撕碎了图纸，把绘图工具扔得老远，然后双手叉腰，得意地叫道：

“哼，我叫你画，把本事教给外人，把唯一的骨肉兄弟赶走？这可办不到！”

主人跑过来了，他老婆也晃晃悠悠地跟了过来。于是，一场大吵又开始了。3个人吵着、骂着，大声哭闹。最后，女人们走开之后，主人对我说：

“现在，你先把这些抛开，不要学了——你已经亲眼看见，这闹成了什么样子！”

我可怜他，那副窝窝囊囊的样子，总是让女人们的哭闹声搞得手足无措。

我早就知道老妖婆反对我学习，故意干扰我。于是我坐下来画图前，总要先问她：

“还有事吗？”

她皱着眉头回答说：

“等有了事，我就叫你，去吧，到桌子那儿胡闹去吧……”

不大一会儿，她就给我找件事情做。要不，就说：

“大门外的阶梯上扫干净了吗？屋子的角落里都是土，你去扫干净……”

我只好跑去看，但是哪有什么土。

“你敢和我顶嘴？”她冲我嚷道。

有一天，她把格瓦斯泼在我所有的图上。还有一次把圣像前的灯油倒在图上。她像个小女孩，老是调皮捣蛋，同时又用笨拙的手段，掩盖自己的诡计。我还没有见过像她这样快、这样容易生气，这样喜欢怨恨一切人、一切事物的人。一般地说，人们都喜欢抱怨，可她抱怨起来特别起劲，像唱歌一样。

她爱儿子爱得近乎于疯狂，这种力量使我感到又好笑又可怕，我只好把这种力量叫做狂热的力量。经常有这样的事：早晨，她做过祈祷之后，站在炉炕前的踏板上，两个胳膊肘靠在床边，嘴里念念有词：

“我的好儿子，你是上帝特别的恩宠，我的心肝宝贝呀，天使的翅膀多轻柔呀！你在睡，好好睡吧，儿子，你做一个美梦吧，梦见你的新娘吧！你的新娘是天下第一美人，她是公主，是商人的小姐，是有钱的姑娘呀！愿你的仇人没有出生就死掉，但愿让你的好朋友长命百岁，让姑娘们成群结队地追求你，就像一大群母鸭追一只公鸭那样。”

听了她的话，我忍不住想笑。维克多长相粗笨，性情懒惰，就像一只啄木鸟，满脸都是斑点，大鼻子，又傻又倔。

有时候，母亲的唠叨声把他吵醒了，他就糊涂地埋怨说：

“滚开！妈，你怎么总冲着我的脸唠叨……叫人没法活！”

有时，她乖乖地走下炉阶，笑着说：

“好，你睡吧，睡吧……真是没大没小！”

有时也会两腿一弯，撞在炉炕边，好像把舌头烫着了似的，呼呼地喘着粗气，凶狠地说：

“什么？狗崽子，你敢叫老娘滚开？唉，你呀，真是我半夜里干的丑事，该诅咒的，是魔鬼把你塞进了我的心里，你怎么不在出生前就烂掉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说着最下作的、街上的醉鬼说的话，叫人听不下去。

她很少睡觉，就是睡着了也不安生，有时候一晚上从炉炕上跳起来好几次，扑到我睡觉的长椅子上，把我叫醒。

“你怎么啦？”

“别出声。”她低声说，两只眼睛死盯着黑暗中的什么东西，手指画着十字，“主啊……伊利亚先知啊……女殉教者瓦尔瓦拉……保我，不要让我暴死……”

她的手颤抖着，点亮了蜡烛。她长着大鼻子的圆脸吓得肿了起来，灰色的眼睛惊恐地不停地眨，看着黑暗中变形的东西。厨房很大，堆满了立柜和箱子，夜里显得很窄。月光静静地洒进厨房，圣像前长明灯的火苗在抖动，插在墙上的菜刀闪着寒光，还有架子上的黑煎锅，看起来像一张没有五官的脸。

老太太像从岸上爬进水里似的谨小慎微地从炉炕上下来，赤着脚走到了屋角去了。在那里，洗手槽上边挂着一只有耳朵的洗手器，就像一颗被砍下来的脑袋。旁边放着一只水桶。

她一边吁气，一边咕咚咕咚地喝水。然后，从窗子里，透过玻璃上的薄薄的冰花，向外边望着。

“饶恕我吧，上帝，赦免我吧。”她喃喃地祷告。

有时，她吹灭了蜡烛，跪在地上，委屈地小声说：

“谁爱我呀，上帝？谁需要我呀！”

她爬上炉炕去，对着烟囱的小门画一个十字，用手感觉，看看风门是否严实。手沾上煤，就拼命地骂。不知怎么回事，一会儿她就睡着了，好像一种无形的力量镇住了她。每次受她虐待时，我总是想：幸亏外公没有娶她这样的妻子——要不，少不了挨她骂！她也肯定吃尽他的苦头。她虽然常常虐待我，可那张厚肿的脸上，也时而显出忧伤的表情，含着眼泪，颇为通情达理地说：

“我容易吗？生了孩子，把他们养大成人，为了什么，给他

们当老妈子，这是享受吗？儿子娶了媳妇忘了娘，你说，这对吗？啊？”

“不对。”我老实地回答。

“是吧？就是这样嘛……”

接着，她毫不害羞地讲起儿媳来：

“我和儿媳妇一块去洗澡，看了她的身子，不知他看中了她哪一点，这样的人也是美人吗？”

谈论到男女之事，她讲得非常地脏。开始我听了很讨厌，可是听下去后就不再讨厌，慢慢有了兴趣，况且感到她的话里，好像包含着沉痛的真理。

“女人是一种魔力，连上帝都受过她的骗，你看！”她拍着桌子咒骂道，“就是因为夏娃，害得人类都要下地狱，你看看！”

她谈起女人的魔力来便没完没了。我觉得她想用这种话来吓唬人们，特别是“夏娃欺骗了上帝”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的院子里，有和上房大小差不多的厢房。两座房共住着8户人家，4家住着军官，第五家是团队的神父。整个院子里都是勤务兵、通信兵、洗衣妇、老妈子、厨娘，常常上他们那儿去，在每个灶房里，经常上演争风吃醋的丑剧，经常听到哭骂，打闹声。那些当兵的常跟自己的同事、跟房东家的土木工人打架，他们也打女人，院子里充满淫乱的行为——年轻力壮的青年人忍不住性的饥渴。这种生活无聊得要命，充满了狂暴的肉欲、强者肮脏的炫耀。我的主人们在每次午餐、晚茶、夜餐的时候，总是不厌其烦的、下作地议论一番。老婆子对院子里的事什么都知道，总是兴致勃勃、幸灾乐祸地谈论着。

年轻的主妇厚嘴唇上挂着微笑，一言不发地听她讲。维克多哈哈大笑。主人则皱着眉头说：

“妈，别说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的天，连话也不让我说了！”老婆子唠叨说。

维克多却鼓动说：

“讲！怕什么？反正都是自家人……”

老大对妈妈又厌恶又可怜，尽量回避和她独自在一起。如果碰在一起，当娘的肯定跟儿子说儿媳的毛病，还要向儿子要钱。他慌忙地拿出1个或3个卢布，或者几个银币塞到她手里。

“妈，你要钱有什么用？并不是我舍不得，你要了钱没用处。”

“我得布施乞丐，还得买蜡烛上教堂……”

“行了吧，什么布施乞丐，你会宠坏维克多的！”

“你不喜欢你弟弟，这是你的罪过。”

他一甩手，站起来走了。

维克多老是嘲笑他的母亲。他特别嘴馋，老喊饿。每到星期天，他妈熬油煎饼，总是特地留几个放在罐子里，悄悄藏在我睡觉的那张床下，维克多做完礼拜回来，把罐子拿出来，嘴里嘟囔道：

“怎么不多留点，老东西……”

“你快吃吧，不要让别人看见……”

“你这么糊涂，我偏要说，说你怎样把油饼悄悄藏起来给我，榆木疙瘩！”

有一次，我拿出罐子，偷吃了两个油煎饼——维克多把我揍了一顿。他很讨厌我，我也很讨厌他。他老是戏弄我，一天让我给他擦三次皮鞋的样子。晚上，他睡在石板床上的时候，把床板打开，从板缝里往我头上吐唾沫。

他哥哥常说“母鸡畜生”，维克多也想学他哥哥，常说一些土语。可是他们说得很荒唐，很乏味。

“妈，向后转，我的袜子在哪儿呢？”

他经常提一些很蠢的问题，想难住我：

“阿廖什卡，你说：为什么写成‘发蓝’，读成‘发懒’？为什么说‘发福’不说‘肥胖’？为什么说‘用餐’不说‘吃饭’？”

我不喜欢他们说的话，我从小受到外公、外婆优美语言的熏陶，开始我听不懂他们说的话，像“好笑得可怕”、“想吃到死为止”、“高兴得怕人”等蹩脚的话。我想好笑的事哪会叫人可怕，高兴的事情怎么会怕人呢，所有人的都是要吃到他死那天为止的。

我反问他们：

“怎么能这样说呢？”

他们就骂：

“你看，好一位老师！得摘下你的耳朵来……”

但是耳朵怎么能“摘下来”呢？只有花、草、核桃才能摘下来。

他们使劲揪我的耳朵，企图证明耳朵可以摘下来，可是我不服，自得地对他们说：

“耳朵到底还是摘不下来吧！”

在我的周围，有许多残忍的游戏和卑鄙肮脏的行为。它们比起库纳维诺街上那无数的“青楼”和“荡妇”还要多。在库纳维诺表面丑恶行为的背后，还可以感到有一种东西说明这种行为无法避免的：一天吃不了三顿饭的贫困生活和超负荷的劳动等等。而这里的人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说他们在工作，还不如说他们无所事事地空忙，让人感到难以理解。这里的一切刺激着人的神经，使人感到分外压抑。

我生活得原本不快活，外婆来看我的时候，我心里就更是难受。她总是从后门进来，进了厨房对圣像画一个十字，然后对妹妹深深地鞠躬，这鞠躬仿佛有千斤重担，压得我无法忍受。

“哎呀！是你呀，阿库琳娜！”主人满不在乎地、虚伪地接待我外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没有认出外祖母：她紧闭着嘴，很拘谨的样子，脸上的表情和平时不大一样，慢慢地坐在门口脏水桶边的长凳上，好像做错了事一样，不吭一声，恭敬地回答妹妹的提问。

这使我感到难受，便生气地说：

“你怎么可以坐在这种地方？”

她和蔼地眨眨眼睛，用教训的口气说：

“你少插嘴，你不是这里的主人！”

“他就是好管闲事，揍他、骂他都不顶用。”老婆子开始埋怨我。

她经常幸灾乐祸地问自己的姐姐：

“怎么样，阿库琳娜，还过着乞丐一样的生活吗？”

“这有什么呀？”

“只要脸皮厚，是没什么。”

“据说基督以前也曾靠讨饭生活……”

“这是糊涂人说的，是邪教徒说的，你老糊涂了还是怎么回事，怎么也信以为真了。基督并不是乞丐，他是上帝的儿子，圣经上说，他到人间来，是要光荣地审判活人和死人的……连死人也要受审，记住吧，我的老姐姐，就是把骨头烧成了灰，也逃不脱他的审判……基督要处罚你和瓦西里的骄傲，从前你们有钱的时候，我有时去向你们求助……”

“那时我们可尽力帮助过你。”外婆平静地说，“可是你知道，上帝惩罚了我们……”

“这才一点点，还不够呢……”

她用她那无休止的话，狠狠地羞辱了外婆一顿。我听着她恶毒的话。又伤心，又奇怪，外婆怎么忍受得了。这样的情况下，我不喜欢她。

年轻的主妇从屋子里出来，客气地向外婆点头说：

“请到餐厅里来，没什么，请进来吧！”

姨姥看着外婆的后影叫道：

“把鞋底擦干净，乡巴佬总是脏兮兮的！”

主人很高兴地接待外婆：

“啊，聪明的阿库琳娜，日子过得好吗？卡什林他老人家好吗？”

“你还是勤勉地干活？”

“可不是，老这么干着，跟犯人一样！”

外婆跟他谈得很亲切，很融洽，但也不失长者的风度。谈话中，他也提起我妈妈：

“是啊，瓦尔瓦拉·瓦西里耶芙娜……是个多么好的女人……真有点男人气概呢！”

他的老婆插了进来，对外婆说：

“你还记得吗？我送过她一件斗篷，黑绸子镶珠边的？”

“怎么能忘了……”

“那件斗篷还是新的呢……”

“行了。”主人说，“什么斗篷、短衬衫，生活啊——真是烦死了！”

“你说什么？”她质疑。

“我嘛？没说什么……好日子容易过，好人不长命……”

“我不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主妇躁动不安起来。

一会儿，她领外婆去看刚出生的孩子，我正收拾用过的茶具。主人沉思着低声对我说：

“你外婆真是个好婆婆呀！……”

我深深地感激这句话。等我和外婆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痛心地对她说：

“你为什么上这儿来，为什么呀？你本来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

“唉，阿廖沙，我当然知道。”她漂亮的脸上浮现出和善的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容，看着我说。这样一来，我反而不好意思了。她当然什么都看得出来，什么都明白，甚至知道我心里怎么想。

她小心地回头看了一眼，看是否有人来，然后抱住我，亲切地说：

“你如果不在，我才不会到这儿来呢，我干嘛找他们？再说，你外公病了，我因侍候他，干不成活，家里没钱了……还有，我儿子米哈伊尔把萨沙赶了出来，还要管他吃喝。这里说好每年给你6个卢布，你来这儿已经半年了，少说也得给1个卢布吧……”她把嘴凑到我耳边说：“他们叫我管教你，骂你一顿，说你谁的话都不听。我的心肝，你要坚持，再忍两年，直到你能站住脚，你要忍受，明白吗？”

我答应忍受，可这很难，为了糊口，我一天到晚忙个不停，这种乞丐一样无聊乏味的生活压迫着我，就像做梦。

有时我想逃跑，可这时正是该死的冬天。每天晚上，暴风雪呼啸，风在阁楼上打旋，房梁被冻得嘎吱嘎吱发响——我能往哪儿逃呢？

他们不许我出去闲逛，我也没有闲逛的时间，冬季白天很短，飞快地、不知不觉地消磨在忙碌的家务中。

可教堂是必须去的，每星期六要去彻夜弥撒，节日时要做晚祷。

我很乐意到教堂去。我喜欢站在一个宽宽的黑角落里，远远望着圣像壁。它好像在烛光中慢慢溶化，变成了一条金黄色的小河，流到灰色的石坛上。圣像的黑影轻轻地摇摆，圣幛中门的金黄色的花边欢快地颤动着，烛光像金色的蜜蜂，在青色的空气里飘荡，主妇和姑娘们的脑袋好像花朵一样。

周围的一切与唱诗班的歌声非常和谐，一切都像童话一样奇幻，整个教堂像个摇床，在焦油一样黑的夜空中摇摆。

有时我觉得教堂好像沉到深深的湖底去了，为了过一种特别

的、无可比拟的生活，它从地面上消失了。我的这种感觉，大概是由于外婆讲的基捷日城的故事形成而来的。我常常同周围的人一起迷迷糊糊地摇晃着身子，伴着唱诗班的歌声、祷告声和人们的叹息声进入迷境，背诵着一首情调忧伤的民歌：

在复活节晨祷之时，
来了一队可恶的鞑靼人
像一群凶恶的狗
冲进了基捷日城……

 啊，上帝，啊，我的主，
 救苦救难的圣母！
保 您的奴仆吧，
让我们听完这早晨的圣书，
让我们安安宁宁地做完晨祷！

 不要让那些鞑靼人
 践踏神圣的王宫，
 污辱我们的妻女，
 折磨幼小的孩童，
 杀戮高年的老翁！

我的主啊，您请听！
圣母啊，您请听！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乞求。
众神之王发下谕旨：
召来米哈伊尔，神的奴仆：
“米哈伊尔，你到下界去，
到基捷日附近去掀起地震，
把那座城没入湖底，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于是，从不休息，也不知疲劳，
从晨祷到彻底祷告，
教堂的神圣仪式都做到，
永生永世，千秋万代！”

在那个年代，我的胸袋里装满了外婆的民歌，恰如蜂房里装满了蜜。好像我思考方式也按她的民歌的曲调一样。

我在教堂里从不做祷告。——在外婆的上帝面前，不好意思学外公那种带着怒气的祷词和带哭声的圣诗。我相信外婆的上帝不会喜欢这样，并且我自己就不喜欢。况且，这些东西都印在书上，上帝和一切认字的人一样早已熟记于心了。

我在教堂里时，心头有一种舒适的哀痛感，他们在过去的一天中的零碎的羞辱我、干扰我的时候，我就用心编自己的祷告词。只要想起自己不幸的命运，不用太费劲，就能使那些倾诉痛苦的话，很自然地转变为诗歌的形式：

上天啊，我再也不能忍受，
赶快赶快，让我长大、成熟！
要不然，我实在不好受，
这样活着不如自杀——上帝，请你宽宥！

什么你也别想学到手，
那个老妖婆马特廖娜
像狼一样对我嗥叫，
活下去已经没有什么乐趣了！

直到现在，我脑子里还记着这一类“祷告词”，幼年从自己脑子里想出来的东西，变成一条条深深的伤痕，深刻在心里，一

辈子也不能平复。

在教堂里感觉真不错，我在那里和在森林和旷野一样得到休息。饱尝悲哀、被恶毒和粗暴的生活污染了的这颗小小的心灵，在这朦胧而热烈的梦想中被净化了。

可是，只有在那种时候——数九寒天，或风雪在街上呼啸，似乎整个天空都冻在了一起，被风卷进雪里，大地在积雪底下冻住，好像永远不会复苏时，我才上教堂去。

我最喜欢在静谧的晚上，从这条街跑到那条街，或者走进僻静的角落里。有时候跑着跑着，就像背上生了翅膀飞了起来。孤零零地独自一个，和天上的月亮一样。自己的影子在眼前晃动着。遮住了雪的反光，可笑地碰着了柱石和栅栏。更夫在街心走着，手里拿着更板，身上穿着又厚又长的大衣，身边还有一条狗，抖着身子。

这个笨拙的人像一只狗。他从院子里出来，在街头漫无目的地游荡，无可奈何的狗，跟在他的后面。

有时候会碰上快乐的小姐和少爷，我猜他们大概是从夜弥撒的教堂里溜出来的。

有时，从透着光的窗户上的通气口弥散出一种特别的香味，飘散到外边的清新的空气里来。这是一种很香的、不熟悉的味道，使我想起我没有经历过的异样的生活。我便在窗下停下来，抽着鼻子，竖着耳朵发挥想象推测，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呢，屋子里住的是什么样的人。教堂在做夜弥撒，他们却在自己取乐，弹着特别的吉他，宽厚的铜弦声从通气口传了出来。

我特别注意的是位于冷清的老洪诺夫街与马尔丁诺夫街的拐角处那座矮小的平房。我第一次看见它是在谢肉节周之前一个化雪的月夜，从窗户上方的气窗中向街上吹出一股温暖的蒸气，传出一种不寻常的声音，好像一个健壮善良的人正闭着嘴哼曲子，歌词虽然听不清，调子好像很熟，也很好听。我侧着耳朵听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去，声音却被可恨的弦声遮住，再也听不清了。我坐在石台阶上，心想这一定是一种有魅力的提琴声，因此听起来心里很悲伤。这种乐器有时发出一种强大的力量，使整个房子都震动起来，玻璃索索作响。房檐上滴水，我的眼泪也流了下来。

更夫悄悄地来到了我跟前，把我从台阶上推下来，问道：

“你在这儿干什么？”

“听音乐呀。”我说。

“少管闲事，快滚……”

我赶快绕着这条街转了一圈儿，又走到那个窗户底下，可演奏已经停止，从气窗传出一阵阵的欢笑声。这声音和悲哀的乐声差别太大了，使我怀疑刚才是在做梦。

差不多每星期六晚上我都到那座房子跟前去，可后来只有一次，在春天，才第二次听到大提琴的声音。那一次，几乎一直弹奏到半夜，回去晚了，我挨了顿揍。

顶着冬夜的寒星，在冷清的街头漫步，我长了不少见识。我特别挑选了离中心区比较远的地方，中心区街上灯光多，我怕碰到主人的熟人，被主人发现我没有去做夜弥撒，却在街头游逛。最烦人的是醉鬼、警察和妓女。但在偏远地方，只要下层屋子的窗户不是冻得十分厉害，并且室内没有放下窗帘，就可以往里边张望。

这些窗户在我眼前显现了多彩多姿的景像。我看见各色各样的人们：做祷告的，接吻的，打架的，打牌的，也有人在小声地、不安地交谈着。无声的，鱼一样的生活，一连串地从我眼前走过。

我看见在一个地下室的桌子边，有两个女人，一个很年轻，一个比较大一些。她们的对面，坐着一个长头发的中学生，他一边挥手，一边读书给她们听。那个年轻的严肃地皱着眉头，靠着椅子听着，那个大一点的、清瘦而头发蓬松的女人，突然双手捂

住脸，肩头开始抽动。中学生把书放到了一边，不一会儿，年轻的那个跑了出去，中学生跪在头发蓬松的那个女人的面前，开始吻她的双手。

再看另外一个窗户，看见一个大胡子、高个子的男人，把一个穿红色短衫的女人放在膝盖上，像哄孩子一样地摇晃着。他瞪着眼，张着嘴，好像在唱什么歌。那女的笑得全身颤抖，向后仰着，两脚乱蹬。然后，他又把女人的身子放正，又开始唱，女人又狂笑。我看了很长时间，后来知道他们是准备这样玩一个通宵，无味我才走了。

这种景像，有不少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我经常因为看得出神，回家太晚，引起主人的怀疑，他们便盘问我：

“你去了哪个教堂？是哪个神父领着做礼拜的？”

全城的神父他们都认识，并且什么时候念什么经，他们都知道，我撒谎很容易被识破。

那两个女人崇拜的上帝是我外公的那个容易震怒的上帝，那个上帝要求人们诚惶诚恐地对待他。上帝的名字时常挂在她们的嘴上，甚至在对骂的时候，她们经常互相恐吓：

“你等着吧！天主会惩罚你，叫你弯腰弓背，杂种！……”

大斋的第一个星期的星期日，老婆子煎油饼，把所有的油饼都煎糊了。她被炉火烤得满脸通红，气急败坏地叫道：

“咳，叫你们见鬼去吧……”

后来，她突然嗅了一下煎锅，脸色顿时变黑。她把煎锅的活柄往地下一摔，哭喊道：

“圣徒啊，这个煎锅有荤油味，该死，我怎么在圣洁的星期一没有把它烧干净，天主啊！”

她跪了下去，含着眼泪哀求道：

“天主爷啊！求你看在你受难的份上饶了我这个该死的人，不要惩罚我这个糊涂人，天主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把煎出来的油饼都让狗吃了，接着把煎锅烧干净。从此，一旦吵架的时候，儿媳就羞辱她的婆婆说：

“您在大斋当中还用荤油锅煎油饼呢……”

她们把她们的上帝拉到全部家务里来，拉到她们可怜的生活各个角落里来。由于这一点，她们的空虚无聊的生活才有了表面的意义和重要性，显得她们随时都在为最高的力量服务。看着她们把上帝拉到无聊的琐事里来，我感到很压抑，总是不自觉地回过头往角落里看，感到自己处在一个人的随时监督之下。每到夜里我就被恐惧的冷雾包围住。这种恐惧仿佛来自厨房的每一个角落，那里有一些乌黑的圣像，他们的面前点着一盏昼夜不熄的小油灯。

圣像架的旁边有一个大窗户，中间立着一根小木柱，分成了两个窗框。从这个窗户里往外可以看到深不可测的蓝色天空，好像这栋房子、厨房和我自己都挂在天空的边沿上，要是猛地动一下，一切都会掉进寒冷的蓝色洞窟里，飞啊飞啊，经过那些繁星，最后无声无息地融化于毫无生气的寂静中，就像一块石头被水淹没一样。我在床上静静地躺了很久，连翻身都不敢，默默地等待生命的结束。

我忘了我是怎样治好这种恐惧症的，反正很快就治好了。当然，我外婆的善良的上帝帮了忙。在那时，我已经领悟出了一个简单的真理：我至今没干过一件坏事，所以上帝不会惩罚我这个无罪的人，别人的罪过，不应由我负责。

教堂里做晨祷的时候，我也经常在外边游玩，尤其是在春天。春天的无敌的力量不让我到教堂去。要是他们给我一枚两戈比的硬币让我买蜡烛，那就算毁了我。我肯定会去买羊拐子，把做晨祷的时间全部玩掉，误了回家。有一次，我竟然输光了整整10戈比银币，那是主人让我去买圣饼，准备追祭死者的。因此，我只好趁一个低级教堂职员从祭坛上端下一个盘子来的时候，偷

一点别人的圣饼。

我一心想玩，对游戏入迷到了疯魔的程度。因为那时我手脚灵巧，又有力气，很快附近几条街上都知道我是玩羊拐子、打球、扔棒子的好手。

主人要我在大斋期间吃斋，于是我到我们的邻居陀利梅东特·波克罗夫斯基神父家去进行忏悔。我觉得他太严厉，我在他面前又有许多罪过：我用石头砸过他园子里的亭子，和他的孩子打过架，反正我有过许多惹他不高兴的行为。这些使我内心惊慌。当我在那个简陋的教堂里站好的时候，我刚要忏悔，我的心忐忑不安地跳起来。

可陀利梅东特却以和蔼的、啰哩啰嗦的口气欢迎我说：

“啊，邻居来了……好，你跪下来！你有什么罪啊？”

他把一方沉重的丝绒盖在我头上。我被香和蜡烛的味道呛得喘不过气来，说话很困难，也不想说了。

“你听大人的话吗？”

“不听。”

“那你说：我有罪！”

不由自主地，我突然说了一句：

“我偷过圣饼。”

“你为什么偷圣饼？在哪儿？”神父停顿了一下，平静地问。

“在三圣者教堂、圣母节教堂、尼古拉教堂。……”

“嗨，嗨！每个教堂都偷过了。孩子，这不太好，这是罪过，懂吗？”

“懂。”

“那你说：我有罪！这个野孩子。你偷是为了吃吗？”

“有的时候吃掉了，有的时候是我玩羊拐子输了钱，可又得带圣饼回家，我只好偷。……”

陀利梅东特神父又含糊而疲惫地低声说了一些什么话，接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又提了几个问题，突然高声问道：

“你读过私自出版的书吗？”

“什么？”

“读过禁书吗？”

“没有，一本都没看过……”

“好吧，宽恕你的罪过。……起来吧！”

我吃惊地看了看他的脸，那张脸沉着而和善。我觉得有点羞愧。主人叫我来忏悔的时候，说忏悔如何阴森可怕，一定要我老实地坦白犯过的一切罪。

“我往您的亭子里扔过石头。”我坦白地说。

神父抬起头来，说：

“这不好！你走吧……”

“我还用石头砸过您家的狗……”

“下一个！”陀利梅东特神父又叫道，眼神跳过我，去看别人了。

我走了，觉得上了当，心里委屈。我以为忏悔有多么可怕，心情十分紧张，结果却没什么可怕，也没什么趣味！有趣的只有他问起我不知道的那些书。我想起了那个在地下室里对两个女人朗诵一本书的中学生，还想起了“好事情”，他有许多黑封面的书，很厚，其中还有我看不懂的插图。

第二天，主人给了我一枚 15 戈比的银币，叫我去领圣餐。这年的复活节来得迟，雪已溶化，路面也已经干了，不过还是扬起了滚滚的灰尘。这一天阳光明媚，风和日丽。

在教堂围墙附近，一大群工人正上瘾地用羊拐子赌博。我考虑领圣餐还有一段时间，就和这些赌徒说：

“我也算一个！”

“要玩先拿出 1 个戈比来。”一个棕红头发的麻脸人傲慢地说道。

于是我同样傲慢地说：

“我在左边第二对底下押 3 个戈比！”

“把钱放下去！”

赌博就此开始了！

我破开那个 15 戈比的银币，在长方形的赌池里的一对羊拐子下面放了 3 戈比。碰巧我走运：有两个人瞄准我的钱，可他们统统没有打中，结果我还从成年人手里，从大汉手里赢了 6 个戈比，这大大提高了我的信心……

可有一个赌徒说：

“要看住他，伙计们，别让他拿着赢来的钱跑掉了。”

一听这话，我生气了，气愤地声明说：

“在左边头上那一对底下押 9 个戈比！”

可这并没有引起那些赌徒丝毫的注意。只有一个和我岁数差不多的孩子叫起来，警告道：

“要小心，他运气好，他住在兹威兹津池那边，是个绘图员，我认识他！”

一个干瘦的工人，带着毛皮工人的气味，讽刺说：

“你是小鬼头吗？好哇……”

他用一个灌铅的羊拐子瞄准以后，一下子便把我的赌注打出去了。他弯下腰凑近我问：

“你该哭鼻子了吧？”

我回答说：

“在右边头上押 3 个！”

“我照吃！”毛皮工人吹牛说，可他输了。

在赌池里下注不能一连超过三次。我就动手打别人的赌注，又赢了 4 个戈比和一堆羊拐子。可是到又该我下注时，我连押了三次，结果输光了所有的钱，而且此时：弥撒做完，钟声响起，人们从教堂蜂拥而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娶媳妇儿了吗？”那个毛皮工人问，打算抓住我的头发，可我一转身溜掉了。我追上一个穿着节日衣服的小伙子，客气地打听：

“您领圣餐了吗？”

“嗯，那又怎么样？”他怀疑地盯着我，回答说。

我请求他告诉我领圣餐是怎么进行的，神父在那时说些什么话，我当时应该怎样做。

那个小伙子严厉地皱着眉头，用吓人的声调喊道：

“你这个邪教徒！只顾玩，没去领圣餐吧？哼，我什么也不告诉你，让你爸从你身上揭层皮！”

我跑回家里，知道他们马上要盘问我，很快就会知道我没有领圣餐。

可老太婆对我祝贺一下以后，只问我：

“教堂下级职员香火钱，你给了多少？”

“5个戈比。”我随口答道。

“给他3个戈比就够了，另外两个戈比你应该留下，你这丑八怪！”

……春天来了。每一天都更换新装，一天比一天灿烂、明媚。嫩草和桦树的新绿发出醉人的香气，使人忍不住要到野外去，躺在温暖的土地上，仰面朝天，倾听百灵鸟的鸣叫。可是我却刷冬天的衣服，把它们统统装进箱子，撒上碎烟叶，还要拍净家具上的尘土，一天到晚收拾那些让我我感到不愉快、不必要的东西。

有了空闲，我又没法消磨时间。简陋的街道空空荡荡，远处不让我去。院子里都是脾气暴躁、疲劳不堪的挖土工人，穿着破烂的厨娘和洗衣女工。每天晚上都举行狗一样的婚礼，使我十分厌恶和生气，我真想自己变成瞎子。

我经常到阁楼上去，带着剪刀和彩色纸，把那些纸剪成一些

带花边的图案，把它们贴在房梁上。……这勉强成了一种解闷的办法。我心绪不宁的期望着到另外一个新的地方去，到一个人们少睡觉、少吵架，不那么死乞白赖地向上帝告状，也不像发怒的法官那样臭骂人的地方去。

……复活节的星期六那天，奥兰斯基修道院的弗拉基米尔圣母的很灵验的圣像被抬到城里来了。这个圣像在城里停留到6月中旬为止，要访问各教区的所有家庭，所有住宅。

在一个工作日的早晨，她来到了我主人家。我正在厨房里擦铜茶具，突然，年轻的主妇在房间里惊叫起来：

“快去开大门，奥兰斯基的圣母像抬来啦！”

我急忙跑下楼，身上脏兮兮的，手上沾满脂油和砖粉，开了大门。一个年轻的修士一只手提着一盏灯，另一只手里提着香炉，小声抱怨说：

“你们是不是睡着了？来帮忙啊……”

两个市民抬着沉重的神龛上了狭窄的楼梯。我帮着他们抬，用肮脏的手和肩膀托住神龛的边。后边有几个肥胖的修士跟了上来，用低沉的嗓音懒洋洋地唱道：

“至高无上的圣母啊，为我们向上帝祷告……”

我怀着悲观的无奈的心情猜想：

“圣母会不会生我的气吧，我脏兮兮地抬着她。我的两只手要瘫了……”

圣像被放在房间上首的两把椅子上，椅子上事先已铺好了清洁的被单，两个修士站在神龛的两侧，扶着神龛。他们年轻英俊，就像两个天使，眼睛明亮，情绪高昂，头发浓密漂亮。

祷告开始了。

一个身材高大的教士提高声音唱道：“啊，万民赞颂的圣母呀！”还不时地把深红色的手指伸到自己浓密的头发里，摸一只耳朵的一个厚耳垂。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至高无上的圣母啊，可怜我们吧。”修士们疲惫地唱道。

我热爱圣母。听我外婆说，她为了安慰穷人才在大地上栽种花卉，传播欢乐和各种美好的东西。后来，到了应该吻她的手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大人们是怎样吻的，就浑身颤抖地吻了吻圣像的脸和嘴。

突然，一只强壮有力的手一下子把我推到了门坎那边，推到了墙角。我记不清那些修士是怎样抬着圣像走掉的，只清楚地记得是当时我坐在地板上，主人一家人团团地围着我，惶恐地议论着：这一下可怎么办？

“应该去找主祭问一问，他懂得多。”主人说。接着他不带恶意地骂我说：

“糊涂蛋，你怎么不知道圣母的嘴是不能吻的，还在学校读过书呢……”

我一连几天都感到要大祸临头，等着出事。用脏手抬过神龛，还大逆不道地吻圣母的嘴，她肯定不会轻易地放过我，肯定的！

后来，或许是圣母宽恕了我无意中由纯洁的敬爱而犯下的这种罪过，或者是她的惩罚太轻，而我从那好心人手里受到的惩罚太多，我没什么感觉就过去了。

有时，为了气气那个老婆子，我用伤心的口吻对她说：

“看起来，圣母把惩罚我的事给忘了……”

“你等着吧。”老婆子阴险地恐吓我说，“总会有那一天的……”

……在阁楼里，我一边把粉红色的茶叶纸剪成花、锡箔纸、树叶、各种杂物贴在房梁上，一边用教堂的调子把我心中想的东西统统唱出来，就像加尔梅克人在赶路时唱的那样：

“我坐阁楼里，

手里拿剪刀，
我把彩纸剪个不停……
我这粗人心里真无聊！
如果我是一条狗，
早已逃到想去的地方，
可现在人人却对我叫嚷：
淘气包，不要乱说乱动，
要是你张嘴，我就揍你个遍体鳞伤！”

老婆子看着我的作品，一边笑，一边摇头。

“你应该像这样把厨房也装饰一下……”

有一次，主人上了阁楼，认真地看了看我的作品，感叹说：

“你这人真有意思，彼什柯夫，机灵鬼……怎么样，将来当一个变魔术的？实在是想不到……”

他给了我一枚尼古拉一世时代的、很大的五戈比银币。

我于是用细铁丝做了一个小爪子，让它抓着那枚银币，把它吊在我那些洋洋大观的作品中最显著的位置，像是一枚奖章。

可是刚过了一天，银币和那个小爪子都不见了。我猜一定是给那个老婆子偷去了！

5

这年春天，我最终还是跑走了。一天早晨，我到小铺去为主人买喝早茶用的面包。小铺老板正在和老婆吵架。我到了那里，他们继续吵，后来老板用磅秤上的砝码砸他老婆的脑袋。她跑了出去，却晕倒在街上。马上围上来一堆人，人们把女的抬到一辆四轮马车上，送往医院。我跟着那辆出租马车跑，不知不觉地来到了伏尔加河的堤岸上，手里拿着一枚 20 戈比的硬币。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个春天的早晨非常明媚。伏尔加河因为涨水，河面辽阔。大地辽阔而热闹。而我却像一个地窖里的老鼠一样。我决定不再回到主人那里去。我也不到库纳维诺去找外婆，我没有实现自己的承诺，不愿意去见她，而且外公又会冷嘲热讽了。

前几天我一直在堤岸上闲逛，在善良的装卸工人那儿蹭饭吃，晚上和他们一块儿睡在码头上。后来，有一个装卸工对我说：

“我说，孩子，你不该在这儿闲逛！你到‘善良号’轮船上去吧，那儿需要一个洗碟子工人……”

我去了。轮船食堂的老板高个子，大胡子，戴一顶无檐的黑缎子帽。他用那双浑浊的眼睛从眼镜后面看着我，轻声说：

“每个月两个卢布。先看你的身份证。”

可我没有身份证。食堂老板想一想，建议说：

“把你妈妈找来。”

我赶紧去找我外婆。她肯定我的选择，还说服外公到手工业行会为我办了身份证。她随我一块儿到轮船上来了。

“好。”食堂老板对我们看一眼，说：“随我来。”

他领着我走到轮船的尾部。那里有一位身材高大的厨师，身穿白上衣，头戴白帽子，坐在小桌旁，正在喝茶，还抽着一支粗烟卷。食堂老板把我推到他跟前去。

“这是洗碟子工人。”

他说完就走了。厨师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竖起他黑色的唇髭，对着他的后影说：

“不管什么样的鬼怪都雇，只要价钱便宜就行……”

他扬起他那一头黑色短发的大脑袋，瞪着那双深色的眼睛，打起精神，绷着脸，宏亮地叫道：

“你是什么人？”

我很不喜欢他。他虽然穿着一身白，可仍然显得不修边幅，

手指上长着毫毛，耳朵里也有长毛。

“我饿了。”我对他说。

他眨了一下眼睛，忽然他那张很凶的脸变了样子，呈献爽快的笑容，他那宽厚的火红色的脸颊像波浪似的往耳朵那边漫了过来，露出嘴里巨大的马牙，他的唇髭也松软下来，变得如同善良的胖女人一样。

他把茶根儿泼到船外，续上新茶，又把一个整的长圆形面包和一大截腊肠推到我面前来。

“吃吧！你有爹妈吗？会偷东西吗？呵，你不用担心，这儿的人全是贼，迟早会学会的！”

他说话很像狗叫。他那张大脸因勤刮胡子颜色发青，在鼻子附近，布满一个红血管的密网，臃肿的鼻子垂到唇髭上。他的下唇很厚，带着厌恶的表情挂下来。嘴角衔着一支烟，冒着烟。看模样，他刚从澡堂里出来，散发着桦条帚和胡椒酒的气味，两鬓和脖子上满是汗水，闪着亮光。

等我喝好了茶，他递给我一张一个卢布的钞票。

“你去给自己买两个带前胸的围裙。慢，我自己去吧！”

他戴正了帽子，走了，沉重地摇晃着身子，两只脚在甲板上擦着，好像一头熊。

……夜晚来了。皎洁的月亮照耀着大地，逐渐地移向轮船左边的上空。这条棕红色的轮船有点破旧，它的烟囱上涂着白条，它的轮叶正有节奏地、动荡地拍着银色的河水。黑暗的河岸迎着轮船悄悄地靠过来，在河面上投下了阴影。河岸的高处有些农民的房子，窗户透出红色的光。村子里的人在唱歌，姑娘们在跳环舞，歌声中的“啊伊、柳里”听起来就像是“阿利路亚”……

这条轮船后面是用一根很长的拖索拉着的一条驳船。驳船也是棕红色的。整个船面上像是罩着一个铁笼子，笼子里装着一些被判永久流放去服苦役的囚犯。那条驳船的船头立着一个哨兵，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的枪刺像蜡烛一样闪着光。繁星在深蓝的夜光中闪亮，像是一支支蜡烛。驳船上很静，月光如水，洒在船上。从我们的轮船上边，可以朦胧地看到那个铁笼子的黑栅栏里有些灰白的圆斑点，那是犯人们在眺望伏尔加河。河水发出波浪相击声，像是呜咽，又像是窃笑。周围的一切很像教堂，空中有浓浓的油脂味，和教堂里一样。

我盯着那条驳船，想起了幼年，想起了从阿斯特拉罕到尼日尼的旅途，想起了母亲板起的面孔，也想起了外婆，这个领我进入既艰难又有趣的生活，走进人世的人。一想起外婆，一切讨厌恼人的事便统统消失，一切都焕然一新，变得有趣、愉快，人们也变好了，可爱多了……

美丽的夜晚使我激动得热泪盈眶。那条驳船也使我激动：它的样子就像一口棺材，在这涨起大水的辽阔的河面上，在这温暖而宁静的月夜，显得成了累赘。不规则的河岸时高时低，给人们带来快意。我一心想使自己成为一个善良的对人们有用的人。

我们这条船上的乘客是一种特殊的人，所有这些人，不分男女老少，在我看来都是一样的。我们的船走得很慢，急着办事的人都坐邮船去了，坐这艘船的都是走路四平八稳的闲人。从早到晚，喝酒，吃饭，搞脏了的杯盘、刀叉、汤勺。我的差事就是洗盘盏，擦刀叉。我从早晨6点钟起，一直干到将近午夜。白天在两点到6点钟之间，晚上10点到午夜之间，我的差事较少，因为这两个时间他们吃累了，要休息一下，只是喝茶，喝白酒或啤酒。在这几个钟头里，食堂的全体工人都闲着，他们都是我的领导。厨师斯穆雷伊、他的助手亚科甫·伊凡内奇、厨房里的洗碟工人玛克辛、服侍甲板上的乘客的跑堂谢尔盖，都在船上抽水机旁的一张小桌旁喝茶。谢尔盖驼背，高颧骨，麻脸，眼睛发亮。亚科甫·伊凡内奇专讲各种下流的故事，发出短促的、像哭一样的笑声，露出满嘴的绿牙。谢尔盖听得笑起来，把蛤蟆嘴笑到了

耳朵旁。忧郁的马克辛却沉默不语，用他那双颜色不易分辨的眼睛冷冷地看着他们。

“亚细亚人！莫尔多瓦人！”有时候厨师的头目用很高的声音说。

我不喜欢这些人。又胖又秃的亚科甫·伊凡内奇专门讲女人，而且讲得很肮脏。他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长着一些蓝灰色的斑点。一边脸上长着一颗疣子，上面长着一小撮棕红色的毫毛，他把这些毫毛拧成一根针的样子。每逢到船上来了活泼的女乘客，他便在她们身旁团团转，非常地胆小、惶恐，像是一个乞丐。他和她们讲话显出可怜的巴结相，嘴角经常冒出肥皂泡一样的唾沫，时不时用脏舌头迅速地舔掉。不知什么原因，我觉得刽子手肯定是这副脑满肠肥的模样。

“要善于勾住女人的心！”他指导谢尔盖和马克辛说。他们很专注地听他指导，鼓着腮帮子，满脸发红。

“亚细亚人！”斯穆雷伊讨厌地大叫一声，很厚实地站了起来。他命令我说：“彼什柯夫，走！”

到了他的舱房里，他递给我一本皮封面的小书，自己则在靠近冷藏室墙壁的一个吊床上躺了下来。

“你念吧！”

我在一个放通心粉的箱子上坐下，认真地念道：

“‘满天繁星的日全蚀，象征着他们可以摆脱笨人和恶德的束缚，通往天国的道路畅通无阻。’”

斯穆雷伊点上一支烟，喷出烟雾来，埋怨说：

“这些骆驼！他们写些什么东西……”

“‘袒露左胸标志心地的纯洁。’……”

“谁袒露着胸脯？”

“书上没写。”

“那是说女人们袒露胸脯……哼，这些流氓！”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合上眼睛，把两只手枕在脑袋底下，躺在那里。那支烟还衔在嘴角上，但几乎不冒烟了，他使用舌头把它推正，深深地吸几口，接着他的胸部发出唿哨一样的声音，他的大脸马上被烟雾包围。有的时候，我认为他睡熟了，便不再往下念，盯着这本讨厌的书，搞得我满肚子厌恶，简直要呕吐了。

可是他用沙哑的声音说：

“读啊！”

“‘主教大人回答说：你要留神，我亲爱的修道士修维梁。’
.....”

“谢维梁吧.....”

“可书上写的是修维梁.....”

“啊？乱弹琴！书后边写着诗，你就从那儿大声读吧.....”

我就大声读道：

“门外汉想知道我们的工作，
可你们的弱眼永远看不清楚。
你们听不懂修士唱的歌。”

“算了吧。”斯穆雷伊说，“这简直不能算是诗！把书给我
.....”

他生气地翻了翻厚厚的蓝色书面，接着把它塞到他的褥垫底下。

“你再找一本.....”

算你倒楣，他那个铁皮黑箱子里装着许多书，有《奥米尔教言》、《炮兵生活摘录》、《谢坚加利勋爵书信集》、《谈臭虫的害处，兼论如何消灭，附防治方法》，还有些没头没尾的书。有的时候厨师听我把这些书一本本看过，念出所有的书名。我念那些书名，他生气地说：

“这些坏蛋，写出这种东西来。……这就像是他们不停地掴你的脸，可是为什么要这样打，你就知道了。什么‘盖尔瓦西’！我要他有什么用！什么‘日全蚀’。……”

那些古怪的词和生疏的名字死活我得记住，弄得我舌头发痒。我只好不停地念它们，或许它们的含义会从它们的发音中透露出来吧？窗外，河水高昂地歌唱着，流动着。这时候要是能出去，到船尾去多好，在那里，水手们、司炉工人在那里的货箱上，聚集在一起，有的和乘客打牌赢光他们的钱，有的唱歌，有的讲有趣的故事。要是能和他们坐在一起有多好，那样就可以听他们简单通俗的话，看一看卡马河岸，看看那些松树笔直笔直，像铜弦一样的绷直，看看那些草场，在春汛之后变成了一个个小湖，像碎镜片一样放在地下，映着蔚蓝的天空。我们的船已经和大地分开，远远地离开了它，可在疲劳的白日的宁静中，岸上传来了钟声，使人想起那里有村庄，有人。起初一条渔船在河面上沉浮，好像一大块面包，后来岸上出现了一个小村子，一群男孩在河里戏水，一个身穿红衬衫的农民在一条黄色沙滩上走着。从河里远远地望过去，一切都显得美观，一切都像玩具一样，小得可笑，五彩缤纷。我不由自主地想对岸上喊出一些友好的、善良的话，不仅对着岸上喊，也对着那条驳船喊。

那条棕红色驳船很吸引我的注意力，我能够一直看它一个小时而不厌烦，看它怎样用那笨拙的鼻子划开浑浊的河水。我们这条船拖着它就像拉着一头猪。那根拖索有时松下来，掉在水面上，有时候却又拉紧，洒下许多水珠，把驳船的鼻子拉紧。我很想看看那像野兽一样关在铁笼子里人的脸。在彼尔姆，他们被押到岸上去的时候，我尽力挤到驳船的跳板上去，好几十个灰色的人从我面前走过，声音很响地迈着步子，弄得脚铐上的铁链子哗啦哗啦作响，因为背着沉重的行李包而弯着腰。这些人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漂亮的，有丑陋的，相继走过去，他们和别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人一个样子，只是衣服不同，发式难看。当然，这些人是强盗，可我的外婆讲起强盗时却说过许多好话。

斯穆雷伊比任何人更像凶恶的强盗，可是他忧郁地看着那条驳船，祷告说：

“求上帝别叫我遭到这样的命运才好！”

有一回我问他：

“您做饭，别人却杀人，抢劫，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不是做饭，而是炒菜，妇女们才做饭。”他笑着说，停顿了一下，又补充说：“人与人的区别，在于傻不傻。有的人比较聪明，有的人则差一点，有的却是十足的笨蛋。为了变聪明，就得读正经书。至于妖法和其他各种书，也要读。所有的书都要读，那你才能找到正经书。”

他常常开导我说：

“你念吧！念不懂就念 7 遍，7 遍还不懂就念 12 遍……”

斯穆雷伊对船上的人，不管是谁，就是对不爱说话的食堂老板也不例外，说起话来续续叨叨，讨厌地撇着嘴，唇髭向上翘着，好像拿石头砸人。可他对我又和蔼又关心，不过这种关心总包含一种让我畏惧的成分。有时我觉着，这厨师也和外婆的妹妹一样，是个半疯子。

有时，他这样对我说：

“歇会儿再念吧……”

他便闭上眼，打起鼾声，久久地躺着。他的大肚子一鼓一鼓，两只满是烫伤疤痕的手像死人一样交叉在胸口上，手指微微地动着，好像在用一副无形的编针织袜子。

突然，他又嘟囔说：

“是啊，上天给了你这样的智慧，你就得靠它去生活！上天给予智慧很吝啬，很不均匀。如果大家都一样聪明，那该多好呀！可是不是这样……有的人懂，有的人不懂，还有的人根本就

“不想懂，你看！”

他结结巴巴地给我讲他在军队里的生活。我不懂这些故事的意思，觉得没味道。而且他讲得没头没尾，东一下，西一下，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团长把士兵叫来，问他：‘中尉对你讲了些什么？’那士兵原原本本报告了他。当兵的可不能撒谎。可是那中尉像盯住墙壁一样盯着他，不一会儿，他扭过头，低下了脑袋。……”

厨师冒火了，他吐着烟雾，嘟囔说：

“我怎么会知道什么可以讲，什么不能讲？于是，那个中尉便要在要塞里关禁闭。那中尉的妈妈却说……‘啊，天哪！’……我那时什么也没有学过……”

天很热，四周的一切轻轻地摇晃着，嗡嗡地响着。船舱的铁板外，响着水声和轮船外轮转动的声音。圆圆的船窗外，河水像一条宽阔的带子，摇摆着流过去。远处的岸上有一片草场，稀稀拉拉地长着一些树木。不过耳朵习惯了一切声音——觉着四周很静，虽然水手们在船头上像哭一样地叫喊着：

“7个，7个……”

我什么活动也不想参加，不想听，也不想干活，只想躲到偏僻的地方去，不闻厨房的油膩和香味，呆呆地望着这疲劳的生活的水流，潺潺地流过。

“念呀！”厨师生气地说。

各等船舱的茶房都怕他，包括那个和善的、不爱说话的、像鲈鱼一样的食堂老板，好像也有点怕斯穆雷伊。

“哼，猪猡！”他训斥那些食堂里的茶房，“过来，贱骨头！亚细亚人……日全蚀……”

水手和司炉总是恭敬地巴结他。他把炖过肉汤的肉给他们，问他们家乡的情况，家里人的情况。那些满身油膩、像火薰过一样的白俄罗斯司炉，是轮船上最下贱的人，大家都叫他们雅古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特，还逗他们说：

“雅古、雅古，在岸上住。”

斯穆雷伊听到后气得满脸通红，向司炉大声叫道：

“你为什么让人们嘲笑你？笨蛋！你打查普耳光呀！”

有一次，一个长得既英俊又凶狠的水手对他说：

“雅古特与霍霍尔是一路货色！”

厨师听了这话，立刻两手抓住他的领子和腰带，把他举到头顶上，一边摇一边问：

“你想死吗？”

他常常和人吵架，有时甚至扭打在一起，可斯穆雷伊从来没有被打过。他的力气最大，而且他和船长太太很谈得来。她个子高大，肥胖，长着一副和男人一样的脸，头发剪得又短又平，像个小伙子。

斯穆雷伊喝伏特加喝得很凶，可他从来没醉过。早晨起来就开始喝，一瓶酒4次就可以喝完。一直到晚上，不停地喝啤酒，慢慢地，脸变成了紫褐色，一双黑眼睛渐渐大起来，好像受了惊。

薄暮时分，他常常坐在抽水机旁，穿着一身白衣服，忧虑地望着流动的远方，许久不说一句话。在这时候，大家特别怕他，我却有点可怜他。

亚科甫·伊凡内奇从厨房走了出来，汗淋淋的，脸上被炉火烤得通红，站住后搔搔秃头顶，把手一甩，走开了，然后远远地对他说：

“鲟鱼死了……”

“那就把它做成杂拌汤吧……”

“如果客人要鱼汤、要蒸鱼怎么办呢？”

“叫你做，你就去，反正他们会吃的。”

有时我壮着胆子走到他身边。他吃力把眼睛转到我这边来：

“什么事？”

“没事。”

“好吧……”

有一次，也是在这样的時候，我终于问了他：

“你为什么老让大家怕你呢？你本来是好人啊。”

出乎我的预料，他没有发火：

“我只是对你才好啊。”

接着，他马上实在地、思索着补充说：

“不过，或许是这样，我对什么人都好，只是不善于表达出来罢了。这不能让人看出来，让人看出来就会吃亏。什么人都想爬到好人的头顶上，就像在泥滩里往土堆上爬一样……还想把你踩倒。去，拿啤酒过来……”

他一杯接一杯地喝完了一瓶，把唇髭舔一舔，又说：

“要是你这只鸟儿再大一点，我会告诉你许多事情。我有许多宝贵的东西，我可不是一个笨蛋……你读书吧，书里什么重要的东西都有。书可不是一般的東西！你想喝啤酒吗？”

“我不爱喝。”

“那就别喝。醉酒是一件糟糕的事。伏特加是魔鬼的把戏。我要是个有钱人，肯定会送你去读书。一个人没学问，跟一头牛差不多，不是拉车，就是被人宰了吃肉，它只会摇尾巴……”

船长太太借了一本果戈理的书给他。我念诵《可怕的复仇》，心里很满足，斯穆雷伊却喊叫起来：

“胡编乱造，不挨打！我知道，她还有其他书……”

他从我手里抢过书，跑到船长太太那儿，又拿了一本来，不太高兴对我说：

“你念《塔拉斯》吧……他姓什么？你找出来，她说这是一本最好的书……不知道是谁觉着好，她觉得好，可能我就觉得不好。她把自己的头发剪了，看看，干吗不把耳朵也剪掉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当我念到塔拉斯向奥斯达普挑战那一段的时候，厨师大笑起来。

“对了，就是这样！你有学问，我有力气！真能写！这些骆驼……”

他很聚精会神地听着，却不时表示不满的意见：

“咳，胡扯！怎么能一刀把人从肩头劈到屁股呢！不会的。也不能挑在长矛上，长矛会断的。我当过兵嘛……”

安德烈的叛变，引起了他的愤恨。

“不要脸的东西，是吗？为了女人，呸……”

可是一念到塔拉斯杀了儿子那一段，他把两只脚从床上放下来，双手支在膝盖上，弓着背哭了起来。——两行眼泪慢慢地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滴到舱板上。他抽着鼻子嘟囔道：

“唉，天哪！……唉，我的天哪……”

突然，他看着我叫起来：

“念呀！贱骨头！”

他又哭了。到了奥斯达普临死，喊着“爹，你听见了没有”的时候，他痛哭得更厉害、更伤心了。

“全完了！”斯穆雷伊呜咽着说，“一切全完了！全完了吗？真他妈的该死！过去真有过好样的人，你看这塔拉斯，怎么样？是啊，这才是汉子呢……”

他从我手里把书拿了過去，認真地看着，眼淚滴在封面上。

“好书啊！这真是一桩大快事！”

后来，我们一起念《艾凡赫》。斯穆雷伊十分喜欢理查德。

“这是一位真正的国王！”他认真地对我说。可在我看来，这本书实在没有多大意思。

一般说来，我俩的兴趣是不一致的，我醉心的是《汤姆·琼斯》，旧译为《弃儿汤姆·琼斯小史》。但斯穆雷伊不喜欢：

“真是笨蛋！汤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要他干什么？肯定还

有别的书……”

有一天，我对他说，我知道还有别的书，这是一种秘密的禁书，只能半夜的时候在地下室里看。

他瞪大了眼睛，胡子都竖了起来，说：

“啊，什么？你胡说些什么呀？”

“真的。在教堂忏悔的时候，神父问过我那种书，以前我也看见别人念这种书，他们还哭呢……”

厨师沉着脸看着我的脸问：

“谁哭？”

“那个在一旁听着的年轻姑娘，另外一个女人吓得跑开了……”

“你清醒一下吧，你在说胡话。”说着，他慢慢地合上了眼睛，沉默了一会儿，又嘟囔起来：

“自然总会在什么地方有……一种秘密的书。不会没有……可我已经到了这个岁数，我的脾气又是……嗯，可是，……”

他能侃侃而谈一个钟头……

我不知不觉地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变成一书在手，不知忧愁了。书上写的十分愉快，和生活大不一样。而实际生活却变得越来越难于忍受了。

斯穆雷伊也更对读书入迷了，常常不管我正在干活，拉了我就走。

“彼什柯夫，念书去！”

“还有许多碟子没洗呢。”

“马克西姆会洗的。”

他粗暴地让老洗碟工干我的活儿，那个人被气得故意打破杯子。食堂老板和蔼地警告我说：

“老是这样，我可不让你在这儿干了！”

有一天，马克西姆故意把几个玻璃杯放在盛污水和茶根的脸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里。我往船外倒污水时，那些玻璃杯也掉到了水里。

“这都怪我。”斯穆雷伊对食堂老板说，“你记到我的帐上吧。”

餐厅里的那班跑堂的都冷眼看着我说：

“哎，书迷！你是拿的哪一行工资呀？”

他们还故意把器皿弄脏，尽量让我多干活。我觉得这样下去不会有好结果，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一天傍晚，从一个小码头上来了两个女旅客。一个是红脸的主妇，另一个是姑娘，头裹黄头巾，身穿粉红色的新上衣。两个人都喝醉了。主妇微笑着与所有的人点头，说起话来，和教堂的管堂人一样，应该发“阿”音的地方却发“奥”音：

“对不起，亲爱的！我刚喝了一点酒！我刚打了官司回来，宣判无罪，一高兴，就喝多了几杯……”

姑娘也笑了，抬起浑浊的眼睛望着大家，推了那女人一下说：

“往前走呀，傻娘们儿，往前走……”

她们在二等舱室旁边住下了，那里正是亚科甫·伊凡内奇和谢尔盖睡舱室的对面。一会儿那女人不知到哪里去了，谢尔盖就跑到那姑娘身边坐下，贪心地咧着那张青蛙嘴。

晚上，当我干完工作躺在桌子上睡觉的时候，谢尔盖走到我跟前，拉着我的手：

“来来来，我们这就给你娶亲……”

他喝醉了。我想把手抽回来，他却打了我一下：

“来呀你！”

这时，马克西姆也跑了进来，他也醉了。他们俩拖着，顺着甲板，走过正在睡觉的旅客旁边，来到自己舱室前边。没想到斯穆雷伊站在舱室门前，亚科甫·伊凡内奇站在门里，双手扶着门框，那姑娘正用拳头砸他的后背，用半醉的声音喊道：

“撒手呀，……”

斯穆雷伊从谢尔盖和马克西姆手里抢过了我，揪住他们的头发，把两个脑袋碰了一下，使劲儿一推，两个人都摔倒了。

“亚细亚人！”他对亚科甫咒骂道。接着，他把门砰的一声关上，差点碰到他的鼻子。又把我一推，大声叫道：

“走吧！”

我走到船尾去了。这是一个阴天的晚上，河面漆黑一团，船尾后边泛起两道灰白的水纹，向望不见的两岸移过去。驳船在这两道水纹中间慢腾腾地浮动，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现出灯光的红点，什么东西也照不见，在忽然出现的河流拐弯处消失了。眼睛看不到这光，感觉越发黑暗、难受了。

厨师来了，坐到我身边，叹了一口气，点着了一支烟。

“他们是拉你到那个女人那里去吧？不要脸的东西！我听见了他们的动静……”

“你把那个姑娘从他们那里拉开了吗？”

“那个姑娘？”他破口大骂那女的，接着用沉重的语气说：“这里的人净是下流货。说起这条船，甚至比村子里还不如。你在农村呆过没有？”

“没有。”

“村子里糟糕透了！尤其是在冬季……”

他把烟头扔到船外，静默了一会儿，又说话了：

“你老呆在这群猪猡当中，早晚会坏事的，我实在可怜你，小狗！我也可怜他们……我不知怎么做才好……甚至想跪下问他们：‘喂，狗东西，你们到底在干什么？你们都瞎眼了吗！’你们这些骆驼……”

轮船拉长声尖叫了一下，拖索在水面上抽了一下。深深的黑暗中晃着一盏如豆的灯火，表示出码头所在。又有许多灯光从黑暗中露了出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醉林’到了。”厨师嘀咕说，“这里有条河叫‘醉河’。我认识这里一个司务长，叫醉科夫，还有一个文书叫醉我心……我得上岸去看看……”

几个卡马地区的姑娘女人来了，身材高大，用长长的抬架抬着木柴，从岸边走来。她们一对接着一对，肩上挂着皮带，身子向前倾着，迈着矫健的步子，把那些半俄丈长的木柴，抬到锅炉舱跟前。

“哎呀……嗯！”

大声喊着，接着把木柴倒进乌黑的深坑里。

当她们抬着木柴走来的时候，水手们便动手摸乳房，捏大腿，女人便尖声叫喊，向男人吐口水。回去的时候，用空抬架挡着，防止男子们再占便宜。这种光景，我在每次出航时都曾看见，已经有几十次了。在每个装木柴的码头，情况都差不多。

我感觉着自己好像是老人了。在这船上已呆了许多年，明天会有什么事，一星期后会有什么事，到秋季，到明年，会有什么事，仿佛都知道。

天渐渐亮了，已看得清比码头高一点的砂岸上茂密的松林。一帮女人向山上树林走去，一边笑，一边唱着带低音的歌。她们背着长长的抬架。看上去像一支队伍。

我很想哭。泪在我的胸口沸腾，心里在煎熬着，十分痛苦。

但哭出来不好意思，我就帮水手布利亚欣洗甲板。

布利亚欣是个不起眼的男人，举止萎靡、拘谨，老是躲在角落里，眨巴着一双小眼睛。

“我的原姓不是布利亚欣，而是姓……你可能知道，因为我妈过的是放荡的生活。还有一个姐姐，也一个样。唉，她们两个人都是同样的命运。哎，朋友，对我们来说，命运是一只铁锚，你要往那儿去……可是……办不到……”

现在他一边拿拖布擦甲板，一边小声对我说：

“看见了，他们怎样欺负女人！就是嘛，一根湿木头烤得时间长了也会冒火的！哥们儿，我看不惯这一套，我厌恶。我如果生来是一个女人，我一定会投到一个黑暗的深渊里自杀，我可以向基督誓严！……人本来一点自由都没有，可是还有人用火烧你！我告诉你吧，那些阉割派教徒才不是傻瓜呢。你听说过阉人吗？那些人真聪明，想得妙，把一切杂七杂八的事一下下甩开，一门心思为上帝服务……”

船长太太从我们身边走过。由于甲板上到处是水，她高高地提起了裙子。她总是早早起床。她那高挑而匀称的身材，纯朴、明朗的面容……我真想追上去。从心底喊出我的请求：

“和我谈点什么吧，和我谈一谈吧！”

轮船渐渐地离开了码头。布利亚欣画了一个十字说：

“好，又开船了……”

6

到了萨沙普尔，马克西姆上岸走了。他沉默而严肃，和谁都没有告别就走了。那个活泼的女人笑着走了。她后面是那个姑娘，表情疲惫，眼睛浮肿。在谢尔盖在船长室的门前跪了很久，不停地吻屋门的门板，用头撞那块门板，大声请求说：

“饶了我吧，这不能怪我！这是马克西姆干的……”

水手们、食堂的工人们，还有部分乘客，明知她在撒谎，却给她鼓劲说：

“求吧，求吧，他会饶了你的！”

船长把她赶走，用脚踹了她一下，把她踹了个仰面朝天。最后，船长还是饶了她。谢尔盖马上在甲板上跑来跑去，端着盘子四处送茶，带着讨好的表情看着人们的眼睛，像狗一样。

接着从岸上雇来一个维亚特省的小兵取代马克西姆。这个小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兵很瘦，脑袋很小，长着一双棕红色的眼睛。厨师的助手马上让他去宰鸡。小兵宰了两只，而把其余的鸡放在甲板上，鸡便跑散了。乘客们开始捉鸡，结果有3只鸡飞到了船外。小兵便坐在厨房附近的柴堆上，嚎啕大哭。

“你怎么了，笨蛋？”斯穆雷伊惊奇地问他，“当兵的还要哭吗？”

“我是后方的卫戍兵。”小兵小声地说。

他一哭，结果把事情闹糟了。半个小时之后，船上所有人都嘲笑他。人们纷纷走到他跟前，盯着他的脸问：

“就是这个人吗？”

接着便哈哈大笑，发出鄙视的笑声。

当兵的开始没有在意这些人，也没听见他们的笑声，他只顾用自己那件旧花布衬衫的袖子擦眼泪，好像要把眼泪藏到袖子里去。但是不久他那双棕红色的小眼睛气得发红，他用维亚特人那种喜鹊一样的利嘴辩道：

“你们为什么瞪着眼看着我？哎，我恨不得把你们都撕碎……”

这样逗得人们更加乐了。人们伸出手指去捅那个小兵，揪他的衬衣，拉他的围裙，把他当做一头山羊戏弄他，就这样逗他一直到中午。吃过午饭，不知是谁把一个挤干的柠檬套在一个木勺的柄上，又把木勺拴在小兵背后的围裙带子上。小兵一动，木勺便在他背后摇摇摆摆，大家被逗得大笑。他呢，像个被抓住的小老鼠，跑来跑去，却不知道人们为什么发笑。

斯穆雷伊一言不发，严肃地看着他，厨师的脸变得很像女人。

我很可怜当兵的，就问厨师：

“我可以告诉他木勺的事吗？”

他默默地点点头。

我告诉小兵大家为什么发笑，他很快地摸到那个木勺，把它摘下来，扔在地下，用脚踏碎。接着他伸出手揪住我的头发，和我打起来。这使观众们更加高兴，马上把我们包围起来。

斯穆雷伊推开那些看的人，把我们拆开，先拧一下我的耳朵，又揪住小兵的耳朵。等到观众看到这个矮小的人在厨师的手下不停地摇脑袋，两脚乱跳，他们便起哄，喊叫，打唢哨，跺脚，差点笑破了肚皮。

“好啊，卫戍兵，快用你的头撞厨师的肚子！”

这群乘客疯狂的起哄气得我真想扑到他们身上，用木柴敲打他们的肮脏的脑袋。

斯穆雷伊撒开了小兵，倒背双手，竖起他的唇髭，咧开他的牙齿，像头野猪一样朝观众跟前走过去。

“滚回去，亚细亚人……”

小兵又向我扑了过来，可斯穆雷伊只用一支胳膊便把他挟住了，带到抽水机那边，把水抽上来，往小兵头上冲，把他瘦弱的身子冲得转来转去，好像他是用破布做成的玩偶。

水手们、水手长、副船长都跑了，人们又围拢了过来。食堂老板站在那儿，比所有人都高出一截，他的举止仍像平时那样安闲，一言不发。

小兵又在厨房附近的木柴堆下坐下，手发着抖脱自己的靴子，接着开始拧包脚布上的水，实际上那包脚布是干的。水珠从他那稀稀拉拉的头发上滴下来。这惹得观众仰天大笑。

“不管怎么样。”他用又细又高的声音说，“我要打死这个坏小子！”

斯穆雷伊摀住我的肩膀，对副船长说了一句话。水手们于是把观众们赶走，等大家都走散，厨师问小兵：

“拿你怎么办才好呢？”

那一个默不作声，用恶狠狠眼睛盯着我，全身不停地抽搐。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立——正，伙计！”

小兵回答说：

“别闹了，这又不是在部队里。”

我看见厨师很尴尬，他那绷紧的脸松弛下来。他吐一口唾沫，领着我走了。我迷迷糊糊，跟在他身后，不停地回头看那小兵。斯穆雷伊不解地嘟囔说：

“这小子真是个宝贝，不是吗？没办法，他就是这种人……”

谢尔盖追上我们，神秘地低声说：

“他要拿刀抹脖子！”

“在哪里？”斯穆雷伊大叫一声，撒腿就跑。

小兵正站在仆人们的舱房门口，双手高举一把刀。这是一把剃鸡头、劈木柴用的。刀刃钝了，有许多缺口，像锯一样。观众站在舱房前面，瞅着这个小个子、湿头发、惹人发笑的人。他那张翻着鼻孔的脸像肉冻一样颤抖，他的嘴翻开来，嘴唇在跳动。他像牛吼似地说：

“这些刽子手……刽子手……”

我找了一个东西站上去，从人们的头上望过去，看着人们的脸。这些人有的在微笑，有的大笑，有的互相说：

“你看，你看……”

等到那个兵伸出一只干巴的、孩子一样的小手把衬衣塞进裤腰里，站在我旁边的一个很英俊的男子叹口气说：

“咳，要死的人了，还管裤子干什么……”

观众笑声更大了。谁也不相信小兵会自杀，我也不相信。斯穆雷伊看了小兵一眼，便挺起肚子朝观众那边闯过去，边走边说：

“走开，蠢货！”

他把这么多人都说成蠢货。他朝一大帮人跟前走过去，对他们叫喊道：

“各回本位，蠢货！”

这很可笑，可又很对：从早晨起，所有的人就合成了一个大蠢货。

他把观众驱散以后，走到那个小兵跟前，伸出了一只手。

“把刀给我……”

“给你就给你。”小兵说着，把刀刃向外递了过来。厨师接过刀，给我，把小兵推到了舱房里。

“躺下，睡觉！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小兵在一个吊床坐下，一声不响。

“他会给你送吃的和白酒来。你喝白酒吧？”

“喝一点……”

“你要当心，别招惹他。戏弄你的不是他，听见了吗？我告诉你：不是他……”

“可他们为什么纠缠我？”小兵小声问。

斯穆雷伊停了一下，不高兴地答道：

“哎，我怎么知道！”

他领着我一起到厨房去，在路上他嘟囔说：

“是啊……真是，他们都纠缠着这个宝贝不放！你看见那场面了吧？就是的，兄弟，人们是会把一个人逼疯的，会的……他们像臭虫一样叮住人不放！他们连臭虫都不如！比臭虫还要恶毒……”

我把面包、牛肉、白酒送到小兵那儿。他正坐在一个吊床上，身子前后摇晃着抽泣，像个女人。我把盘子放在一个小桌子上，说：

“你吃吧……”

“关上门。”

“关上门屋就黑了。”

“关上吧，要不他们会闯进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走了。我不喜欢这个兵，他丝毫没有引起我的同情和怜悯。这使我很为难，外婆多次教诲我说：

“要同情人，所有的人都不幸，所有的人都困难……”

“你送去了吗？”厨师问我，“哦，他在那里干什么呢？”

“他在哭……”

“这个……笨蛋！他哪能算一个军人！”

“我不可怜他。”

“哦？那又怎么样呢？”

“可应当同情人才对呢？”

斯穆雷伊拉住我的手，把我拉到他跟前，铿锵有力地说：

“人不能勉强自己去同情一个人，假装也不好，你懂吗？你不要养成这样的习性，变得优柔寡断，人要有自己的决定……”

接着，他推开我，阴沉地补充说：

“这里不是你呆的地方！哎，你抽烟吧……”

乘客们的行为使我十分激动，搞得我心里很乱。他们那样折磨那个兵，看到斯穆雷伊揪住那个兵的耳朵，居然高兴地大笑，我从这里面体会到一种说不出的污辱人、欺负人的味道。这种可恨又可怜的事怎么能让他们从内心里高兴呢？这种事有什么地方能惹得他们快活地大笑呢？

现在，他们又纷纷在低矮的帐篷下坐好或躺下。他们喝酒，吃菜，打牌，温和稳重地聊天，欣赏河景，好像一小时前打唢呐、起哄的不是他们。所有他们这些人又跟平常那样悠闲了。他们从早到晚在轮船上转悠，像蚊子或者阳光里的灰尘。后来，十几个人挤在轮船的甲板上，在胸前画着十字，下了船，到码头上。而码头上又有十几个人走上船来，同样被沉重的行李和箱子压弯了脊背，穿的是同样的衣服……

虽然人去人来，经常变换，可船上的生活丝毫也没有变化。新来的乘客讲的那是上批人所讲的那一套，无非是谈土地，谈工

作，谈上帝，谈女人等等，就连他们说的话也差不多。

“上帝叫我们逆来顺受，人只能忍受。这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这是命运……”

这种话听起来枯燥无味，让人生气。我不能忍受卑劣，我不会忍受任何人用恶毒的、不公平的、欺负人的态度对待我。我坚信而且感觉到我不应受到这样的待遇。连那个小兵也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待遇。或许他自己愿意做一个可笑的人吧……”

马克西姆被赶下船去了，其实他是个严肃善良的年轻人。卑鄙的谢尔盖反倒留了下来。这些事都不对。而且，那些乐于折磨人，把人折磨得要发疯的人，为什么老老实实的忍受水手们的训斥，忍受他们的责骂呢？

“你们挤到船边干什么？”水手长叫道，眯缝着那双好看而恶毒的眼睛，“你们把轮船都压扁了。走开，穿粗呢衣服的鬼东西……”

那些鬼东西们老老实实在地搬到对面的船边上去，可在那儿又像一群羊一样被驱散了。

“咳，你们这些该死的……”

晚上很热，在白天晒烫的铁皮帐篷底下躺着，闷热得透不过气来。那些乘客像蟑螂似的在甲板上四处乱爬，爬到哪里就睡在哪里。在轮船到达码头以前，水手们便来踢他们，把他们踢醒。

“喂，你们干什么躺在路上？滚开，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去……”

他们只好爬起来，睡意浓浓地被水手把他们推搡到别处去。

水手们和他们是一路人，只不过服装不一样，可他们却像警察一样指挥命令他们。

在这些人身上，首先引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安分守己，他们的胆小，他们带着忧郁的服从习惯。每当从这种服从的外壳里突然爆发出残忍的、荒唐的恶作剧的时候，人们就会感到那么奇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么可怕。我觉得这些人并不知道轮船要把他们送到哪里去，对于在哪里下船，他们更无所谓。不管他们在哪儿上岸，他们在岸上坐不了多久就会搭上这条或那条轮船，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有他们这些人都仿佛是一些行踪不定、孤独无靠的人，对整个个人间处处都很陌生。此外，所有这些人都胆小得如惊弓之鸟。

有一次，在过了午夜之后，轮船的机器里有个什么东西爆炸了，就像是大炮声。甲板立即被白云一样的蒸汽罩住，浓浓的蒸汽是从锅炉房里腾起，穿过所有的缝隙冒出来的。看不见人，却听到震耳欲聋的声音喊道：

“加甫利洛，拿红铅和毡子来……”

我正在锅炉房旁边的一张洗餐具用的桌子上睡觉。响声和震动惊醒了我，这时甲板上很安静，锅炉里的蒸汽正在翻腾，汽锤敲得更勤了。可一分钟之后，甲板上所有的乘客都用各种嗓子喊叫起来，使人感到恐怖。

在白色的浓雾（很快便淡了下去）中，许多没戴头巾的女人，头发蓬乱、睁圆了眼睛的男人乱跑乱撞。所有的人都拿着衣包、行李，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有的绊跤，有的摔倒，嘴里喊着上天，喊着圣徒尼古拉，互相扭打。这非常吓人，但同时也非常有趣。我跟着这些人跑来跑去，看着他们到底要干些什么事。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夜间的纷乱。很快，我明白是人们搞错了。轮船依然在行进，速度也没有减慢。右船舷外面，在很近的河岸上，一些割草人在燃篝火。一轮明月高照，夜色明亮。

可是甲板上的人却越跑越快。舱房里的乘客也纷纷从舱房里蹿出来。有个人跳到船外去了，接着又跳出去一个，以后又有人往外跳。有一条长凳钉在甲板上，两个农民和一个修士正把长凳的木板撬下来。在船尾，有人把一个大鸡笼子扔到河水里去了。在甲板中央，有一个农民跪在靠近船长桥楼的楼梯边，对那些跑来跑去的人磕头，狼一样的叫道：

“东正教徒们，我有罪呀……”

“给我一条小船，你们这些魔鬼！”一个穿着裤子光着上身的胖老爷叫道，不停地用拳捶打自己的胸部。

水手们跑来跑去，揪住人们的衣领，打他们的脑袋，把他们摔倒在甲板上。斯穆雷伊沉甸甸走来走去，里面穿着睡衣，外面披着一件大衣。他用低重的嗓音劝告人们说：

“你们应该害臊！你们发疯啦？这条轮船没往下沉，它还在水面上前进，对吧？瞧，那就是河岸！那些跳水的笨蛋，正被割草人一个个捞上来、救上来。他们就在那儿，你们看见那两条小船了吗？”

但是他对三等舱的乘客们却举起拳头，照着他们的脑袋一顿乱揍，他们不出一声，像口袋一样倒在甲板上。

骚乱还没有停下来，突然一个身穿斗篷的太太扑向斯穆雷伊，她一只手里拿着汤匙，挥到他的鼻子跟前，嘴里嚷道：

“你怎么敢打人？”

一个满身汗水的老爷，抵着自己的唇髭，拉住她，讨厌地说：

“你别管这个蠢货……”

斯穆雷伊张开他的双手，难堪地眨着眼睛，询问我说：

“这是怎么回事，啊？她跟我吵什么？真是怪事！我和她是第一次见面嘛……”

有个小个子农民，吸着鼻血喊道：

“嘿，这些人，简直是土匪……”

这一年夏天，我在这条轮船上看到两次骚乱，两次骚乱都不是由直接的危险引起的，只是害怕可能发生的危险。第三次是乘客们抓住两个贼，其中的一个装扮成朝圣的香客。乘客们背着水手，把他们揍了将近一个小时。水手把贼带走时，乘客们骂道：

“是啊，贼才护着贼！”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们自己就常常偷摸，当然要包庇贼了！”

这两个贼已被打得昏迷不醒。水手们在一个码头上把他们交给警察时，他们连站都站不住了。

这样的事发生过许多次。这种事使我很激动，同时也使我迷惑不解：他们究竟是坏人还是好人？是善良的人还是胡闹的人？他们为什么恶毒到残忍的地步，又温顺得那么可耻呢？

我经常向厨师请教这个问题，可是他喷出烟雾来，罩住自己的脸，每次都不耐烦地说：

“咳，你为什么这样操心呢？人就是这种样子……有的人聪明，有的人迷糊。你读书就会懂，别嘟囔了。只要是正经书，里面什么都写的……”

他不喜欢宗教书和圣徒传记。

“咳，这些书是给教士和他们的儿子看的……”

我想做一件让他高兴的事，计划送给他一本书。船到喀山码头，我上岸去，用5个戈比买了一本《一个兵救活彼得一世的传说》。可当时厨师喝多了酒，发着火，我不敢把这个礼物送给他，自己先把这本《传说》看了一遍。我很喜欢这本书，一切都那么简练、生动。我自信这本书会使我的教师高兴。

可是当我把这本书送给他时，他却一言不发，用手把它揉成一团，扔到了船外。

“这就是你的书的下场，笨蛋！”他阴郁地说，“我一直想把你训练成一条猎犬，可你老想找野食吃，为什么？”

他顿一下脚，叫道：

“这算是什么书？这些胡扯我都读过。这里面写的是什么是真事吗？好，你谈谈！”

“我不知道。”

“我可知道！一个人的头被人砍掉了，这个人就会从楼梯上摔下去，那别的人就不会再爬到那个干草棚里去。当兵的又不是

傻瓜！他们会放一把火，烧掉那些干草完事！懂了吗？”

“懂了。”

“就是，我知道沙皇彼得的事，这种事他压根就没碰到过！走吧你……”

我知道这位厨师的话是对的，可是我仍然喜欢这本小书。我又买来一本《传说》，读第二遍，才吃惊地认识到这本小书果然不好。这使我不好意思，此后，我更加注意，更加佩服这位厨师。可是不知什么原因，他越来越烦恼地对我说：

“哎，你应该去上学读书，这里不是你呆的地方……”

我也感觉到这里不是我呆的地方。谢尔盖太可恨了，我几次发现他偷走我桌子上的茶具，背着食堂老板卖给乘客。我知道这是偷窃。斯穆雷伊几次提醒我：

“注意，不要把你桌子上的茶具拿给服务员！”

另外还发生了许多对我不利的事情。我常想一到码头就离开轮船，跑到树林里去。可斯穆雷伊却把我留住了，他对我越来越亲密。这条船接下来的航行也使我着迷。它停靠码头的时候，却使人不愉快。我老是预想着马上会发生一件事，我们的轮船从卡马河开进别拉雅河，开进维亚特卡河，或者在伏尔加河上航行，那我就会看到新的河岸，新的城市，新的人们了。

但是这样的事并没有发生，而我在这条轮船上的生活却以一种意外的、可耻的方式结束了。一天傍晚，轮船正从喀山开往尼日尼，食堂老板来了，叫我到他的房间去一下。我走进他的房间里，他关上我身后的门。斯穆雷伊脸色阴沉地坐在一个毡面板凳上，食堂老板对他说：

“他来了。”

斯穆雷伊粗野地问我：

“你把餐具拿给谢尔盖了吗？”

“是他趁我没看到时，自己拿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食堂老板轻声说：

“他虽然没看见，可他知道。”

斯穆雷伊一拳头打在自己的膝盖上，接着骚了骚膝盖，说：

“等一等。您别着急……”

他开始思索。我看着食堂老板，他也瞧着我，可是我觉得他的眼镜里边好像没有眼睛一样。

他是个安分守己的人，走路从不出声，小声说话。有时他那褪色的胡子，空虚的眼睛从一个角落里出来了，但很快又消失了。临睡以前，他要跪在食堂里的圣像前很久，圣像前面点着一盏小小的长明灯，这是我透过他房门的鸡心形门锁孔看到的。我没能看到他怎样祷告，他总是跪在那里，看着圣像和小灯，叹气，摩挲胡子。

沉默了一会儿，斯穆雷伊问道：

“谢尔盖给过你钱吗？”

“没有。”

“从来没给过吗？”

“从来没给过。”

“他不会撒谎。”斯穆雷伊对食堂老板说。但老板声调不高地回答说：

“那也一样。就是这么回事。”

“咱们走！”厨师对我叫了一声，走到我的桌子跟前来，伸出手指轻轻地敲一下我的头顶，“傻瓜，我也是傻瓜，我本来应该留意你……”

在尼日尼，食堂老板付清我的工资，辞退了我。我领了将近8个卢布，这是我干活挣来的第一笔大钱。

斯穆雷伊和我告别的时候，忧虑地说：

“唉，是啊……以后办事要小心，粗心大意是不行的……”

他把一个小玻璃珠编成的彩色荷包塞到我的手里。

“给，拿去吧！这东西手艺很好，是我的教女送给我的……好，咱们再见吧！你要读书，这是最好的事情！”

他把双手插到我的胳肢窝底下，把我举起来，吻我，接着稳稳地把我放在码头的甲板上。我既舍不得他，又为我自己惭愧。我看着这个高大、孤独的人，迈着沉重的步伐，推开那些装卸工人，慢慢走回轮船上去的时候，我差点哭出声来……

后来，我碰到过多少像他这样善良、孤独而不屑与当时的生活同流合污的人啊！

7

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又搬到城里去了。我一想起别人把我当作一个贼，怒火就在心底燃烧，带着愤愤不平、寻衅滋事的情绪来到他们家里。

我的外祖母亲热地迎接我，忙去烧茶炊。我的外祖父依旧讥讽地问道：

“你攒了好多金子吧？”

“攒多攒少，那统统是我的！”我边回答，边在窗口坐下，并从衣袋里拿出一盒纸烟，得意洋洋、大模大样地点上一支。

外祖父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咧开嘴说：

“原来是这样，你吃上魔鬼的草了。不嫌早了点吗？”

“别人还送给我一个烟荷包呢！”我得意地说。

“什么？烟荷包！”外祖父尖叫着。又吼道，“你这是干什么？拿我开心吗？”

他绿色的眼睛冒着火光，伸出细而结实的胳膊冲我扑来。我跳起来，用头猛撞他的肚子，老头子就一屁股蹲在地上了。他瞅着我，吃惊地眨巴眼皮、咧开发黑的嘴巴。这样沉闷地过了会儿，他平静地问：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你把外公我撞倒的？是你把你母亲的亲爹撞倒的？”

“从前您也把我打得够狠的了。”我知道自己这样冲撞外祖父也是不成体统，就小声地叽咕了一句。

外祖父身板干瘦而轻巧，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坐在我旁侧。他手疾眼快，一下子夺过我手中的纸烟，扔出窗外，并且颤声说：

“你干这种事，一生一世上帝都不能饶过你！野小子，你明白吗？”没等我开口，他扭过脸冲外祖母叫，“你瞧瞧吧，老婆子，这小子竟敢打起我来啦！他，就是他，他打了我！你问问他！”

外祖母没有问我，径直走到我面前，用手抓住我的头发揪了几下，嘴里唠叨着：

“你干这种事，我非要让你受一受，让你受一受……”

我疼倒是不疼，可心里着实的委屈难受。特别是外祖父的举动更让人气愤：他蹲在椅子上，跳上跳下，一边笑一边用手掌拍着膝盖，并像乌鸦似地叫着：

“活该，活该……”

我挣脱掉外祖母的手，气愤地跑到前厅，在墙角躺下，听到茶炊呜呜叫，百无聊赖，心灰意冷，满肚子的怨恨、愤怒。

外祖母走到我跟前，弯下腰，凑到我耳边，用小的不能再小的声音对我说：

“你该原谅我，我是故意做做样子揪你的，又没把你弄痛。你知道，不这样，你外公不干。哎！你外公到底是个老人，你应该尊重他。他老朽得骨头都快断了，也有很多愁苦哇。欺侮他是不对的。你年纪不算小了，应当懂得这点，你会懂得这一点的……你外公变成一个小孩儿啦，真的，跟小孩子一模一样了……”

外祖母的话像热流暖着我的心。那关心爱护我的窃窃私语，

使我感觉又轻松又惭愧，我紧紧地搂着外祖母亲吻起来。

“孩子，你到外公那儿去吧，没关系的！只是不要一下子就在他跟前吸烟，以后等他慢慢适应了再说……”

于是，我就走到房间里边。看到我的外祖父，我差一点忍不住笑出声来。他果然像个小孩子那样，高兴得眉开眼笑，两条腿乱蹬乱踹，两只生满棕红色汗毛的小手不住地拍打桌子。

“怎么着，山羊？你又来撞人啦？哼，你个强盗！简直跟你爸爸一模一样！不过，你倒是个新派人物，走进屋子里来也不在胸前画一个十字，马上就拿出烟来抽。嗨，你啊，一钱不值的波拿巴！”

刚把话说完，他就疲乏地安静了下来。我一直没有吭声。谁料到喝茶时，他又开始教训我说：

“做人得敬畏上帝，如同马带笼头一样。在人间，除了上帝以外，没有其他朋友。人和人是不共戴天的仇敌！”

说人和人是仇敌，我倒认为有些道理，至于别的话，就不能使人心有所动了。

不多时，外祖父又说话了：

“你现在再去姨姥姥马特廖娜那儿好了。今年冬天你就在他们家里住，到明年春天你就到轮船上去。不过你现在最好别告诉他们说你春天就与他们分别……”

“噢，何必说谎骗人呢！”外祖母说。可就是她刚才还做样子揪我的头发，欺骗我的外祖父呢。

“人生在世，不骗人可没法混。”外祖父坚持他的主张，“谁活着能不骗人？那你就说说看！”

傍晚，外祖父坐下来念赞美诗，我同外祖母一起走出大门，来到旷野。外祖父现在住的小屋坐落在本城城郊卡纳特纳亚街背后。小屋很简陋，只有两个窗口。以前，在这条街的正面有外祖父自己的房子。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瞅瞅我们搬到什么地方来了！”外祖母说着就笑起来，“老头子搬来搬去，总也找不到合他心意的地方。就是现在这里，他也觉得不称心，可我倒觉得挺好。”

我们面前伸展开一片荒凉贫瘠的地带，大约有三俄里长，中间分布着一些山沟，尽头是喀山大道的桦树林带，长得茂密。山沟里伸出灌木丛的枝桠，像一根根鞭子，冷清清的落日余辉为它们涂上鲜血般的红色。凉风吹来，灰色的草茎晃动着。一些小市民家庭的青年男女也像那草茎，黑色的影子在临近的一条山沟的对面摇动。右边的远处，是旧教徒墓地的红色围墙，人称“布格罗夫斯基隐僧修道院”。左边的一条山沟上面，一片黑压压的树木，那儿是一个犹太人墓园。环视四周，一切都贫乏鄙陋，一切都默默地依偎着坑坑洼洼的土地。城郊那些小屋的窗子忽明忽暗，胆怯地瞅着尘土飞扬的道路，有些吃不饱而长得瘦小的鸡在这条道路上徘徊。处女修道院旁边走动着—群牲口，母牛哞哞地叫。军营里时而传来音乐声，铜号的声音尤其震耳。

一个醉汉走过来，手里疯狂地拉着手风琴。两腿摇摇晃晃，嘴里还不住叽咕着：

“我要去你那儿……没错……”

“这个小傻瓜。”外祖母眯缝着眼睛边看落日边说道，“你能去哪儿？一会你就会倒下睡着。你正做着梦，人家会把你的东西抢个精光……恐怕连这个用以消闷的手风琴也得丢掉……”

我一边给外祖母讲述我在轮船上的生活，一边张望四下。自打出外见过世面，这里就让人感到冷清、憋闷，总觉着自己像剪锅里的一条鲈鱼。外祖母就像我爱听她讲话一样，很是专注地听我说，一句话也没插。当我讲到斯穆雷伊的时候，她恭恭敬敬地在胸前画个十字，说道：

“他可是个好人，求圣母保——他这个好人！你要记住别忘了他。善人善事你要牢记，对那些恶人恶事，你不如忘掉算了

.....”

我对自己被人辞退的原因很难开口对外祖母说明，不过后来我终于一咬牙说了。这没给她多大触动，她只是淡淡地说：

“你岁数还小，还不会生活.....”

“人们都这么说，你不会生活。农民说，水手说，姨姥姥马特廖娜对她的儿子也这么说。那我要问，应该怎么样才算会生活呢？”

她努了努嘴，又摇头：

“谁知道呢？”

“那你还说呢！”

“我怎么不能说话？”外祖母平心静气地说，“你别着急生气，你还小，当然就不会生活。再说啦，有谁会生活呢？只有骗子才会。就说你外公吧，他人聪明又识文断字，可他也还是一点都不会生活.....”

“可你呢？你不自己一直生活得好吗？”

“我？一直生活得不错。可想起来，也有不好的时候。什么情况都遇上过.....”

一些人从我们面前不慌不忙地走过。身后则拖着长长的影子，脚下腾起的团团尘烟，淹没了影子。傍晚的沉闷气氛越来越浓重。外祖父的唠叨声从窗口飘出：

“天主啊，求你啦，求你不要发怒对我进行指责，也不要愤懑给我惩罚.....”

外祖母微笑了：

“他肯定把上帝惹得厌烦了。每天傍晚，他总要发牢骚，其实有什么可唠叨的？他人已经老了，还有什么可要求的，却老是不满诉苦，老是吹胡子瞪眼.....上帝也许听见他的唠叨，就会发笑：这瓦西里·卡什林又在嚼舌根了！.....咱们回去休息吧.....”

我决定以捕捉能歌唱的鸟雀作为职业。我认为这职业能让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填满肚子：我捉鸟，外祖母拿去卖就行。于是，我买了网子、圆环、捕鸟工具，做好鸟笼。终于有一天，天刚亮，我就坐在一条山沟的灌木丛里干起来了。我的外祖母拿着筐子和口袋，去树林里采摘残剩的蘑菇、绣球果和胡桃。

九月里疲沓懒散的阳光出来了。淡淡的阳光时而躲在云层里，时而露出来，仿佛一把银色的扇子铺开，落到山沟里我的身上。山沟底下还黑黝黝的，从那里升起深灰色的雾气。这条山沟，一边是高陡的粘土峭壁，乌黑而光秃，另外一边是比较平缓的斜坡，布满了衰败枯黄的杂草和茂盛的灌木。灌木丛中伸出黄色的、棕色的、红色的叶子。有的叶子被风吹落，就在山沟里飞舞。

这条山沟底下的牛蒡里，小金雀的叫声不时传来。细看，这些活泼的鸟的深红色头顶从乱蓬蓬的灰色草丛里露出。有的鸟见到我，好奇地在我周围叫个不停。它们可笑地鼓起两腮，飞来跳去，叽叽喳喳，如同库纳维诺区那些小市民家庭的青年妇女过节日的样子。它们灵活、聪明又居心不良，什么事都想知道，什么东西都要去碰一碰运气。于是，它们就一个跟着一个落进了捕鸟器。看着它们在那里边挣扎，我有些不忍心，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干的是用鸟换钱的营生，一种不能讲情面的工作！我拿来备用鸟笼，将捕鸟器里的鸟移到里边，再把鸟笼装进口袋。这些鸟在黑洞洞的袋子里就老实不动了。

一会儿，一群黄雀落在一簇山楂树丛里，阳光洒满树丛。黄雀沐浴着阳光，高兴地大声歌唱。瞧它们的神态，活像一群顽皮的小学生。一只贪婪、恋窝的伯劳鸟迟迟不往暖和的地方去，却站在野蔷薇柔韧的枝条上，用嘴梳理翅膀上的毛，那敏锐、黑色的眼睛寻觅着要捕捉的东西，发现一只丸花蜂，伯劳鸟像百灵鸟似的往上一飞，击中目标，又小心地把这只蜂插到一根树刺上。而后，它又立在树枝上，那狡猾的灰色小脑袋不住地转动。松雀

鸟很机警，不出声地飞了过去。我急切渴望捉到的就是这种鸟，要能逮住它，那该多好哇！一只孤独的灰雀在一棵赤杨树上站立，浑身通红，神态严肃地鼓着黑色的嘴巴叫嚷着，俨然一个大将军！

太阳升得越高，鸟雀来的越多，叫得也就越欢。山沟里充满了乐声。这乐声的主调是那风吹灌木丛的飒飒声，忧郁且动听，鸟雀的逞强好胜的喳喳声被淹没了。我从这声音里听到了夏季告别的歌声。这歌声，用那特有的韵律、特殊的词语向我低声诉说。蓦地，大脑的记忆违背我的心意，一段过去的经历如画在眼前清晰地显现。

我的外祖母在上边的一个什么地方叫道：

“你在哪儿呀？”

她在这条山沟的边沿上坐下，铺开一块头巾，放上面包、黄瓜、萝卜、苹果。在这一堆像是天上赐予的食物中，立着一个美丽的、多面棱状的小小的玻璃瓶。瓶子的瓶塞是水晶玻璃的，雕成拿破仑头像的形状，瓶子里装着一什卡利克重用金丝桃泡过的白酒。瓶子映着阳光闪闪发亮。

“这一切多么好哇，天主！”外祖母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说。

“我编出一首歌来了！”我大叫。

“真的吗？”外祖母很惊奇。

我就给外祖母念了几句类似诗歌的东西：

“冬天将来临，
树木更枯黄，
再见，我夏日的骄阳！……”

可是没等我唱完，外祖母就插嘴说：

“这样的歌是早就有的，不过可比你这个要高明好听的多。”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就像唱歌一样朗诵道：

“啊！夏日的骄阳已落下，
落进了漆黑的夜幕，
落进了远方的树林。
唉，撇下我姑娘一个人，
形影相吊，
失去了春日的欢愉……

早晨我来到郊外，
五月的游兴陡然忆起……
荒凉的原野愁闷地瞅我，
在这里我度过了青春期。
啊！我亲爱的女友们，
等那头一场大雪飘下，
你们就从我胸膛挖出我的心，
把它深埋在白茫茫的雪地下……”

我诗人的自尊心丝毫没有受到伤害。我很喜欢外祖母唱的这首诗歌，也很为歌里的姑娘伤心。

外祖母说：

“这歌在抒发悲伤。你看，这首歌准是一个姑娘编的，说她春天兴高采烈地玩，可还没到冬天她的心上人就抛弃了她，也许早就去找别的姑娘了。她从心底觉得委屈难受，就放声悲歌……你自己没有体验的事，就不会讲得如此真切动听。你看，她编得这首歌多好哇！”

外祖母第一次卖掉那些鸟，挣了四十个戈比，她惊讶得很。

“你看看！我原来还想干这营生不行，是小孩子家的玩意儿。

没到赚了这么多钱！”

“这还算卖得贱了呢……”

“真的吗？”

逢上集日，她卖鸟能挣到一个卢布，有时还不止这个数目。她越发惊奇了：这个不起眼的行当竟能赚这么多钱！

“一个女人整天给人洗衣服、拖地板，一天才挣二十五个戈比，你考虑一下吧！不过话说回来，干这个行当也不好：把鸟关在笼子里。阿廖沙，你别干了！”

然而我对捉鸟入了迷。我喜欢干这事，它使我自食其力，而且除了对付鸟以外，我又不给其他任何人添麻烦。后来，我配备了一套极好的捕鸟工具。我常常和一些年老的捕鸟人聊天，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東西。我往往独自出外捕鸟，是将近三十俄里远的路，去克斯托甫斯基树林，到伏尔加河岸上去。在那里，有交喙鸟，它们栖息在制桅杆用的松林中，还有一种颜色白白的、尾巴长长的美丽山雀，玩鸟的人格外珍爱它们。

我不时傍晚出门，沿着喀山大道走个通宵。有时被秋雨淋着，踩着深深的泥浆一步步向前。背上一个袋子，捕鸟器和诱鸟的笼子装在里边，袋子外面裹着一层胶布，手里拿着一根粗大的胡桃木手杖。秋天的黑夜阴冷可怕，实在吓人……道路两旁矗立着被雷电击过的老桦树，湿淋淋的枝条打着我的脑袋。左边山脚下乌黑的伏尔加河上，几艘晚班的轮船和驳船在航行，寥寥几盏灯光在桅杆上闪烁。这些船只的轮子在水里轰轰作响，汽笛呜呜呜呜叫，仿佛正驶向一个无底的深渊。

道旁乡村是农民的小木屋，一个个仿佛从生铁般的土地里立起来。一只疯狂饥饿的狗扑到我脚边来。一个守夜人敲击着梆子，战战兢兢地嚷道：

“谁在那里走动？说句夜里不该说的话，是什么人被魔鬼派到这儿来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一直很担心那套捕鸟工具被没收，所以身上总带着几个五戈比的硬币，随时预备送给那些守夜人。佛基纳村的守夜人跟我关系不错，见到我，总叹道：

“你又来了！哎，你啊，就是天不怕地不怕，一个闲不住的夜游神啊！”

他叫尼冯特，生得身材矮小，头发花白，看上去一个圣徒。他常从怀里掏出一根萝卜、一个苹果、一把豌豆，塞进我手里，说：

“拿着吧，朋友！我为你准备下这么一点小礼物，你吃了垫垫肚子吧。”

然后他把我送到村口的栅栏外面：

“那你走吧，求上帝保你！”

将近黎明，我才来到树林里。我把工具安置停当，将诱鸟挂在四周，就躺在林边空地上，等着白昼来临。四下里静悄悄的，一切都还沉浸在秋天夜晚的梦乡，纹丝不动。透过淡灰色的薄雾隐约可见山脚下辽阔的草场。草场被伏尔加河拦腰切断，但它们却顽强地爬过河，向四周伸展蔓延，消失进迷雾里。远方，光芒四射的太阳缓缓地从树林后面露出脸，在黑色的树顶上燃起了火焰。一会儿，一幅奇异的、令人激动的画面展开：草场上的雾气腾飞，阳光把它们染成一片银白色。一会儿，地面上就钻出了灌木丛、树木、干草垛。草场仿佛在阳光下融化了，向四面八方流去，色彩金黄里泛着深红。这时候，阳光来到了岸边，走进了水波不兴的河水里，那整条河似乎有了生机，河水争着涌向阳光照耀的地方。太阳越升越高，它欢天喜地，祝福万物。光秃而冻僵的大地在阳光下苏醒了，散发出秋天的甜香。清澈的空气使得大地广漠无垠，无限地向着远方扩展。一切都向远方飘去，召唤人们也奔向蓝色的大地边缘。在这个地方，我目睹太阳升起过几十次。每一次在我的面前总有一个崭新的世界诞生，充满了新奇的

美丽……

我特别喜爱太阳，甚至连太阳这个名字我也喜欢，它的音调可爱、响亮。我喜欢闭上眼睛，把脸沐浴到炽热的阳光下。每逢阳光从围墙或者树枝间利剑似地射来，我总高兴地伸出手去捧住它。我的外祖父敬仰那“不向太阳膜拜的米哈依尔·切尔尼果夫斯基公爵和费奥多尔大臣”，我却觉得这些人像茨冈那样肤色黝黑，而且为人奸诈，心肠歹毒，眼睛总是有病，像穷苦的莫尔多瓦人一样。看到太阳升到草场上空，我就情不自禁地、兴奋地欢笑。

在我的上边，针叶林叮铃叮铃响，那碧绿的树梢洒下滴滴露珠。树荫下，晨寒时分的白霜在图案般的蕨叶上发亮，像银白的锦缎。颜色棕红的杂草被露水压弯了腰，一动也不动。等到太阳的光辉洒到身上，就可看出它们在微微抖动，也许那是生命的垂死挣扎吧。

鸟雀醒了。灰白的煤山雀像毛茸茸的小球从这根树枝落到那根树枝。松树顶上站着火红的交喙鸟，正用弯弯的喙啄松球。那长相特别的白山雀在松枝的梢上摇摇摆摆，摇晃着长尾巴上的羽毛，它那小玻璃球似的黑眼珠怀疑地斜看着我张开的一面网。整片树林本来在一分钟前还在庄重地沉思默想，不知怎么的，突然间就听见千百只鸟雀的鸣声响彻树林，人世间充满了最纯洁的生物的忙碌。人类，尘世的美丽之父，正是依据它们的形像创造出了仙女、司智天使、六翼天使等许许多多的天使来安慰自己的。

看着这些小鸟，我有点不忍心捕捉它们，不好意思把它们关进鸟笼。我比较喜欢观察它们，然而最终还是那捕捉的嗜好和挣钱的欲望战胜了怜悯。

鸟雀的狡猾惹得我忍俊不禁。一只天蓝色的山雀先是专注、仔细地瞅着一个捕鸟器，明白这玩艺对它有危险，就侧着身子过去，动作灵活、平安地从捕鸟器的小棍之间伸进嘴去，叼走了麦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粒。这些山雀原本是很聪明的，只是好奇心太重，而这就毁了自己，投入罗网。那些神态尊严的灰雀却笨了点：成群地钻进网子里来，好比吃饱的小市民往教堂涌去。它们被捉住，还感到茫然、惊讶，瞪着眼睛，伸出粗大的嘴啄人的手指头。交喙鸟总是冷静沉着又大方庄严地走进捕鸟器。鸫鸟则跟其它的鸟完全不同，它很诡秘，在网子前总是站很久，摇动着长嘴巴，身子往后仰，粗粗的尾巴支在地上。它像啄木鸟一样，时常在树干上跳上跳下。这种烟色的小鸟有一点吓人的地方，因此除了跟山雀做伴外，似乎很孤独，谁也不爱理它，它也不理别人。它像喜鹊一样，对一些细小发亮的东西感兴趣，偷过来悄悄藏着。

将近中午，捕鸟结束。我穿过树林、旷野回家去。如果从大道走，穿过乡村时，那些野孩子和小伙子就会抢走鸟笼，把工具卸开，捣毁。这样的事我经历过。

我又累又饿地回到家时，已是黄昏。不过我觉得一天的时间我好像长大了，学到了一些新东西，变得更有力量了。正是这种新的力量，使我有可能是平心静气，没有愤恨地听完外祖父恶意的讥讽。外祖父看出了这一点，就有条有理地认真讲起来：

“你丢开这种无聊的营生吧，丢开吧！谁也不曾靠捉鸟混出个人模样来，没有，这样的事压根儿就没有，我知道！你应该先选择一种像样工作，一边干一边长脑筋。人活着不是为了干无聊的营生，人是上帝的种子，应当叫好种子结出果来！人好比就像一个卢布，只要转得开，一来二去，一个卢布就变成三个！你认为人活着容易吗？不容易，很不容易的！对人来说，世界就是黑夜，每个人都得给自己照亮一条路。上帝赐给每个人十根手指头，可是人人都想用自己的两只手多拿点。人就得亮出自己的实力，没有实力，那就得拿出狡猾来应付。谁又小又弱，下不了地狱，可也进不了天堂！看起来你是在跟大家一块儿生活，可是你得记住：你是孤零零一个人。谁的话你都要听明白，可无论谁的

话你也别相信。如果你只用眼睛粗略地一看就相信了，那就会把尺寸量错。你要少说话，房子和城市不是靠舌头而是靠卢布和斧子造出来的。你不是巴什基尔人，也不是加尔梅克人，他们的全部家当就只有虱子和绵羊了……”

外祖父能将这一类的话唠叨整整一个傍晚，我都能背下这些话。我喜欢这些话，可我对这些话的意义却不信服。这些话的含义很清楚，那就是揭示了阻挡人按自己的意愿生活的两种势力，就是那上帝和人。

外祖母在窗子旁边正坐着搓线，准备织花边，纺锤在她灵巧的手上嗡嗡作响。她听着外祖父说话，沉默了许久后，突然说道：

“一切都会变得像圣母所期望的那样。”

“你这是什么意思？”外祖父大叫，“上帝！我没有忘记上帝，我知道上帝！蠢老婆子，怎么啦，莫非上帝送到人间来的人都是傻子吗？”

……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最幸福的人就是哥萨克和士兵：他们的生活单纯、快活。遇上好天气，他们一大早就出现在我们房子前面的一条山沟那边，遍布在光秃秃的旷野上，像是些白色的蘑菇，然后开始玩复杂而有趣的游戏。他们灵活、强壮，穿着白衬衫，手里拿着枪，快活地奔跑在旷野上，后来钻进山沟里去，看不见了。忽然，一声军号响，他们又蜂拥到旷野上，口里呼喊“呜啦”，亮出刺刀，在粗犷的军鼓声中照直朝我们的房子冲过来，好像要把我们的房子从地上挑起，拆个稀烂，就像对付一个干草垛。

我也喊着“呜啦”，不顾一切地跟着他们跑。军鼓凶恶的颤音激起我心中一种强烈的愿望：很想毁坏一件什么东西，比如捣毁一道围墙，或者把一个小孩子痛打一顿。

休息时，那些兵送给我劣质烟草让我吸，把沉重的枪支拿给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看。有时候他们用枪刺对准我的肚子，故意恶狠狠地吼道：

“扎死这只蟑螂！”

刺刀闪闪发亮，像活动的蛇蜿蜒地爬着，向人扑来，这是有点吓人，不过倒也挺好玩。

鼓手是莫尔多瓦人，常教我用两根小棍击打皮革鼓面。开始他攥住我的整个手，把我捏得生疼，硬将小棍塞进我被捏痛的指头当中。

“你敲吧：一二，一二！特拉达达！敲吧，左手要轻，右手要重。特拉达达！”他睁大了眼睛，严厉地嚷着。

我跟那些兵一同在旷野上跑来跑去，直到训练结束。最后我送他们穿过全城，返回营房。我听着他们嘹亮的歌声，瞅着那些善良的脸庞，所有的脸都那么新鲜，如同刚铸出来的一个个五戈比的硬币。

一大群同样的人汇集在一起，汇融成一股力量，快活地穿过大街，这在人的心里引起一种跟它接触亲近的感情，使人很想如同投到一条河里那样投进去，如同走进一片树林那样地走进去。这些人全都无所畏惧，勇敢地瞧着一切，能够征服一切，想什么就会有什么。不过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都朴实善良。

但是有一次在休息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士兵送给我一支粗大的烟卷：

“你抽吧！这支烟好得很，我可舍不得送人，不过你是个好孩子，就不同啦……”

我点上这支烟卷，他退后一步。突然间，一团红色的火焰燃起来，照得我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我的手指头、鼻子和眉毛全被烫伤。一股带咸味的灰色浓烟呛得我连连打喷嚏，咳嗽。我眼花缭乱，心里害怕，在那儿不停地跺脚。那些兵把我围得密密层层，哄堂大笑，笑得又响又开心。我往家里走，听到身后是一片唢哨声和哄笑声。还有一种什么东西啪啪地响，如同牧人的鞭子

抽在什么上。我被灼烧的手、脸又是刺痒又是疼，直流眼泪。然而使我直正难受的倒不是皮肉的疼，而是一种沉重郁闷的惊讶心情：为什么他们这样对待我？为什么这样的事使那些善良的小伙子觉得如此开心呢？

我回到家里，爬上阁楼，在那儿坐了很久，种种残忍得没法说的事映进脑海，这样的事在我的生活道路上已经遇到过很多很多。我特别清晰鲜明地记着萨拉普尔城那个身材矮小的士兵。他站在我的面前，神气活现地问道：

“怎么样？你明白了吧？”

不久我又经历一件事，更让人难堪，更使人震动。

我常跑到哥萨克的一个地处彼切尔斯卡亚郊的营房。哥萨克似乎跟那些兵有所不同，这倒并非因为他们擅长骑马奔驰或衣服穿得漂亮，而是因为他们讲另外一种语言，唱另外一些歌，又会跳舞。通常到了傍晚，他们把马匹清理过以后，就在马房那里围上一圈人。一个身材矮小、头发棕红的哥萨克将那竖起的头发一甩，用很高的声音唱起来，好似一只铜喇叭。他使劲挺直身体，又轻声地唱着那静静的顿河、蓝蓝的多瑙河之类的悲伤的歌。他的眼睛闭着，像一只欧鹑鸟一样，那种鸟是常常唱到从树枝上摔到地上，死掉为止的。这个哥萨克敞开衬衫的领口，露出铜嚼环般的锁骨，而且看上去他浑身上下都像是铜铸的。他绷紧了两条细腿，身子摇摇晃晃，仿佛他脚下的土地在颤抖。他摊开两只手，闭着眼睛，歌声清脆，仿佛他不再是一个人，却变成号兵的铜号，牧人的芦笛了。我担心他好像会往后一仰，倒在地上死掉，像那欧鹑鸟一样，因为他已经把全部心血，全部力量倾注在歌上了。

他的同伴们在他的周围合成一个圈圈，把手插在衣袋里，或是背在宽阔的脊背后面。他们像教堂的唱诗班，神态严肃，从容不迫地唱着。这些人，不论是有胡子的还是没有胡子的，在这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时候，都仿佛一个个圣像：那么威严，那么超凡入圣。他们的歌犹如一条大道，那么长远，那么宽阔，又那么平稳，还充满着智慧。人听着这种歌，就会忘记一切，不知道时间是白昼还是夜晚，不知道自己是孩子还是老人！歌声渐渐停下来了，于是人听见了马儿因怀念自由的草原而发出的长吁短叹，听见秋天的夜晚悄悄地而又不可阻挡地从旷野拢过来。人的心胸就扩大，胀满不同寻常的种种感情，胀满对人和对世界的伟大而由衷的热爱，胀得要裂开了。

这个身材矮小像铜人般的哥萨克，在我心目中不是一个普通人，而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比普通人高大、完美的人，一个神话人物。我没法跟他讲话。每逢他问我什么话，我就幸福地微笑，腼腆地沉默着。我宁愿像一条狗似的紧随他的身后温顺地默默走着，只求能经常看到他，听到他的歌声就满足了。

有一次，我看见他站在马房的一个墙角上，将一只手举到眼前，细看着手指上的一个光滑的银戒指。他那美丽的两片嘴唇动着，短短的棕红色唇髭在颤抖，面容哀伤又委屈。

可是另外有一回，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我带着几个鸟笼子到了老草料场上的一家小饭馆。饭馆的老板非常喜欢会唱歌的鸟，他常买我的鸟。

那个哥萨克正在柜台旁的一个墙角里坐着，前边是一个火炉。他身旁有一个比他身材几乎高大一倍的女人。她那张圆脸像上等山羊皮似的发光。她用慈母般的目光看着他，神色之间带点忧虑。他喝得醉醺醺的，伸出脚去在地上蹭得沙沙响。大概碰疼了女人的脚，她颤了一下，皱起眉头，小声央求：

“别胡闹……”

那个哥萨克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的眉毛扬起来，可是很快又无力地落下去，他觉得焦躁，就解开军装和纽扣，露出脖子。那个女人将头上的头巾放下来，搭在肩膀，把一双结实的白手放在

桌子上，指头交叉抱成一堆，抱得紧紧的，以至手指头都发红了。我越看他们，就越是觉得他是一个在慈母面前犯了错的孩子。她对他又亲热又责怪地讲着什么，他却越发发窘沉默，似乎对于这种责备无言以对。

忽然，他像被什么东西扎痛了似的站起来，把军帽歪戴在头上，帽檐低低地拉到额头，再伸出手把帽子拍了一下，没扣上衣服纽扣就往门口走去。那个女人也站了起来，对饭馆老板说：

“我们立刻就回来，库兹米奇……”

人们用笑声和开玩笑的话送走他们。不知是谁说了一句，那语调低沉而严峻：

“这个‘引航员’会回来的，准给她点颜色瞧瞧！”

我跟踪着他们走去，相隔大约十步远。摸着黑，穿过满是污泥的广场，向伏尔加河的高陡的岸坡走去。我听见他们的脚把污泥踩得咕唧咕唧响。那女人声音不高，带点恳求的口气问他：

“您到哪儿去啊？是啊，您到底往哪儿去啊？”

我紧随其后，踩着污泥走着，其实这并不是我回家去的路。走到岸坡的便道，那个哥萨克就站住了，从女人跟前向后移动一步，突然挥拳朝她劈头盖脸打来。她又惊异又害怕地叫起来：

“哎呀，这是干什么？”

我也吓坏了，径直冲他们跑过去。那个哥萨克横着抱起那个女人，将她抛到栏杆外的斜坡上，他自己也跟着跳过去。他们两个人合成漆黑的一团，顺着岸坡的草地滚下去。我愣住了，僵在那里，只听见从下边传来的扭打声和衣服的撕裂声。那个哥萨克野兽般地吼叫着，那女人却压低喉咙，断断续续地嘟囔：

“我要喊了……我要喊了……”

她高亢而痛苦地呻吟一声，随后就沉寂了。我伸手摸到一块石头，把它扔下去，听见杂草沙沙地响起来。广场上一家酒店的玻璃门砰地一声响，一个什么人叫了声“哎呀”，大约是倒在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地上。随之一片寂静，而这种寂静有点可怕，仿佛它要借助什么力量给人以恐吓。

一大团白东西从坡沟上起来，它哽哽咽咽，气喘吁吁，慢腾腾、不稳当地爬上来。我认出来它就是那个女人。她四肢挨地，像绵羊似地爬着。她的上身直到腰部都是赤条条的，两个大乳房垂下来，看上去好像成了三张脸的人。后来，她爬到栏杆这儿，和我紧挨着坐下，不停地喘气，像是一匹害肺气肿的马。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白净的皮肤上沾着污泥的黑斑点。她哭着，用手整理着自己凌乱的头发，并且像猫洗脸似地擦掉脸上的泪水。她一眼看见我，就轻轻地叫了一声：

“天主啊，你是谁？走开，你这个不要脸的家伙！”

我却无法走开，我既惊讶，又痛心苦恼，完全愣在了那儿。我不禁想起外祖母的妹妹说过的话：

“女人是一种力量。就连夏娃都曾欺骗过上帝……”

这时候，女人站起来，拉起衣服的碎片遮住自己的胸部，结果却露出了她的两条腿，然而她还是很快地走开了。那个哥萨克从岸坡底下走上来，在空中挥舞着几片白色的碎布，低声打了一个唿哨，停下来又听一下，用快活的声音嚷着：

“达莉雅！怎么样？哥萨克总是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你当我是真的喝醉了吗？不对，我是装出来给你看的……达莉雅！”

他站得很稳，并且声调听起来既清醒又讥诮。说完，他弯下腰去，用那些碎布片擦自己的鞋子，接着又嚷起来：

“喂，你把这件上衣拿去……达莉雅！别装腔作势了……”

紧接着，这个哥萨克吐出了一个侮辱女人的词。

我在一堆碎石块上坐着，听着这个人说话，这个在寂静的夜空里独一无二的响声，它是那样地盛气凌人。

广场上路灯的火苗在我的眼前跳动。右边，在那乌黑的一片

树林当中，一所贵族女子中学的白色房屋耸立着。那位哥萨克懒洋洋地吐着一连串的脏话，挥舞着白色的破布片，向广场走去，终于像一场恶梦似的消失不见了。

下边，岸坡底下的水塔处，有一个排气的烟囱呼呼地喷气。一辆出租的四轮马车沿着斜坡走着。四下里一个人影也没有。我闷闷地在斜坡上边走着，手里攥着一块冰凉的石头，一直没来得及把它摔到那个哥萨克身上去。在胜利者乔治教堂附近，一个守夜人拦住我，气势汹汹地问我是什么人，背上的袋子里装着什么东西。

我对他详述了那个哥萨克的事。他大笑起来，叫道：

“实在太妙了！老弟，哥萨克是有办法的人，咱们可比不上！那个小娘们儿是条母狗……”

那人笑得岔了气。我一面向前走，一面琢磨：这事究竟有什么好笑？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我又想，这种事万一我的母亲，我的外祖母碰上，那可怎么得了？我心中不禁感到一阵战栗。

8

下雪了，外祖父再一次领我去了外祖母的妹妹家。

“这对你没有什么不好，没有什么不好。”外祖父对我说。

这年的夏天，我经历了很多的事，似乎觉得自己一下子成熟了好多，年龄比原来大多了，脑袋比以往聪明多了。可是也就是在这段时期里，我感到那东家却越发沉闷乏味。他们由于吃得太多而肠胃失调，常常生病，互相讨论病情。老太婆仍旧那么凶狠可怕地向上帝祷告。年轻的女主人生活过小孩后，身体变瘦小了，可走动起来依旧那么慢慢腾腾、大摇大摆。她给孩子做衣服的时候，嘴里反复地哼着一首歌：

“斯皮利亚，斯皮利亚，斯皮利亚，
我亲爱的小兄弟，斯皮利亚，
我自己在一辆小雪橇上坐下，
让斯皮利亚站在身后的脚蹬上……”

这时候如有人进入房间，她立刻停住歌唱，生气地嚷：

“你来干什么？”

我相信她除这首歌以外，一首歌也不会唱。

傍晚，东家几口人把我叫到他们的房间，命令似地说：

“过来，讲一讲你在轮船上的生活！”

我坐在厕所门口一张椅子上讲起来。目前这种生活处境是别人不顾我的意愿强制让我接受的，毫无疑问回忆另外一种生活就成为一件愉快的事。我讲得入了迷，忘了听众，然而得意没有持续多久，那些从来没坐过轮船的女人向我发话了：

“恐怕总有点可怕吧？”

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可怕？

“可轮船到了水深的地方，万一沉下去了呢？”

我的东家哈哈大笑。我懂得轮船在水深的地方不会沉下去，可就是无法让那两个女人信服。老太婆认为轮船像陆地的大板车，靠两个轮子在河底滚动前进，绝对不会浮在水面。

“既然是铁做的，那怎么能浮起来？一把斧子在水里还浮不起来呢！”

“勺子不是就沉不下去吗？”

“这怎么一样！勺子那么小，中间又是空的……”

我讲起了斯穆雷伊和他的书，她们就用异样的目光瞧着我。老太婆说书是蠢货和邪教徒编出来的。

“那么赞美诗呢？大卫王呢？”

“赞美诗是圣书，况且大卫王为赞美诗请求上帝宽恕过。”

“这话在哪儿写着？”

“在这，在我的手巴掌上写着。我要给你后脑勺一巴掌，让你知道知道这话在哪！”

她不论讲到什么都很有把握，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而且总是讲得很离奇。

“在彼丘尔卡街上一个鞑靼人死了，灵魂就从嗓子眼儿流出来，那灵魂黑得像煤焦油一样！”

“灵魂是一股气。”我说。可是她鄙薄地反驳：

“鞑靼人的灵魂也会这样？你别犯傻了！”

年轻的女主人对书也有成见：

“看书是有许多害处的，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我们的格烈别希卡街，就有一个上层社会的姑娘着迷似地看书。结果看得对教堂一个助祭产生了恋情。那个助祭的妻子可真叫厉害呀，就在大街上，当着好多人的面，把那姑娘狠狠地羞辱了一番……”

我说话不时引用斯穆雷伊书上的字眼。他的一本没头少尾的书，上面写道：“认真说来，火药不是什么人发明的。它的出现是漫长的一系列细微的观察发现的结果。”

我也不知为什么，就把这句话牢牢地记住了，“认真说来”这一词语，我十分喜欢，感到它很带劲。可偏偏就是它给我带来了很多的灾难，而且是可笑的灾难。世上也确实存在这种灾难。

一次，东家要我给他们再讲一些轮船上的事，我说：

“认真说来，我已经没什么可讲的了……”

他们听了一惊，乱叫着：

“什么？你说什么？”四个人不无善意地大笑，仿效着我的腔调说：

“‘认真说来’，啊，圣教徒呀！”

东家揶揄我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要的这套玩意儿可不咋的呀，怪人！”

从那时起，他们就给我起了这么一个诨号，且叫了很久：

“喂！‘认真说来’！应该把孩子床下的地擦干净；‘认真说来’……”

这种毫无道理的嘲弄并没有使我生气，却让我感到万分惊讶，不可理解。

我生活在一种使人郁闷烦躁、头昏脑胀的氛围里。为了排遣这苦闷，我就尽量多干活。活是不愁没有的：这家人刚添了两个小孩，用的保姆又都没被主人看中，不时更换，我就得忙着照料孩子，尿布天天洗，每个星期到宪兵泉洗一次衣服。在那儿，洗衣女工们总嘲笑我：

“喂，你怎么干起娘们儿家的事来了？”

有时她们惹急了我，我就把湿衣服拧成一粗股抽甩她们。她们也加倍回敬我。尽管如此，同她们在一起是快活有趣的。

宪兵泉的泉水从一条深沟的底下流过，注入奥卡河，那条沟隔开了这个城和以古神雅利洛为名的原野。悼亡节来临的时候，本城的小市民到那原野上去游玩。外祖母说她年轻的时候，人们还信奉雅利洛，给他献祭：把浸透树脂的麻絮缠在轮子上，点上火，大家喊叫着，歌唱着，把它滚下坡去，看这个燃烧的轮子能否滚到奥卡河里去。假如滚了进去，人们就相信雅利洛神接受了献祭，这年的夏天就会阳光明媚，人人幸福。

那些洗衣女工大部分是雅利洛人，神态活泼、口齿伶俐。城里的生活，她们样样耳熟能详。她们讲的那些雇她们做工的商人、文官、武官的事，听来很有趣。冬日在一条小溪的冰水里洗衣服，那可是一份苦差事。所有女人的手都冻得皮开肉绽。那里有一个不遮风挡雪的破旧棚子，溪水流进棚子里的一个木槽，那些女人就弯下腰，凑着那个木槽洗衣服。她们的脸冻得通红，生了冻疮。湿的手指头经严寒袭击，僵得都打不过弯。泪水不断地

从眼眶溢出来。可是这些女人聊起天来却口若悬河，互相报告着各式各样的事情，用特别泼辣的态度对待一切人和一切事情。

最健谈的当属娜达丽雅·柯兹洛甫斯卡雅。她三十多岁，身体结实，朝气蓬勃，眼睛里含着讥诮的笑意，舌头特别灵活而尖刻。她得到所有女伴的器重，谁有什么事情都找她商量。大家尊敬她，由于她干活利索，衣服整齐，还因为她把女儿送到一所中学里去读书。每逢她弯着腰，背着两筐湿衣服，沿着一条滑溜的小路从坡上走下来，人们就高兴地迎接她，关心地问道：

“你的女儿怎么样了？”

“她挺好，谢谢。她正在读书呢，谢天谢地！”

“瞧着吧，往后她会做个太太的。”

“我就是为这个才送她去读书的。那些细皮嫩肉的老爷太太都是打哪儿来的？都是我们从这种人当中来的，从这块黑土里来的，除此之外，还能从哪儿来？学问越大，手就越长，拿着的东西也就越多。谁拿到的多，谁的工作就体面，谁就受到人们的敬重。上帝将咱们送到人间来的时候，咱们都是些无知的人，待要咱们回去的时候，都得成为聪明的老年人才成，可见人人都要有学问！”

她讲话既有条理又充满着信心，人们听着很专注，谁也不开口。不管当面还是背后，大家都称赞她，为她的勤劳能干，为她的聪明头脑而惊叹。可是谁也不把她作为榜样去做。她用一双靴筒的旧皮子缝成上衣的两只套袖，免得洗衣服时把袖子捋到胳膊肘和沾湿衣袖。大家都说这办法好，可没人照着做。临到我照着做了，她们反而讪笑我：

“嗨，你大小伙子，跟人家娘们儿学聪明！”

谈论起她的女儿，人们又说：

“好神气呀！嘿，往后想成为一个太太，哪有那么容易的事？说不准啊，或许她学不到头，或许她半路就死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过话说回来，有学问的人也不见得都过得舒服。比方说巴希洛夫家的女儿就是一直上学读书，结果当了个教员。嗯，当了教员，那可就要做老姑娘了……”

“那还用说！其实娘们儿家不识字也不要紧，只要有点什么长处就行，就不愁嫁不出去……”

“娘们儿家的聪明可不在脑子里……”

听她们这样放肆地谈自己，我感到又奇怪又别扭。我知道水手们、士兵们、掘土工人们怎样谈论女人。男人相互间总夸耀自己怎样地巧骗女人，同女人的关系怎样维持得更久。我感觉他们对娘们儿家不怀好意。可男人们讲到他们胜利的时候，那夸耀的腔调中的那一种味道，足以使我认为他们话里的虚构多于真实。

洗衣女工们彼此之间缄口不谈自己的爱情故事。但从她们谈男人的一切话里，我能品出一种讥讽而恶毒的感情。我想这句话也许不错：女人是一种力量！

“男人们不管怎样转来转去，不管跟谁要好过，最终还是回到娘们儿身边来，跑不了的。”娜达丽雅有一次说，于是只听到一个老太婆用伤了风的嘶哑嗓子嚷道：

“此外还能去什么地方呢？修道士也罢，苦行僧也好，仍然会脱离上帝，往咱娘们儿这儿跑……”

她们在沟底里，在那个冬天的厚实洁净的白雪都遮不严的肮脏破陋的棚子里，在呜咽般的泉水声和湿衣服的拍打声中高谈阔论，不知羞耻而又恶毒地讨论着一切人种、一切民族都会产生的那种秘密。她们那些话引起我心中的恐惧，我的思想和感情对于四周层出不穷的“恋爱”避之惟恐不及。从那以后，“恋爱”这个概念，在我大脑里就同那种肮脏淫秽的东西联系在了一起。

不过话说回来，在沟里跟洗衣女工在一起，在厨房里跟勤务兵在一起，在地下室里跟掘土工人在一起，还是比在家里要有趣得多。家里人的话语、思路、事情总是千篇一律，异常单调呆

板，只能引起人沉郁愤闷的情绪。我的东家一家人生活在一个周而复始、无法摆脱的魔圈里，无非是忙着做饭吃啊，赶快铺床睡啊，不然就要生病啊。他们谈论人的罪过，讲人的死亡，而且对死很恐惧。他们挤在一处，仿佛磨盘上的麦粒，随时等着自己生生地被轧碎。

空闲时，我就到板棚里劈柴，很想一个人独自呆着。然而这是极难办到的。那些勤务兵经常到这儿来，和你谈院子里的事。

到板棚里找我最多的是叶尔莫兴和西多罗夫。叶尔莫兴是卡卢加人，身材高，背有点驼，周身布满又粗又硬的青筋，脑袋很小，眼睛无光。他性情懒散，动作迟缓而僵硬，笨得惹人生气。他一看见女人，就像牛似的叫起来，身子向前倾，仿佛要扑倒在女人脚底下。他能很快地征服那些厨娘和女仆。全院的人都惊讶、嫉妒他的本领，并且对他那熊一般的力气感到恐惧。西多罗夫是土拉人，瘦得皮包骨头，神色总戚戚惨惨的，说话声音低低的，就连咳嗽也不敢放大声。他的眼睛战兢兢地闪光，总爱瞧着阴暗的角落。他常常低声讲一件什么事，或者呆坐在一处不吭声，然而无论怎么样，眼光总停留在一个最阴暗的角落。

“你在瞧什么？”

“那儿也许会钻出一个老鼠……我喜欢老鼠，静悄悄地跑来跑去，怪好玩的……”

我帮勤务兵们写家信，寄回他们的家乡。我还帮着他们写情书。我喜欢干这样的事情。特别帮西多罗夫写信更让人感到愉快。每逢星期六他必定给住在土拉的妹妹发封信。

他把我邀请到他的厨房里去，在一张桌子旁挨着我坐下，用两个手掌使劲揉他留着短头发的脑袋，凑着我的耳朵小声说：

“好，你写！开头嘛，还是开始那一套：我亲爱的小妹妹，祝你长寿等等，还是那一套！然后你再写：你寄来的一个卢布收到了，只是你不该寄给我。我谢谢你。我们生活的挺好，什么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缺。其实我们生活得并不很好，跟狗一样。哎，不过你可别写这些。你只写，挺好！她年纪小，才十四岁，何必让她知道这些呢？然后，你再按人家教的那样去写吧……”

他的身子压住我左边的肩，带着一股发热的口臭气凑近我的耳朵呼吸，固执地小声说下去：

“叫她别让小伙子搂抱她，摸她的乳房，千万千万让她记住。你再写：要是有人对她说亲热的话，让她别相信。这是想欺骗你，糟踏你……”

他为使劲忍住咳嗽而把原本灰色的脸憋得通红。于是鼓着腮帮子，眼睛里充满着泪水。他在椅子上总是不安地晃动，不停地碰我。

“你净碍我的事！”

“没关系，你写吧……最最不能相信的就是那些老爷们，他们一下子就能把一个姑娘骗到手。他们能说会道，什么话都编得出来，你一听信他们的话，那你就只有到窑子里去的份儿了。要是你攒了一个卢布，你可要交给教士。他如果是个好人，会给你保管好。不过呢，最好还是你自己把它埋在地下，千万别让外人看见，可你自己千万要记住埋的地方。”

通风小窗铁枢纽的尖叫声，伴着这样的低语声，使人心里异常悲凉。我们所在的这个厨房，已经脏得不成样子，大灶的炉门被烟熏得墨黑，食器柜满是苍蝇屎，臭虫到处都是。油煎气、煤油气、柴烟气弥漫整个屋子。炉灶上的劈柴地响，是好些蟑螂在那儿爬来爬去。一股愁闷的情绪涌上我的心头，我十分可怜这个兵，可怜他的妹妹，眼泪几乎流了下来。难道人就得这样生活吗？难道这样生活好吗？

我只顾往下写，不再听西多罗夫的低语声了。我写道：生活是多么乏味，多么让人心烦啊！他就叹一口气，对我说：

“你写了很多，谢谢啦。这一下子她就会明白应该害怕什么

了……”

“什么也用不着害怕！”我生气地说。其实我自己也害怕许多东西。

西多罗夫笑了，咳嗽几声后说道：

“你真是个怪人！怎么用不着害怕呢？那么对老爷们呢？对天主呢？该怕的多着呢！”

他收到妹妹寄来的信后，总心神不定地请求我：

“劳驾，你赶快念……”

他逼我一连念上三遍。而那信写得字体潦草，简短空洞，简直让人有些生气。

他为人善良温和，可是他对待女人却跟别人一样，像狗那么粗野而简单。我有意无意地观察过这类关系，发现它们从开头发展到结束快得惊人而且快得可恶。我亲眼目睹西多罗夫怎样在女人面前诉说他的兵士生活是如何的痛苦，以激起女人善良的情感，他怎样用亲热的谎话使得女人陶醉。可事过以后，他对叶尔莫兴说起他的得意，却嫌恶地皱起眉头，啐唾沫，好比吃了苦药似的。这伤了我的心，我气愤地问这个兵：为什么人们都欺骗女人，对她说谎，然后又嘲弄耍笑她，把她从这个人手里转到那个人手里，而且经常打她？

他只是微微地笑，说：

“对这种事，你不应当有兴趣。这种事是不好的，都是罪过！你还小，这种事对你来说还嫌太早……”

可是有一次，我得到了他比较明确的回答。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的话。

“你以为她不知道我在骗她吗？”他眨一下眼睛，咳嗽着说，“她知道！她自己就希望人家骗她。干这种事没有人动真情，这简直是谁都害臊的事。两人间谈不上爱，无非是找个乐子罢了！这种事太让人害羞了。喏，你等着吧，迟早你会明白的！这种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非晚上干不可，白天就得在暗处，在堆房里干，对了！谁干了这种事，上帝就把谁从天堂驱逐。谁干了这种事，谁也不快活……”

他讲得那么动听，那么忧郁，那么忏悔，让我对他的事情稍微谅解了一点。我对他比对叶尔莫兴亲近得多。对叶尔莫兴，我很痛恨，想方设法嘲弄他，惹他生气。我达到了目的，他为此常不怀好意地满院子追赶我，但很少如愿以偿，因为他身体不灵便。

“这种事是禁止的。”西多罗夫说。

讲到禁止这种事，我可知道，可说人们干了这种事会不快活，我就不相信。我固然看见他们不快活，但我之所以不相信，是因为我不止一次地观察到相爱的人们，那眼睛里充满着不同寻常的神情，人也变得无比善良。每当我看到这些，心情就感觉愉快。

可是话虽如此，我至今都记得，当时的生活让人从心底觉着越来越无聊、残酷，永远凝固在我天天看见的那种形式和关系之中了。除了这种生活，这种每天无法避免地出现在眼前的生活，我都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生活了。

但是，那些兵对我讲起的一件事，却使我心里不平。

这个院子里有一户人家，男的是本城一家上等成衣店的裁剪师傅，他为人安分谦和，属于非俄罗斯民族。他有一个娇小的妻子，天天呆在家里看书。他们没有儿女。在这个声音嘈杂的院子里，在那些挤满醉汉的人家当中，这两个人生活得安静，无声无息。他们从不接待客人，也从不到什么地方去，只是逢节假日才到剧院去看戏。

那个丈夫早晨出去上班，傍晚很迟才到家。那个妻子像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每个星期有两个白天到图书馆。她身子有点摇晃，仿佛腿有点瘸，在堤坝上踩着碎步行走，像中学生那样用

一根皮带拴着些书，提在手上。她小小的手上戴着手套，人看上去那么单纯，好看，新颖，干净。她生就一张乌脸，配着一对灵敏的小眼睛，周身上下漂漂亮亮，好比镜台上的一个小瓷人。据兵们说，她右边胸部缺一根肋骨，所以走路才那么古怪地摇晃，不过我倒觉得这样非常好看，并且很快把她和院子里其他的妇人们，那些军官的太太们区别开来，另眼相看了。那些太太们尽管说话嗓门大，穿的衣服花花绿绿，衬着很高的裙垫，可是都显得陈旧不堪，就像是放在阴暗的堆房里，混杂在各式各样没用的东西中间，放得过久而被人遗忘了似的。

全院的人都认为裁剪师傅的这个娇小的妻子因为看的书太多，把脑筋看坏了，呆头呆脑的，连家务也不会管，只好由丈夫自己上市场买菜，自己向厨娘交待午饭和早饭该做什么菜。那个厨娘是非俄罗斯民族的，神色阴沉，一只眼睛红红的，泪流不断，另一只眼睛是一条粉红色的细缝。据说，这个太太猪肉和牛肉也分不清，有一次把辣根当成香芹菜买回家，大丢面子。你想想，这情形该多糟糕！

他们这三个人如同外人住进了这里，像是无意间闯进这个庞大养鸡场的一个笼子里来了。这情形使人想起那些山雀，为了躲避严寒，通常飞进人家的通风小窗，由此落到人们肮脏闷热的住宅里了。

突然，那些勤务兵告诉我说，那些军官老爷正在打这个裁剪师傅的娇小妻子的主意，玩一种恶毒的侮辱人的把戏。他们几乎每天由一个人给她写封信，转交到她手里。信上写着 he 怎样爱她，写着 he 为了这爱是如何的痛苦，写着她是多么美丽。她就给他们写回信，请求他们不要打破自己的宁静，自责惹得他们痛苦，祈祷上帝帮助他们不要再爱她。收到信后，那些军官们就聚在一起读，讪笑这个女人，然后一起再编一封信，由一人出面交给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些勤务兵讲这事时，笑个不停，嘴里还不断骂裁剪师傅的妻子。

“这个倒霉的傻娘们儿，瘸家伙。”叶尔莫兴用男低音说。西多罗夫就轻声敲边鼓：

“哪个娘们儿受骗，那是她自愿。她心里对一切都明白……”

我就不相信那个裁剪师傅的妻子明白别人在耍弄她，就决定把这事马上告诉她。我留心观察，趁她家的厨娘到地下室里去的当口，就从后门的一道楼梯跑到小女人的住宅里，闯进了她家的厨房。那里没有她，我就走进了另一个房间，正好她在那里。她坐在桌子旁边，一只手拿着一个沉重的金色茶杯，一只手正翻着书。看见我她吓了一跳，把书按在了胸口上，用不大的声音问：

“是谁呀？阿芙古斯达！你是什么人？”

我又快又不连贯地对她讲述起来，想她可能会把那本书或者那个茶杯摔到我身上。她坐在一把深红色的大圈椅上，穿一件蓝色的家常长衫，下摆缀着穗子，领子和袖口镶着花边。肩膀上披着波浪般的淡黄色长发，像教堂圣障中门上的一个天使。她背靠在椅背上，圆眼睛睁得大大的，开始是生气地瞪着我，后来转为惊讶，笑容浮现了上来。

等到我把话统统讲完，而且失去了来时的勇气，回转身往门口走去的时候，她对我喊了一声：

“站住！”

她把那个茶杯放在托盘上，将书丢在桌子上，两个手掌合在一起，用成年人那低沉的语调开口说话了：

“你是个多么奇怪的孩子啊！你走过来一点！”

我顺从地小心地走过去。她拉住我的手，伸出又小又凉的指头抚摸我的手，问道：

“不是有人指使你来对我说这些话的吧，不是吧？嗯，那很好。这我看得出来，我相信这主意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她松开我的手，眼睛闭着，拉着长音低声说：

“那些下流的兵，原来是这样！”

“您最好搬个家。”我郑重地劝告她。

“为什么？”

“他们会把您折腾死的。”

她愉快地笑起来，接着问道：

“你上过学吗？你喜欢看书吗？”

“我没有时间看书。”

“如果你喜欢看，那总找得出时间。好，谢谢你！”

她对我伸过来捏成一小撮的手指头，那里面夹着一个银币。我不好意思收下这个冰凉的东西，但又不敢回绝她，只得在走时把它放在楼梯栏杆的一个小圆柱上了。

这个女人给我留下深刻而新颖的印象。我眼前似乎燃起了一片朝霞。我连着好几天生活在欢乐之中，回想那个宽绰的房间，回想房间里那个裁剪师傅的妻子，穿一身天蓝色的衣服，宛若天使一般。她周围的一切是那样出奇的美丽。她脚底下是一块金黄色的地毯。冬季的阳光透过银白色的玻璃窗子射进来，依偎在她身上。

我寻思再去见一见她。如果我去，向她借一本书，那会是怎样的情形呢？

我这样做了，在原来的地方又见到了她。她手上仍旧拿着一本书，可是一块棕红色头巾捂着半边脸，一只眼睛浮肿着。她拿给我一本黑封面的书，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句什么话。我拿着那书愁闷地走了，书上有杂酚油和茴香粉的气味。我把书藏在阁楼上，用一件干净的衬衫和一张纸把它包好，害怕东家那些人把它拿走扯碎。

我的东家订着一份《田地》杂志。那是为了看其中刊登的服装样子，为了得到附赠的画刊，而不是为了学习阅读的。他们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画片后，就把它扔在寝室里的柜子顶，年底把它们合订成一本，放在床底下，而这张床底下已经放有三本《绘画评论》了。每当我擦洗这个寝室的地板，脏水就流到这些书底下去。我的东家订着一份《俄罗斯邮报》，到了傍晚他读这份报，常常骂道：

鬼知道他们写这些东西干什么！无聊透顶……”

星期六那天我到阁楼上晾衣服，想起那本书，就将它拿出来翻开，读了开头的一行：“家庭如同人：每个家庭都有它自己的面貌。”这句话如此真实，真实的让人暗暗吃惊。于是，我在天窗下站着读下去，一直读到身子冻僵了。这天傍晚，东家一家人出外做彻夜祈祷去了，我就把那本书拿到厨房，重新埋头读那些又黄又旧犹如秋叶的书页。这书轻而易举地就把我带到了另外一种生活里，使我接触到了一些新的人名和新的关系，看到了善良的人物和阴森的坏蛋，这些人可不像现实中我看腻了的那些人。这本书是克萨维·德蒙台潘著的，篇幅很长，就像他的其它长篇小说一样。书中的人物很多，情节繁杂，描述了一种我不熟悉的，急剧动荡的生活。这部长篇小说写得单纯明朗的令人吃惊，好像那字里行间有光隐藏，善和恶原形毕露，帮助人们热爱和憎恨，驱使人们密切注意那些纠缠一起、拆也拆不开的人物的命运。这本书一下子就激发起人心底要帮助这个人，要打击那个人的强烈愿望，忘了这种出人意外地展开的生活其实是纸上的东西。激荡的斗争生活使人忘却一切，沉浸在读这一页的高兴和读那一页的悲伤心情里。

我读得入了迷，耳朵听到大门口的门铃声，竟然一时弄不明白这是谁在拉铃，为什么要拉铃。

一支蜡烛几乎燃尽。早晨刚由我擦好的烛台，这时却满是蜡油。分工归我管的圣像前的小灯，也已熄灭了，因灯芯从灯头里滑下去了。我满厨房跑来跑去，竭力掩饰我的罪迹。我忙将那书塞到炉灶底下的一个空地方，开始收拾那盏小灯。保姆从房间里

跳出来：

“你聋啦？外边拉铃哩！”

我赶快跑去开门。

“你睡着啦？”东家厉声问道。他的妻子费力的爬上楼梯，埋怨我害得她着凉了。那老太婆骂个不停。她刚一进厨房，就看见了那支快要燃完的蜡烛，立即质问我在这干什么事。

我闷声不吭，仿佛从高处摔了下来，跌得粉身碎骨似的，暗自担心她会找到那本书。她嚷叫着说我会把房子烧光。东家和他妻子走过来吃晚饭，老太婆对他们抱怨说：

“好，你们瞧瞧，整整一支蜡烛都让他点完了，他会把房子烧光……”

他们这四个人吃晚饭时，联合起来用舌头折磨我，重新数落我过去犯下的种种有意的和无意的过错，吓唬我说日后不会有好下场。我心里明白，他们说这些话并不是出于恶意，也不是由于好心，而只是因为烦闷无聊罢了。我看着他们，不由地觉得奇怪：跟书上那些人一比，他们是多么空虚可笑啊！

他们吃到饱得难以活动，就困乏地走散，睡觉去了。老太婆用她那怨恨的诉苦声把上帝惊扰一番以后，爬到灶台上去不吭声了。这时我就从床上起来，从炉灶底下取出那本书，来到窗前。夜色倒也明亮，月光直射窗子里来，但终因书上的字太小，我总是看不清。我急得难忍难熬，但我实在太想看这书了。我就从搁板上拿了一口铜锅，用它反射的光照到书上来，不料这更糟，更黑了。后来，我到墙角，爬到一个凳子上，就近圣像前小灯的亮光，站在那儿看书。我看得精疲力竭了，就倒在凳子上睡着了，直到老太婆不停地嚷叫、推搡，我才醒转来。她用两只手举起那本书，在我的肩膀上使劲拍打。她气得满脸通红，光着脚，只穿一件衬衫，恶狠狠地抬起她那生满棕红色头发的脑袋。维克多在他那高板床上央求：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妈，您别再哇哇地嚷啦！吵得人都没法活了……”

我心里直想，那本书要完了，就要被她撕碎了。

吃早茶的时候，我受到了审判。我的东家厉声质问：

“你是从哪儿弄的这本书？”

那两个女人吵起来，彼此打岔。维克多怀疑地嗅一嗅书，说话了：

“有香水的气味呢，真的……”

我说这书是一个司祭的，他们就对书再一次检查，并因司祭读长篇小说而感到惊讶和愤慨。不过这总算使他们稍微放心了。只是东家仍训斥了我许久，警告我读书有害，读书危险。

“就有那么一些读书人，他们拆毁铁道，想害死人……”

年轻的女主人听了又生气又害怕地对她的丈夫嚷起来：

“你疯啦！你跟他讲的是什么呀？”

我把蒙台潘的那本书送到西多罗夫那儿去，对他讲述了一遍事情的经过。他接过那本书，没说一句话，只是打开一只小小的箱子，从中拿出一块干净的毛巾，把书包好，放进箱子里去，对我说：

“你千万别听他们那一套。你自管来我这儿看书，我绝对不说出去！要是来了，我不在，圣像后面有钥匙，你自己打开箱子，把书拿出来读就是了……”

东家一家人对待书本的态度，一下子提高了书本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书本成了一种重大而可怕的秘密了。东家说的那某些“读书人”在什么地方拆毁铁道，想害死什么人，倒没有引起我的兴趣。我想起了以前行忏悔礼时司祭问起的那句话，想起了地下室里那个中学生的朗诵，想起了斯穆雷伊谈到“正当的书”而讲的那些话，想起了我的外祖父所讲的歪门邪道的新派人物：

“当初亚历山大·巴甫雷奇皇上在位时，有些贵族走上邪路，搞起旁门左道和新派思想来了，存心要把整个俄罗斯民族出卖给

罗马教皇，这些假善人啊！这时候阿拉克彻耶夫将军把他们逮捕归案，不管什么官衔和爵位，统统发配西伯利亚卖苦力，在那儿他们纷纷像蚜虫似的死掉了……”

我不禁想起“满天星斗的日全蚀”、“盖尔瓦西”和那些得意而讥讽的词语：

“门外汉存心想知道我们的事，可是你们的弱视让你们永远也看不透！”

我感到自己站到了某些伟大的秘密的门口。我着了魔似地生活着。我一门心思想看完这本书，生怕它被那个兵弄丢或者什么原因弄坏了。那样，我将怎样向裁剪师傅的妻子交待呢？

可是老太婆盯紧了我，不容许我往勤务兵那儿去。她经常数落我：

“书迷！你知道吗？那些书专教人干淫荡的事。就拿她，那个女书迷说吧，她成了什么样子，连上市场买东西都不会，只会跟那些军官勾勾搭搭，大白天就把他们招惹到家里去。这些事我都知道！”

我直想大叫：

“这是胡说！她没有和人勾勾搭搭……”

但是我不敢为她的清白辩护。万一这老太婆由此猜出了书是她的，那可怎么得了！

一连好几天我过得糟透了。我心神恍惚，苦闷不安，睡不着觉，为蒙台潘那本书的下落担心。直到有一次，裁剪师傅家的厨娘在院子里拦住我说：

“把书送回来！”

我趁东家一家人吃过午饭睡午觉的时候，去了她那里。我感到又是难为情，又是心灰意冷。

她像第一次那样接待我，只是换了装扮。身着一一条灰色的裙子和一件黑丝绒的短上衣，裸露的脖子上挂着一个镶绿松石的十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字架，就像是一只雌灰雀。

我对她说东家不容许我看书，这本书没来得及看完。我一肚子的委屈，可见到这个女人又高兴，不由的泪水涌满了眼睛。

“呸！这些人多么无知愚蠢！”她皱着两道细眉毛说，“不过你东家的脸还挺招人喜欢呢。你先别着急发愁，让我想一想办法。这样吧，我给他写封信！”

这办法可把我吓坏了。我就对她解释说，我向东家一家人撒了谎，说书是从司祭那儿借的，不是从她这儿借的。

“不用了，您别写信了！”我央求她说，“他们会笑您、骂您的。您不知道，这个院子里的人谁也不喜欢您，他们都笑话您，说您是个傻瓜，说您缺一根肋骨……”

我随口说出这许多话以后，马上意识到说了多余的话，使她难堪了。她咬着上嘴唇，就像骑在马上那样拍一下她的胯骨。我窘得低下了头，恨不能钻入地缝里。可这时候她却仰在一把椅子上，畅快地放声大笑，反复说道：

“哎，多么愚蠢……多么愚蠢啊！可是，这该怎么办呢？”她定睛看着我，自言自语了。然后叹口气说，“你是个很奇怪的孩子，很奇怪……”

我照一下她身旁的镜子，看见一张生着高颧骨、大鼻子的脸，脑门上有一大块青伤，很久没理剪的头发向四面八方蓬开。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孩子”吗？这个奇怪的孩子跟眼前的细致的小瓷人真是不大相同呢……

“那次我给你一个小钱，你没拿。那是为什么？”

“我不要。”

她叹口气：

“哎，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他们允许你看书，你就来，我会借给你书的……”

有三本书放在她的镜台上，其中最厚的就是我还来的这一

本。想到还没有读完，就难受地瞧着这本书。她对我伸出一只粉红色的小手，说了声：

“好，再见！”

我小心翼翼地碰了一下她的手，就飞似地走掉了。

人们议论她的话也许有些道理：她什么也不懂。就说刚才吧，她像小孩子一样，把一个二十戈比的硬币叫做“小钱”。

不过我倒欣赏她这一点……

9

我突然燃烧起的那种高涨的读书热情，没有料想会给我带来的是诸多的难堪、惶恐、屈辱和欺凌。回首往事，真让人感到可悲、可叹又可笑！

裁剪师傅的妻子的那些书，看起来很珍贵，我深怕那老太婆把它们扔进炉灶烧掉，就强忍着不去想那些书。每天早晨我要到小铺里买早茶用的面包，那里有一些五颜六色的小书，我就开始借阅。

小铺老板是一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他生一副虚胖的白脸，脸上留有瘰疬病的瘢痕和斑点，总流汗，嘴唇很厚。他眼睛发白，一双胖手，指头又短又粗又不灵巧。他的小铺是街上游闲的少男和轻佻的少女傍晚的聚会场所。我东家的弟弟也常常每天傍晚来这个小铺喝啤酒、打牌，家里人总是打发我喊他回家吃晚饭，我不止一次在小铺后边的一个窄小的房间里看见小铺老板的脸色绯红，他那傻头傻脑的妻子偎坐在维克多或者其他年轻人的膝盖上。看样子，那小铺老板并没有生气。他的妹妹在小铺帮他做生意，常被歌手们、士兵们和那些喜欢调情的人使劲搂抱，他看见了也无所谓。小铺里的货物不多，他解释说是因为新开业，还没来得及备齐，其实这个小铺早在秋天就开业了。他拿黄色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画片让客人和顾主看，弄一些无耻下流的诗句拿给那些愿意传抄的人去抄写。

我读米沙·叶甫斯契格涅耶夫所写的那些无聊的小书，每读一册就要花一个戈比。租费很贵，而这些小书并没给我带来多少真正的乐趣。《古阿克，或不可战胜的忠诚》、《威尼斯人弗兰齐尔》、《俄罗斯人和卡巴尔达人的会战》，或《死在丈夫坟墓上的美女伊斯兰教徒》等等这一类的文学作品，也都没有让我满意的，倒常激起我心中的气愤、恼怒，感到这些小书跟耍弄傻子那样耍弄我，用拗口艰涩的文字讲些让人无法相信的事。

像《射手》、《尤利·米洛斯拉甫斯基》、《神秘的修道士》、《亚潘察，鞑靼的骑手》这类的书，我读后总算还算满意，多少还有些印象。更加吸引我的却是圣徒的传记作品，这里有一些严肃的，让人能够相信的内容，甚至有时我都十分激动。不知什么缘故，所有的大殉教徒都使我联想到“好事情”，那些女性大殉教徒使我想到了我的外祖母，那些圣徒又使我想起了脾气很好时的我那外祖父。

我出外劈柴的时候，就在板棚里读书，或者就到阁楼里去读，可这两个地方都是那样的既寒冷又不方便。有时一本书引起了兴趣，就想赶紧读完，于是我往往夜里起来，点上蜡烛读。可是老太婆发现蜡烛在夜里短了一截，就用一根小劈柴量一下蜡烛的长短，再把小劈柴收藏起来。如果到早晨发现蜡烛短了一俄寸，或者我找到了那根小劈柴而没把它折得跟点过的蜡烛一般长短，那一准厨房里就会响起猛烈的叫骂声。有一次维克多鲁希卡气愤地在高板床上嚷起来：

“您别骂街啦，妈！您吵闹得简直让人没法活了！不错，他点了蜡烛，因为他在看书。是从小铺老板那儿借的书，这我知道！您到阁楼上翻一翻他的东西去吧……”

老太婆就跑到阁楼上去，找到了一本小书，气愤地将它撕得

粉碎。

不消说，这令我十分难过，可是读书的欲望反而更加强烈了。我明白，即使是个圣徒到这个家庭里来，我的东家一家人也会着手教训他，让他一举一动都合乎他们的意愿。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烦闷无聊。如果他们不挑剔别人的毛病，不对别人叫嚷，不嘲讽别人，他们就会变成哑巴，无话可说，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个活人了。为了证实自己是个活人，就不得不用某种方式对待别人。我的东家对待别人的惟一方式就是教训和责难。别人真要开始按照他们那样生活，即使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改得同他们一样，那也还是不行，还会依然为此遭到他们的责难。天下真有这样的人。

我想方设法把书读下去。老太婆把我的书撕毁了好多次。后来，我忽然发现欠下了小铺老板一大笔债，有四十七个戈比之多！他逼着我还钱。当我到小铺买东西时，他就威胁我说要扣下我东家的钱来抵债。

“这样做了，会怎么样呢？”他用嘲弄的口气问我。

我恨透了这个人，他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就用种种的威胁折磨我，而且干得有声有色。我一进这个小铺，他那张斑点累累的脸就堆上了笑容，还怪亲热地问我：

“你欠的款子带来了么？”

“没有。”

他吃一惊，皱起眉头说：

“你这是怎么搞的？那叫我怎么办？是把你送到法院还是怎么的？莫非要按法律办事：先将你的财产查封，再把你送到‘移民区’去吗？”

我的工资是由我的外祖父拿去的，我没有办法弄钱。我十分为难，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请求延长还债的期限。小铺老板做为回答，就向我伸出一只像油炸饼那样又油又肥的手，说了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吻一下我的手，我就等！”

可我从柜台上拿起一个磅秤的砝码，向他挥动一下。他害怕地蹲下去，嚷到：

“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呀？我是说着玩的！”

我知道他并不是说着玩的，就决定偷一点钱还清他的债。我的东家的衣服每天早晨由我刷，他的裤子口袋里常有些硬币叮当地响，有时还掉出来，滚到地板上。有一次一个硬币掉进地缝，落到楼梯底下的柴棚里去了。我忘了及时告知他们，直到过了好几天在柴堆里见到一枚二十戈比的硬币，才想起来。我捡起来交给了东家，他的妻子却对我说：

“你瞧瞧。你往口袋装钱时，要先数清楚是多少。”

可东家却对着我微笑，说：

“他不偷东西，我明白！”

现在我打算偷钱了，可想起了这句话和他那信任的笑容，真是难于下手。有好几次我从他的口袋里拿出了银币，数一数，却又下不了决心拿走。我一连三天为这件事忐忑不安。后来，突然间，很快且很简单的了结了这件事。我的东家出人意外地问我：

“你怎么了，彼什柯夫？你闷得慌吗？你是生病了还是怎么啦？”

我就老实地把我忧虑的事对他说了。他皱起了眉头：

“这你就该明白了，那些书是会惹出很多麻烦的！书这种东西，肯定会这样那样地闹出乱子来……”

他给了我五十个戈比，严厉地嘱咐我说：

“当心，你别说漏了嘴，让我的妻子或母亲知道，那她们会大闹一场的！”

最后，他好意地笑一笑，说道：

“你的脾气真犟啊！见鬼！没关系，这也好。不过你还是丢开那些书吧！从新年起我订一份很好的报纸，你就开始念报吧

.....”

于是每天傍晚，喝完茶到吃晚饭这段时间，我就给东家一家人朗读《莫斯科小报》上登的瓦希科夫、罗克沙宁、鲁德尼科甫斯基的长篇小说，和其它种种帮助烦闷得要死的人消化的文学作品。

我很不情愿大声朗读，因为这样妨碍我对所读的东西的理解。可是我的东家一家人却聚精会神地听，现出一种似乎颇为虔诚的贪婪心情，不住地惊叫，对小说中人物干的坏事大惊小怪，并且得意地互相说：

“可是我们生活得倒挺平静、安分，一点也没遇到这种事，真是谢天谢地！”

他们总把事情记混，将楚尔金这个著名大盗所做的事归到车夫福玛·克鲁钦名下，把人名搞错。我经常纠正这些听众的错误，这使他们感到非常惊讶：

“嘿，他的记性可真不坏！”

我不止一次在《莫斯科小报》上看到列奥尼德·格拉威的诗。我很喜欢这些诗，在笔记本上抄了一些。可东家一家人却议论这个诗人说：

“他那么老了，可还要写诗。”

“他是个酒鬼，疯疯癫癫的，对什么都不在乎。”

我喜欢斯特鲁日金、美曼托——莫利伯爵的诗。可是那两个女人，老的和少的，都硬说诗歌是瞎胡闹：

“只有小丑和戏子才念诗。”

在这个又小又窄的房间里，和我的东家一家人度过的这些冬天的傍晚，对我来说，是沉闷难受的。窗外是死气沉沉的黑夜，严寒中的树枝不时冻得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人们坐在一张桌子旁边，沉默不语，就像是些冰冻的鱼。再不然暴风雪沙沙响，敲打玻璃窗户，敲打墙壁，钻入烟囱呜呜叫，撞响炉子的火门。小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娃娃在儿童室里啼哭。我恨不能躲到一个僻静阴暗的角落里独自坐着，蜷起身子，像狼似地嗥一阵。

那两个女人靠着桌子的一头坐着，做针线活或者织袜子。桌子的另一头坐着维克多鲁希卡，他弯着腰，无精打采地复制图纸，不停地叫道：

“你们别晃桌子啦！闹得人真是没法活，王牌钉子，吃耗子的狗……”

我的东家坐在一个巨大的绣架前，往一块粗麻布的桌布上绣十字花。红色的虾、青色的鱼、黄色的蝴蝶、棕红色的秋叶一个个在他手指头下活灵活现。他的刺绣图案是他自己设计的。这个活他已经一连干了三个冬天，干得很厌烦了。白天我闲散的时候，他常常对我说：

“哎，彼什柯夫，你来坐着绣桌布，你来干！”

我就坐下，拿一根粗针干起来。我有点可怜东家，总愿意尽力多方面给予他帮助。我总有一种预感，他会丢开制图、刺绣、打牌这类的事，去做一种他常常思索的有趣的事。每逢他思索这种事时，就突然丢下手头的活，用惊讶的眼神注视这个工作，仿佛瞧着一种陌生的事物。这时他的头发垂下，遮住额头和脸，活像修道院里的一个见习修道士。

“你在想什么？”他的妻子问。

“什么也没想。”他回答说，就又埋头苦干起来。

我暗自惊奇：一个人在想什么也能问吗？这样的问题是无法回答的。人总是在同一时间里想着很多事情，眼前所有的种种事情，昨天和去年遇到的种种事情。这一切缠在一起，抓也抓不住，一切都在活动变化着。

《莫斯科小报》的文章不够一个傍晚朗读，我就建议拿出他们寝室床底的杂志朗读。年轻的女主人怀疑地说：

“那里面净是些画片，有什么可读的？”

可是他们的床底下除了放着《绘画评论》以外，还放着《火花》。于是我们就读萨里阿斯的《佳青——巴尔契依斯基伯爵》。东家很喜欢这个中篇小说里有点傻头傻脑的主人公，他无情地笑那个公子哥儿的可怜的遭遇，眼泪都笑了出来：

“哎呀，这东西写得可真逗乐！”

“这恐怕都是胡扯。”年轻的女主人说，以表示她是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的。

他们床底下那些图书帮了我的大忙。我争取到将杂志拿到厨房去的权利，夜里可以看书了。

说来也是我走运，由于保姆的狂饮病发作，喝得醉醺醺的，老太婆就搬到儿童室睡觉了。维克多鲁希卡不碍我的事，他等到全家人睡熟，就悄悄穿好衣服，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直到早晨才回家。他们不让我用灯火，把蜡烛带到他们房间去，可我又没有钱买蜡烛。于是我悄悄着手收集几个烛台上的蜡油，放在一个原来装沙丁鱼的罐头盒里，浇上一点长明灯里的油，再用细线搓捻成一根灯芯。每到夜晚炉灶上就点起一个烟雾腾腾的灯火。

每逢我翻动一本大书的书页，灯芯的小红火苗就颤巍巍地晃闪，几乎要灭。灯芯时常淹没在那滩软化的、有气味的稀油里，烟雾直扑眼睛。可所有这些不方便，统统消逝在看画片和读画片解说词的快乐里了。

这些画片将我眼前的世界拓展得越来越开阔，给这个世界装点许多神话般的城市，引导我看到了崇山峻岭和美丽的海岸。生活美妙地扩展，大地变得妩媚多姿，城市林立，人口增多，真是千姿百态，气像万千。如今，我眺望伏尔加河对岸的远方，才知道那儿并不是荒野一片。想起以前看那地方，心情却那样惆怅：草场平躺在那儿，长出的灌木丛像是草场的黑补丁，尽头的一带森林，好比一堵高低不平的黑墙，上空是迷蒙寒冷的蓝天。大地空旷而荒凉，人的心也就空荡荡的，淡淡的哀愁不断袭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切希望化为乌有，万念俱灭，只想闭上眼睛。这种冷清、空虚是不给人任何理想和希望的，它把人心里所有的力量都吮吸得干干净净。

那些画片的解说词明白晓畅地述说着另外的一些国家和另外的人，讲解从前和现在的种种事情。我有许多地方看不懂，为此很感苦恼。有时一些古怪的词钻进脑海，什么“形而上学”啦，什么“人间千年天国说”啦，什么“宪章派”啦，等等。这种词搅得我难受极了，有时它们膨胀起来，遮蔽了一切。我认为这些词像卫兵似的把守住了通向神奥秘密的大门，不把它们弄明白，我从此就会什么也理解不了。常常有整句整句的话在我大脑里长时间滞留，难受得像手指头扎进了木刺，影响我思考其他东西。

记得我曾读过一首奇怪的诗：

“匈奴之王阿提拉，
武装着钢盔铁甲，
穿过荒无人烟的野地，
像坟墓那样阴沉静寂……”

紧跟在他后面的，是黑压压的众多武士，他们叫喊着：

“罗马在哪里？
强盛的罗马在哪里？”

罗马是一个城，这我知道。可匈奴是什么？我懂却非想弄懂不可。

我于是挑了一个方便的时候请教我的东家。

“匈奴？”他惊奇地重复一遍这个词，“鬼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一定是胡诌出来的。”

然后他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

“这些无聊的东西在你脑子里没完没了地折腾，这可不好啊，彼什柯夫！”

不好也罢，好也罢，反正我要弄懂它。

我猜团队里的司祭索洛维耶夫一定知道匈奴是什么，就在院子里拦住他问。

这个人脸色苍白，一副病态，一对红眼睛上没长眉毛，留着稀疏的黄胡子，总是怒气冲冲的。他把黑色拐杖往地上一戳，对我说：

“这个跟你有何相干，啊？”

涅斯捷罗夫中尉听到我提出的问题，就凶神恶煞地训斥我：

“你问这个干什么？”

于是我断定，关于“匈奴”这个词，必须到药房问那个药剂师才能明白。药剂师生着一张聪明人的脸，大鼻子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总是亲切地注视着我。

“匈奴。”药剂师巴威尔·戈尔德堡对我说，“原本是一个游牧民族，就像吉尔吉斯人那样。如今这个民族已经不存在了，人都死掉了。”

听后我心里又难过又懊恼，这倒不是因为匈奴人绝种了，而是因为这个词弄得我苦恼了那么久，不料它的含意竟是如此简单，我并没有收获什么。

但是我还是感激“匈奴”。自从我为它大伤脑筋以后，这一类的词就不似从前那样搅扰折腾我了。而且多亏这个“阿提拉”，我得以认识药剂师戈尔德堡。

这个人知道一切难懂的词的简单意义，他掌有打开一切秘密之门的钥匙。他用两个手指头扶正眼镜，从很厚的镜片里望着我的眼睛，然后开口说话，而他的话却像一个个小钉扎进我的脑门里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朋友！词好比树上的叶子，要弄懂树叶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就得知道这棵树是如何生产的。做到这，那就得学习！朋友啊，这本书像一个千恣百态的花园，那儿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有使人愉快的，有使人得益的……”

我不时跑到药房找他，为那些经常闹“胃痛”的大人买苏打和含水碳酸镁，为婴儿买月桂膏和泻药。那位药剂师简明扼要的教导，使我越来越严肃地对待书本。书本无形之中成为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就像酒之于酒徒一样。

书本向我展示另外一种生活。这种生活拥有博大的情感和理想，它指导人们去做出丰功伟绩和犯罪行为。我看得出我周围的人是没有能力建树丰功伟绩和犯罪的，他们的生活同书本描绘的一切毫不相干。他们这种生活究竟有什么乐趣和意义，那是很难说上来的。我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我很清楚自己这一点：不愿意！

从那些画片解说词中，我知道在布拉格、伦敦、巴黎这些城市的中心，就没有这里的这种深沟，没有这种由垃圾堆成的肮脏的土坝。那里的街道又直又宽，房屋和教堂也别有一种建筑风格。那里没有一连六个月的漫长冬季，把人憋在房子里不能出去。那里也没有大斋，让人只能吃酸白菜、腌蘑菇、燕麦面、土豆以及难以入口的亚麻子油。大斋期间是不准看书的，于是手头的《绘画评论》就被人拿走，那种空虚沉闷的生活直袭眼前。如今，我既然能够拿它同我从书上知道的那种生活相比我就越发觉得它贫乏，不像样子。我一面读书，一面感到自己比以前的身体健康强壮多了。因为我有一个目标：活完得越快，留下的读书时间就越多，因为我干起活来又顺手又熟练。没有书，我就变得无精打采，懒洋洋的，而且记性坏得反常，这种情况以前从没出现过。

我记得，正是在这些空虚的日子里，发生了一件神秘的事。

一天傍晚，大家都躺下睡觉了，突然，大教堂的钟宏亮地响起来。声音立即震动了家里所有的人，他们没有穿好衣服，就扑到窗口，互相问道：

“是火灾吗？是打警钟吗？”

可以听到其它住宅里也在忙忙乱乱，各处的房门砰砰地乱响。有一个人牵着一匹马跑过这个院子。老太婆嚷着说，这是有人在抢劫大教堂。我的东家就截住她的话说：

“妈，别说了。要知道，谁都听得出来这不是打警钟！”

“哦，那就是大主教死了！”

维克多鲁希卡从他的高板床上下来，穿上衣服，咕嚷道：

“我知道出了什么事，我知道！”

我的东家打发我上阁楼去看看有没有火光。我就跑上去，从天窗爬到房顶上，可是没有发现火光。那口钟在平静的严寒空气中不慌不忙，当当地响。这座城正躺在大地上沉睡。在黑地里一些看不清的人跑来跑去，踩着雪嘎吱嘎吱地响。雪橇的滑铁吱扭吱扭地叫。钟声响得愈加猛烈了。我回到了房间里。

“没有火光。”

“哎，天主啊！”我的东家一面说，一面穿上大衣，戴上帽子，竖起衣领，并犹豫地开始把脚往套靴里伸。他妻子请求他说：

“你别去了！算了，你别去了……”

“废话！”他呵斥道。

维克多鲁希卡也穿好衣服，故意逗得大家着急，说：

“我知道……”

等到那弟兄两个上街去了，这里的两个女人就打发我烧茶炊，她们自己又扑到窗口。可是东家很快就从街上回来，拉门铃了。他沉默地跑上楼梯，推开外室的门，声调低沉地说：

“沙皇遇刺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遇刺！”老太婆尖叫一声。

“遇刺了。是一个军官告诉我的……这可怎么是好啊！”

维克多鲁希卡拉门铃了。他无精打采地脱掉外衣，愤恨地说：

“我还以为是打仗了呢！”

然后，他们这几个人坐下喝起茶来，心平气和地说着话，只是声音很低，小心翼翼。那口钟不再响了，街面静了下来。一连两天他们嘀嘀咕咕，鬼鬼祟祟地说话。他们常出门到别的地方去，客人们也不时来找他们，详细地讲着一件什么事。我很想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东家一家人将报纸藏起来，不允许我看。我就问西多罗夫沙皇为什么遇刺，他却压低喉咙回答说：

“这件事是不许说的……”

整个事件被人很快淡忘，日常的琐事把它淹没了。不久，我经历到一件很不愉快的事。

那是个星期天，东家一家人出外去做早弥撒，我在家里烧上茶炊后，就到房间收拾去了。这时候这家人的大孩子溜进厨房，拧下茶炊上的水龙头，钻到桌子底下坐着玩去了。这个茶炊的内膛里有很多木炭，水流光以后，茶炊开始烧焊。我在别的房间听见茶炊发出极响的反常声音，赶紧跑到厨房一看，吓了一跳：整个茶炊变成青色，不停地摇晃，好像要从地上跳起来似的。水龙头的那根管子已经开焊，悲哀地耷拉下来，茶炊的盖子歪倒一旁去了。一滴滴的锡液从茶炊的把手底部流下。这个青得发紫的茶炊仿佛喝得酩酊大醉似的。我用水浇灭它，它就嘶嘶地响起来，凄凉地瘫在地板上。

正门的门廊这时候响起了门铃声，我出去开门，老太婆问我茶炊烧好没有，我回答的很简短：

“烧好了。”

这句话多半是出于惊慌害怕而脱口而出的，可是他们认为是

讥诮耍弄人，于是决定加重惩罚我。我挨了一顿毒打。老太婆拿起一捆松木小劈柴打我，虽然不很疼，然而我背上的皮肤里却扎进了许许多多的长木刺。将近傍晚，我的后背就像枕头一样鼓起来。我的东家不得不在第二天中午把我送到医院去。

一个瘦长得可笑的医师检查完我的伤后，用深沉的男低音平静地说：

“这样的毒打人，得写状子报官。”

东家的脸涨得发红，将两只脚在地上不停地蹭着，低声对那个医师讲了一些话。只见医师把眼光移过他的头向前望，简短地回答说：

“这不行，我办不到。”

后来这位医师询问我说：

“您想告状吗？”

我身上疼，不过我说：

“我不想。您快点给我治吧……”

我于是被送到另一个房间，在一张桌子上趴下。那位医师拿一把凉得叫人怪好受的镊子拔那些木刺，并颇为风趣地说：

“他们把你这一身皮收拾得真不错，朋友，保证你以后连一滴水也渗不进去……”

他做完这种令人痒得难熬的工作后，说道：

“拔出了四十二根大木刺，朋友，你要记住。往后可以对人夸耀一番了！好啦，明天这个时候你来换绷带。你经常挨打吗？”

我想了想，回答他说：

“我以前挨过的打才多呢……”

医师用他的男低音哈哈大笑：

“对，一切都在变好，朋友，一切都在变好啊！”

他把我送到我的东家面前，交待说：

“请您领走吧，算是治好他了！明天再来，还得换绷带。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您运气好，他倒是个乐天派呢……”

我们坐上一辆出租马车以后，东家对我说：

“以前我也挨打，彼什柯夫，那有什么办法呢？打得可厉害了，小兄弟！你吧，好歹还有我可怜。我呢，却连一个可怜我的人也没有，一个也没有！人是到处有，拥挤不堪，可讲到可怜同情我，那就连一个狗崽子也没有！哼，那些母鸡畜生……”

他一路上骂个不停。我可怜他，也很感激他，因为我们之间可以像人跟人那样说着话。

东家家里的人如同欢迎寿星老那样地迎接我回来。那两个女人逼着我详细地讲一讲医师怎样给我治伤，他都说了些什么话。她们听着，不停地惊叫，津津有味地吧哒嘴唇，皱起眉头。她们对疾病，对痛苦，对一切不愉快的事表现出如此紧张的兴趣，真让我吃惊！

我看出他们对我颇为满意，因为我没有上告她们。趁此机会，我就要求她们准许我到裁剪师傅的妻子那儿借书来看。他们不敢谢绝我，只有老太婆惊讶地叫了一声：

“嘿，这小家伙！”

又过了一天，我就站在裁剪师傅的妻子跟前了。她亲切地说：

“别人告诉我说你病了，送到医院了。你看，那些传说多么不属实！”

我没说什么。我不愿意让她知道真相：那些粗暴又可悲的事何必让她知道呢？她跟别人不一样，这实在太好了。

我又开始读大本的书。大仲马、彭桑·杜·特里尔、蒙台潘·沙科涅、加博里奥、艾玛拉、布阿果贝的书，我一本连着一本地读，速度很快，心里高高兴兴。我感觉到自己在参与一种不平凡的生活，这种生活愉快得激动人心，令人精神振奋。我那盏自制的小灯又冒起了黑烟，我通宵达旦地看书。我的眼睛出了点毛

病，老女主人就殷勤地提醒我说了：

“你等着吧，书呆子，你的眼珠会爆裂，眼睛会瞎掉！”

不过，我很快明白过来，所有这些写得复杂有趣的书，虽然情节千变万化，国家和城市各不相同，但所讲的却是一回事：好人倒霉，遭到坏人的迫害，坏人老是比好人走运，聪明。不过最终总有一种不可捉摸的东西战胜坏人，而使好人胜利。那些“恋爱”的情节令人讨厌，因为不管什么男人和女人都用千篇一律的话来谈情说爱，这种呆板单调，不但让人感到味同嚼蜡，而且引起我模糊的怀疑。

我时常从前边几页起，就开始猜测结局：谁会胜利，谁会失败。一旦情节的关键明显展开了，我就极力运用我的想象力来解开这个扣子。这时我就不再往下读，停下来思考一下，就像对算术教科书上的一道习题思考似的。结果我对书上结局的猜度越来越有把握，常常能够准确地解答哪一个人物会走进万事大吉的天堂，哪一个人物会下地狱。

不过在这一切情节的背后，我倒依稀地看到了一种生动的、对我意义重大的真相，看到了另外一种生活的特点，另外的一种人际关系。我清楚地看到，巴黎的马车夫们、工人们、士兵们以及其他的“平民”同尼日尼、喀山、彼尔姆的这类人不一样。巴黎的那些人同老爷们说话胆大些，对待老爷们的态度也随和些，独立自主的精神多一些，那里也有士兵，可是他们不同于我所认识的任何一个兵：不像西多罗夫，更不像轮船上的那个维亚特省的兵，尤其和叶尔莫兴不一样。那里的兵更像一个人。他们和斯穆雷伊倒有某种共同之处，但是不像那样凶恶粗暴。那里也有小铺老板，可是他们也比我所认识的一切小铺老板都高人一招。就连书上的那些教士也跟我所认识的教士不同，他们对待人的态度真诚些、热切些。大体可以这样说，那些书本上描写的所有外国生活，比我所熟悉的这种生活都要有趣、轻松、文明。在外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人们就不这么常常野蛮地打架，都不像耍弄维亚特省的兵那样刻薄地耍弄人，也不像我的老女主人那样穷凶极恶地向上帝祷告。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那些书讲到坏人，讲到那些贪婪而卑鄙的人时，并没指出他们身上有我熟悉且常接触到的那种不可理解的残忍，那种存心耍弄人的渴望。那些书上的坏人也残忍，可是残忍一定有他的意图，使人可以理解。我却在现实生活中常常看见那种没有目的、毫无意义的残忍：只为从中取乐，而并不希望获得什么好处。

每读一本新书，俄国生活和其他国家生活之间的差别，就越发清晰地显示出来。这种差别引起我心中模糊的烦恼，而且加深我的怀疑，使我不相信那些经多人读过、边角污损的黄色书页上的描写是真实的了。

一次，龚古尔的长篇小说《泽姆加诺弟兄》落到我手里了。一夜之间，我一口气将它读完了。由于我对书叙述的那种我没有体验过的东西感到震惊，就又从头把这个简单又悲惨的故事读了一遍。这本书，没有复杂的情节，没有浅薄的逗趣，显得严肃、枯燥，像圣徒的传记。这部小说的文字那么平实，一丝不带夸张，开始我还生出一种不愉快的惊讶心情。可是那些简洁的文字和结构谨严的句子，那么清晰地刻在我大脑里。我津津有味地读着这本书，沉浸在卖艺两弟兄的悲惨故事里，两只手都发抖了。当我读到那个不幸的、断了腿的艺人爬上阁楼，而他的弟弟正在那儿悄悄地练他们所钟爱的技艺的时候，我就放声大哭了。

我还裁剪师傅的妻子这本精采的书时，求她再借给我一本这样的书。

“什么叫做‘这样的’呢？”她微笑着问我。

这笑容把我窘住了，我也说不出我要什么样的书。她说：“这是一本乏味的书。好，你等着吧，我给你找一本有趣的书……”

过了几天，她把格林乌德的《一个小苦孩子的真实故事》借给我。这书名有点刺痛我的心，可头一页就引起我心里的喜悦、微笑。伴着这喜悦我读完这本书，某些章节读了两三遍。

如此看来，有的时候在外国，一个小孩子也生活得那么艰难困苦！比较起来，我的处境完全不能算是太坏，我大可不必如此灰心丧气！

格林乌德给我增添了很多的信心和勇气。这以后没过多久，一本真正“正当的”书到了我手里，那就是《欧也妮·葛朗台》。

葛朗台这老头子使我鲜明地联想到我的外祖父。这本书写得那么简短，令人遗憾，然而其中的真实情况又那么多，这却使人吃惊。那些真实情况原是我在生活中极熟悉又极厌恶的东西，这本书却用一种全新的、不带恶意的、平心静气的描写手法把它们表现出来。我从前读过的所有的书，除了龚古尔的作品以外，都像我的东家一家人那样总是声色俱厉、大喊大叫地批判人们。那些书反而常常引起读者对罪人的同情和对正人君子的懊悔心情。眼看着一个人耗费大量的智力仍旧达不到他向往的目的，那总是使人觉得是可怜的，这都是因为那些正人君子从第一页自始至终像石头柱子那样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挡着他的去路。一切不道德的罪恶企图碰这些柱子，固然统统不可避免地撞得粉碎，然而石头决不会得到读者的同情。要知道，一堵墙无论多么结实，多么漂亮，但我们打算摘取的是它背后的一棵苹果树上的苹果，那我们就可能去欣赏这堵墙。我倒认为，最有价值、最活生生的东西恰恰在美德的背后隐藏着……

龚古尔、格林乌德、巴尔扎克的作品里，既没有歹毒的人，又没有善良的人，只有栩栩如生的普通人。凡是他们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都恰恰应该这样说，这样做，而不可能是另外的一种样子，这是不容置疑的。

这样，我才认识到一本“好的、正当的”书能给人带来这么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大的快乐。可怎样才能找到这样的书呢？裁剪师傅的妻子在这方面是不能给我帮助的。

“看，这是一本好书。”她说，拿给我一本阿尔森·古塞的《两只满是玫瑰、黄金和鲜血的手》，或拜洛、波尔·德·寇克、波尔·费瓦尔的长篇小说，但我是很勉强地读这些书的。

她喜欢马里叶特、魏尔纳的长篇小说，我却觉得这些作品枯燥乏味。就连斯皮尔哈根的书也不能使我读得高兴，不过当我读奥艾尔巴赫的故事，倒很喜欢。苏和雨果的东西也不大能吸引我，我觉得瓦尔特·史格得比他们好。我一心想读那种能够激动人心，使人快乐的书，例如美妙绝伦的巴尔扎克的作品。那个像瓷人一般的女人也越来越不招我喜欢了。

我去她那儿时，就穿上干净的衬衫，梳好头发，极力想法使我的外观整齐顺眼，而事实上未必能办得到。我一直期望她看到我衣冠整洁以后，跟我讲起话来随便些、亲热些，免得她那张干净的、总装得很高兴的脸上露出一種像鱼那样呆板的笑容。可是她见了我，总是面带笑容，用疲倦、娇弱的嗓音问道：

“你看完了吗？喜欢吗？”

“不喜欢。”

她听后，两道细眉毛微微扬起，看着我，然后叹口气，用我熟悉的鼻音说：

“那是为什么呢？”

“我已经看过这个了。”

“‘这个’是指什么说的呢？”

“恋爱……”

她眯缝着眼睛笑起来，声音甜蜜蜜的。

“哎，不过话说回来，所有的书里都写恋爱呀！”

她在一把挺大的圈椅上坐着，摆动着套着皮便鞋的小脚，不时张口打一个呵欠，随手往紧处裹裹身上浅蓝色的家常长袍，然

后她用她粉红色的手指敲放在膝盖上的书的硬封面。

我原来想说她：

“怎么还不搬家？要知道那些军官老爷们总写信给您，又总是讥讽讪笑您……”

但我最终没有勇气对她说出口。我拿着一本描写“恋爱”的厚书走了，满心的失望和悲哀。

这个院子里的人喋喋不休地议论这个女人，语中尽是挖苦，充盈着了恶劣、歹毒和肮脏的东西。我听了这多半是胡编出来的流言，心里很难受。看不到这个女人时，总觉得她可怜，替她担忧。一旦见到她，面对着她那对尖锐的小眼睛，猫一样灵活的娇小体形，总是堆着笑的那张脸，我对她的同情和担忧就烟消云散了。

到了春天，她忽然走了，不知去向。过了几天，她的丈夫也搬走了。

那些房间空了，在等待新住户。有一次我顺路走进去，看见光秃秃的墙壁上，留下了挂过画片的方形痕迹，另外还留下一些弯钉子和钉眼。涂过油漆的地板上，五颜六色的破布、纸片、破药盒，空香水瓶狼藉着，一枚很大的铜别针在那里闪亮。

我心里感到十分悲凉，很想再见那裁剪师傅的娇小妻子一面。我想对她说，我是多么地感谢她……

10

在裁剪师傅的太太搬走前，已经有一个年纪很轻、眼睛黑亮的太太带着她的母亲和一个小姑娘，搬进我东家住宅的楼下来住了。那个母亲已是个老太婆了，头发花白，琥珀烟嘴不离口。那个太太长得很漂亮，她威严，高贵，讲起话来声音低沉而可人。无论看什么人，她总是把头先扬起，眼睛微微眯细，仿佛别人距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很远，看不清楚似的。一个名叫邱弗亚耶夫的士兵，在她家干粗活，几乎每天都把一匹瘦腿的枣红马牵到她住宅门前。那个太太走出来，身上穿一件长长的银灰色丝绒连衣裙，手戴一副喇叭口的白手套，脚蹬一双黄色皮靴。她一只手拿着柄上镶着淡紫色宝石的马鞭子，把衣裙拽上，另一只小手抚摸着马的脸。那匹马就亲切地龇出牙，斜着火红的眼睛瞧着她，周身抖动，用蹄子轻轻地刨着坚硬的地面。

“罗贝尔，罗贝尔。”她轻声唤着马的名字，声调不高。然后用力拍一拍那匹马弯得很好看的脖颈。

这位太太用一只脚踏着邱弗亚耶夫的膝盖，敏捷地一纵身，稳坐马鞍上。那匹马就骄傲地迈出舞步，沿着土坝走去。她那么老练地骑在马背上，好像她生在、长在马背上一般。

她那种漂亮是一种很少见的美丽，永远给人一种新鲜感，仿佛总是头一次看见，而且永远使人的心里洋溢着醉人的喜悦。我瞧着她，心里暗想：狄安娜·普阿提耶、皇后玛尔果、少女拉·瓦里艾及那些历史长篇小说里的其他漂亮的女主人公肯定长得和她一样。

在她的周围，经常有驻扎本城的某师的军官们围绕着，每到傍晚就在她的家里弹钢琴，弹吉它，拉小提琴，唱歌，跳舞。来得最多的是奥列索夫少校，他总在她身旁转来走去。这个人花白头发，小短腿，胖身子，红脸膛，浑身油光光的，看上去像是轮船上的一个机械工人。他擅长弹吉它，言谈举止像是这个太太的忠顺、谦卑的仆人。

小姑娘刚五岁，长得也像她的母亲一样美丽动人。她头发鬈曲，胖胖的，那对淡蓝色的大眼睛平静严肃而又有所期望地看着人。这个小姑娘时常流露出一种与她岁数不相称的沉思默想的神情。

小姑娘的外祖母从早到晚忙于操持家务，由阴郁沉默的邱弗

亚耶夫和一个生着斜眼的胖女仆帮着她干。家里没有专门照料孩子的保姆，小姑娘就自顾自地生活着，几乎没人照管，整天在门廊上或者门廊对面的一堆木头上玩耍。每天傍晚，我经常出来跟她在一起玩，我十分喜欢这个小姑娘，她也很快就跟我混熟了。她常常在我怀里听着神话故事就睡着了，于是，我就把她送到她的床上去。不久，事情就成了这样一种局面：每逢她躺下入睡时，总是非要我去跟她道晚安不可。我去后，她郑重其事地向我伸出一只胖乎乎的小手，说：

“明天见！外婆，我该说些什么呀？”

“你就说，求天主保 你。”她的外祖母一边说着，一边从口里、尖鼻子里喷出缕缕灰暗色的烟雾。

“求天主保 你到明天。那我就睡了。”小姑娘学着说了一句，将一床滚着花边的被子盖在身上。

她的外祖母纠正、教导她：

“不是保 到明天，而是保 到永远！”

“难道明天不是永远吗？”

她对“明天”这个词分外喜欢，并把自己喜爱的一切事物都寄托于未来。例如，她把摘下来的花朵和折断的树枝插进土地里，说：

“明天这儿就会变成一个花园了……”

“明天我也买一匹马去，骑上它，像妈妈一样……”

她很聪慧，可看上去心里总像有什么事压着，不很快活。时常正玩得起劲，她却突然沉思起来，出人意外的冒出一句：

“司祭的头发为什么和女人的一般长？”

她被荨麻扎痛了，就摇晃着手指头，指着那荨麻：

“你当心点，我会去祷告上帝，那他就要叫你吃大大的苦头。不管是谁，上帝都能叫他吃苦头，就连我的妈妈，上帝也能惩罚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有时她沉浸在一种淡淡的、严肃的悲哀中。于是她紧紧偎依着我，抬起头，那对有所期待的蓝色眼睛望着天空，说道：

“我的外婆总发火生气，妈妈就不这样，妈妈老是笑，大家都喜欢她，所以她总没有闲工夫。家里总有人来，有人来，因为她长得好看，人们都来看她。妈妈，她真可爱。连奥列索夫都这么说！可爱的妈妈！”

我十分高兴听这个小姑娘说话，她说的那些是我陌生的另一个世界。有关她母亲的话题，她总是滔滔不绝地乐于讲，于是我的面前悄悄地展开了一种新的生活，我又想起了玛尔果皇后。这越发加深了我对本书的信任，也加强了我对生活的兴趣。

一天傍晚，我坐在门廊上等东家一家人从奥特科斯散步回来，那个小姑娘在我的怀里睡着了。她的母亲碰巧这时骑着马回来，她轻捷地起身下马，然后头往后一扬，问道：

“她这是怎么啦？睡着了？”

“是的。”

“原来如此……”

邱弗亚耶夫跑出来，把马接过去。这个太太把鞭子往宽腰带一插，对我伸出两只手，说：

“来，把她交给我！”

“我自己抱进去吧！”说着，我就抬起脚。

“站住！”这个太太对我大叫一声，像吆喝一匹马似的。她在门廊的台阶上跺了一下脚。

小姑娘醒了，眨着眼睛看母亲，并向她伸出手去。她们就进去。

别人对我吆三喝四的，我已习以为常，但今天连这样的一个女人也吆喝我，却令我不愉快。其实，但凡她小声吩咐一句，谁也乐意听她的话。

又过了几分钟，那个斜眼的女仆来叫我。原来小姑娘在闹脾

气，任性地不跟我再见就是不睡觉。

我得意洋洋地走进她家的客厅，来到那太太面前。那个小姑娘正坐在她母亲的膝盖上，那个太太用灵巧的手在给孩子脱衣服。

“好，你瞧。”她说，“他已经来了，这个怪物！”

“他不是怪物，他是我的小伙伴！”

“是这样吗？那很好。我们来送给你小伙伴一点什么东西吧。你愿意吗？”

“行，我乐意！”

“好，这件事由我来办。你先去睡吧。”

“明天见。”小姑娘说着，对我伸出一只手来，“求天主保你到明天……”

那个太太听了吃惊地叫起来：

“这是谁教你的？是外婆吗？”

“是啊……”

她走后，这个太太伸出一个手指头招呼我过去，问道：

“送你点什么东西好呢？”

我说我也什么东西都不要。不过看能不能借给我一本什么小书。

她用那温香玉软的手指头抬起我的下巴，带着愉快的笑容问道：

“原来是这样，你爱看书，对吗？那你都看过些什么书呢？”

她一笑，就越发的美丽动人。我腼腆地说了几部长篇小说的名字。

“那些书里的什么内容惹你喜欢呢？”她把手放在桌子上问着我，指头微微晃着。

从她身上散发出一种什么花的浓重的甜香，这种香气同马汗的气味古怪的掺杂一起。她从长睫毛里瞧着我，那表情严肃而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思。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像这样瞧我。

她的房间里放着许多漂亮柔软的家具，空间就显得很狭小，如鸟窠一般。一些鲜花茂密的绿叶把窗子遮住，昏暗的角落里有一个火炉，膛外是闪着亮的雪白磁砖，旁边有一架发光的黑色钢琴。墙上挂着一些不很鲜亮的金边镜框，一些颜色发暗的文书装在内边，上面歪歪扭扭地写满斯拉夫文的大字母，每一张文书下面都用线绳挂着一个乌黑的大印戳。所有这些东西都像我一样温顺胆怯地看着这个女人。

我尽我所能对她解释说生活太艰难、太单调乏味，但一读书，就把这一切都忘掉了。

“哦，是这样？”她说站了起来，“你这话说得不坏，而且这话，我看也有道理……嗯，好吧，以后我可以借给你书看，可是眼下我手头没什么书……不过呢，你拿走这一本好了……”

她从长沙发上拿起一本黄色封面、边角污损的小书递给我说：

“你读完了，我再给你第二本，一共有四本……”

我拿着一本美谢尔斯基公爵的《彼得堡的秘密》回去了。我聚精会神地开始读这本书。可是没读几页，我就明白地看出来彼得堡的“秘密”比起马德里、伦敦、巴黎的秘密来乏味得多。这本书里，只有关于自由和棍棒的寓言值得玩味：

“我比你高明。”自由说，“因为我聪明些。”

但是棍棒回击它说：

“不对！我比你高明，因为我比你有力。”

它们就吵啊吵的，接着动手打起来了，那棍棒把自由痛打一顿。据我记得，结果是自由挨了这场打就死在医院了。

书里谈到了虚无主义者。我记得，按照作者美谢尔斯基公爵的看法，虚无主义者是一种凶恶异常的人，就连一只鸡让这种人看一眼也会死掉，“虚无主义者”这种称谓，在我看来像是骂人，

不体面的。除此以外，我就什么也不懂了。这使得我很气馁：很显然，我不善于理解好书！我相信这是一本好书，要知道，这么一个高傲而美丽的女人是绝对不会看坏书的！

“哦，怎么样，你喜欢这本书吗？”当我把美谢尔斯基的书送还给她时，她问我。

我难以启口说我不喜欢，我想到这样说会让她生气。

可是她却笑了起来，走到门帘后边的卧室，取出一本蓝色山羊皮硬封面的小书说：

“这本书你肯定喜欢，只是不要弄脏它！”

那是普希金的诗集。我一口气就读完了它，心里满是如饥似渴的感受，就像一个人无意间来到一个陌生的、美丽的地方，总希望跑遍这整个地方，让人看个够。一个人在沼泽地带的树林中，在那些长满青苔的土堆上跋涉了很久，突然一片干爽的林边草地展现在他眼前，那里充满阳光，盛开鲜花，他就会产生如此的心情。一时间他如醉如痴地看着它，接着就兴高采烈地跑遍整个地方。他的脚每一次挨到这块沃土上柔軟的青草，总有那么一种宁静的喜悦从心底掠过。

普希金诗歌的朴素无华和那铿锵有致的韵律，使我大为惊叹。这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觉得其它散文不顺畅，读起来别扭。《鲁斯兰和柳德米拉》的诗序，使我联想到我外祖母讲得那些优秀的神话，仿佛将那些神话奇妙地凝缩一起了。有一些诗句将真实的东西刻画得细致入微，让人暗暗吃惊。

那边，在荒无人迹的小路上，

印着人们没有见过的野兽的行迹……

我心里默诵着这华美的诗句，我眼前就仿佛出现了我很熟悉而又不大明晰的小路，出现了神秘的足迹和那被踩倒的青草，青草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还有没抖落的水银似的露珠。那些节奏分明，音调响亮的诗句把它所讲的一切都装点得喜气洋洋，十分容易让人记住。读这些诗章，使我心里幸福，也感到生活轻松愉快。这些诗鸣响了新生活的钟声。一个人能够识字看书，是多么幸福啊！

普希金的那些精采的童话诗，对我来说最亲切易懂。只要读几遍。我就能背诵下来。每当躺下睡觉时，我就闭上眼睛，默读那些诗，直到进入梦乡。我曾多次把这些童话诗念给那些勤务兵听。他们听着扬声大笑，善意地说上几句粗话。西多罗夫抚摸着我的头，轻声赞许道：

“这写得真好，不是吗？啊！天主呀……”

我的满心喜悦兴奋，被东家一家人看出来。老太婆立即开骂了：

“看书看得着了魔，迷了心，这个淘气精，四天没擦茶炊了。看着他，我的火气上来了，捞起擀面杖捶你……”

擀面杖有啥了不起？因为我用诗保护自己，反击对手：

那衰老的女巫师

用黑暗的灵魂爱恋恶事……

那个太太在我心目中越发显得崇高了：她读的书原来是这样！她跟那个裁剪师傅的瓷人一样的妻子可大不相同啊……

我把这本书送到她那儿，恋恋不舍地还给她时，她确信地说：

“这本书你一定喜欢！你知道普希金吗？”

我从一本杂志上了解到了一点这个诗人的生平，可我希望听她讲一讲，就回答说不清楚。

她简略地给我讲了普希金的身世和死亡情况。然后，像春天的白昼那样明媚地微笑着问道：

“你知道爱一个女人有多么危险吗？”

根据我看过的所有的书，我知道这的确是危险的，然而从另一方面看，也挺有意思。于是我就说：

“危险是危险，可大家都在爱！而且话说回来，女人也因此受折磨啊……”

她像看所有的人一样，从眼睫毛里看着我，严肃地说：

“是吗？你了解这一点？那我希望你可别忘掉！”

接着，她又问我喜欢哪些诗。

我回答，并且挥舞两条胳膊，背诵了一些诗句。她沉默而严肃地听着我朗诵，然后站起身，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沉思着说：

“你，最可爱的小野兽，应当去上学读书。这件事，我来考虑一下……你的东家是你的亲戚吗？”

我做了肯定的回答。她轻声道：

“哦！”听那口气，似在责备我。

她给我一本《贝朗瑞诗集》。这书装帧精致，附有版画，裁口喷金，红皮封面。这些诗将那沉痛的悲伤和激荡的欢乐奇妙地融汇一处。我读得简直如醉如痴，神魂颠倒。

我读着《老乞丐》里那些辛酸的话语，心里感到发凉：

莫非是我这条讨厌的蛆害得你们心烦？

那你们干脆用脚踩死它算了！

我有什么值得可怜？

快点把我一脚踏烂！

这以前为什么你们不引导我，

给我充沛的精力去闯荡？

即使我这条可恶的蛆，

也会成为一只辛勤的蚂蚁！

那我离开这个世界时，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也能拥抱四海的兄弟。
可我现在却奄奄一息，
即将以老流浪汉的身份死去，
我要大声向人们疾呼，
为我向你们这些人报仇雪恨！

这以后，我读到《哭泣的丈夫》，却又笑得流出了泪。贝朗瑞的这句话我记得特别牢：

快乐的生活的科学
常人并不觉得难学！……

贝朗瑞的诗挑起我心中一种得意忘形、无法压抑的欢乐，一种想调皮捣蛋，想对所有的人说尖酸刻薄的话的欲望，而且有一段很短的时期，我得到了满足，获得了成功。我把贝朗瑞的诗念熟并背下来，每逢我抽空跑到勤务兵的厨房里去玩时，总是津津有味地朗诵给他们听。

然而不久，我就放弃了这种朗诵。原因是有一次我向他们朗诵这样一句诗：

一个 17 岁的姑娘
戴什么帽子都漂亮……

不料却引起了一场极其恶劣的关于姑娘的话题。把我气疯了，我就抄起一个煎锅照准兵士叶尔莫兴的脑袋砸下去。西多罗夫及其他勤务兵把我从叶尔莫兴笨拙的手里拉出来。可打那以后，我就不敢跑到那些军官住的厨房里了。

我没有自由到外边街上玩，而且也没有时间玩，需要干的活

越来越多，除了女仆的、门房的、“跑脚的学徒”的日常工作以外，每天还得把细棉布钉在一些宽的木板上，再把设计图贴上去。另外，还得誊清东家所做的建筑工程预算表，核对包工头的帐单。我的东家一天到晚像一架机器似的不停地工作。

那些年，市面上的公家建筑物正在转为商人的个人私有财产。一些商号正忙着改建。我的东家承包改造旧店、建造新店的业务。他绘制“翻造过梁并在房顶开辟天窗”设计图。我常常拿着这些图纸，外带一个装有一张二十五卢布钞票的信封，去找一个年老的建筑师。那个建筑师把钱收下，在图纸上签字，写道：“经查，该图纸符合实际，此项工程由余亲自监督进行。某某。”不消说，他其实并不知道实际情况，亲自督工更不可能，因为他病得根本不能走出家门。

我常把这种贿赂分头送到市场主管人和其他一些必要的人那儿，从他们那儿取回各种证件，按东家的说法，就是“各种违法行为的通行证”。如果完成了这些工作，我就得到了一种权利：傍晚东家一家人出外拜客时，我可以在门外的门廊上等他们。虽然这种情况不多，不过一旦出去，过了午夜他们才回来。我往往在门廊的小平台上，在门廊对面的一堆木头上一连坐上几个小时，望着我所认识的那个太太家的窗口，尽情地听着欢畅的谈话声和优美的音乐声。

她家的窗子敞开着。透过窗帘和鲜花的空隙望去，只见军官们匀称的身子在房间里各处移动，显眼的是那个少校，他滚圆的身子滚来滚去。她呢，打扮得出奇的素雅和美丽，轻盈地飘动着。

我暗自称她玛尔果皇后。

“瞧，这就是法国书里描写的那种欢乐的生活了。”瞧着这一切，我心里暗想。我的心里总有一点难受：一看见玛尔果皇后四周的那些大男人，像一群黄蜂缠磨着一朵鲜花，我那稚气的妒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心就按捺不住。

到她家来的次数最少的，或许就是那个身材很高，郁闷不乐的军官了。他额头上留有刀伤的疤痕，两只眼睛深深地陷进去。他随身带着一把小提琴，拉得极为出色。每当他演奏时，过路的行人都纷纷在这个窗前停下脚，整条街的人都聚集到那堆木头上，甚至东家一家子。如果有谁在，也会推开窗子听一下，并称赞这位音乐家。在我的记忆里，他们除了称赞过大教堂的大辅祭外，还不曾称赞过其他什么人，况且我知道他们毕竟是对鱼油馅饼的喜爱胜过对音乐的喜爱。

这个军官有时用略微低沉的声调唱歌和朗诵诗歌。在这种时候，他常常用手心按着前额，莫名其妙地喘着粗气。有一次，我跟那个小姑娘在窗下玩，听见玛尔果皇后正请他唱歌。他推辞了一阵子，然后清晰地说：

只有歌才需要美，
美可是不需要歌……

我很欣赏这两句诗。也说不清为什么，我总有点可怜那个军官。

对我来说，比较愉快的事情就是远看着那个太太独自一人坐在房间弹钢琴。那美妙的音乐令我陶醉，我的双眼什么也看不见了，只看见那个窗子，看见窗子里黄色灯光下那女人苗条的身材、高傲脸庞的侧面以及那双在琴键上像小鸟一样飞来飞去的白晰的手。

我沉浸在悲伤的乐曲里，眼望着她，想入非非：我要到一个地方找到一宗宝藏，统统送给她，让她阔绰起来！我如果是斯科别列夫，就对土耳其再次宣战，拿到赔款，在这个城最好的地点奥特科斯建造一座住宅，赠送给她。只要能使她离开这条街，离

开这所房子就好，因为这儿的人都在用卑鄙的话议论她、中伤她。

不论是她的邻居们，还是我们这个院子里的大小主仆（特别是我的东家一家人），不无恶毒地说玛尔果皇后的坏话，就像对裁剪师傅的妻子辱骂一样。只是他们小心地议论，把声调压低，并不住地回头看。

他们之所以惧怕她，或许因为她是一个门第很显赫的人家的寡妇。她房间墙壁上挂着的文书，就是昔日的俄国沙皇戈东诺夫·阿历克塞·彼得一世赏赐她丈夫的祖先的。也许人们怕她举起那根柄上镶着淡紫色宝石的马鞭子抽人吧，据说她曾用那根鞭子打过一个什么大官。

然而低声的议论并不比那些高声的叫骂高强多少。这个太太生活在被人仇视的氛围里。我不能理解这种仇视，为此感到很痛苦。维克多鲁希卡讲他午夜后往家走，路过玛尔果皇后卧室的窗子，往里一看，看见她只穿着内衣，坐在一个沙发床上。那个少校跪在地上为她剪脚趾甲，拿一块海绵替他擦脚。

老太婆骂起来，唾沫星子乱飞。年轻的女主人涨红了脸，尖声叫道：

“维克多，呸！臭不要脸！哼，这些老爷多么卑鄙肮脏！”

东家不吭声，只是微微地笑。我很感激他对此事的沉默，不过也有点提心吊胆，生怕他也同情地参与这种叫嚷和诟骂。那两个女人尖声叫喊，惊诧不止，详细地盘问维克多鲁希卡究竟那个女人怎样坐着，少校又怎样跪着等。维克多就添油加醋地讲起来：

“他脸色通红，把舌头吐出来……”

我不认为那个少校给那女人剪剪脚趾甲是什么丢脸的事。我也不信他吐舌头的传说，这是对少校的诬蔑。我冲着维克多鲁希卡辩解：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既然这不好，那您为什么还往窗子里看呢？您又不是小孩子……”

不消说，我挨了一顿骂，可并没让我生多大的气。我只想的一件事：跑下楼，像少校那样跪在那个女人面前央求她：

“请您搬离这所房子吧！”

现在我知道了世界上有另外一种生活、另外一些人、另外一些思想和情感，就对眼前的这所房子以及它所有的房客生出一种发自内心的憎恶。无耻的流言蜚语像一面肮脏的网子罩住整个这所房子。这所房子里的人对这种恶意的诽谤中伤无一人幸免。你看，那个团队的教士有病，样子很可怜，人们风传他是个酒徒和色鬼。军官们和他们的妻子在一起，照我的东家一家人的说法，那是在犯通奸罪过光景。那些士兵老是那么一套单调的话议论女人，早已惹得我厌恶，而最不能让人容忍的是我的东家一家人，他们津津乐道于毫不留情地指责别人。其实这种指责究竟有什么意义，我知道得很清楚。挑剔别人的毛病，是惟一的一种可以不付代价而享受到的娱乐。我的东家一家人就专门靠用嘴巴糟蹋诬蔑别人来取乐，仿佛他们自己由于生活得正经、困顿、乏味而向一切人报复似的。

每逢他们用不堪入耳的话议论玛尔果皇后时，我的绝不是孩子气的情绪就在胸中一阵阵地汹涌激荡，使我气愤难忍，我万分憎恨这些无端诽谤人的人，生出一种无法压抑的欲望，恨不能惹恼所有的人，胡闹一场才解气。不过有时我又百感交集，痛苦地怜悯我自己，怜悯所有的人。这种无声的怜悯往往比痛恨还让人难受得多。

关于那个皇后的事，我比他们知道得多，我很担心他们打听出来我知道的那些事。

每当节日的早晨，东家一家人就去大教堂做晚弥撒，我就到她的家里去。她常唤我到她的卧室，我坐在一把小小的、蒙着金

黄色缎子的圈椅上，那个小姑娘就爬到我腿上来。我就对她讲起我曾经读过的书。她在一张大床上躺着，两个小手合拢一起按在脸颊下。她身上盖着一条金黄色的被子，跟卧室的一切陈设很相配。她深色的头发编成一根独辫，从肤色发黑的肩膀后面撂过来，放在前面，有时从床上耷拉到地板上。

她一边听我说话，一面睁着那双温柔的眼睛瞧着我的脸，露出一一种几乎让人看不出来的笑容：

“是吗？”

她这种善意的笑容，在我的眼里，也是皇后的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她用亲切的低沉声音讲话，而我觉得她的话总有这么一种含义：我知道我比所有的人都好得无法形容，纯洁得无法形容。我不需要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

有时我碰见她在一把低矮的圈椅上坐着，对镜子梳理头发。那头发稍落在她的膝盖上，落在圈椅的把手上，越过椅背几乎垂到地面来。她的头发又长又多，像我外祖母一样。我从镜子里看见她那对肤色发黑，样子挺实的乳房。她当着我的面穿束腰和袜子。她纯洁的裸体没有引起我心里的羞涩，反而生出了一种为她骄傲的喜悦心情。她身上总散发出的鲜花的香气，用以阻挡外人对她的邪念，紧紧地保护了她。

我健康，强壮，清楚地懂得男女间的秘密。可是人们在我面前谈起这种秘密，总带着那么一种没有人性的幸灾乐祸的神情，用极其残忍的口吻，讲得那么肮脏龌龊，所以我不能想象这个女人会被男人抱在怀里，也很难设想什么人会有权力成为她肉体的主人，伸出手放肆而无耻地触摸到她。我相信那些厨房和堆房里的秘密同样是玛尔果皇后所不理解的，她所知道的必是另外一种极其高尚的欢乐，另外一种爱情。

可是有一次傍晚前，我走进她家的客厅，却从卧室里传出我心上的那个女人响亮的笑声，有一个男人的声音央求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等一等……天主啊！我简直不能相信……”

我得离开，我明白这一点。可糟的是我又没法走掉……

“是谁呀？”她问，“是你？进来吧……”

她卧室里鲜花的香气闷得人透不过气，光线幽暗，窗帘挡着窗子……玛尔果皇后躺在床上，被子一直拉到脖子。靠近墙，在她身旁坐着的就是那个拉小提琴的军官。他只穿了一件衬衫，胸口敞开。他的胸脯上也有一处刀伤，伤口如同一条红带子从右肩直拉到胸脯，而且十分明显，就连在昏暗中我也看得很清楚。他的头发可笑地蓬乱着。我第一次看见他那张悲哀的、有刀伤的脸露出笑容，只是笑得那么奇怪。他那双女人样的大眼睛瞅那个皇后，似乎这是他第一次发现她的美丽。

“这是我的朋友。”玛尔果皇后说。我不知道她这是在向我介绍还是在介绍我。

“你怎么吓成了这样？”这声音似乎从远处飘来，“你过来吧……”

我就走过去。她伸出一条赤裸滚热的胳膊搂住我的脖子说：

“等你长大了，也会幸福的……你去吧！”

我把手里的书放在书架上，另拿了一本走掉了，一切恍然如梦。

我的心中有个什么东西咔嚓一声碎了。当然，我一分钟也没有想过我的皇后像其他一切女人那样恋爱，况且那个军官也不容许人这样想。我的眼前浮现出他的笑容，是那样的欢天喜地，像一个感到出乎意外的惊讶的小孩子。他那张悲哀的脸奇妙地变形，他一定爱她。难道会有人不爱她吗！她呢，也会用爱来慷慨地回报他，他小提琴拉得那么出色，他又善于那么真挚地朗诵诗歌……

然而，正因为我不得不寻求这些安慰，我才清楚地看出并不是一切都那么美好，我对看见的那件事的态度及对玛尔果皇后本

人的看法也不尽正确。我觉得我正在失去了一样什么东西，好多天都处在深切的悲哀中。

……有一天，我一时性起，没来由地胡闹起来。事后，我到那个太太家取书，她十分严厉地对我说：

“我听说，你捣蛋得不成样子！我没料到你会这样……”

我克制不住自己，就讲起自己生活得多么痛苦，听到别人说她的坏话的时候，又有多么难受。她和我面对面站着，将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先是神情严肃而精神集中地听我讲，不久，就轻松地笑起来，轻轻地推开了我：

“别说了。这些我都知道，懂吗？我什么都了解！”

随后，她拉着我的两只手和蔼可亲地说：

“你越是少注意这些卑鄙肮脏的事，就对你越好……再有，你这双手可没洗干净呀……”

唉，这样的话，她还是不说的。倘若让她每天擦铜器，刷地板，洗尿布，那么我想，她的手也不会比我纤细多少。

“一个人善于生活，别人就生他的气，嫉妒他。他不懂得生活呢，别人又都看不起他。”她若有所思地说着，把我搂着拉到她跟前，含笑凝视我的眼睛，问道：

“你爱我吗？”

“非常爱。”

“很爱吗？”

“非常爱。”

“那是为什么呢？”

“我说不清楚。”

“谢谢。你真好！我喜欢人家爱我……”

她笑了一下，想要说什么却又没说。可是叹了口气，长时间沉默着，没有松手放开我。

“你常到我家来吧。只要你能来，你就只管过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到她家去，从她那儿得到很多益处。每天午饭后，我东家一家人躺下睡觉，我就跑下楼。碰上她在家，我就在她那儿待上一个小时，甚至更长一些的时间。

“你要读些俄国的书，应该了解我们自己的生活。”她一面教导我，一面用那粉红色的灵巧手指把发针插到她那散发芬芳的头发表里。

她列举了若干俄国作家的名字，之后，她问我：

“记住了吗？”

她常常若有所思地说，口气里还略带烦恼：

“你得上学读书，要学知识才成……可我总忘掉这件事！啊，我的上帝呀……”

我在她那里坐了一阵，就拿着一本新书跑上来。我神清气爽，五脏六腑好似一齐被清水冲洗了一遍。

我已经读了阿克萨科夫的《家庭纪事》、经典的俄国史诗《在树林中》、震撼人心的《猎人笔记》、格烈宾卡和索洛古布的几部著作以及魏涅维季诺夫、奥陀耶夫斯基、丘特契夫的诗篇。这些书洗涤我的灵魂，将贫乏而令人苦痛的现实留在我内心深处的糟粕污泥一洗而光。我由此体会到什么是好书，认识到这些好书是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读了这些书，我的头脑里才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牢固的信念：我在人间并不孤独，而且我绝不会没路可走！

我的外祖母来了，我就兴奋地谈起玛尔果皇后。外祖母津津有味地嗅着一撮鼻烟，满怀信心地说：

“是的，是啊，这好！不管怎么，还是好人多，你只要去找，就准能发现！”

一次外祖母提议说：

“我该到她那儿去一趟，替你对她道一声谢吧？”

“不，不用了……”

“那就算了……天主啊，天主，一切都是这么的好，我恨不能万岁千秋地活下去！”

玛尔果皇后有心将我送到学校里去读书，可是没能实现她的愿望，“三一”节那天一件可恶的事从天而降，几乎把我断送掉。

节前，我的眼皮肿得很厉害，以至把眼睛完全遮住了。我的东家一家人吓坏了，怕我瞎了双眼，我自己也十分恐惧。他们把我送到了产科医师亨利·罗德节维奇那儿去，他们原来就熟识。医师在我的眼皮里开了刀，我在那儿躺了好几天。我双眼被绷带蒙着，这使我感到黑暗的痛苦和寂寞。临近“三一”节，我解开了眼睛上的绷带，又站了起来，像是从活埋人的坟墓里爬了出来，切身地感受到了失去视力的可怕。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磨难，它夺去了一个人几乎全部的世界。

由于身为病人，快乐的“三一”节那天，从中午起我的所有职务被解除了。我到各家厨房去看望那些勤务兵。他们除了为人严谨的邱弗亚耶夫外全都喝醉了。傍晚，叶尔莫兴抄起一根大劈柴冲西多罗夫的头上打去，西多罗夫顿时失去知觉，倒在门道里。叶尔莫兴见状大惊失色，逃到那条深沟里去了。

令人震惊的流言很快传遍了整个院子，说是西多罗夫被人打死了。人们纷纷涌到门廊附近来瞧那个兵。他直挺挺地躺在那儿，头朝外，身子穿过厨房门槛伸到门道里，僵直不动。有人小声说，该去叫个警察来，可没有人去叫，也没有人敢碰一下那个兵。

洗衣女工娜达丽雅·柯兹洛甫斯卡雅来了，身穿一件崭新的雪青色连衣裙，肩膀上披一块白色头巾。她气愤地推开众人，走进门道里蹲下身子，大声说：

“你们这些傻瓜，他还活着呢！去拿水来……”

人们纷纷劝她说：

“算了吧，不关自己的事，还是少掺和的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说，拿水来呀！”她像是面临着火灾大声嚷着。她手脚麻利地把连衣裙撩到膝盖上边，拉平里边的衬裙，将西多罗夫血污的脑袋移到自己膝盖上去。

围观的人带着不以为然的神情战战兢兢地散去了。我在昏暗的门道里看见这个洗衣女工白净的圆脸上淌着泪水，那双眼睛愤愤地闪亮。我提来一桶水，她吩咐我把水倒在西多罗夫的头上及胸部，并警告我：

“别让水溅在我衣服上，我还要去做客呢……”

西多罗夫苏醒了，目光呆滞地呻吟起来。

“你抬起他来。”娜达丽雅说着，将手插入他的腋下，伸直了胳膊悬空托起他，以免碰脏自己的连衣裙。我们把这个兵抬到厨房，放在他的床上。她用一块湿抹布擦净他的脸就出去了。临走时她说：

“你把抹布蘸上水，按在他头部。我先走了，去找那个蠢货。等着看吧，这些魔鬼照这样喝酒，迟早要闯出祸，被送去做苦工完事。”

她把粘着血污的衬裙脱下来，扔到墙角，又把那件沙沙作响、揉皱的连衣裙仔细理好，走出去了。

西多罗夫不停地伸懒腰，打嗝、哼哼唧唧。一颗颗沉沉的黑血珠从他的头上滴落，浇到我的光脚背上。这是令人不愉快的，可我因为心里害怕，不敢把脚挪开，任凭那血珠滴答着。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外面，节日的白天阳光明媚，小桦树把房前的门廊和院子的大门装点一新。路旁的小石柱，根根都拴着新砍下来的槭树和楸树的枝条。整条街上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碧绿色，一切都那么清新和鲜亮。自从这天早晨起，我就觉得这个春天的节日好像能常驻人间，从此生活就会变得纯洁、光明、快乐。

西多罗夫呕吐了，弄得厨房满是热酒和生葱的呛人气味。外

面玻璃窗子上，不时有些模糊的宽脸蛋贴上去，压瘪了鼻子。那些脸的两边贴竖着两个手掌，就像生出了难看的大耳朵。

西多罗夫追忆着，嘴里嘟嘟囔囔：

“我这是怎么啦？摔了吗？叶尔莫兴呢？他可真是个好伙伴啊……”

接着，他咳嗽起来，醉乎乎地哭着，抹着眼泪哀叫：

“我的妹妹呀……亲妹妹呀……”

他下了床站在地上，身上的衣服粘滑、潮湿又臭烘烘的。却不料他一晃身子，扑通一声又倒在床上，眼珠古怪地转动着，说：

“我真让人快打死了……”

我觉得好笑。

“是谁在笑？鬼东西！”那个兵呆呆地看着我问，“有什么可笑的？我死定了……”

他伸出两只手来推开我，嘟囔说：

“第一个日子是先知伊里亚，第二个日子是骑马的叶果里，第三个……你别到我跟前来！滚开，你这条狼……”

我说：

“别胡闹！”

他莫名其妙地勃然大怒，大喊大叫，两只脚擦在地上沙沙作响。

“我给打死了，你却……”

他伸出一只软绵绵的、脏兮兮的手，冲我眼睛狠狠地来了一拳。我疼得大叫了一声，眼前一片模糊。好不容易跑到院子，正迎头撞上了娜达丽雅。她正拽着叶尔莫兴的胳膊，喳喳地叫嚷：

“走啊，你这匹马！”她看到我，又问：

“你这是怎么啦？”

“他打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什么？他打人？”娜达丽雅吃惊地拖着长音说。接着她将叶尔莫兴一揪，对他说：

“喂，妖精，看来呀，你该谢谢上帝了！”

我用凉水冲了一下眼睛，然后从门缝往里瞧，只见那两个兵互相抱着哭，显然重归于好。后来，他们就动手搂抱娜达丽雅。她打他们的手，叫道：

“把你们的狗爪子拿开，这些公狗！你们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你们以为我是那号骚娘们儿吗？趁你们的老爷还没回来，躺下赶快睡觉。喂，快点！不然的话，我就让你们尝尝苦头！”

她把他們俩当作小孩子，照料着睡下，一个躺在地板上，另外一个躺在木床上。听到二人的鼾声响起，她才走到门道里来。

“我本来打扮好了要去作客，但是现在浑身上下都弄脏了！他打你啦？……看看这个大混蛋！这都是酒惹出的事。小伙子，你可别喝酒，永远也别喝……”

我和她一起坐在大门外的一条长凳上，问她怎么会不怕醉汉。

“但没喝醉的，我也不怕呀，叫他们尝尝这个！”她说，把一个捏紧的红拳头伸给我看，“我有过一个丈夫，现在他死了。活着的时候也曾喝得烂醉，我就把他的胳膊、腿全捆上，待他酒醒了，就扒下他的裤子，用坚实的树枝抽他、训他：不许你喝，不许你灌醉。你既然成了家，你的老婆才是你的乐子，酒不是你的乐子！对了，我打得没劲了才住手。这以后，他就像我手里的一团蜡了……”

“您真有力量。”我说，想起那个连上帝也欺骗过的女人夏娃。

娜达丽雅叹口气说道：

“娘们儿就该比爷们儿有力量。按理说，应当给娘们儿双倍的力量，可天主就是不给！爷们儿都是指望不上的人啊！”

她并没有恶意，心平气和地讲着。她坐在那儿，隆起的胸脯上交叉着胳膊，背靠围墙，眼睛悲哀地盯着由垃圾堆成的土坝，那上面布满了碎石头。我听着她那颇有见地的话语，忘掉了时间。忽然，在土坝的尽头女主人挽着她丈夫的胳膊出现了：慢腾腾地迈着步，神态庄严，活像一只雄火鸡领着一只雌火鸡。他们往这边定睛看着，开始了说话。

我跑过去把正面门廊上的门推开。女主人一边往楼上走，一边对我挖苦：

“你在对那洗衣女工献殷勤吗？你这套本领是从楼下的太太那儿学会的吧？”

这话愚蠢至极，没有触动我的心。可气的是我那东家，他冷笑了一下，来了一句：

“是啊，到时候了！”

第二天早晨我到楼下的板棚取木柴时，从门上一个四方的猫洞旁拣到一个空钱夹。这以前，我有几十次看见过西多罗夫的手里拿着这个钱夹，我就马上把钱夹送还给他。

“可钱呢？”他问我，用指头往钱夹里边摸，“一个卢布零三十个戈比弄哪儿了？你给我！”

他用一块毛巾包着头，人瘦了，脸色发黄。他浮肿的眼睛生气地眨巴，不相信我拣到的是个空的钱夹。

叶尔莫兴来了。他向我这边点着头，开导西多罗夫：

“这钱一准是他偷的，肯定是他。把他拉到他东家那儿去！咱们当兵的绝不偷当兵的东西！”

他的话分明是不打自招，此地无银三百两，把钱夹扔到我板棚里的恐怕也是他。我顿时冲着他的脸喊：

“你胡说，偷钱的就是你！”

我更确信我猜中了，因为他恼羞成怒，那张呆笨的脸变了形。他又害怕又气愤地转来转去，用拔尖的嗓子尖叫：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有什么证据？”

我拿什么来证明呢？叶尔莫兴哇哇地叫嚷着，把我拉到院子里。西多罗夫也嚷着一些什么话，跟在我们后面。从窗子里探出形形色色的人物的头。玛尔果皇后的母亲冷眼旁观，不动声色地吸着烟。我明白这一下子我在那个太太的心目里算是彻底完了，我不禁愣住了。

我记得，那时那两个兵扭住我的胳膊，我的东家两口子就在对面站着，边听他们告我的状，边点头表示同意他们的话。“是啊，是啊。”女主人自信地说：

“对，这准是他干的！怪不得昨天他在大门外向一个洗衣女工献殷勤。可见他有钱，不花钱怎能搞上女人……”

“说得对啊！”叶尔莫兴高兴了。

瞬时，我觉得天昏地暗，一腔熊熊的怒火把我烧坏了，就冲着女主人嚷大叫，结果挨了一顿毒打。

不过，使我痛苦的与其说是这顿打，不如说是担心眼下那个太太对我有什么看法。我在她面前该怎样洗刷我自己呢？面对着这糟糕透顶的现实，我心里分外痛苦。

也算是我走运，那些兵很快将这件事传遍整个院落，传遍整条街。这天傍晚我正在阁楼躺着，忽然听见楼下响起了娜达丽雅·柯兹洛甫斯卡雅的喊叫声：

“不，为什么我不该讲！不行，亲爱的，你过来吧，你快过来！我说你倒是快过来呀！你不来，我就到你的主人那去，他会叫你走过来的……”

我立即意识到这场吵闹与我有联系。她正在我们的门廊那儿嚷叫，声音越来越响亮，也越来越得意。

“你昨天给我看了多少钱？那笔钱是打哪儿来的？你说！”

我高兴得透不过气来。只听见西多罗夫埋怨、懊丧地说着，那声音拖得老长：

“唉唉，叶尔莫兴呀……”

“你们给那个孩子造谣言诬蔑他，还打了他，是这样吗？”

我恨不得跟下楼，在院子里高兴地跳起舞，感激地吻一下那个洗衣女工才好。但是这时候，大概是从窗口里边传出我的女主人的尖叫声：

“那个孩子挨打是因为他骂人。至于说他是贼，那除了你这个臭女人，谁也没有这么想过！”

“您自己才是臭娘们儿！太太，说句不怕您见怪的话，您是一头大母牛。”

我听娜达丽雅的叫骂就像听音乐一样入耳。我内心的委屈和对娜达丽雅的感激交织在一起，热辣辣的眼泪流了下来，这种热泪烧痛了我的心。我喘着气，竭力把眼泪咽到肚子里。

后来，我的东家顺着楼梯慢腾腾地走到阁楼，在人字梁的系条上挨着我坐下。他把头发理顺了顺，才开口：

“怎么样？小伙子，彼什柯夫，你运气不佳吧？”

我把脸扭到一边，不理他。

“不过话说回来，你也骂得太不像话了。”他接着说。我轻声向他宣布：

“等我能起来，我就离开你们！”

他沉默地坐着，自顾吸烟。后来，他注视着烟头，声音不大地说：

“好吧，这随你。你年纪不算小了，该知道怎么办对你好了……”

他走了，我像往常一样可怜他。

过了三天，我才离开这所房子。这期间，我急得不得了，一心想跟玛尔果皇后告辞，可又没有勇气去见她。而且说句心里话，我在等她唤我去。

我跟那个小姑娘辞别时，特意拜托她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对妈妈说，我很感激她，很感激！你会告诉她吗？”

“我会的。”小姑娘答应着，对我亲切地微笑，“明天见，是吗？”

太约二十年后，我又见到了她，她却已经成为一个宪兵军官的太太了……

11

我又去做洗碗工了，这次是在“彼尔姆号”轮船上。这条轮船像白色的天鹅一样，船身大，行驶得快。我在这儿做“打杂的”洗碗工或者可以说是“厨房里的佣人”，每月挣7个卢布，职责是给厨师当助手。

食堂的老板体形滚圆，待人傲慢，光秃秃的脑袋像个皮球，两只手背在身后，一整天地在甲板上沉甸甸地走来走去，就像在大热天里要找阴凉角落的一头骗猪。他的妻子在食堂里守候，这是个年纪在四十开外的女人，相貌挺漂亮，可是已经衰老了，脸上扑了很厚的脂粉，使得她脖子上的那些又白又粘的粉末不停地掉下来，落在她身上的那件鲜艳的连衣裙上。

工资很高的厨师伊凡·伊凡诺维奇掌管着厨房，他外号叫小熊，小个子，胖身材，长一个鹰钩鼻子和一双尖刻的眼睛。他是个爱打扮的人，衣领总要浆硬，胡子每天刮，腮帮子铁青，乌黑的唇髭往上翘着。空闲时，他总是用他那烤红的手指不停地捻他的唇髭，同时举起他那个带把的小圆镜照了又照。

司炉工人亚科甫·舒莫夫是这条轮船上最有趣的人。这是一个胸脯宽宽的、四四方方的汉子。他那张鼻孔朝上的脸平得像铲子一样，如同熊一样的一双小眼睛藏在两道浓眉下面。脸上的胡子卷曲成许多极小的圈圈，像沼地上长的青苔。密密麻麻的头发像是给头上戴了一顶厚实的帽子，他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把他的弯

曲的手指插入他的头发里去。

打牌他总是赢钱。他饭量大得惊人。他常像一只饿狗一样围着厨房绕来转去，要几块肉，或者要几根骨头。到了傍晚他就跟小熊在一起喝茶聊天，讲他自己不寻常的身世。

当年他还年轻的时候，他在梁赞城给一个城里的牧人当帮手。然后，一个过路的修道士把他引诱到一个修道院里去了。他在那儿做了四年的见习修道士。

“原本我会升为修道士，成为上帝的一颗黑星的。”他打趣道，讲得很快，“不料我们这个修道院来了一位平扎城的女香客。她是个很有意思的娘们儿，我被他搅昏了头。‘你这个人倒挺不错，身强力壮的，’她说，‘我呢，是个清白的寡妇，孤单一人，你到我家去当个打扫院子的工人吧，’还说，‘我自己有一所小房子，我是做羽绒生意的……’”

“可以啊，她叫我去做个打扫院子的工人，我呢，干脆当了她的姘头。就这么着我吃着她的热乎乎的面包过了大约三年。”

“你胡说得离谱了。”小熊截断他的话说，小心地弄着鼻子上面的一个粉刺，“要是胡说能挣钱，那你倒发了大财了！”

亚科甫嘴里不停地嚼动着，使他那些曲卷成小圈圈的淡灰色的胡子在他那似乎没生眼睛的脸上蠕动，随之动弹的还有他那对毛茸茸的耳朵。他听完厨师的话，仍然那么心平气和而快速地往下讲：

“她比我岁数大，我跟她在一块儿过得没意思，我厌倦了，就和她的侄女勾搭上了。后来她发现了这件事，给了我一个耳光，把我撵了出来……”

“给你的奖赏真是再好不过了。”厨师说，也像亚科甫那样讲得轻松而又有理。

那个司炉工人往嘴里塞了一小块砂糖，继续往下说：

“我没有个着落，闲逛了一段时间，后来和一个小老头搭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伙计。他是弗拉吉米尔城的人，跑单帮。我跟他走遍了天下！去过巴尔干高山，去过土耳其人那儿，去过罗马尼亚人那儿，希腊人那儿也去过，还有形形色色的奥地利人，各民族那儿都走遍了。我们从这个地方买货，再运到那个地方去卖……”

“你们偷东西吗？”厨师认真地问道。

“这种事那个小老头可不干！他还对我说：到了外地你得守本分。他说外国有个规矩，凡偷东西的一律砍头。我呢，说实在的，偷东西的事倒试过，但是不顺利：我想偷一个商人院子里的马，可是没本事，让人抓住了。当然，人家就动手打我，打了又打，后来把我送到警察局里去。我们两个人，一个是地道的偷马贼，老行家，我呢，是闹着玩的，多半是想图个新鲜。我在那个商人家里做过工，给他家的新浴室砌炉子。那个商人生起病来，做了一个恶梦，梦见了我。他吓坏了，赶紧去警察局请求长官：您放了他吧，这说的是我，您放了他吧，不然的话我总是梦见他。他说要是我不饶了他，我这个病就好不了，没准儿他是个魔法师。你瞧，我成了魔法师了！好，这个商人很有势力，人家就把我放出来了……”

“真不该把你放出来，倒应该把你沉入水里泡上三天，把你那些乌七八糟的想法统统泡掉才是。”厨师插嘴说。

亚科甫马上接过他的话来说：

“说得对，我脑子里的新奇想法也真是多，老实说吧，我的那些想法比整个村子里的所有人的想法还要多……”

厨师把一根手指伸进硬领里，生气地把领子拽开，摇晃着脑袋用烦恼的口气埋怨道：

“莫名其妙！大家看看这个罪犯，他活在世上是为什么呀？吃、喝、闲逛，你自己说说看，你活着是为什么？”

司炉工人嚼着东西，吧哒着嘴，回答：

“这个我就知道了。活着就是活着。有的人躺着活，有的

人跑着活，当官的就光坐着，可人人都得吃东西。”

厨师愈加生气了。

“哼，你是一头无法形容的猪！不，连猪都不如，是臭猪屎……”

“你怎么骂人？”亚科甫惊奇地问，“男人都是一棵橡树上的果子，你不用骂我，你就是骂，也不能使我变好一点……”

这个人立时把我牢牢地吸引住了。我用十分惊奇的眼光看着他，张着嘴听他讲话。我想，这个人心中必定有一套自己的实实在在的生活知识。他对任何人都称“你”，对任何人都用直率的、满不在乎的眼光瞧着，对任何人，无论是船长、食堂老板、头等舱的乘客，他都把他们视同和自己、水手们、食堂里的仆役们、甲板上的乘客们一样看待。

我常常看见他倒背着两条猩猩似的长胳膊，站在船长或机械师的面前，默默地听着人家骂他懒，骂他打牌时随随便便赢光人家的钱。他就那么站着，看得出这种训骂对他毫无作用。他们吓唬他，说等船驶到下一个码头就赶他上岸，他显得无所谓。

他有一种与人不同的气质。看来，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特殊，认为别人不可能全了解他。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生闷气，也想不起来他有长时间沉默的时候。他那被蓬松的胡子盖满的嘴里总是流出滔滔不绝的话来。每当被人骂了，或者听别人讲得有趣，他的嘴唇就微微动着，仿佛在重复他所听到的话，或者是在轻轻继续说他自己的话。每天值完班，他就从锅炉房爬出来，赤着脚，满头大汗，穿一件被汗湿透的沾满油污的褂子，腰带也不系，敞着怀，露出前胸那卷曲浓密的毛，接着甲板上便传来他那平稳单调的略带沙哑的声音，他的话像雨点一样洒下来。

“你好，老大娘！上哪儿去呀？是去奇斯托波利吧，我知道那个地方，我也去过那儿，在一个有钱的鞑靼人家里做过工。那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个鞑靼人叫乌桑·古巴依杜陵，有三个老婆，他身体很结实，红脸膛。他有个小娘们儿，是个很有意思的鞑靼女子，我跟她乱来过呢……”

他什么地方都到过，并且每一个地方他都跟女人胡乱来，他讲起这些事来，都泰然自如、不怀恶意，好像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受过委屈挨过骂或经历过什么凌辱似的。过不了一分钟，他的话就会在船尾的那边响起来。

“打牌呀，来。咱们来打‘撞大运’，打‘三张牌’，打什么都行！打牌真是让人觉得愉快，立刻能分输赢，坐着就能挣钱，简直做的是商人的差使……”

我听出，他不大用好、坏、糟糕等那样的字眼，差不多总是说：“怪有意思的”、“稀罕”。在他看来，漂亮的女人就是“怪有意思的小娘们儿”，好天气的日子是快慰的日子，他说得最多的是：

“这不算什么！”

大家都说他是懒鬼，但是我却不那么认为，我觉得他跟大家一样，在地狱般闷臭的热气扑面的炉膛前，老老实实在做艰苦的工作。我记不得他有过其他的司炉工那样的叫苦喊累。

有一次，船上的一位老太婆丢了钱包。那是一个晴朗静寂的傍晚，船上的人都心平气和。船长送了五卢布给那个老太婆，乘客们也纷纷解囊为她捐钱。当把这笔钱交到老太婆手里时，她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弯下腰来向大家施礼道：

“好人们，给我的钱比我丢掉的多出了三卢布十戈比。”

有人快活地喊道：

“老婆婆，别说了，你就都收下吧，多三卢布也不算多嘛……”

又有人合情合理地劝慰道：

“钱又不是人，多了也不碍事……”

可是，亚科甫却走到老太婆面前，认真地请求道：

“请把多余出来的钱给我吧，我用它去打牌！”

大家都以为亚科甫在开玩笑，笑做一团。可是，他却纠缠着那个发窘的老太婆劝道：

“给我吧，老婆婆，你拿这钱有什么用呢？说不定你明天就要进坟墓了……”

大家骂他，把他赶开，他却摇着头，吃惊地对我说：

“这班人真怪！管人家那么多闲事干什么！是那老婆婆自己说这钱是多余的，可是三卢布要是真给了我，我就痛快了……”

钱币的样子大概使他觉得有趣。他爱一边说话，一边拿着银币和铜币在裤子上擦，擦得亮闪闪的，然后就用弯手指拿紧它，放在鼻孔朝上的脸上仔细地看，他的两道眉毛不住地跳动着。但是他却并不贪财。

有一次，他要我跟他玩“撞大运”、赌钱。我说我不会。

“你不会？”他惊奇地说，“你怎么不会呢？亏你还读书识字呢！那我教你吧，我们赌着玩，赌糖……”

他赢了我半磅方块糖，一块接一块地把糖放到他胡子遮盖的嘴里。后来见我学会了，就提议说：

“现在咱们来真格的，赌钱，你有钱吗？”

“有五个卢布。”

“我有两个多卢布。”

不消说，他很快就赢光了我的钱。我想翻本，把一件值五卢布的外罩作了赌注，又输了。又把一双值三卢布的新皮靴作了赌注，结果还是输了。于是，亚科甫变得很不高兴，几乎生气地对我说：

“不行，你不能赌，太不冷静了。一下子就把外罩、皮靴押上了。这些东西我不要，你都拿回去吧！钱呢，我还你四卢布，我拿你一卢布，就算你交的学费好了，行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很感激他。

“这不算什么！”他回答我的感激说，“赌钱，是玩，也就是取取乐。可你却像打架一样，就是打架，太急躁了也不成。要瞄准了再打，用不着急躁，你年纪轻轻的，要学会克制自己，一次不行，五次不行，到第七次干脆撒手不干了！到别处冷静冷静，等你头脑冷静了，就再玩！这才是玩。”

我越来越喜欢他，同时也越来越不喜欢他。有时他讲的话使我想起了我的外祖母。他有很多吸引我的地方，可是他那种对待旁人的冷漠态度使我分外的反感。看来他这一生也不会改变这种态度。

有一次，夕阳落山的时候，一个二等舱的乘客，喝醉了酒落进水里，在金红色的水面上拼命地挣扎着，那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彼尔姆商人。机器马上被关了，轮船停了下来，从轮子下面冒出一团团云雾般的泡沫，被夕阳照着，染成血一般的颜色。那个商人离船尾已经很远，正在那沸腾的鲜血中扑腾，从河面上传来刺人心弦的呼救声。乘客们也惊慌失措，大呼小叫，纷纷挤到船边、船艙上。落水人的一个同伴，一个红发秃顶的汉子也喝醉了酒，用拳打散着周围的人，冲到船边声嘶力竭地吼道：

“都滚开！我马上把他救上来……”

已经有两个水手跳进了水里，一条线似地向落水的人身边游去。一条舢板从船尾放了下去。这时，在船员们的叫喊声和女人们的尖叫声中，传来了亚科甫那沙哑的声音，这声音是那样的平静：

“他要被淹死的，肯定要淹死的，因为他穿着长衣服，就一定会淹死。就像女人，女人为什么比男人容易淹死，因为她们穿着裙子。女人一落水马上就往下沉，就像一个一普特重的砝码……嗨，你们等着瞧吧，他很快就要淹死了，我绝对不是胡说……”

那个商人果然沉到水里淹死了。人们捞了两个钟头，结果连尸体也没发现。他的同伴酒也醒了，坐在船尾，气喘吁吁，伤心地喃喃道：

“真是飞来横祸呀，可让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向他的家人交待呀！他有亲人的啊……”

亚科甫倒背着双手站在他面前，安慰他说：

“商人，想开点，说实在的，谁也不知道自己要死在哪里。有的人吃了蘑菇，一下子就吃了！成千上万的人吃蘑菇都没事，唯独例外一个人吃死！这能怪蘑菇吗？”

他身强体健，像个磨盘似的立在商人面前，将话像撒麸子似地撒向商人。开始这个商人只是沉默地哭泣，用他的大手掌拭掉胡子上的泪水，可是听了一会儿，就叫道：

“妖怪，你为什么要折磨我！正教徒啊，你们快把他赶走，不然出了乱子可别怪我！”

亚科甫泰然地走开了，嘴里说着：

“这人真是的，人家好意劝他，他却死不开窍……”

有时我觉得这个司炉工人有点傻，不过我觉得他是故意装的。我很想知道他的经历，了解他是怎样走遍世界，然而却总是一无所获。他抬起头来，微微睁开他那熊一样的黑眼睛，一只手抚摩着他那毛茸茸的脸，拉长了声音追述道：

“老弟，人啊，就像蚂蚁一样，到处都是。这个地方有人，那个地方也有人，热闹得很。人当中，农民最多，就像秋天的树叶一样，满地都是。见过保加利亚人吗？我见过，希腊人也见过。还有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我都见过，还有各种茨冈人，多得记不清，也各不相同，我都见过。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其实还不是都一样？居住在城里的是城里人，居住在乡下的就是乡下人，跟咱们这儿一模一样。总之相似的地方很多。就连说话都有和咱们一样的人。只是说得不好，比方鞑靼人、莫尔多瓦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就是这样。希腊人不会说咱们的话，他们说的是另一种话，听起来也像中话，可是你就是不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同他们说话，你得打手势。可是我的伙计，那个小老头，装得好像懂希腊话，叽哩咕噜地说着什么‘卡拉马拉’、‘卡里美拉’。这个小老头真狡猾，把他们蒙得晕头转向！……你又问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你真怪，他们又能是什么样？嗯，他们是黑皮肤，罗马尼亚人也黑，他们信一样的教。保加利亚人也黑，但是他们信的教和咱们不同。说到希腊人，倒是和土耳其人差不多……”

我觉得他没有把所知道的全都讲出来，还有一些他不愿意讲的事情。

从杂志的插图上，我知道希腊的首都是雅典，那是一个古老而美丽的城市。但是，亚科甫不承认有雅典，他怀疑地摇摇头说：

“人家在骗你呢，老弟。雅典是没有的，倒有个雅特斯，不过那不是一座城，倒是一座山，山上有个修道院。就是这么回事。那个地方叫雅特斯圣山。有这样的图片，那个老头儿就是贩卖这种图片的。在多瑙河边有一个别尔歌罗德城（此城不在多瑙河边，译者），就像咱们的雅罗斯拉夫尔城或尼日尼城一样，都是些平平常常的城，可那里的乡村，却不一样。那儿也有娘们，不过那些娘们儿可真是有意思。我差点为这么一个娘们儿留下不走了，她叫什么名字来着？”

他用他的手掌用力磨擦着他那张似乎没长眼睛的脸，使那些硬胡子发出轻微的响声，于是他就笑了，这笑声从嗓子的深处发出，好像一个破铃响。

“我这个人特爱忘事！要知道那时候我跟她是非常的要好……分手的时候她哭了，我也哭了，真是……”

他就开始用平静的、不害臊的口气教我怎样去勾引女人。

我们就坐在船尾，温暖的月夜笼罩着我们。在银白色河水的

尽头，依稀可看见岸上的草场，高高的岸上有些黄色的灯火在闪烁，像是从天上掉下的几颗星星。周围的一切都在活动，毫无睡意地抖动，过着宁静而又执著的生活。在这样可爱的凄然的寂静中，那个略带沙哑的声音在响着：

“经常，她张开双臂，像大字形一样……”

亚科甫不知羞地讲着，却不肉麻，他的那些话里没有夸耀，也没有残忍，只有率直的稍稍带有悲哀的感觉。毫无遮掩的明月，让人遐思，让人激动，也让人感到莫名的忧郁。使我只能去想好的事，最好的事，我便联想起了玛尔果皇后和真实得令人难忘的诗：

只有歌儿才需要美，
美却不需要歌儿……

我像赶开微微的睡意一样，赶开这种梦幻般的幻想，然后向这个司炉工人追究他的生活经历和见闻。

“你真是个怪人。”他说，“该怎样给你说呢？我什么都见过。你问我见过修道院吗？自然见过。见过饭馆吗？也见过。达官贵人们的生活、贫苦老百姓的生活，我都见过。我自己呢，经历过吃饱的生活，也经历过忍饥挨饿的生活……”

他好像正走在一条深水河面上摇摇晃晃的险桥上一样，慢吞吞地追忆往事说：

“好，举例来说，有一次我因偷马被关在警察局里，当时我想我肯定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正巧警察分局长因为他家的新房子里的炉灶倒灌烟而骂街。我听到后，就说：‘老爷，这个我能修好。’他对我说：‘你少啰嗦，就连最高明的师傅都没办法……’我说：‘有时候，羊倌比将军还要高明呢。’那时我想，反正我要去西伯利亚了，什么事情都无所谓了，对什么人说话都很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大胆。那个警察分局长就对我说：‘那你就试试吧，’然后又说，‘不过，你要是把炉灶越修越糟，我就砸断你的骨头。’我用了两天的时间把这个事完全做好了。那个警察分局长惊奇，大叫：‘傻瓜、混蛋！你有这么高明的手艺，竟然去偷马，怎么回事？啊？’我说：‘老爷，我糊涂了。’他说：‘这倒是实话，你真是糊涂，我真有点可怜你了。’你听听，他说他可怜我，作为一名警察，应该铁面无私，可你看，他却可怜起人来啦……”

“那又怎么啦？”我问。

“不怎么。他可怜我。还要怎样呢？”

“为什么要可怜你？你简直就是一块大石头嘛！”

亚科甫好意地笑笑：

“怪人，你说我是石头吗？就真是石头，也应该可怜它。石头自有石头的用途，路得用石头铺啊，世上万物都应当爱惜，没有一样东西是毫无用途地存在的。沙土算得了什么？沙土就能使小草落地生根……”

这个司炉工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愈加明白了：他肯定知道我所不理解的东西。

“你怎样看那个厨师？”我问。

“你说小熊吗？”亚科甫冷淡地说，“对他能有什么看法呢？什么看法也没有。”

这话倒一点不假，伊凡·伊凡诺维奇总是那么严谨、稳重，让别人对他无可指责。他只有一件事使人发生兴趣：他不喜欢这个司炉工，老是骂他，却又常常请他喝茶。

有一天，这个厨师对亚科甫说：

“要是现在还是农奴制，而且我又是你的主人，对你这个懒鬼，我一星期用树条打你七次！”

亚科甫认真地说：

“七次，是不是太多了。”

厨师虽然骂他，但是不知为什么又总把各种各样的食物送给他吃。厨师粗暴地塞给他一块，说：

“吃吧！”

亚科甫不紧不慢地咀嚼着，说：

“沾你的光，使我更加身强体壮了，伊凡·伊凡诺维奇！”

“对你这个懒鬼来说，身强体壮有什么用处？”

“有什么用处？能活大年岁呀……”

“可你活着是为什么呢，懒鬼！”

“鬼也要活着呀，难道活着没意思吗？伊凡·伊凡诺维奇，活着，多开心呀……”

“简直就是白痴！”

“你说什么？”

“白——痴。”

“多么怪的词。”亚科甫很惊讶。可是“小熊”对我说：

“是啊，你可以好好想一想，咱们在地狱一样的炉灶前熬干了血汗，烤糊了骨头，可你看他，却像个猪似的就知道吃！”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司炉工人边说，嘴里还不停地嚼着食物。

我知道在锅炉房工作比在厨房里工作辛苦得多，尽管都是在炉火面前，但锅炉房却热得多。好几次晚上，我同亚科甫一道去烧火，但为什么他不把自己的劳动的辛苦告诉厨师听！这令我感到惊奇。是啊，这个人肯定有些道理但我不懂……

大家都骂他。无论是船长、机械师、水手长或其他的什么人都可以随便骂他。可是怪得很，为什么不辞掉他呢？其他的司炉工人们对他却比别人对他好，尽管他们也嘲笑他的饶舌和打牌。我问他们：

“亚科甫是好人吗？”

“亚科甫？没有什么。是个大好人，你怎么摆弄他都可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哪怕把一块烧红的木炭置于他怀里都行……”

虽然他在锅炉前辛苦地劳动，还有像马一样的胃口，但他却睡得很少。常常一下班，连衣服也不换，就那么一身臭汗地到船尾上去呆着，整晚同乘客们聊天或打牌。

我面前的他，像一只上了锁的箱子，我极力想打开它，去寻找我所需要的东西。

“老弟，你究竟需要什么呢？我真不明白。”他问，用他那藏在眉毛下不易让人看见的眼睛上下打量着我，“啊，这个世界我已经游历了许多地方，还有什么可讲的呢？你真有意思，好吧，我就给你讲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情吧。”

于是他讲：“从前在一座县城里，住着一位害肺结核的青年法官，他的妻子是位德国人，身体很好，却没有孩子。她爱上了一个做布料生意的商人。这个商人已经结婚，老婆长得挺漂亮，还有三个孩子。这个商人看出了那个德国女人爱上了自己，就设法耍弄她，约她晚上到自己家的花园来，另外又叫了两个男人，都是他的朋友，让他们在园中的小树林里躲起来。

“有趣得很！那个德国女人来到了花园，跟他说的热火朝天，她还说，我就是你的人了！但是他对她说：‘太太，我不能满足你的愿望，我有老婆，我给你介绍另外的两个朋友，一个死了老婆，一个是光棍。’那个德国女人听了大叫一声，举手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商人跌倒在长椅的后边去了，她还用她的鞋后跟死劲地踢他的头和脸。这个女人是我带来的，我给这个年轻的法官家打扫院子。从篱笆墙的缝隙里我看到花园那乱成了一锅粥。这时候，商人的那两个朋友跑了出来，揪住他的发辫，我翻过篱笆墙，把他们拉来，对他们说：‘哎，商人先生，这可不行，太太诚心诚意地来这儿，你却这样戏弄她。’我马上就送她走，他们拿砖头砸我，把我的头都打伤了……她伤心得很，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丢了魂似的。对我说：‘亚科甫，等我的丈夫死了，我

就立刻回我们德国去。我要走！’我说：‘当然了，还是回国好。’后来，那个法官死了，她也就回国了。这个女人十分通情达理、很温柔，她的丈夫也很和气，求上帝保佑他们吧……”

对这个故事，我不懂它的意义所在，困惑不解地沉默着。我感到这件事里有点我所熟悉的那种冷酷和荒唐的味道，可是该怎么表达出来呢？

“这故事好吗？”亚科甫问。

我说了几句，愤愤不平地骂着。可他却心平气和地解释说：

“他们都是吃饱了肚子的人，对一切都感到心满意足，不过有的时候就想开开心找点乐趣，可他们好像不会找乐，结果往往事与愿违。他们当然是正经的商人，做生意要花费心机。但光靠费心机过日子太单调无聊，所以就想寻点刺激。”

轮船的船尾外边，满是泡沫，河水流得很急，听得见奔腾的流水声。黑乎乎的河岸随着河水缓缓地向后退去。甲板上，有的乘客在打鼾。有一个身影正在向我们这边移过来，原来是一个干瘦的高个子女人，身穿黑色连衣裙，花白的头上没有戴头巾，正穿过长凳子和睡着的人身体慢慢地走动。那个司炉工用肩头碰了我一下，低声说：

“你瞧，这女人心里很苦……”

我觉得，别人的悲伤似乎使他觉得自己满足。

他说的话很多，我如饥似渴地听着。他讲的事我都记得十分清楚，可是记不起他讲过一件快乐的事，他讲的话比书上的话要平静得多。书本里你常常可以体会到作者的喜怒哀乐，然而，这个司炉工不一样，他没有欢乐，也没有什么忧愁，没有一个事明显地使他愤怒或使他高兴。他讲起话来不带感情色彩，就像是法官面前一个冷漠的见证人，无论原告、被告、法官都同他毫无关系……这种冷漠使我心里产生越来越厉害的烦恼，使我对亚科甫产生了愤慨的敌意。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生活在他面前燃烧着，如同锅炉下面炉膛里的火，但他总是站在锅炉前，用他那熊掌一样的大粗手拿着木锤，轻轻敲打着喷嘴的阀门，添加或减少着燃料。

“你受过欺负吗？”

“谁能欺负我？我有的是力气，会给他一个耳光。”

“我不是指打架，我是问你的灵魂受过欺负吗？”

“灵魂永远不会受欺负的，谁也别想让别人的灵魂受欺负。”他说，“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也触动不了人的灵魂……”

甲板上的乘客们和水手们以及所有的人，都那么频繁地提到灵魂，仿佛他们经常说的土地、工作、面包和女人一样。灵魂这个词在普通人的谈话里常常出现，好像一枚五戈比的硬币一样流行。我不喜欢人们在闲谈时随意使用这个词。每逢人们骂街，无论是恶意的还是善意的骂到灵魂时，都会使我感到心情分外沉重。

我记得很清楚，我的外祖母是如何小心谨慎地说到灵魂，把它看作是爱情、美丽、快乐的神秘的保藏处。我确信，一个好人死了以后，白衣天使就会带着他的灵魂飞到蔚蓝的天上我外祖母的善良的上帝面前。上帝会爱怜地欢迎他：

“怎么样，亲爱的，怎么样，纯洁的人，你一定吃了很多的苦，受了不少的累吧？”

于是，上帝就会把六翼天使的翅膀赠送给这个灵魂，是六只白色的翅膀。

亚科甫·舒莫夫同我的外祖母一样小心谨慎，讲话时很少涉及到灵魂，他骂人时也不触及灵魂。当其他人议论灵魂时，他就垂下他那发红的脖颈默不作声了。灵魂到底是什么？我问他，他回答说：

“灵魂是无形的精气，是上帝的呼吸……”

对他的回答我感到不满足，又追问他，这位司炉工便耷拉着

脑袋说：

“老弟，就连神父也不太了解灵魂，这很神秘……”

他闹得我不时地想着他，竭尽全力要了解他，可是这种努力往往没有结果。我的眼里除了他谁也没有，他的宽阔的身体挡住了我的视线，使我除了他以外什么也看不见。

食堂老板的老婆对我亲切得令人可疑。每天早晨我必须侍候她洗漱，本来这个活是二等舱女招待露莎的，她是一个活泼开朗又干净整洁的姑娘。在这又窄又小的舱房里，我站在食堂老板的老婆身旁，看着她脱掉上衣，裸露出腰以上的部位，那皮肉松弛的黄肉，像发得太酸的面包，令我心里作呕，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到玛尔果皇后那微黑的富有弹性的肉体。况且这个老板的老婆嘴特别碎，不停地唠叨，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发牢骚，一会儿又生起气来，冷嘲热讽。

我不懂她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但我却依稀知道，那是一种可怜的、可鄙的、可耻的意思。于是我不去理会她。我同这个老板的老婆和轮船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离老远的距离，我的前面好像有一块长满青苔的巨石挡住了我的双眼，使我看不见这个日夜不停不知飘向何方的茫茫世界。

“我们的加夫里洛芙娜心里爱上你了。”我像做梦一样，听着露莎的嘲讽，“你张开嘴来，把这个机会接住吧……”

嘲笑我的不光是露莎，食堂里的所有伙计都知道这个女人的弱点。厨师皱着眉头说：

“这个娘们什么没吃过，现在又想尝小蛋糕了！这种人啊，彼什柯夫，你可要小心啊……”

亚科甫也像长辈人似地劝告我说：

“当然，如果你再大两岁，我就可以和你说点别的，可是现在在你的年纪，还是不理她的好！不过，还是随你的便吧……”

“你别说了。”我说，“这是下流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当然……”

但是，立刻他又用他的手指伸进他的鬈卷的头发里，企图把头发揉乱，同时说出圆滑的话来：

“是啊，人也该替她想想，她的生活就像冬天一样冷清、寂寞……就连狗也喜欢人们去摸摸它，何况是人呢！女人是靠人家的爱抚活着的，就像蘑菇喜欢潮湿一样。她自己当然也觉得害羞，但又有什么法子呢？她的肉体是需要人家来爱抚的，就是这么回事……”

我紧张地盯着他的不知什么意思的眼睛，问：

“你可怜她了？”

“我？可怜她？她又不是我的母亲，人们就连自己的母亲都不可怜，而你……真是怪！”

他低声地笑了，发出破铃似的声音。

有时我看着他，觉得自己仿佛陷进了无声的空虚中，陷入了无底的深渊和黑暗中。

“哎，别人都结婚，可是亚科甫，你为什么不结婚呢？”

“结婚干什么？现在我虽然没结婚，但我总是能找到女人。谢天谢地，这种事非常简单……有了老婆就必须有一个安定的居所，耕种庄稼，但是我那里的土地很贫瘠，又太少，况且，就这么一点地也被我的叔叔霸占了。我的兄长当兵回来，就跟我叔叔吵起来，去打官司，还用棍棒打破了他的脑袋，流了很多的血。我的兄长被关进监牢里呆了一年，后来从监牢里出来了，但也只有一条路，就是又回到监牢里去。我的嫂嫂是个挺有趣的小娘们儿……不说这个了！人一旦结了婚，就得呆在自个儿的窝里当主人。可是当兵的，不能自个儿做主。”

“你祷告上帝吗？”

“你这个怪人，当然祷告啦……”

“你都祷告些什么呢？”

“什么都祷告。”

“你念什么祷告文？”

“我不会念什么祷告文。不过，老弟，简单得很，我只是这样祷告：天主耶稣啊，多给活人些慈怀，超度死者的灵魂，我的主啊，别让人生病……好，此外再说些别的什么……”

“再说些什么呢？”

“随便说吧，不管说什么，他都能听见！”

他对我热情，带点好奇心，就像对待一只聪明的但会做种种好看的动作的小狗一样。晚上我常常同他坐在一起。他的身上散发着石油味、焦糊气和大葱味，他很爱大葱，嚼起生葱来像吃苹果一样。有时他会突然要求道：

“哎，小大人，念一首诗吧！”

我背过了不少的诗，而且还有一个很厚的笔记本，凡是我喜欢的诗我都把它抄在上面。我就给他念《鲁斯兰》，他凝神地听着，每当这时，他就像是哑巴、瞎子，屏住呼吸，之后，轻声说：

“这个故事挺有味、挺不错！是你自己编出来的吗？是普希金的？的确有一位穆星·普希金老爷，我曾经见过他……”

“不是那个，我说的那个普希金早就被人打死了！”

“为什么打死的？”

我把玛尔果皇后说给我的那些话简略地告诉了他。亚科甫听完，依旧平静地说：

“许多人都是为女人丧命的……”

我时常把我从书上读到的故事讲给他听。这许许多多的故事在我的脑子里都混和在了一起，熔为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叙述出一种动荡而美丽的生活，充满着火一样的热情，充满了出生入死的英雄壮举、华丽高贵的紫红色的场面、神话般的幸运、决斗和死亡、高尚的言词和卑鄙的行为。在我的故事中，罗凯博尔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有拉·摩尔和罕尼巴·科罗拿的骑士特征，路易十一具有葛朗台父亲的特征，奥特列达耶夫这个骑兵少尉变成了亨利四世。在这个故事中，我凭据自己一时的灵感改变着人物的性格和选择着故事的情节，这个故事里的世界，是我可以自由驰骋的世界，倒很像我外祖父的上帝一样，想捉弄谁就捉弄谁。但是我随便让书上的故事混乱并不妨碍我对现实社会的观察，也没有减弱我想理解人生的希望，可是这却把我包围在一种透明的、不被外界干扰的云雾里，使我免受许多容易传染的脏污事的影响，避免了生活中种种致人死命的毒素的侵扰。

书籍使我受益匪浅，使我免受了许多伤害。我自从知道了人们因相爱而痛苦，就不会到妓院去逛。花几个小钱满足的淫荡，我从内心深处憎恶它，对乐此不疲的人我简直怜悯他。罗凯博尔教育我去做一个坚韧不拔的人，不要屈服于外界环境的压力。仲马笔下的那些人物启发我树立了为伟大的事业而献身的理想。快乐的皇帝亨利四世是我喜爱的人物，我觉得贝朗瑞的一首著名的诗歌，就是写亨利四世的：

“他给农民们许多的实惠，
自己也喜欢喝酒欢乐。
既然黎民百姓都快乐幸福，
皇帝喝点酒又有什么不可？”

那些小说长篇大论，把亨利四世描绘成一个爱护百姓的仁慈的皇帝，他像太阳一样明亮，使我确信，法国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骑士的国家。不管他们是穿国王的皇袍还是穿百姓的衣服，都同样高贵。昂日·披都同达尼安都是骑士。看到亨利被杀的情节，我痛哭不已，并且对拉瓦里亚垌恨得咬牙切齿。我对那个司炉讲故事时，几乎总是把这个国王当做主要人物。我感觉亚

科甫也和我一样喜欢上了法国和亨利皇帝。

“这个亨利皇帝倒是挺不错，跟谁都可以在一起，钓鱼什么的。”他说。

他听故事并不专心致志，也不提出什么问题来截断我的话。他安静地听着，垂着眼睛，面无表情地听着，像是一块长满青苔的大石头。可是，当我因为什么缘故话声一停，他马上就问：

“完了吗？”

“还没有。”

“那你别停呀。”

关于那些法国人，他叹着气说道：

“他们倒过得凉快……”

“这是什么意思？”

“你看，咱们在火热中煎熬着做工，他们呢，过着凉快的生活，却什么活也不做，只是喝酒、闲逛。真是过得舒心啊！”

“他们也工作。”

“但是你的故事里却并没有讲述出来。”司炉工人认定着自己的判断。我猛然醒悟过来，我读过的书中，绝大多数几乎都没有提起过高贵的人物们怎样工作，和他们依靠什么劳动生活。

“好，我要睡一会儿。”亚科甫说着，便在他坐着的地方仰面躺下了，一会儿，就响起了他匀称的呼噜声。

秋天到了，卡马河的两岸变成了一片棕红，树叶也变黄了，斜射过来的太阳光也变得苍白。亚科甫在这个时候出人意料地离开了轮船。头天晚上他还对我说：

“大孩子，等后天船到了岸，咱们俩到彼尔姆的澡堂痛痛快快地洗个热水澡，出澡堂后，到有音乐的酒馆去，那才痛快！我十分喜欢那个人演奏手风琴。”

但是，轮船驶到萨拉普及码头，上来一个大胖子。他长着一张女人的面孔，没有胡子，皮肉松弛。穿着一件厚厚的长外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头上戴一顶有狐皮耳罩的帽子，这种打扮使他颇像一个女人。他一上船就立刻到靠厨房的一张小桌面前坐下，那里比较暖和。他要了茶，喝起那些滚烫的黄茶水来，喝得汗流浹背，大汗淋漓，也不解开外套扣子，帽子也照戴不摘。

秋天的乌云，不时地洒着毛毛细雨。当这个人用方格手帕擦掉脸上的汗珠时，雨就下得小些，而当他脸上的汗又多起来时，雨就下得大些。

时间不长，亚科甫就在他身旁出现了。他们开始非常认真地查看一张日历上的地图，那个胖客人用手指在地图上比划着，司炉工平静地说：

“可以，没关系，这算得了什么？”

“那就好。”那个胖客人用女人一样细的嗓音说着，并把那本日历丢进脚边打开的皮袋里。他们又小声地交谈起来，开始喝茶。

亚科甫去上班时，我趁机问他，那是一个什么人，他微笑着说道：

“看他像是一只鸽子，大概是阉割派教徒，是从西伯利亚来的，真远啊！这个人挺有趣的，按照地图过日子……”

他从我身边走过，两个黑黑的钉着马蹄掌的鞋后跟踩得甲板登登地响，但他又停下来，挠挠他的腰说：

“我要跟他去做工了，轮船一到彼尔姆我就下船上岸，和你分手了。小大人！我和他得先坐火车，再走水路，还得骑马。大概要用五个星期才能到，这个人住的真远啊……”

“你认识他吗？”亚科甫的这个决定出乎意料，我感到非常惊讶，就问道：

“根本不认识，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他生活的那个地方我可从来没有去过……”

到了早晨，亚科甫身穿一件油腻的短大衣，赤着脚穿一双破

鞋子，头上戴了一顶“小熊”的破旧的无檐的草帽，他过来伸出他那生铁般的手指紧紧握住我的手，说：

“跟我一起去好吗？只要我跟他一声，这个鸽子准会带你走的，你愿意我跟他说明吗？他们把你身上无用的东西割掉，给你钱，这是他们的高兴事，把人弄残了，他们还赏给你钱呢……”

那个阉割派教徒胳膊窝里夹着一个白包裹，站在船栏边，一双无精打采的眼睛死死盯着亚科甫，他笨重的身体，像发面一样虚。我小声骂着他，司炉又一次紧紧握住我的手。

“由他吧，算不了什么！各人信奉自己的上帝，与咱们有什么关系？就这样吧，再见了，祝你生活幸福！”

亚科甫·舒莫夫像一只熊一样摇晃着走了。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沉重而复杂的感情。我舍不得这个司炉工人，又有点生他的气，还有点羡慕他。但一想到他要去一个他不知道的地方，我心里感到不安。

亚科甫·舒莫夫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12

到深秋，轮船结束了航行，我就去一个圣像的作坊里去学徒。可是过了一天，我的脾气温和、总是带有酒意的老板娘，对我用弗拉基米尔城的土话说：

“现如今，白天短了，黑夜长了，今后天一亮你就到铺子里去，在铺子里当学徒，傍晚再回作坊里来学手艺！”

她让一个身材矮小、走路很快的店员管理我。这个店员是个年轻人，英俊的脸上总是带着笑容。每天早晨黎明时分，我跟他一起在寒冷的幽暗中，沿着酣睡的商人街伊里英卡穿过全城到尼日尼市场去。这个铺子就位于那个商业地区的二楼上。它是由一地堆栈改造成的，室内光线昏暗，安着一个铁门，靠凉台的地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有一个小窗子，而凉台上包着一层铁皮。这个铺子里摆满了大小不等的圣像和各种各样的神龛，有的神龛没有装饰，有的却刻着“葡萄”的花样，还有一些教会斯拉夫文的、黄皮封面的书。紧挨着我们的铺子还有另外一个铺子，也卖圣像和书，由一个黑胡子的商人经营，他是伏尔加河对岸克尔热涅茨河地区一个著名的旧教派经学家的亲戚。他有一个儿子，年纪跟我差不多，长得干瘦，行动活泼，生着一张灰白而苍老的小脸和一双像耗子那样贼溜溜的眼睛。

我打开铺门后，就得跑到小饭铺里去买开水。喝完茶后，我还得收拾铺子，掸掉货物上的灰尘，之后站到凉台上招呼顾客，以免顾客走到隔壁的铺子里。

“顾客们真是傻瓜，他们只要价钱便宜，随便在哪儿买都行，对于货色的好坏，他们不懂！”店员胸有成竹地对我说。

他很快地把那些圣像的小木板子收拾整理好，发出噼哩啪啦的响声。同时向我炫耀他在生意方面的精明的认识：

“姆斯捷拉城的成品货便宜，三俄寸宽四俄寸长的那种很合算……六俄寸宽七俄寸长的也合算……你懂得圣徒吗？你要记住：沃尼法契依防治酒狂病，瓦尔瓦拉大殉道女防治牙病和暴死，瓦西里义人防范疟疾……你知道圣母吗？圣母有悲叹圣母、三手圣母、阿巴拉茨卡亚预兆圣母，有勿哭我圣母、消愁圣母、喀山圣母，有保护圣母、七箭圣母……”

我很快就记住了各种尺寸和各种工艺的圣像的价钱，记住了各种不同的圣母像，可要是记住圣徒们的功用就不那么容易了。

常常我正呆呆地站在铺子门口出神，那个店员却忽然开口考问我有关知识说：

“管难产的是哪个圣徒？”

我如果回答错了，他就轻蔑地说：

“你长着脑袋是干什么用的？”

最困难的是招徕顾客。我不喜欢那些画得很丑的圣像，卖这种圣像很别扭。我根据我的外祖母的那些故事把圣母想象得年轻、美丽和善良，并且那些杂志画片上的圣母也是这样。可这里圣像上的她却画得又老又丑，长着弯钩鼻子，胳膊像木头一样。

逢星期三和星期五这些赶集的日子，生意分外兴隆。不断有些庄稼汉和老太婆走到凉台上来，有时一家老少全来了。他们都是伏尔加河对岸住在森林里的旧教徒，个个疑心很重、神情阴沉。看见一个身体笨重的人从长廊上缓慢地走过来，仿佛担心掉到陷阱里去似的。他们身上爱穿一件羊皮袄和一件家里织的很厚的粗呢衣服。让我站到这样一个人面前，我感到既别扭又难为情。我要费很大的劲才能走过去，在那双穿着极重的皮靴的脚的跟前转来转去，挡住他的去路，轻声地问道：

“您要买点什么呀，老人家？这里有带注释和带讲解的赞美诗，有叶弗列木·西陵的书，有基力尔的书，有教规，还有日课经。你进来看一看吧！你要圣像，这儿款式很多，价钱合理，手工精良，颜色纯正，你要定做圣像？什么样的？我们什么样的都能做！你是不是打算为谁的命名日定做守护神的圣像，或是为家庭定做守护神的圣像吧？我们这里是俄国最好的作坊！是全城一流的商号！”

那个顾客是个很有心计和主见的人，他用谁也琢磨不透的目光看着。突然，他伸出一只木头一样的手把我推到一旁，走到隔壁铺子里去了。我们那个店员就揉搓着他的大耳朵，生气地说道：

“你怎么把他放走了，你真不会做生意……”

隔壁的铺子里马上传来了温柔甜蜜的说话声，如春风般醉人心田：

“亲爱的，我们不做羊皮、靴子买卖，专卖上帝的恩赐，这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东西比金银珍贵的多，是无价之宝……”

“鬼东西！”我们那个店员嫉妒地小声说。

“他把这个乡巴佬哄住了，你得学，你得学啊！”

我就认真地学。不管什么工作，只要承担接受了，就该做好。可是招徕买主，谈生意，我却不大善长。那些不多说话和神情忧郁的乡下人以及那些像老鼠见了猫一样惊慌失措的老婆婆，引起我对他们的怜悯，我很想把这些圣像的真实价钱悄悄告诉他们，省得他们多花二十戈比。在我看来，他们都很穷，饿着肚子似的，但瞧他们拿出三卢布半买一本赞美诗，觉得很奇怪，可他们最常买的就是这种书。

令我感到惊奇的是他们对书和圣像绘画方面的知识。有一天，我正把一个白发子老头招呼进铺子里来，他却干脆地对我说：

“小伙子，你说你们的圣像作坊是俄国最好的，这话不真，最好的是莫斯科的罗戈任作坊。”

我赶紧走到一边给他让路，他也没去隔壁那家铺子，反而慢慢地向前走去。

“碰钉子了吧？”店员挖苦我说。

“您没有告诉过我罗戈任作坊……”

他就骂道：

“这帮到处闲逛的人，看上去挺实在，其实他们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在行，这些该死的老狗！……”

这个店员漂亮、丰润，自以为是，他讨厌那些乡下人。一遇机会就对我诉苦说：

“我是个聪明人，爱干净，喜欢香水啦、神香啦等好闻的气味。可是却为了给老板娘赚五个戈比，而委屈自己向臭乡巴佬弯腰行礼，我心里好受吗？这些乡巴佬算什么东西？他们是臭羊毛，是地上的臭虫，但是……”

他丧气地不说了。

我却喜欢那些农民，在他们每个人身上，我都可以感到像亚科甫那样的神秘的味道。

常常有这样一个人进入我们的铺子，他身体粗笨，穿一件羊皮袄，外套一件农民式大衣。进铺就摘掉厚厚的毛帽子，朝着点有长明灯的墙角，用两个手指在胸前画个十字，之后极力不让眼睛看那些没有点长明灯的圣像，沉默着用眼睛向四周扫视一下，开口说：

“拿一本有解释的赞美诗来。”

他卷起外罩的袖口，把这本赞美诗的扉页念了又念，两片泥土色的嘴唇因冻而裂出了血。

“有没有再古一点的？”

“古版的一本要卖上千卢布，您知道……”

“我知道。”

这个乡下人就用手指蘸上自己的唾沫，翻着书页，凡是他所翻过的地方，都留下了这个手指的黑印。店员用厌恶的目光盯着这个顾客的脑门，说：

“圣书都是一样的，都是古的，上帝没有改动过他的话……”

“我知道，我听到过，上帝是没有改动过，可是尼康把它改动过了。”

说完，这个顾客就默默地合上书，走了。

有时，住在森林地区的那些人与我们的店员争论起来。我看得很清楚，他们对圣书比店员要知道的多。

“这些烂泥里的异教徒！”店员忿恨地说。

我还发现，虽然这些乡下人对新版的书不满意，但看这些书时仍旧带着敬意，小心地触摸它，仿佛这本书会变做一只鸟从他手里飞走似的。看到这情景，使我心里很愉快，因为我觉得书是一种奇迹，那里面藏着作者的灵魂，我打开了书，就等于把这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灵魂解放了出来，它就会神秘地与我交谈。

那些老头子和老婆子们是那样常常地拿尼康时代以前的古版书或手抄本去卖。那手抄本抄得相当整齐漂亮，是由伊尔吉兹河和克尔热涅茨河地带的一些旧教派的女修道士们抄写的。他们还拿出没有经过德米特里·罗斯托夫斯基修订的日课经文月书的手抄本，早些时候绘制的圣像，十字架，镶有珥琅的折叠式铜制圣像，北部沿海地区的铸造物品以及莫斯科公爵赏给酒店老板的一些银勺等偷偷出售，这些东西都是他们悄悄拿出来的，不停地四下张望。

我们的店员和我们隔壁那家铺子的人对这类卖货的人都非常地在意，互相争夺得厉害，在路上就截住了，他们花几个卢布或者几十个卢布买下这些古董，到集市上一转手卖给那些有钱的旧教徒就是几百个卢布了。

店员教导我说：

“你要盯紧这些森林里来的妖精，这是些魔法师，一眼也别错过，他们是咱们的财神。”

这种真主一来，我们的店员就派我去请旧教派的经学家彼得·瓦西里伊奇，他是古本书、圣像及其他古董的专家。

这人是一个高个子的老头，跟圣徒瓦西里一样留着长胡子，他有一双聪明的眼睛，一张使人亲近的脸，他有一只脚被砍下了骨，所以走起路来有点瘸，手里拄着一根长拐杖。一件像道袍一样的又轻又薄的长外套不论冬夏总穿在身上。头戴一顶像锅状的怪式样的丝绒帽子，平时，他总是精神抖擞，挺直了腰板，但一旦进入铺子里来，就耷拉下肩膀，塌下腰，轻声叹气，捏着两个手指不断在胸前画着十字，喃喃地念着祷告词和赞美诗。这种虔诚的样子和老态龙钟的神态，立刻取得了卖主的信任。

“你们有什么麻烦事？”老人问。

“啊，这个人带来个圣像，要卖给我们，他说这是斯特罗甘

诺夫的作品。”

“什么？”

“斯特罗甘诺夫的作品。”

“啊……我听力不好。上帝堵住了我一只耳朵，不让我听尼康派的那些鬼话……”

他摘下帽子，拿平那个圣像，先是仔细地看它的画法，而后再斜看、竖看，认真地看，然后眯着眼睛看一看木板缝的接口，小声说：

“那些不信上帝的尼康派啊，他们看出我们喜欢古圣像，就造出各种各样的假货，像魔鬼一样恶毒，如今，就连圣像也造假，造得那么精巧了，嗨，真够精巧啊！单从表面上，真以为是斯特罗甘诺夫的作品，或者是乌思丘日柯的作品，再不就是苏士达尔的作品，可是仔细一看，原来是仿冒货！全是假的！”

他要是说这是“假的”，那这个就是少有的珍品。他又用种种暗中约定的黑话告诉我们那个店员，说明这个圣像或是这本书可以出多少钱。我知道“灰心和悲哀”的意思是十个卢布，“尼康老虎”的意思是二十五卢布。眼看着他们欺骗真主，我从内心感到耻辱，可是，那个行家这种巧妙的把戏又吸引着我继续看下去。

“那些尼康派老虎的黑了心的徒子徒孙们，就像是魔鬼驱使的，什么都做得出来。猛一看，这底子的颜料像是真的，甚至于圣像的衣服也是一个手笔画的。但是，你看他的脸，就不是那个手笔了，完全不一样了！早先时候，像西蒙·乌沙科夫那样的名家，尽管是个异教徒，可圣像却总是他一手完成的。衣服啦、脸部啦，全是他一个人画的。连底板也是他自己刨平的，底色也是他亲手漆的。可是，到了这个年代，那些叛教的家伙却做不到了！想当年，画圣像是一种神圣的工作，但现在已成了一门手艺，是这样，上帝的信徒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最后，他把那个圣像轻轻地放置在柜台上，戴上帽子说：

“罪过啊罪过！”

这意思是说：买下吧！

那个卖主听了这娓娓动听的像河水长流一样的言语，对老人的学识暗自吃惊，恭敬地问：

“老人家，我这个圣像怎么样呢？”

“这个圣像是尼康派的作品。”

“这是不可能的！我的祖父、曾祖父都曾对这个圣像祷告的……”

“不过尼康却比你曾祖父出生得早。”

这个老头把那个圣像递到卖主的眼前，用严厉的声调说：

“你瞧，这幅圣像的脸笑咪咪的多快活，难道这也是圣像？这是画像，是不内行人的手艺，是尼康派的玩意儿。这种东西没有灵魂！我难道要说假话？我这把岁数了，为真理受尽苦难，就要见上帝去了，犯不上丧良心！”

他装出一种因为别人不相信他而受了委屈的样子，走出这个铺子站在凉台上，那老态龙钟的样子像是快要咽气了。我们那个店员出几个卢布买下了那个圣像。那个有真货的人向彼得·瓦西里伊奇行了个深深的礼，离开铺子去了。他们就派我到小饭铺去买开水回来泡茶，回来的时候，我看见那个老头子又精神抖擞，兴致勃勃。他怀着无限的喜爱望着刚买的那个圣像，教导店员说：

“你看，这个圣像神态庄严，画工精致。充满神圣的味道，一点人间烟火也没有……”

“是谁的作品？”店员高兴地问，乐得蹦蹦跳跳的。

“你想知道这个还有点早。”

“那么识货的人肯出多少钱？”

“我也不太清楚，我去拿给人家看看……”

“哎，彼得·瓦西里伊奇……”

“我要是卖掉了，你拿五十卢布，其余都归我！”

“哎……”

“你别叹气呀……”

他们一面喝茶，一面毫无廉耻地讲价钱，用骗子的眼光互相对视着，我们的那个店员完全落在了那个老头的掌心里，这再明白不过了。等老头子走了，他就对我说：

“听着，不许把买圣像的事告诉老板娘！”

每当他们谈妥了卖圣像的交易，店员就问他：

“城里有什么新闻吗，彼得·瓦西里伊奇？”

于是，那个老头就用一只发黄的手来分开他的胡子，露出两片油亮亮的嘴唇，讲起那些商人的富足生活。讲他们买卖上的成就，酒宴的欢乐，讲他们的生病、婚礼，讲夫妻各自的婚外情等等。他流利畅快地讲这些油腻的故事，就像一个巧手的厨娘煎油饼一样。谈话声中夹杂些嘶嘶的笑声。那个店员听得兴奋，由于羡慕使他那张圆圆的脸变得涨红，眼睛蒙上一层幻想的云霞。他叹口气，悲伤的说：

“人家那才是真正的生活，可我……”

“谁有谁的命运。”那个经学家低声说，“有些人的命运是天使用小银锤敲出来的，另一些人的命运却是魔鬼用斧背砸出来的……”

这个身强力壮好体魄的老头儿无所不知，对这全城的生活了如指掌，什么做买卖的人啦、官员啦、教徒们以及小市民们的生活内情全知道，他有老鹰一样锐利的目光，还有狼和狐狸那样的性格。我总想气他，可他与之间像是离得老远，就像里看花。他的四周仿佛围绕着一一种深深的空虚，一旦走近他，我就不知道会陷到什么地方去了。我总觉得他和司炉工人舒莫夫有一些相似。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们那个店员虽然对他的聪明博识不断地夸奖，并且不管是当面还是背后。但是也像我一样，不时地想气气他，让他难堪。

“实际上你是个大骗子！”他忽然用挑衅的目光盯着那个老头子的脸说：

老头子冷笑着，懒洋洋地说：

“只有上帝才不骗人，我们生活在傻子中间，若是不骗傻子，那要傻子干什么？”

店员着急了：

“并不是所有的乡下人都是傻子，买卖人不也是从乡下人出身的吗？”

“我们又不是说这些买卖人。傻子当不了骗子，傻子是圣徒，他们的脑子处在睡眠状态……”

老头儿越说越慢，叫人越听越生气。我感觉他好像站在四周都是泥沼的土丘上，要惹他生气是不可能的。他要么不会生气，否是就是善于隐藏愤怒了。

不过，经常发生这样的事，他反来纠缠我。他来到我身边，从胡子里面微笑着，问：

“你说的那个法国的作家叫什么来？是‘波死’？”

我最讨厌这种把人的姓名歪曲的态度，可是我暂时忍住了，我回答：

“庞桑·德·台尔利。”

“他叫‘碰撞得太厉害’？”

“你别瞎闹了，一把年纪了。”

“对，我是有一把年纪了，你正读什么书？”

“耶弗里木·西影的书。”

“他和你所说的那些一般的作家相比，谁写得更好呢？”

我默不作声了。

“那些普通的作家主要是写些什么呢？”他紧追着问。

“写生活中的事。”

“那就写狗写马吧，狗和马生活中就有。”

店员哈哈大笑，我可生气了。我觉得难过，不愉快，但是如果离开他们，店员就会阻挡我：

“去哪儿？”

老头子要考住我：

“你很有学问，你来回答一个问题吧。在你面前站着一千个裸体人，五百个女人，五百个男人，而且亚当和夏娃也在里边，你用什么办法才能找出亚当和夏娃？”

这个问题上他考问了我很久，最后，他得意洋洋地说：

“傻小子，亚当、夏娃不是人们生的，而是造的，他们当然没有肚脐眼呀！”

老头子这类的问题很多，数不胜数，常常把我难住。

当初，我刚到这个铺子工作的时候，我曾经把我读过的几本书的内容讲给店员听，可现在，他们却拿这些故事来难为我，成为我的灾难。店员把这些故事乱改一气，变成猥亵肮脏的东西，转告给彼得·瓦西里伊奇。老头子就从中提出些寡廉鲜耻的问题帮助店员。他们两个满口喷粪，把那些粪便般的话无情地撒向欧也妮·葛朗台、柳德米拉、亨利四世身上。

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恶意，而完全是为了排解烦闷和无聊，这一点我明白。但即使是这样，也不能使我心里轻快。他们编造出一些肮脏的东西，然后跟猪一样地拱进这些肮脏的东西里，把这些美的东西污浊了、糟蹋了，而高兴地哼哼着。他们对美的东西不能理解，认为滑稽，对他们是谈不上美的。

整块商业区和居住在商业区的居民，以及那些买卖人和店员，总是无聊地过着一种奇怪的生活，他们恶意地开着各种玩笑，把外地过路的乡下人当做取乐的对像，如果有人向他们问路，要到城里的什么地方，他们老是故意指错路的方向告诉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家，这种事他们早已经习以为常，就连骗人者都不屑以此为乐了。他们若捉到两只老鼠，就把两只老鼠的尾巴绑在一起，放在路上，看着它们因向不同的方向逃而互相嘶咬的样子非常入迷。有时候往老鼠身上淋上煤油，点上火烧它们。有时，他们把破铁桶吊在狗尾巴上，狗因害怕而狂吠，拖着破铁桶到处乱窜，人们在一旁却看得哈哈大笑。

他们有许多似这样的消遣。好像一切人，特别是乡下人，都专门是在市场上供人取乐的。他们对人的态度，使我感觉他们总想捉弄人，使人下不了台和遭受屈辱。我感到奇怪的是，我所读过的书里为什么就没有提到过这种在日常生活中以捉弄人为乐事的情形。

这个市场的这类娱乐中，有一种事使我感到分外可气可恨。

我们这个铺子的楼下，有一个做皮毛和毡靴生意的商人，还有一个伙计，他的饭量大得使整个尼日尼市场的人都吃惊，他的老板经常炫耀他的这个伙计的本领，就像炫耀马的力气和狗的凶恶一样。他常常叫来邻家店铺的老板，与他们打赌：

“谁愿意赌十个卢布？我让米希喀两个小时内吃完十磅腊肉。”

可是，大家都知道米希喀完全能做到，便说：

“我们不打赌，我们可以买来腊肉叫他吃，我们看着。”

“不过只要肉，不要带有骨头！”

大家懒洋洋地争议了一会儿，接着，一个瘦削的没有胡须的高颧骨的汉子从幽暗的货物存放间爬出来，一件厚呢子长大衣穿在身上，系着宽宽的红腰带，浑身沾满了皮毛屑，他恭敬地摘下小脑袋上的帽子，沉默着，用深深凹进去的无神的眼光望着老板那张紫红的长满又粗又硬的胡子的圆脸。

“你能不能吃一巴特曼腊肉？”

“您给多少时间？”米希喀用尖细的嗓音一本正经地问。

“两个小时。”

“您出难题啦！”

“看你说的，这有什么难啊？”

“那您给我加两瓶啤酒吧！”

“好的。”老板说，并且赞扬说：“你们以为他空着肚子，实际上他早晨吃了差不多两磅面包，午饭照吃……”

腊肉拿来了。人们围成一圈，都是肥胖的生意人，穿着厚重的毛皮大衣，大肚子，小眼睛，很像大秤砣，眼泡肿肿的，看样子很疲惫。

他们抄着手，把吃手围在圆圈中间。吃手把一个大大个黑面包、一个刀子，恭敬地画了一个十字，坐在皮毛袋上，把腊肉放在旁边的一只木箱上，茫然地看着。

他切了薄薄的一片面包，挺厚的一片肉，紧贴在一起，双手举着往嘴里送，嘴唇颤抖着，像狗一样，伸出舌头舔舔，露出尖牙，然后又和狗一样，把脸伸到肉上。

“开始！”

“看好表！”

人们的眼都紧紧地盯着吃手的脸、下巴，耳朵旁边因嚼肉而鼓起的肌肉，尖尖的颧骨在上下动着。人们困乏地谈着：

“嗨，与狗熊吃食一个样！”

“你见过狗熊吃食呀？”

“没有，我没在森林里住过，只是听人们经常说，某某像狗熊吃东西。”

“人们常说的是，像猪吃食呀。”

“猪又不吃猪肉……”

他们懒懒地笑着。有见识的出面纠正说：

“猪什么都吃，包括小猪，自己的姐妹……”

吃手的脸逐渐变得灰暗，耳朵变青，眼珠外凸。呼吸困难，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可下颏还在不停地动着。

“使劲，米希喀，时间快到了！”人们为他鼓劲。他慌张地看了一眼剩下的肉，呷了一口啤酒，又嚼起来。人们兴奋起来，更快地去看米希喀的老板手里的表。人们警告说：

“把表拿过来，可别让他把表拨回去！”

“盯着米希喀，别让他把肉片弄进袖子里！”

“两个小时肯定吃不完！”

米希喀的老板又逗他说：

“好，我押一张 25 卢布的票子，米希喀，别输！”

人们特意逗老板，可没有人和他赌。

米希喀不断地吃呀，吃呀，他的脸渐渐变成了腊肉的颜色，又软又尖的鼻子在喘着。他的样子很可怕，好像马上就要乞求：

“饶了我吧……”

或者是肉片塞住喉咙，倒地而死。

他终于完全吃完了，睁着一双醉眼，无力地说：

“给我一点水……”

可他的老板看着表骂道：

“混蛋，超了 4 分钟……”

观众们起哄说：

“亏得没有打赌，不然你就亏了！”

“这小伙真是棒呀！”

“是的，应该让他到马戏团去……”

“咳，上帝怎么把人弄成了妖精……”

“走，喝茶去！”

人们像小船一样，游进了一家小饭馆。

我想弄清楚，是什么东西使这帮笨拙的、铁铸一样的人们围住了这个可怜的孩子，为什么这个肺病患者会让他们感到快乐？

狭长的走廊里堆满了兽皮、羊皮、麻纤维、缆绳、毡靴、马

具，又阴暗又乏味。砖砌的柱子隔开了走廊和人行道。柱子又粗又难看，破破烂烂，沾了许多泥。我早已在心里数过这些砖块、砖缝几千次，它那丑陋的形像就像一张沉重的网，深深地烙进我的记忆里。

行人在便道上慢慢地走着，马车、运货的雪橇也在街上慢慢地走着。街道的一端是方形的红砖二层楼房的商店，店前的空地上摆着乱七八糟的木箱、稻草和皱皱巴巴的包装纸。被踩脏的雪盖着空地。

所有这一切，包括人和马在内，都好像被一道看不见的锁链拴在了一个地方，尽管他们都在不停地活动，但看上去却好像没有什么动静，而是围着一个地方在懒懒地转圈。你会突然觉得这样的生活几乎没有声音，而且由于声音太少变得像一潭死水。雪橇的滑铁在响，商店的大门在砰砰地开关，小商贩们在不断吆喝着卖包子、蜜水什么的，但是这些声音都显得那么枯燥、单调、没有生活的激情，使人很快就听惯了，不再觉得有什么声音。

教堂的钟声忧郁的响着，就像举行葬礼，这种声音永远在耳朵里响着，好像从早晨到夜晚永不停止地回荡在市场上空，给所有的思想感情盖上了一个盖子，像铜锈一样重重地压在一切印象上。

脏雪覆盖的地面，屋顶灰色的雪堆，屋子的肉红色的砖墙，这一切都散发出冷寂的静寂，静寂随着灰色的烟，从烟囱里冒出来，上升到天空，就连马儿呼出的气，人呼出的气都是静寂的。静寂带着汗臭味、油腻味、麻油味、焦馒头味，还有浑浊的烟煤味。这种气味就像闷热的帽子一样，压在人们的头上，灌进他们的胸部，引起一种沉醉感，一种阴暗的欲望，使他们想闭上眼狂呼乱叫，跑到什么地方，用脑袋撞在墙壁上。

我审视着生意人的面孔，那是一种营养过剩、满面油光、冻得发红、睡梦一样死板的面孔。他们像干沙滩上的鱼，经常张口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打呵欠。

冬季生意少，生意人眼里看不到夏天那种活跃的、得意的忙碌而又凶悍的神情。厚重的皮外套把他们压向地面，影响了他们的行动。他们懒于说话，一开口就想吵架。可能他们故意要这样做，以告诉人们自己还活着。

我已经看明白，是无聊压垮、残害了他们。我这样来理解他们：他们之所以玩那种凶残愚昧的把戏，是为了对枯燥的吞没一切的压迫进行微弱的抵抗。

有时候，我把这些话讲给彼得·瓦西里伊奇。他虽然经常戏弄我、挖苦我，但他对爱读书是赞赏的，有时候以开导的口吻和我说话。

“我不喜欢商人的生活。”我说。

他把一绺胡子缠在手指上，问我：

“你怎样了解商人的生活呢？你经常去他们家串门吗？这里仅仅是街道，只做生意，不住人。人们只是从街上匆匆走过，回到家里。人们出门时都穿着衣服，只看衣服决不能了解一个人。人们只有在家里，在四面墙里，才毫不掩饰地生活。商人们在家里干些什么，你可不了解。”

“可是，不管在外边还是在家里，他们的心思，还不是一样的吗？”

“谁知道他们的心思呢？”老头两眼炯炯有神，用响亮的男低音说，“老人们常讲：思想如跳蚤，数也数不清。可能一个人一回家，便跪下向上帝祈祷：‘上帝呀，宽恕我吧，我又糟蹋了神圣的一天。’这种人把家庭当修道院，可能在家里只和上帝生活。对了，每个蜘蛛都只是张自己的网，知道自已的位置和重量，以便使网能托住自己……”

说严重的事时，他的声音又粗又低，好像在讲重要机密。

“你喜欢评论，可现在还太早。在你这个年龄，不要用脑筋

生活，应该用眼睛！所以应多用眼，少用嘴。智慧是干事用的，灵魂靠的是信仰。读书是好事，但一切事情都有限度。有些人书读得太多，变成了书呆子，变成没有信仰的人了……”

我觉得他不会死，也很难想象他会变老、变样。他爱讲商人和强盗的故事，讲造假币的人发家暴富的故事。这些故事我小时候听外公讲过，外公讲得比这位经学家好。但他们讲这些故事的用意是一样：为了得到财富，人们常常对同伴、对上帝犯罪。彼得·瓦西里伊奇不同情人，可对上帝的感情却很深，经常唉声叹气，低下自己的眼睛。

“人们就是这样欺骗上帝的，可耶稣全看见了，他流着泪说：‘人们啊，不幸的人们，地狱在等着你们啊！’”

有一次，我硬着头皮问他：

“可是你常常骗那些农村人……”

这话并没有使他生气。

“我的欺骗算不了什么！”他说，“我不过骗上三、五个卢布，这算什么呀！”

遇到我看书时，他常常从我手里拿过书去，挑剔地向我提问读过的部分，还用相信而又惊讶的口气对老板说：

“你看，这小子居然能看懂这种书！”

接着，他情理交融地教育我，使我终生难忘：

“你记住我的话，对你大有好处。有两个基里尔，都是主教。一个是亚历山大城的，一个是耶路撒冷的。第一个为反对罪恶滔天的异教徒涅斯托利出征。按涅斯托利的邪说，圣母是凡人，不能生神，只能生人，但按名义和事业来说，叫做基督，也就是救世主。因此不能称她圣母，应该叫基督之母，你懂吗？这就是异教！耶路撒冷的基里尔是反对邪教徒阿里的……”

他的宗教史知识让我钦佩。他用一只像神父一样的细白的手捋了捋胡子，吹了起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这方面我可以称得上一个将军。有一次，我在三一节前夕到莫斯科参加一个口头辩论会，与那些歹毒的尼康派学者、神父、俗人论战。孩子，我还和教授们交过锋呢！我以舌为剑，朝一个神父刺去，那家伙鼻血都流了下来。来劲吧？”

他脸上泛起红晕，眼睛晶莹发亮。

他把对手的流鼻血看成了自己事业的顶峰，看成自己荣誉之冠上的最炫目的红宝石。他洋洋得意地讲道：

“那是个相貌英俊、身材魁伟的神父。他站在讲经台上，鼻子上的血一滴接一滴地流了出来。可是他自己还没有察觉到自己已经出了洋相。这个神父很凶，很像荒原上的一头狮子，声如洪钟！我从容不迫地讲着，每句话都像锥子一样直刺胸膛。……他就像一个旺盛的炉子一样拼命地散布他的邪说……那时候可真是热闹！”

另外还有几个旧教经学家时常到我们店里来。其中有一位叫帕霍米，他是个独眼龙，大肚子，塌鼻子，穿着油腻腻的衣服。另一位是路基安，是一个精神饱满，和和气气却像狐狸一样狡猾的老头。经常和他结伴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精神忧郁的人，外貌像一个马车夫，长着一把黑胡子，一张表情死板的脸，令人生厌，他的相貌英俊，可一双眼睛却很呆滞。

他们来时，一般带一些古书、圣像、香炉、杯盘来卖。有的时候连卖主也带来，是伏尔加河对岸的老太婆或老头子。他们做完生意，便在柜台旁边坐下来，就像农田里的乌鸦。他们喝茶，吃白面包和果汁糖，互相讲起尼康派教堂所进行的压迫：什么地方被搜查，祷告书被没收，什么地方一个祈祷室被查封，主管人因第 103 条法律被审判。第 103 条法令成了他们最常用的口头语，谈起这个法令时他们非常自然，认为这好比冬天的严寒，是不可避免的。

谈起宗教压迫时，他们屡屡提到警察搜查、监狱、法院、西

伯利亚等名词，这些名词像炭火一样飘落到我的灵魂里，点燃起我对这些老人的同情和好感。我读过的那些书已经教会我尊重那些为自己的目标而顽强奋斗的人，教会我敬重坚定不移的精神。

生活导师们的一切缺点和弱点，在我的记忆里常常很快就消失了，只有他们沉着的顽强精神给我留下深刻的感受。我觉得这种精神来自于导师们对真理的坚定信念，其背后隐藏着他们为真理宁愿经受一切磨难的精神准备。

后来，我在农民和知识分子中间见到了许多这样的人以及类似的旧信仰的捍卫者，此后我才明白，导师们的精神其实是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他们已经停在一个地方，就不再向别的地方移动了，再者，他们也没有再到任何地方去的欲望，因为他们被陈腐的语言和概念的桎梏紧紧地束缚住，从而在这类语言和概念中变得僵硬、木然了。他们已经意志消沉、不思进取，假如有某种外力把他们从习惯立足的地方推开，他们就会不由自主的滚落，就像山上的石头滚下坡来一样。他们围聚在已经过时真理的坟旁，坚守自己的岗位。他们能够如此去做，是凭借着“怀念过去”这样一种毫无生机的力量，是凭借着忍受苦难和压迫的病态习惯。而一旦排除了使他们受苦的原因，他们就会像遇上清风的浮云一样空无所存，迅即殒灭。

他们准备为自己的信仰经受苦难，他们对此心甘情愿而又不愿失去自尊。无须辩驳，这是一种坚强的信仰。然而这种信仰却使人联想到一件沾满形形色色污泥的旧衣服，正因为沾满了污泥，旧衣服才没有遭到时间的破坏。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一向蜷缩在偏见和教条的狭小硬壳里，尽管被压迫得僵化变了形，倒也觉得自由自在。

这种惯常的信仰，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极为可悲、极为有害的。在这种信仰的氛围里，就像在墙垣的背阴处一样，一切新生的东西成长得缓慢而畸形，以至于濒临死亡。这种阴暗的信仰极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少发出热爱的光芒，却有过多的委屈、怨愤和嫉妒，而这些又总是和仇恨联结在一起的。这种信仰之火，其实不过是腐败物发出的磷光而已。

然而为了证实这一点，我经历了许多沉痛的日子，在我的灵魂深处毁掉了许多东西，把他们从我的记忆里统统驱逐出去。可是，当我在乏味无聊的现实生活中，最初遇见这些生活导师的时候，却觉得他们具有某种伟大的精神力量，觉得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他们差不多都曾经受审、坐牢，同许多囚犯一起，经过长途跋涉被押送出境。他们个个活得小心翼翼，到处躲躲藏藏。

可是我看得出来，这些老者虽然抱怨尼康派的“精神压迫”，但对他们之间的相互压迫颇感兴趣，常常彼此争斗得津津有味。

瞎了一只眼的巴霍米依每逢喝罢一点酒，总夸耀自己的记忆力，他的记性确实是惊人的，有些书他“用手一指”就能背诵出来。就像犹太法学者背诵经书一样滚瓜烂熟。他把一根手指随便往某一页上一戳，就能从那儿顺序背下去，声调柔和而带点鼻音。最能使他显示这种本领的书是梅谢茨基公爵的《俄国的葡萄》。其中背得最熟的是这样一句话：“无比优美和无所畏惧的殉教徒们坚韧不拔和英勇不屈地承受苦难。”可是彼得·瓦西里伊奇老是挑他的毛病，竭力抓他背错的地方争吵不休。

“你胡说八道！这事不是发生在神圣的基普利昂身上，而是发生在纯洁的丹尼斯身上！……”

“哪里冒出来个丹尼斯？应当说奥尼西依……”

“你别抓住一个人名挑毛病！”

“那你也不要教训我！”

一分钟后，两人都气得面红耳赤，瞪大眼睛怒视着对方，说：

“你是个贪吃的饭桶，不要脸的东西，看你的肚子撑得那么

大……”

巴霍米依就像打着算盘数点货名一样回骂道：

“可你呢？老色鬼！公山羊！看见娘儿们就穷追不舍。”

那个店员在袖子里抄着双手，微笑中充满着恶意，像怂恿打架的孩子似地怂恿这些捍卫古老信仰的老人，说：

“就该给他点厉害尝尝！对，再给他一下！”

有一回这些老头子又打了起来。彼得·瓦西里伊奇格外地手急眼快，一个嘴巴把他的朋友打跑了。这位老人一边疲惫地擦去脸上的汗水，一边朝着逃跑者的背影喊道：

“你等着瞧吧，打人的这个罪名要记在你的帐上！是你这个该死的惹我动的手，呸！”

他特别喜欢指责他的朋友们信仰不够坚定，说他们老是滑到“离经叛道”那边去。

“你们都是被亚历山大煽动成这个样子。他是只公鸡，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他为“离经叛道”的行为感到极为愤怒，而似乎也感到十分恐惧。可是当有人问起他这一派的教义究竟是什么的时候，他的回答却含糊其词了。

“离经叛道派宣扬的分明是一种最恶毒的邪说。他们只承认理智，不承认上帝，比如哥萨克人，他们只知道读圣经，而且那圣经也是萨拉托夫的德国人从路德那里传来的，大家一提起路德就说：‘他找了一个好名字：路就是道路，德就是缺德，路德走的道路真缺德！’离经叛道的家伙们一是鞭身派，还有什么福音洗礼派，这些教派都是邪教徒们从西方传过来的。”

他那只残脚在地板上跺了几下，然后冷冷地、狠狠地说，“该受到镇压的正是这些新教派！这帮家伙真该用火烤熟，把他们活活烧死！我们是不应该受到迫害的，因为我们是正统的俄罗斯人，我们的信仰才是纯粹的、东方的、正统的俄罗斯人的信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仰。那种种邪说都是西方的把戏，全是变种的自由思想！什么德国人、法国人，他们能干出什么好事来？你回想一下，他们在1812年干了些什么吧……”

他滔滔不绝地讲着，忘记了他的听众只是我这样一个孩子，他伸出一只手来，用力抓住我的宽腰带，时而拉过去，时而推过来，他讲得生动、兴奋、激昂，显出一腔青春的朝气：

“人的理智总在徘徊着，像恶狼一样徘徊在种种胡思乱想的树林里。它被恶魔驱使着，摧残着上帝赐给人们的灵魂。他们，那些恶魔的奴仆，想不出什么好事来。离经叛道的波果米尔派说，撒旦是上帝的儿子，是耶稣基督的哥哥，看！竟然敢这样胡诌！他们还说：官长的指示别听，自己的工作别干，妻子儿女都别要，人什么也不需要，什么规矩也别遵守。要听凭人们随心所欲地活着，任凭魔鬼的驱使。你瞧，这又是亚历山大那一套。唉！这条蛆啊……”

恰巧这个时候，那个店员叫我去做一件什么事，我就从这个老人身边离去了。可他仍旧留在长廊上，一个人继续对着四周的空气讲下去：

“啊，这些没长翅膀的灵魂！啊，这些天生瞎眼的小猫！……我要跑到哪儿去才能躲开你们呀？”

然后他仰起头，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注视着冬天的灰色天空，沉默下来，许久呆呆地一动不动。

他开始对我比较关心、比较热情了。他看到我在看书，就抚摩着我的肩膀说：

“读吧，孩子，读吧，这有用处！你好像还有点小才气，可惜你不尊重长者，跟所有的人讲话都要顶嘴。你想过这种调皮劲会把你弄到什么地步吗？孩子，这肯定会把你送进监狱里去完事。书呢，你自管读，不过你要记住，书到底是书，你还是得自己动脑筋。是啊，鞭身派当中有个叫达尼洛的导师，他想入非

非，老是胡说什么不管老书还是新书，统统没有用处，干脆把书本装进一个大袋子，丢进河里去了！真的……这当然也是胡闹！还有亚历山大那个狗头，也蛊惑人心……”

他提起亚历山大的时候越来越多了。有一次，他心事重重地来到铺子里，脸色非常严厉，对那个店员宣布：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到了这儿，到了这个城里。他是昨天到的，我正到处找他，却一直没有找到。他一定是藏起来了！我要在这儿坐一会儿，也许他会到这里来……”

那个店员毫不客气，回答道：

“我什么事也不知道，什么人也不认识！”

老头子把头一点，说：

“这倒也是理所当然，对你来说，所有的人除了买主就是卖主，别的就不存在了！那你请我喝点茶吧……”

等我提着一大铜壶开水回来时，铺子里又添了新客人。一个是小老头路基昂，快活地微笑着。另一个是陌生人，坐在门后的阴暗角落里，身穿一件旧大衣，脚蹬一双高筒毡靴，腰系一根绿色宽腰带，头戴一顶帽子，帽子压在眉毛上，看上去很别扭，很不顺眼。他貌不惊人却显得文雅谦逊，像是一个刚刚失业而正为此十分伤心的店员。

彼得·瓦西里伊奇的目光没有投向新来的人，他正在讲话，声调严厉而激昂。那个陌生人老是猛地动一动右手，推一推帽子，先抬起手，仿佛打算在胸前画一个十字，其实不然，他是把帽子往上推一下，紧接着一推再推，几乎推到头顶心上去了，然后又把它紧紧地压在眉毛上，看上去觉得挺别扭。他这种奇怪的动作，使我想起外号叫“口袋里的死鬼”的小傻子伊果沙。

“各式各样的鳕鱼游到我们这条浑浊的河里来，把水搅得越来越浑浊了。”彼得·瓦西里伊奇说。

那个店员模样的人低着声音轻声问道：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这是指我说的吗？”

“就算是指你吧……”

那个人极其诚恳地说道：

“那么，人啊，你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呢？”

“那是我自己的事情。我对自己的看法只能告诉上帝……”

那个人庄重地说：

“不！这跟我也密切相关。人啊，你不要回避真理，不要自高自大而目空一切，这对上帝、对人，都是一大罪过啊！”

他称彼得·瓦西里伊奇为“人”，虽然让我听了感到不满意，但我却为他那庄重的声调感到激动。他讲话的样子，就好像天主教士们在念经：“天主啊，我生命的主宰者！”他的身子往前探着，险些从椅子上翻倒下去。他说话的时候一只手老是在眼前挥动着……

“你不要指责我，我并不比你的罪过重！”

“水开了，壶里的水开得喷出气来了。”那个老经学家轻蔑的插话，并没有使那个人的讲话停下来，他继续往下说：

“是谁把圣灵的源泉搅得更混浊？只有上帝才知道。说不定正是你们的罪过，你们这些死抠字眼的书呆子。而我不是读书人，不会咬文嚼字，我只不过是一个活着的人，是一个单纯的人……”

“你的单纯我早已领教过了，我早已听得不耐烦了！”

“蛊惑人心的是你们，把简明思想搞乱的是你们，这都是你们这些臭文人和伪君子干出来的事……你说说看，我到底说过些什么？”

“说过什么？一派歪门邪道的胡言乱语！”

那人听了彼得·瓦西里伊奇的话，又把一只手伸到脸前挥动起来，好像在看手掌上预先写好的发言词。他又激动地讲起来：

“你们以为把人们从一个牛棚赶到另一个牛棚，就算是做了

一件对人们有益的事吗？可是我决不这样认为。我要对你说：人啊，去解放自己吧！在天主面前，你的家庭、妻子以及其他的一切一切，都有什么用途呢？人啊，你把引起人类相互争斗、厮杀的祸源摆脱掉吧，把所有的金银和一切财产摆脱掉吧，那些东西像破烂、垃圾一样一文不值，人类灵魂得救的地方不是俗世的平原，而是天堂的谷底！我要说：必须跟这些东西彻底决裂，必须斩断和它们的一切纽带，必须毁掉基督的敌人编织出来的笼罩这个世界的网。……我要走的是一条康庄大道，我的意志绝不会动摇，我不能容忍这个黑暗的世界！……”

“那么，面包、不，还有衣服，你都不需要吗？请问，这些东西哪一样不是俗世的东西呢？”

老头子的这些挖苦话丝毫没能打动亚历山大的心。他讲得更加热情激昂，虽然他的声音不高，但其响亮的程度却不亚于一只铜号：

“人啊，什么对于你是宝贵的？要知道只有上帝才是最宝贵的。你站到上帝面前，把一切都抛到脑后，让你的灵魂和俗世彻底隔绝，那样天主才能看到你，你孑然一人，上帝也同样孤身一个，那时你才会靠近上帝，这是通往上帝的惟一途径。只有这样做人的灵魂才能得救，抛弃父母，丢开一切，甚至挖掉使你产生种种欲望的眼睛！为了上帝，要毁掉自己的肉体，保全自己的精神，那么你的灵魂之火就会永不熄灭，永放光彩……”

“算了吧，真该把你赶到臭烘烘的狗群里去，让你跟野狗去做伴！”彼得·瓦西里伊奇一边说，一边站起身来，继续说：“我本以为你从去年起变得聪明一点了，谁知道你越来越愚蠢！”他说着晃悠到铺子外面的凉台上去了。

他一走开，亚历山大便慌了神，慌忙问道：

“你想走了？你为什么要躲走呢？”

性情温和的路基昂出来安慰他，眨一眨毫无生气的眼睛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没什么……没什么。”

这时亚历山大又把矛头转向他：

“你这个庸庸碌碌的俗人，也跟着散布一些无聊的废话，可是究竟有什么道理呢？什么三呼啊利路亚啦，什么西呼啦……”

路基昂付之一笑，转身也到凉台上去了。

亚历山大把脸扭向那个店员，十分自信地说：“他们辩不过我，辩不过！你看他们溜走了，就像老鼠见到了猫……”

店员皱着眉头看他一眼，不冷不热地说：

“我不留意这类闲事。”

那个人一脸窘迫，把他的帽子又往下拉了拉，自言自语道：

“怎么能不留意呢？这不是闲事而是十分要紧的事，逼得人不能不过问呀……”

他低头沉默不语了。坐了一会儿，那两个老头子招呼他，三人一起走了。

这个亚历山大在我面前一闪而过，好像夜里的篝火没能够长久地燃烧。然而当时我觉得，他那种否定生活的高谈阔论似乎也含有一点道理。

当天晚上，我找机会对画圣像的师傅们的领班伊凡·拉利奥内奇热情讲述了亚历山大的话。伊凡·拉利奥内奇一向文静而和气，他听后很冷静地解释说：

“他好像属于遁世派。遁世派是一种教派，他们对任何东西都不承认。”

“那他们怎么活着呢？”

“他们到处飘泊，到处流浪，所以被称做‘遁世派’。在他们看来，人世间的一切都与他们毫不相干。警察们视他们为有害治安的分子，老是想抓他们……”

虽然我想得很艰苦，可我仍想不通这个道理：人怎么能丢开一切从人世间遁去呢？当时在我身边，我觉得有许多东西是有趣

而宝贵的。从此，我对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的记忆很快就淡化了。

可是，在后来的某些时候，在我身处困境之际，他的影子又不时地在我眼前浮现出来：他沿着郊外一条灰色的小路，朝长着树林的地方走去。他那只没曾干过活儿的苍白的手颤抖着、拄着一根手杖。他不停地自言自语：

“我走的是一条正路，我不承认任何东西，我要斩断跟世俗的一切联系……”

我不禁想起我的父亲来，他似乎跟亚历山大并肩而行，犹如他在他外祖母梦中出现的那样，手里拄着一根胡桃木手杖，领着一朵花狗，那狗跟着跑着，老爱吐出它的舌头……

13

圣像作坊在一所半砖半土的大房子里，占了两间房子。其中的一个房间有三个窗户对着院子，两个窗户对着花园。另一个房间一个窗户对着花园，一个窗户临街。窗户都不大，都是正方形的，窗上的玻璃陈旧得已模模糊糊，不愿意把冬天的淡淡阳光放进作坊里。

这两个房间里摆满了桌子，每个桌子旁边坐着一个圣像画工，有时候一个桌子边坐两个人。天花板上挂着一些装水的玻璃球，把灯光聚起来，再把白色的冷光折射到圣像的方板上。

作坊里很闷热。有差不多二十个“画神的”在工作，他们分别来自帕列赫·霍路依、姆斯捷拉等地。他们上身穿花衬衫，领口开着，裤子带斜纹，光着脚，因为鞋是破的。师傅们头顶缠绕着低级烟草的蓝色烟雾，空中有一股干性油、油漆、臭鸡蛋的混合气味。一首弗拉基米尔地区的歌曲在空中慢慢地像焦油流动一样响着：

“现在的人们不知羞，
小伙子当众把姑娘引诱……”

他们也唱别的歌，但是那些歌不欢快，他们唱的最多的还是这首歌。这首歌悠长的旋律不影响人的思索，也不影响人们用细细的银鼠毛笔在圣像上勾划，描出“圣像衣服”的皱痕，画圣徒瘦脸上苦难的皱纹。雕刻工戈高列夫是个经常半醉的老头，长着一个青色的大鼻子，老在窗户跟前用一个小锤子敲着。小锤子刺耳的敲打声不断混入懒懒的歌声里，就像一条虫子在咬一棵树。

没有人对画圣像的工作入迷。不知是哪个可恶的精明人把这个工作分散成一长串没有美感的动作，这类动作不能让人们产生对工作的热爱和兴趣。细木工潘菲尔为人阴险而凶狠，长着一对斜眼，他送来他刨平和粘合的柏木板和椴木板。生着肺病的小伙子达维多夫给这些木板上底色。他的伙伴索罗金负责抹“白灰泥”。米里亚欣用铅笔勾圣像图样。戈高列夫敷上金色，再在金色底子上刻出图样。衣服画工们画圣像的背景和衣服。接着，缺脸缺手的画像放到墙跟儿，等着画容颜的画工来完成最后一道工序。

那些圣像壁、祭坛门用的大圣像缺着脸、手、脚，只穿着法衣和短衬衫，立在墙跟前，这种景像看起来令人很不舒服。色彩斑斓的木板冒出一股朽味。它们看起来好像它们曾经有过生命，后来不知怎么突然消失了，只留下了沉重的法衣的迹象。

等到全部圣像由容颜画工完成，这个圣像就交给另一个师傅，由他在上面涂珐琅。题字也由专人写。作坊主管伊凡·拉利奥内奇亲自上清漆，他是一个爱清静的人。

他长着一张灰色的脸，和他稀疏的胡子一个颜色，又细又光滑。他的眼睛也是灰白色，显得深沉而悲凉。他常常微笑，可谁

对他都不微笑，好像不忍心对他微笑。他的长相很像“柱顶苦行僧”缪恩，也是那么干瘦，他那双呆滞的眼睛常常在思考着，很快地先看一下人群和墙壁，然后又朝远方眺望。

我到这个作坊几天之后，画神幡的咖卡久兴回来了，他当时已经醉了，他是个美男子和大力士。他是顿河地区的哥萨克。他紧闭嘴唇，眯缝着像女人一样俊俏的眼睛，一言不发，举起拳头见人就打。他个子不高但很匀称，在作坊里跑来跑去，像一只猫落在地窖里的老鼠当中一样。人们畏惧地躲开他，躲到各个角落里，在那儿互相叫着：

“揍他！”

容貌画工叶甫根尼·西塔诺夫拿起一个板凳砸到了那个疯狂的暴徒的头上，使他昏了过去。这个哥萨克一下子坐到了地板上，大家马上把他摁住，用一条毛巾捆住了他。他使用那些野兽一样的牙齿咬毛巾，撕咬它，这时叶甫根尼发了怒，跳上一张桌子，把胳膊贴在腰上，准备跳到那个哥萨克身上去。他身高力大，真要跳下去，必然会踏碎咖卡久兴的肋骨。正在这时，穿着大衣，戴着帽子的拉利奥内奇在他身边出现了，他伸出一个手指对西塔诺夫摇了摇，然后对那些人郑重地低声说：

“他醉了，把他抬到前堂，让他清醒清醒……”

大伙把这个哥萨克抬到了作坊外面，又把作坊里的桌子和椅子重新摆好。大家坐下接着工作，偶尔互相短短地说几句，讲到这个人的力气，大家猜测他总有一天会因打架被打死。

“要打死他？那很难。”西塔诺夫自信地说，好像很有把握。

我看着拉利奥内奇，不解地暗想：为什么这些身体健壮、性格暴躁的人那么信他的话呢？

他指挥所有的人应该怎样干，就连最出色的师傅也愿意听他的话。他对咖卡久兴讲得最多。

“咖卡久兴，你现在算是一个写生画家了，你应当按意大利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风格，画得非常像。油画写生要求温暖的色彩搭配协调，可是你用白色颜料太多，圣母的眼睛显得很阴冷，有点像冬天。她的脸颊画得太红，很像苹果，可和她的眼睛不协调。再看，这双眼睛摆得也不平：一只眼靠近鼻子，另一只却挨鬓角太近。这样，她的脸显不出神圣庄重，却显得狡诈、低俗，你干事不认真，咖卡久兴。”

“咳，伊凡·拉利奥内奇大爷，这不是我的本行。我天生应该搞音乐，可我却呆在一帮修士当中。”

“只要下功夫，什么行当都能干好。”

“那可不对。我应当当个赶车的，去赶一辆快马拉的三驾马车。”

他鼓起嗓子，唱了起来：

“哎，我要给这辆三驾马车，
套上深色的骏马，
在严寒的冬夜疾驰，
一鼓作气奔向我情人的家！”

伊凡·拉利奥内奇温和地笑着，托一下灰白而悲凉的鼻子上的眼镜，退到了一边。接着，十来个人齐声跟着唱起来，汇成了汹涌的潮水，好像把整个作坊举到了空中，用均匀的力量摇摆它。

“老马识途，
知道我的姑娘在何处……”

徒工巴希卡·奥金佐夫本来在挖蛋黄，这时也停了下来，每只手里拿着一个蛋壳，用动听的童声给他们帮腔。

大家都沉醉于歌声中，宠辱皆忘。大家都用同一个胸膛呼吸，心有同感，斜着眼看着那个哥萨克。大家都跟着他，看着他一起一伏地挥着胳膊。从他挥舞胳膊的架势看，他好像要飞上天空。我感觉如果他突然停止唱歌，喊一下“砸吧，把一切都打碎！”那大家包括最冷静的师傅，马上就会把作坊砸烂。

他平常不唱歌，可他的歌具有风暴般的威力，什么时候都有不可抵挡的威力。不管人们心里多么沉重，他总能让人们振作精神，鼓起劲来，把所有的力量汇聚在一起，就成一股力量。

这些歌使我从心里钦佩这个歌手，羡慕他美妙的影响力，这种心情很热烈。一种让人激动的东西融进我的内心，使我的心膨胀发痛。我真想大哭一场，对那些唱歌的人喊：

“我爱你们！”

因患肺病而瘦弱的达维多夫，好像全身长满散乱的毫毛，这时也张开了嘴，他的样子很怪，很像一只刚孵出蛋壳的小鸟。

这些欢快豪爽的歌曲，只有在这个哥萨克带头唱时大家才唱。他们平常爱唱的是那些曲调悲凉、节奏缓慢的歌，如《不害羞的人》、《在那小树林里》，唱亚历山大一世的死亡：《当我们的亚历山大检阅他的部队的时候》。

有的时候，根据作坊里最出色的容貌画工希哈列夫的建议，大家试着唱教堂歌曲，可很少成功。希哈列夫总是追求一种特别的整齐，而这种整齐只有他一个人能够理解，因而影响大家歌唱。

这是一个头顶锃亮，干瘦的中年人，45岁，留着半圈茨冈一样鬈曲的黑发。两道眉毛又黑又密，很像唇髭；胡子又尖又密，这给他五官秀气、肤色发黑、非俄罗斯的脸增光不少。可他的鹰钩鼻子下面长出许多硬唇髭，比起那样的眉毛，这些唇髭就显得没有必要了。他那双眼睛还不一样大，左眼显然比右眼大。

“巴希卡！”他用他独特的男高音对我的师兄说，“你来带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唱：‘赞美！’他们大家都注意听！”

巴希卡用围裙擦净他的手，唱了起来：

“赞美……”

“……上帝的名字。”有几个人接着唱起来。可是希哈列夫不安地喊道：

“叶甫根尼，太高了！把你的灵魂放到你的灵魂深处去……”

西塔诺夫把声音放低了，声音像敲一只大桶：

“上帝的奴隶……”

“不行，这里应该唱得山摇地动，让门窗自己打开！”

希哈列夫用别人不能理解的兴奋使得全身扭动，他的两道眉毛惊人地在额头上不停地上下移动，他的声音变得嘶哑，但手指却不停地在拨无形的琴弦。

“‘上帝的奴隶’，你懂吗？”他寓意很深地说，“对这几个字要深刻理解，要体会它的本质。‘奴隶啊，歌颂上帝吧！’你们这些大活人怎么会不理解呢？”

“你可能不知道，我们永远也理解不了。”西塔诺夫客气地说。

“啊，那就甭唱了！”

希哈列夫无可奈何地去工作。他是最出色的一位师傅，他能分别按照拜占庭、法国的传统画脸，能像意大利的风格那样传神。一旦有人来定做圣像壁，拉利奥内奇都找他合作。他知识全面，熟悉各种圣像样本。一切创造奇迹的神像的珍本，如费多罗夫像、斯莫连斯克像、喀山像等，他都熟悉。可是在翻阅各种样本的时候，他经常大声埋怨：

“这些图样束缚了我们的手脚……应当承认，确实束缚了我们的手脚！……”

虽然他在作坊里地位重要，可他却是平易近人。他对徒工、对我和巴威尔都很和善，愿意教我们技术，除他之外，没有第二

个人肯这样做。

他这个人很难让人理解。总的说来，他不是快乐的人。有时候他沉默地工作整整一个星期，好像成了哑巴。

他吃惊地看着大家，这些天天在一起的人们好像才第一次见面。他本来喜欢唱歌，可到了这时候却不唱，别人唱了他好像也没有听见。大家看见这种情况，朝他那边互相使眼色。他弯下腰看斜放着的圣像。圣像木板立在他的膝盖上，中部靠在一张桌子的边上，他用细画笔极认真地描出一张神情忧郁的脸——和他自己的脸一样。

突然，他用不满的口气很清晰地说：

“‘先驱’是什么？在古代，驱者走也。‘先驱’就是先行者之意，没有别的意思……”

作坊里静了下来。大家都往希哈列夫一边看。随后，沉默中开始有人说话：

“不该给他画皮袄，应该画上翅膀……”

“你和谁说话呢？”有人问他。

他不答话，可能是没听见别人的问话，也可能是不愿意回答。接着，寂静中他又开始说话：

“应当知道他们的生平事迹。可谁知道他们的生平事迹呢？我们知道什么？我们生活得毫无生气……灵魂在哪里？样本是有，可是没有感情……”

他说出来的这些想法，使人们脸上出现了讥讽的表情，只有西塔诺夫不笑。到了这时候，总有人居心不良地说：

“到了星期六他就要灌黄汤去了……”

高个子、力气很大的西塔诺夫是个22岁的小伙子，脸圆圆的，没有胡须和眉毛。在这时他老是悲哀地看着墙角。

我记得，一次希哈列夫在画完一张昆古尔城定做的费多罗夫圣母像以后，把圣像往桌子上一放，兴奋地大声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圣母画好了！您啊，就像一个无底的杯子，从现在起人们伤心的眼泪就要不停地流进这个杯子里了……”

接着，他拿起一件别人的大衣披在自己身上，走了，到酒馆去了。小伙子们开始乐，吹口哨。岁数大的人对着他的背影又是感叹，又是羡慕。可西塔诺夫走到那个作品跟前，认真地看了一会儿，解释说：

“他要去喝酒，他舍不得把圣像交出去，这种舍不得的心情可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希哈列夫的酗酒症一到星期六必定会发作。这和师傅们常见的嗜酒症是不一样的。每星期六早晨，他写好一封信，让巴威尔把他送到一个地方去。午饭之前，他对拉利奥内奇说：

“今天我得去洗澡。”

“时间长吗？”

“唉，天哪……”

“请您最迟在星期二回来。”

希哈列夫点了一下秃头，眉毛颤抖了一下。

从澡堂回来，他穿得很整齐：穿着胸衣，扎着蝶形领结，缎子马甲上还别有根长长的银表链。他默默地坐上马车走了，临走时对我和巴威尔说：

“今儿黄昏以前把作坊收拾干净，把这个大桌子刮一刮，然后洗干净。”

大家都感觉到了过节的气氛。人人都兴奋起来，换上洁净的衣服，先洗澡，后吃晚饭。饭后，希哈列夫来了，带来些凉荤菜的纸包、啤酒和葡萄酒。他还带来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比普通人大一号。她有两俄尺十二俄寸，我们的椅子、凳子在她面前都变成了玩具，高个子的西塔诺夫在她面前像个未成年的孩子。她的身材很匀称，胸脯像小山似地隆起，一直顶到下巴，她的动作很笨拙。她已经40多岁，可呆板的圆脸上大大

的一双马眼却很细嫩。她的嘴很小，像是画上去的，像布娃娃的嘴一样，她装出一副笑脸和所有的人握手，还一边没话找话：

“您好！今天真冷。你们这儿的味道太难闻了。这是颜料味。您好！”

她高大，平静，像是一条高水位的大河，看起来很舒服。可她说的话没有意思，她全部的话都没必要说，听了让人烦。她说话前先要鼓起脸，这使她的圆脸更圆了。

年轻人乐了，窃窃私语：

“嗨，一个火车头！”

“简直像一座钟楼！”

她噘起小嘴，把两只手放在胸脯下面，在摆好酒菜的桌子边坐下，靠着茶炊。她把所有的人看了一遍，那双马眼流露出善良的目光。

大家对她很尊敬。小伙子们还有点怕她。一个小伙子开始时贪婪地看着她的身体，一碰到了她的目光，小伙子就心虚地低下了头。希哈列夫对他的客人也毕恭毕敬，言必称她“您”如何，叫她“嫂子”，每次敬菜时还要深深地鞠一躬。

“您辛苦了——”她娇气地拖着长声，“太辛苦了！”

她的动作从容自若，她的胳膊只有手臂在动弹，胳膊肘一直贴着身子。她的身上散发出新鲜的热面包的香味。

高果列夫老头由于激动说话结结巴巴，不停地这个说这个女人漂亮，就像教堂的下级职员念赞美诗一样。她一边听，一边开心地微笑。看到他说不下去了，她才开始介绍自己：

“结婚以前我很一般，出嫁以后才变得漂亮起来。快30岁时我更漂亮了，贵族都对我另眼相看。我们县的首席贵族说要赠给我一辆四轮马车和两匹马……”

咖卡久兴已经半醉，头发蓬乱，用厌恶的眼光看着，没有礼貌地问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为什么要送你这些东西？”

“自然是为了我的爱情啦。”客人解释说。

“爱情。”咖卡久兴浮躁地嘟囔，“那算什么爱情呀？”

“这么英俊的小伙子当然懂得爱情了。”女人朴实地说。

作坊里的人哈哈大笑。可是西塔诺夫对咖卡久兴抱怨说：

“他如果不是十分差劲的话，至少也是个傻瓜。如果不是非常无聊的话，谁会喜欢这样的女人……”

他因刚喝了葡萄酒而脸色发白，鬓角上满是汗水，精明的眼睛闪着光。高果列夫老头晃动着他难看的鼻子，用手指擦掉眼泪，问她：

“你生过几个孩子？”

“只生过一个……”

这张桌子的上方吊着一盏灯，炉子那边也点着一盏灯。但两盏灯都不十分亮，作坊的各个角落都是阴影。那些没有完全画好的圣像从暗处往外看着，应该有手有头的地方是灰色、平面的空白，看了令人恐惧。那些圣徒的肉身从彩色的衣服里，从这个地下室走掉了。玻璃球挂在天花板上，在烟雾笼罩中闪着青光。

希哈列夫围着桌子转来转去，给大家上菜。他的秃头不停地晃动，细手指不停地活动。他瘦了，因而他的鹰钩鼻子显得更尖了。当他侧身对着灯光时，他鼻子的侧影便投在脸上。

“吃，喝，朋友们！”他用男高音说。

那个女人也像主人一样用唱歌的声调说：

“您不要操心了，大哥！他们自己有手，知道自己的饭量，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吃的太多也不好！”

“大伙歇一歇吧！”希哈列夫激动地喊道，“朋友们，我们都是上帝的奴隶，咱们唱一首《赞美主的名字》吧……”

由于大家喝的多，吃的多，已经迷迷糊糊，没有力气了，歌没有唱成。咖卡久兴拿着一个双排键的手风琴。小伙子维克托尔

·沙拉乌青身穿一身黑，表情庄重，很像一只乌鸦，他拿起一个铃鼓，手指拍击鼓面，鼓皮发出低沉的响声，小铃铛丁当作响。

“来一个俄罗斯舞！”希哈列夫吩咐说，“嫂子，您请！”

“哎呀。”那个女人一边感叹，一边站了起来，“您真是太费心了！”

她走了出来，找了一个空地方站住，像一座小教堂。她头戴鲜红的头巾，上穿一件黄色麻纱短上衣，下穿一条肥大的褐色裙子。

手风琴强劲地响着，铃鼓的铃铛在响着，鼓皮也发出沉重的叹息声。这种声音听起来很不舒服，好像一个人犯了神经病，呜呜咽咽，不停地用头撞墙。

不会跳舞的希哈列夫只会踩碎步，踏皮鞋的后跟，像山羊那样蹦蹦跳跳，可总是合不上欢快的音乐节拍。他的腿好像不是自己的，身体难看地扭动着。他的动作像是蜂儿触了蛛网，鱼儿进了渔网，让人悲伤。可大家都在看着希哈列夫，包括喝醉的人，也在认真看他不规则的动作，一声不发地看他的脸和手。他脸上的表情在惊人地变换着，时而亲切、含蓄，时而骄傲、严厉，眉头皱起。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吃惊地叫了声“哎呀”，然后闭上了眼睛，等到他再睁开眼时，又变得非常忧愁。他攥住了拳头，悄悄地跑到那个女人身边，跺了一下脚，跪了下去，举起双臂，扬眉微笑。那个女人宽容地笑着，俯视着他，一本正经地警告说：

“大哥，别累着了！”

她想合上眼，可由于眼睛太大，眼睛没闭上，脸上倒起了不少皱纹，表情很难看。

她也不会跳舞，只能慢慢地摇摆自己高大的身体，不声不响地转悠。她左手拿着一块手绢，慢慢地游动，右手叉在腰上，很像一个带把的大水罐。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希哈列夫围着这个石像一样的女人转来转去，脸上的神情不停地变换，莫名其妙，好像跳舞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十个人：一个文静温柔，一个凶恶狰狞，一个非常胆小，想尽快躲开这个不让人喜欢的女人。接着，又来了一个龇牙咧嘴的人，弯下腰去，像是一条受伤的狗。这种难看的舞蹈使我心情苦闷，使我又回忆起那些士兵、洗衣女、厨娘，回忆起和狗一样的结婚。

我又想起了西多罗夫冷静的话，

“干这种事大家都是假情假意，大家都害羞，谁也不爱谁，无非是取乐一下而已……”

我不愿相信“干这种事大家都是假心假意”，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玛尔果皇后又该怎么说呢？希哈列夫肯定没做假。我知道西塔诺夫爱过一个青楼女子，可她却传染给了他一种可耻的病。他没有像同事们教他的那样打她一顿，反而租了一个房间，专门给姑娘治病。一提起她，他显得特别亲切，腼腆。

高个子女人不停地摇晃身体，呆板地微笑，挥着手绢。希哈列夫在她周围不停地扭动。我边看边想：欺骗上帝的夏娃会和这匹母马一样吗？心里对她产生了厌恶之感。

没有脸的圣像从暗处往外看，窗玻璃外面是乌黑的夜。不通风的作坊里，灯在发出暗暗的光。人只要细心地听，便可以在沉重的脚步声里，在乱糟糟的说话声中，听见铜脸盆里的水正连续不断，一滴接一滴掉进了汲水桶里。

这一切与我在书上读到的生活差别太大了！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最后，大家都兴味索然。咖卡久兴把手风琴塞给了沙拉乌青，叫道：

“跳舞吧，跳他个浑天黑地！”

他跳得和凡卡·茨冈一样，好像在空中飞。后来巴威尔·奥金佐夫、索罗金欢快，熟练地跳起舞来。患肺病的达维多夫也在地上移动他的两只脚。他不停地咳嗽，因为满屋子全是灰尘，烟

雾，刺人的酒味，连熏腊肠也散发出熟皮子的味道。

他们喊叫、唱歌、跳舞，可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是在凑热闹。又好像这是一场比赛，看谁动作麻利，不知疲劳。

西塔诺夫已经半醉，一会儿问这个，一会儿又问那个：

“这样的女人值得爱吗？你们说！”

他马上就要哭出声了。

拉利奥内奇耸一耸他干瘦的肩膀，然后对他说：

“女人就是这德性！你以为她们能怎么样？”

他们说的那两个人不见了。希哈列夫要两三天之后才能回来。他回来以后，先洗澡，然后坐在属于他的那个角落里，默默地一口气工作了两个星期，表情庄重，对所有的人都不予理睬。

西塔诺夫自言自语问：“他们走了？”接着用那双蓝灰色的眼睛看着这个作坊。他的脸衰老而难看，可眼睛却善良、明亮。

西塔诺夫对我很友好，不过只是为了我那个手抄本诗集。他不信上帝。在这个作坊里，除了拉利奥内奇之外，还有谁真信上帝，真爱上帝，那是很难让人理解的。说到上帝，人们总是很随意，有时还带着讥讽的口吻，和谈到老板娘时一样。吃午饭、晚饭时，人们照例在胸前画十字，晚上睡觉前祷告上帝，假日去教堂。对这些大家都照例做的事，西塔诺夫一样也不干，大伙认为他是个不信神的人。

“上帝是没有的。”他说。

“那世间万物是从哪儿来的？”

“我可不知道……”

一次，我问他：怎么会没有上帝呢？他解释道：

“你知道，上帝太高了！”

他举起长胳膊，指着天空，接着放下来，比着离地一俄尺高的高度说：

“人太低贱了！对吧？经书上说：人是上帝按自己的模样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造出来的。那高果列夫像谁呢？”

这句话把我问住了。我回忆起维亚特省的小兵、我外婆的妹妹，他们哪里像上帝呢？

“人们都知道，人和猪其实是一个样。”西塔诺夫说道，接着安慰我说：

“当然了，也有好人，对吧？”

和他相处很痛快，他有什么不懂的，就诚实地说：

“这个我没想过，不知道。”

这是他的突出特点，不像以前我遇见的人，都是什么都懂，什么都评论。

他的小本里，除了一些很好的诗，还有许多淫秽的诗，这让我感到惊讶。我跟他讲了普希金，他把抄在本里的一首诗让我看，题目是《迦芙里利达》。

“普希金算不了什么！他只会说些逗乐的话，可是贝内迪克托夫才是值得重视的诗人！”

说着话，他闭上了眼睛念道：

“瞧啊

看那俏丽的女人

动人的胸脯……”

不知是什么原因，他特别喜欢下面这三行，经常津津有味地朗诵着：

“就是雄鹰的锐眼，

也不能穿过这火热的闸门

直望见她的心……”

“你懂吗？”

我实在不明白他为什么那样得意，可又不好开口问他。

14

我在作坊里的工作不算太重。每天早晨，当大家还没有睡醒的时候，我先给师傅们烧好早茶。等到师傅们到厨房去喝茶时，我就跟巴威尔一块儿打扫作坊，并挖出鸡蛋黄准备调颜料时用。之后，我便动身到铺子里去。每天黄昏，他们就叫我研磨颜料，然后观摩师傅们的手艺。开始我带着极大的兴趣观摩他们的手艺，可是不久我就感到厌烦极了，并发现几乎所有的手艺人对这些七零八碎的活计同样也感到烦闷无聊。

每天傍晚我都是闲着的，我便对那些讲轮船上的生活及书上的各种故事，不知不觉中我在作坊里人们的心目中占据了一种独特的地位，变成一个说书和朗诵的人了。

不久我就发现这些人所见到的和所知道的东西都比我少。他们中的每个人几乎都是从从小就关在这行手艺的狭小的圈子里，并一直守在这个笼子里没有出去过。整个作坊里只有希尔列夫一人去过莫斯科，每当他讲起莫斯科时神情庄严而深沉：

“莫斯科人是不相信眼泪的。在那儿你必须睁大眼睛，加倍小心！”

其他的人都只到过舒雅和弗拉基米尔，他们谈到喀山城时，总爱问我：

“喀山城里俄罗斯人多吗？那儿也有教堂吗？”

他们认为彼尔姆位于西伯利亚，也不相信西伯利亚在乌拉尔的另一边。

“乌拉尔的鲈鱼和鲟鱼不是从黑海那儿运来的吗？那么乌拉尔是在海上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有时我甚至怀疑他们是在耍笑我，因为他们坚持说英国是在大洋的对岸，波拿巴出身于卡卢加的贵族。我把我亲眼见过的种种事情讲给他们听，他们却不大相信我的话。然而他们所有的人都爱听离奇的神话以及情节曲折的故事，就连上了年纪的人也明显地爱听虚构的情节而不爱听真实的事情。我观察的很清楚：情节越是荒唐的故事，臆造的越是多的东西，听我讲起来反而越专心。总的说来，现实生活并不吸引他们。他们不愿意看到目前生活的贫乏和丑恶，却都抱着幻想瞻望未来。

使我感到特别惊讶的一点是，我已经相当深刻地体会到书本和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了。比如，我周围的这些活生生的人书本里却没有描述过。书里没有斯穆里依，没有司炉工人雅科甫，没有遁世派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没有希尔列夫，没有洗衣女工娜达丽雅……

他们在达维多夫的箱子里找到了一本哥里青斯基的小说集，布尔加陵的《伊凡·维席京》，勃拉姆别乌斯男爵的一本作品。我把这些书都朗读了一遍，大家都喜欢听。拉里奥内奇说：

“听读书，大家就不吵架，也不胡闹了。这真好！”

我热心地找书，而且经常可以找到一两本，每天傍晚给大家朗读。那是些很好的夜晚。作坊里安静得如同深夜，吊在桌子上面的那些玻璃圆球，好像白色的寒星，它们的光芒照亮了那些对着桌面低下去的、头发蓬松的和光秃的脑袋。我看见许多人平静地沉思着，偶尔有人叫起来，那是在赞叹这本书的作者或者书中的主人公。这些人又专心又温和，跟平时判若两人。在这种时候我很喜欢他们，他们对我也好。我觉得我找到了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

“有了这些书，春天就像来到我们这儿，冬天的窗框已被卸掉，窗子头一次敞开了。”有一次西塔诺夫这样说。

最后找书却变得困难了。谁也想不到图书馆里借书。但是我

仍然想方设法把书找来，像讨饭一样到处央求。有一次消防队的队长给我一本莱蒙托夫的作品。我立刻被诗歌的力量吸引住了，感觉到了诗歌对人们有强大的影响。

记得我刚朗读这本《恶魔》的头几行，西塔诺夫看一眼这本书，再看一眼我的脸，于是他就把画笔放在桌子上，把他的两条长胳膊夹在两个膝盖中间，微笑着摇晃身子。他的椅子随着他的摇晃在他身下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

“别出声，伙伴们。”拉利奥内奇说。随后他也放下手里的工作，走到西塔诺夫的桌子跟前，因为我正坐在这张桌子旁边朗读。这首诗使我的心情激动不已，使我感到痛苦，感到慰藉，我的声音断断续续，我的视线被泪水模糊。然而更使我激动的是，整个作坊开始慢慢地翻腾，好像有一块磁石把人们吸引到我身边来，人们小心地、悄悄地往我这边移动。等我读完第一部，几乎所有的人都站到这张桌子的周围来了，人们相互靠紧，搂住彼此的肩头，皱着眉，微微地笑。

“读啊，读啊。”希哈列夫说，硬把我的头又按到书上去。

我读完了这本书。他就把书拿过去，瞧一眼书名，之后把书塞入他胳膊窝下，声明说：

“这本书还得再读一遍！明天你再读一次。现在我把它收起来。”

他走开，把这本书锁在他那张桌子的抽屉里，然后开始工作。人们也开始小心地走开，回到各自的桌子那边去，整个作坊里变得静悄悄的。西塔诺夫走到窗子跟前，把额头抵在窗玻璃上，一动不动。希尔列夫又放下画笔，用严厉的声音说：

“这才叫做生活啊，上帝的奴隶们……是啊！”

他微微耸起双肩，埋下头，接着说：

“这个恶魔，我甚至可以把它画出来。他通身黑色，长满了毛，有火红的翅膀，脸、手、脚都白得吓人，就像冬夜的白雪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样。”

他一直到晚饭前总是心神不定，一反常态地在他的凳子上转来转去，颤动着他的手指，时而讲恶魔，时而讲女人和夏娃，时而讲天堂，时而讲圣徒们怎样干造孽的事，可是他的那些话让人感到难于理解。

“这都是真的！”他肯定地说，“既然圣徒们跟犯罪的女人干造孽的事，那么恶魔当然巴不得跟纯洁的女人干造孽的事了……”

大家都沉默不语，听他讲话，而且都和我一样不愿意开口讲话。大伙工作得都不起劲，总是看钟表。等到钟表敲了九下，大家就一齐放下了工作。

西塔诺夫和希哈列夫走到了院子里，我随后也跟了过去，在院子里，西塔诺夫望着满天的星星，念道：

“在被抛弃的星球中，
一个个商队在流动……”

“这样的句子可真不容易想出来！”

“那些诗句我是一点也记不得了。”希哈列夫说，他的身体在刺骨的寒风中不停地打着哆嗦，“我什么句子也没记住，不过那个恶魔，我却记得清清楚楚！硬是有人要你怜惜魔鬼，这不是怪事吗？可话又说回来，他也真让你觉得怜惜，不是吗？”

“我的确怜惜他。”西塔诺夫同意说。

“人就是这样的！”希哈列夫叫道，他这句话使我一直牢记不忘。

他回到门道里的时候，警告我说：

“记住！马克西莫维奇，在铺子里你千万不要说起这本书，因为，这是一本禁书！”

我不由得暗暗高兴：原来当初行忏悔礼的时候司祭问我的就是这样的书啊！

大家都无精打采地吃晚饭，全没了平日里的嘈杂声和谈话声，好像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临头，应当仔细考虑一下似的。晚饭后，大伙刚要上床睡觉时，希哈列夫从抽屉里取出那本书来，对我说：

“好，你再给大伙读一遍吧！这次读清楚点儿，别太快了。”

有几个人默默地下床来到我这张桌子周围找来了凳子坐下，有的连衣服也没穿好，桌子四周坐满了盘着腿的人。

等到我读完，希哈列夫就用手指敲着桌面，说：

“这才叫生活啊！唉，恶魔呀，恶魔……原来事情闹到了这种地步，不是吗，老兄？”

西塔诺夫倚着我肩膀从我后面探过头来，念了几句，笑起来，说：

“我要把它抄在我的笔记本上……”

希哈列夫站起来，拿起书走到他的桌子那边，可是走到半路他又停住了，忽然用颤抖的声音愤怒地说：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可这个世界上的事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像一些瞎眼的狗崽子一样。神也罢，鬼也罢，都不需要我们！我们算是什么上帝的奴隶？约伯是奴隶，可是上帝亲自跟他谈过话！上帝跟摩西也谈过话！甚至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摩西，那意思就是‘上帝的人’。可我们算是谁的人呢？”

他把那本书重新锁入抽屉里，开始穿衣服，问西塔诺夫道：

“去小饭铺喝一杯好吗？”

“我要去看我的女人。”西塔诺夫轻声回答说。

他们走后，我紧挨着巴威尔在房门旁边的地板上躺下。他翻来覆去地折腾，呼呼地喘着气，后来，竟失声哭起来。

“你怎么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简直对所有这些人怜惜得要命。”他说，“要知道我了解他们所有的人，我跟他们一块生活了4年了。”

我也怜惜这些人，我们很久没有睡着觉，小声议论他们，发现他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特点，发现所有这些人都有些东西能加深我们孩子气的怜悯。

我和巴威尔很要好。后来他成了一名优秀的师傅，可是这样工作没有过多久。在他近三十岁的时候，他开始发疯似地喝酒。后来成了一名流浪汉，我在莫斯科的希特罗夫市场上遇见过他。前不久我听说他得伤寒病死了。回想我这一生中见过这么多的好人毫无意义地灭亡了，实在吓人！所有的人都会精力衰退，然后死掉，这是很自然的。可是任何地方的人们都不像在我们这儿，不像在俄国这个地方衰退得那么迅速、可怕，那么毫无意义……

那时候，巴威尔还是个圆脑袋的男孩，他比我大两岁，活泼、聪明、正直，而且有天分，善于画画儿，鸟、狗、猫在他的笔下栩栩如生。他非常巧妙地把师傅们画成漫画，而且总是把他们画成各种鸟兽的样子。西塔诺夫在他的笔下被画成一只悲惨的独腿鹬。希哈列夫被画成一只头顶上没毛、冠子破碎的公鸡。害病的达维多夫成了一只吓人的凤头麦鸡。不过他画得最成功的却是苍老的雕镂工人戈果列夫，他变成了一只蝙蝠，生着大耳朵、怪鼻子、细腿，每条腿上长着六个爪子。两个圆圆的眼睛白白的生在又圆又黑的脸上，瞳仁像是两粒小扁豆，藏在眼睛里往外看，给这张脸增添了一种生动的而又极其卑鄙的神情。

巴威尔把这些漫画拿给师傅看，师傅们倒不生气。然而给戈果列夫画得那张漫画却给大伙留下了不愉快的印象，他们就严厉地劝告这个画家说：

“你最好把这张画撕掉，不然的话，老头子看见了，准会把你揍扁！”

那个老头又脏又臭，而且总是喝得醉醺醺的，他信教简直信

到让人讨厌的地步。他的险恶用心用不完，私下里把整个作坊的情况告密给那个店员。当时，老板娘正准备把她的侄女嫁给那个店员，因此店员已经觉得自己就是整个商号和所有人的老板了。这个作坊里的人都痛恨那个店员，可是又怕他，因此也就怕戈果列夫。

巴威尔千方百计地找机会跟戈果列夫作对，打定主意决不让戈果列夫有片刻的安宁。在这方面，我也竭力帮他的忙。当我们那些粗暴无情的花招被作坊里的人看见时，他们都很开心，但却警告我们说：

“你们会吃亏的，孩子！那个吃谷子的小甲虫会把你们赶走的！”

“吃谷子的小甲虫”是作坊里的人给店员起的绰号。

这个警告吓不倒我们。我们常常趁戈果列夫睡熟了，就往他脸上涂各种颜料。有一次，他喝醉了，等他睡熟后，我们就把他的鼻子涂成金色，他一连三天没法把那海绵样的鼻子旁边的鼻窝里的金色擦掉。但是，每次当惹得老头子大发脾气时，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条轮船，想起那个维亚特省的小个子兵，我的心里不会不舒服。戈果列夫虽然年纪大，可是仍旧很有力气，常趁我们不注意时抓住我们，把我们痛打一顿。打完了，还要告到老板娘那儿去。

天天喝得带着醉意的老板娘，总是显得和善而快活。她极力吓唬我们，用她那两只肉乎乎的手拍着桌面，喊道：

“你们这两个小鬼又捣乱啦？他老了，应该尊重他才是！是谁把煤油冒充酒，倒进他的杯子里去的呢？”

“是我们……”

“哎呀，圣徒啊，他们居然承认了！哼，你们这些该死的，要尊敬老人才对！”

她把我们赶出来了。到傍晚，她对那个店员讲了这件事，那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个店员就生气地对我说：

“你这个小子是怎么回事，啊？你读书，甚至读圣经，可仍然这么捣蛋，你当心点，不然我会给你颜色看的！”

老板娘孤身一人，很可怜，有时她喝足了甜酒，就坐在窗前唱道：

“没人心疼，
没人可怜。
我的苦恼，
没人知道。
我的伤心事，
讲给谁人听。”

她用嘶哑的嗓音发出了“呜呜”的哭声。

有一回，我看见她手里拿着一罐煮熟的牛奶，刚走到楼梯那儿，忽然腿一软便坐了下来，她干脆坐着一级一级地往下移，笨重的身体弄得楼梯咚咚地响，但她的手始终没有放开那罐牛奶。牛奶溅出来了，溅在她的衣服上，她就伸直了胳膊，瞪着那罐牛奶说：

“妖精，你怎么了？要到哪儿去？”

她其实不算胖，但是皮肉却相当松弛，软绵绵的好像一只垂肉的老猫，它已经无力去捉老鼠了，再加上吃得饱而身体笨重，只能咪咪地叫着去回忆它当年的战绩和快活事了。

“你们看。”西塔诺夫说，沉思地皱起眉头，“以前这是个上等的作坊，有很大的生意，经营这个生意的是一个聪明人。可现在全完了，一切东西都落到那个吃谷子的小甲虫的爪子底下去了！咱们辛辛苦苦地干活，结果全让一个不相干的外人利用了！一想起这些，就让人感到心灰意懒，恨不能朝这种工作唾一口唾

沫，然后爬上房去，躺在房顶上看星空，看它一个夏天才好……”

西塔诺夫的这些思想被巴威尔·奥金佐夫沾染上了。他学大人的样子吸着纸烟，高谈阔论，谈上帝、谈酗酒、谈女人。他还说，干什么工作都是白干，总有人在辛苦干活，却总有人不珍惜创造出来的东西，任意地毁坏它。

在这种时候，他那张可爱的尖脸就皱起来并且显得很成熟。他盘腿坐在铺着褥子的地板上，抱着双膝，眼光透过方窗和积雪很厚的板棚房顶，瞧着冬天蔚蓝色天空中的繁星。

师傅们打着鼾声进入了梦乡，不知一个什么人在说梦话，吐字不清。达维多夫在一张高板床上不停地咳嗽，正在了结他的残生。墙角那儿，困倦和醉意把“上帝的奴隶们”咖卡久兴、索罗金、彼尔星送进了梦乡，他们身子挨着身子躺在那儿。那些缺脸、缺手、缺脚的圣像从墙外往外看。家中弥漫着干性油、臭鸡蛋、地板缝里的臭泥的浓重气味，闷得人透不气来。

“天主啊，我多么怜惜这些人啊！”巴威尔小声道。

这种对人们的怜悯，也越来越抓住我的心。按我们两人的看法，就同我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所有的师傅都是好人，然而他们的生活状况却很恶劣，与他们不相称，而且乏味得难以忍受。在冬天那些暴风雨的日子里，地面上的一切，例如房屋和树林，都在颤抖、哀嚎、痛哭，大斋的钟声凄凉地响着，每当这时，烦躁、郁闷就一起涌进这个作坊里来，犹如铅一般重的波浪，压垮人们，摧垮他们身上的所有意志，把他们推到小酒店里去，推到女人身边去，女人就如同白酒一样，成为一种使他们忘掉自己的工具了。

在这样的傍晚，书本已经毫无作用了。于是，我和巴威尔就想方法来给这些人解闷。我们用煤烟和颜料涂脸，用大麻做胡子，表演我们自己编的各种喜剧。我们顽强地同烦闷做斗争，极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力逗大家发笑。我想起了《一个兵救活彼得一世的传说》这本书，就把它编成了对话的形式。我们爬到达维多夫的高板床上，在那儿表演起来，快活地砍掉想象中的瑞典人的头。我们的观众看了哈哈大笑。

观众非常喜欢陈友东这个中国鬼的故事。芭西卡扮演那个存心要做好事而又老是不如意的鬼。我扮演其他的一切：又扮男又扮女，还扮演物件，扮演一个心好的精灵，甚至扮演一块石头，那个中国鬼每次做好事失败以后，都是坐在这块石头上垂头丧气地休息的。

观众被我们的表演逗得哈哈大笑，我看到这样很容易就能引他们发笑，就暗暗吃惊。他们这样容易发笑，反而使我心里难过。

“嘿，这些丑角！”观众对我们嚷叫，“嘿，这两个孩子倒正好是一对！”

可是，我们越演下去，我就越是坚定地认为悲哀比欢乐更容易贴近这些人的灵魂。

在这里，快乐从来也不能长久存在，它本身也得不到重视，人们只是有意把它从暗处拉出来，当作一种扫除俄国的昏天暗日的烦闷的工具罢了。这种喜悦不是自然而然地生存着，也不是因为它自己要生存，而仅仅是在悲哀的日子里硬把它拉出来抵制悲哀的，因此，这种喜悦的内在力量值得怀疑。

再者，俄国的喜悦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出人意外地变成了残酷的悲剧。一个人在跳舞，似乎解开了捆绑他的绳索，可是突然间，他身上最残忍的兽性也顺带释放了出来，于是他为了发泄兽性而扑到所有人的身上去，撕碎一切，咬坏一切，毁灭一切……

这种喜悦是勉强形成的，是由外力激发出来，因而惹得我心里烦躁。我非常想在这些人的心里激起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欢乐。这种想法使我兴奋得忘了一切，开始把我的幻想临时创造出来的

东西都讲出来或者演出来。我多少算是有一点收获，使大家感到惊叹，我受到称赞，于是原来的那种苦闷似乎被我动摇了根基，似乎被冲淡了，可后来又慢慢地浓重起来，稳定下来，压得人透不过气来。

“ 嗯，你真是一个会逗笑的人，愿上帝保 你！” 灰色的拉利奥内奇亲切地说。

“ 他是个会解闷的人。” 希哈列夫附和他的话说，“ 你，马克西莫维奇，要是去参加一个杂技团或话剧团，日后你一定能成为一个出色的丑角！”

整个作坊里，去过剧院的只有两个人，那就是咖卡久兴和西塔诺夫，他们也只是逢圣诞节和谢肉节才去。老一辈的师傅们严肃地劝告他们一定要洗净他们的这种罪恶，要求他们在基督教的主显节举行水泼净仪式的时候钻到冰窟窿里去洗个澡。尤其是西塔诺夫，他常常劝我说：

“ 抛开现在的一切，去学着当演员吧！”

他激动起来，讲了讲《演员亚科甫列夫的一生》的可悲情节。

“ 瞧，真会有这种事！”

他喜欢讲玛丽雅·斯图阿特皇后，叫她“ 坏蛋”。他特别喜欢《西班牙贵族》这本书。

“ 唐·谢萨尔·德·巴赞是个极高尚的人，马克西莫维奇！他真的了不起！”

他自己就有点“ 西班牙贵族” 的气概。有一次，在广场上一个瞭望台前面，三个消防队员殴打一个农民取乐。围观的人大约有四十个，疯狂地为那些消防队员喝采。西塔诺夫冲进打架的地方，抡起有劲的长胳膊，三拳两脚就把那些消防队员打倒了。他扶起那位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农民，把他交给围观的那群人，命令道：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把他带走！”

然后他自己留了下来，一个人对付他们三个。那几个消防队员完全可以跑到十几步远的消防队的大院里求救，这样，西塔诺夫就会挨一顿打。可那几个消防队员吓坏了，逃到院子里去，就再也没有出来，算西塔诺夫走运。

“狗东西！”他对着他们的背影骂道。

每到星期日，年轻人常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基墓园后面的一片林场上去比划拳脚。这些青年聚到那儿去同清洁工人们和城郊乡村的农民们厮打。清洁队推出的高手是一个莫尔多瓦人，一个虎背熊腰的大汉，脑袋却小，眼睛有病，总是流眼泪。清洁队用他来对付城里人。他站在他那一伙人的前面，把他的两条腿叉得开开的，不停地用他那件短外衣的脏袖口擦着眼泪，一边叫阵说：

“你们走出一个来吧，要不然我可就冻坏了！”

我们这边总是由咖卡久兴来跟他对阵，可他总是被那个莫尔多瓦人打败。哥萨克咖卡久兴虽然血流满面，气喘吁吁，却说：

“我拼上一命也要打败这个莫尔多瓦人！”

这成了他的生活目标。为此他甚至戒了酒，每晚临睡以前用雪擦身体，每天坚持吃许多的肉，为了锻炼筋骨，他每天傍晚练哑铃，把那两个很重的哑铃像画十字一样地多次举到胸口。可是这对他仍然没有什么帮助。于是他就在他那副手套里缝了几块铅，还对西塔诺夫夸口说：

“这一下，那个莫尔多瓦人就要完蛋了！”

西塔诺夫却严厉地警告他说：

“你必须丢开这些东西，要不然我就在比武以前揭穿你！”

咖卡久兴不相信他的话，以为在吓唬他。可是到了比武场上，西塔诺夫忽然对那个莫尔多瓦人说：

“您躲开，瓦西里·伊凡内奇。让我先来，跟咖卡久兴干一

仗！”

哥萨克咖卡久兴涨红了脸，嚷起来：

“我不跟你打，你走开！”

“我偏要打！”西塔诺夫边说着，边往他跟前走过去，用逼人的眼光注视着他的脸。咖卡久兴站在那儿犹豫起来，终于扯掉他手上的那副手套，把它们塞入怀里，很快地从比武场上走掉了。

我们这一方和敌对的那一方都为这事感到惊讶和不愉快。有一个穿着很体面的人生气地对西塔诺夫说：

“把家务事拿到比武这个公共场所来解决，这是根本不合章法的，老兄！”

双方的人都怪西塔诺夫，起劲地骂他。他沉默了很久，最后他对那个体面的人说：

“要是我防止了一场人命案呢？”

那个体面的人顿时明白了。他甚至脱掉他的帽子，说：

“那我们这一方向你道谢！”

“不过你，大爷，别声张出去。”

“我哪能声张出去？咖卡久兴是一个少有的武士，他打了败仗当然要冒火，这我们明白！从今以后，在比武前我们要先检查一下他的手套！”

“那是你们的事！”

等那个体面人走后，我们这一方就开始骂西塔诺夫说：

“你这个蠢货！你让鬼迷住了，本来哥萨克会打他一顿，现在可好，我们成了打败的一方了……”

大家骂了他很久，不依不饶，而且还骂得津津有味。

“唉，你们这些没出息的人啊……”西塔诺夫叹口气说。

随后，他出人意外地要求同那个莫尔多瓦人对阵了。那一位就摆开了架式，快活地挥着拳头，还说了句俏皮话：

“咱们来打一阵，暖和暖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有几个人就手拉着手，往后退，用他们的后背把后边的人挡开，形成一个宽大的空场。

那两个比武的人竖起眼睛互相盯着，各自调整着双脚站着，都把各自的右臂向前方伸去，把左臂放在胸口，有经验的人立刻看出西塔诺夫的胳膊比那个莫尔多瓦人的胳膊长。大家安静了下来，四周非常静只有比武人脚下的白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有的人受不了这种紧张气氛，半抱怨半贪婪地嘟哝道：

“他们也该动手了……”

西塔诺夫挥起他的右胳膊，莫尔多瓦人就举起他的左胳膊来抵挡。不料西塔诺夫伸出他的左胳膊，一拳就打在对方的心窝上。那个莫尔多瓦人“哎哟”地叫了一声，往后倒退着却满脸愉快地说：

“你是新手，可是倒不笨呀！”

他们开始互相扑打，抡起沉重的拳头打在对方的胸脯上，过了几分钟，无论是我们这一方还是对方的人都兴奋地喊道：

“快，画神的！给他涂一个花脸，塑上金！”

尽管那个莫尔多瓦人比西塔诺夫的力气大得多，可是却比他呆笨，莫尔多瓦人出手慢，西塔诺夫打了他两三拳，他却只来得及回一拳。不过，尽管莫尔多瓦人挨了打，但看来他的身体却并不觉得疼，他总是“哎呀，哎呀”地叫唤，却老笑嘻嘻的，突然间，他伸出胳膊，从西塔诺夫的腋下往上重重地来一拳，把西塔诺夫的右胳膊打脱臼了。

“把他们拉开！不分胜负，平局！”好几个声音立刻叫道。人们冲上前去把那个空场拆散，把比武的人拉开了。

那个莫尔多瓦人好心地

说：“这个画神的，虽然力气不很大，但是手脚比我灵活，我敢担保，他会成为一个好武士的！”

半大的孩子们学着开始混战。我把西塔诺夫送到一个接骨的

医士那儿去了。他这种行动越发提高了他在我心中的地位，增加了我对他的同情和尊敬。

总的说来，他很正直诚实，而且他认为他有责任这样做。可是性情粗犷的咖卡久兴委婉地讪笑他说：

“哼，任尼亚！你专门摆样子让人看，把你的灵魂擦得像节日的茶炊那样干净，到处炫耀：瞧，我像星一样亮，其实你的灵魂也只是一块铜，和你在一起是很乏味的……”

西塔诺夫总是沉默着，起劲地工作，有时或者把莱蒙托夫的诗抄在他的笔记本上。他的空闲时间统统用于这种抄写上。我向他建议道：

“反正您有钱，把原书买来就行了！”

他却回答说：

“不，还是用笔抄的好！”

他写一笔漂亮的小字，带花笔道。他抄完一页，就等墨水干，然后轻声念道：

“你会毫不爱惜，毫不动心地
看着这个社会，
在这里既没有真正的幸福，
也没有常见的美丽……”

他眯缝着眼睛说：

“这是实话！嘿，他对真理理解的真清楚啊！”

西塔诺夫对咖卡久兴的态度却使我感到很惊讶。每当哥萨克咖卡久兴喝醉了酒，就总是跟他这个同伴找碴儿打架，西塔诺夫总是劝他：

“你走开！别缠我……”

可是到后来他却动手打起这个醉汉来，而且打得狠极了，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得那些师傅不得不出面干涉来制止这场厮打，而往常师傅们看自家人打架就如同看戏一般，觉得热闹，有趣。

“要是不赶紧把叶甫根尼拉开，他会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人打死的。”他们说。

咖卡久兴没喝酒的时候，也还是喜欢死皮赖脸地嘲弄西塔诺夫，讥笑他对诗歌的爱好，讥笑他的不顺利的恋爱。他用肮脏的话挑动他的嫉妒心，但是却毫无效果。西塔诺夫默默地听着，对这个哥萨克对他的嘲弄，一点也不感到生气，有时甚至和咖卡久兴一块儿笑起来。

他们并排睡在一起，每天夜间小声交谈，谈得很久。他们的谈话搅得我心神不宁，我很想知道是什么事使这两个大不相同的人谈得这么投机。可我一走到他们面前，那个哥萨克就咆哮道：

“你来这里干什么？”

西塔诺夫好像没看见我。

有一次他们却自己招呼我过去，那个哥萨克问道：

“马克西莫维奇，你要是有一天发了财，你想干什么？”

“我想买书。”

“还有呢？”

“不知道。”

“唉！”咖卡久兴厌烦地从我面前扭过脸去。

“你看，无论是老的还是少的，谁都不知道！我跟你说，光有钱是不够的，要在自身之外还要有些其它的事情可做。”

我问道：

“你们在说什么呀？”

“我们睡不着，聊天呢。”哥萨克回答说。

后来我又听到他们的谈话了，才知道他们夜间所谈的也是那些别人白天喜欢谈的话。他们谈上帝、真理、幸福，谈女人的愚蠢和狡猾，谈有钱的人怎样贪财吝啬，谈人生是多么的复杂，难

于理解。

我总是如饥似渴地听他们的这些谈话，这些谈话有时使我激动，几乎所有的人都说：当前的生活不好，应当想办法生活得好一点！这使我感到高兴，可同时我又发现，这种要求生活得好一点的意愿并没有使任何人付诸行动，这个作坊内的生活和师傅们的相互关系一点也没有发生变化。所有那些话尽管照亮了我面前的生活，却又揭开了这种生活的背后所隐藏的一种空虚，人们就在这种空虚中烦躁地乱冲乱撞，就像起风后池塘水面上的废弃物一样到处乱飘。可是正是这些乱冲乱撞的人，口口声声说这样的乱冲乱撞毫无意义，并且诅咒这样的人。

他们说的话很多，而且总是兴致勃勃，总是批评别人，或者为自己做过的事情懊悔，再不然就夸耀自己。他们常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吵得不可开交，相互之间大伤和气。他们极力推测他们死后会是什么样子，而不顾眼前。这个作坊的门坎里边，在靠近泔水桶的地方，有一块地板完全烂掉了，酸臭的凉气不断从地板下面的泥土里面冒出来，再从这个潮湿腐烂的窟窿里冒出来，吹得人们的腿脚冰凉。我和巴威尔常用干草和破布堵这个窟窿。他们也多次说过要换一块地板，可是那个窟窿变得越来越大，遇到暴风雪的日子，就像烟囱一样不断地往里灌风，人们都开始感冒，咳嗽。作坊里的小通风窗的铁枢纽吱吱地尖叫着刺人耳膜的声音，大家就用下流的话骂它，然而当我给它上了油，希哈列夫听后却说：

“通风小窗不吱吱地叫了，反倒觉得闷得慌。”

他们从澡堂里出来，就在满是尘土的脏被窝里躺下。一般说来，肮脏和臭气并不让人愤恨。那种妨碍人们生活的无聊的小事在这儿很多，要消除它们很容易，却没有人愿意去。

他们常常说：

“谁也不怜惜谁，上帝不怜惜你，你也不要怜惜自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可我和巴威尔把受尽污浊、虫咬的痛苦的、奄奄一息的达维多夫洗干净的时候，我们却成了笑料，他们纷纷脱下衬衫，让我们去捉虱子，叫我们是“搓澡的”。他们不停地嘲弄我们，好像我们干了一件丢人的事似的。

从圣诞节到大斋，达维多夫一直躺在高板床上，不停地咳嗽，吐出一块块腥臭的血痰，那些痰没有掉在泔水桶里，却都掉在了地板上。到了夜间他常在梦中喊叫，把别人吵醒。

几乎每天大家都说：

“应该把他送进医院里去才对！”

开始，大家发现达维多夫的身份证过期了。后来，他的病好了一点，最后，大家都说：

“反正他快死了！”

他自己也预言说：

“我快死了！”

他是个冷静幽默的人，他平时总是尽量说些笑话，来排遣这个作坊里无法抵抗的烦闷，他经常把他那张又黑又瘦的脸对着床下，嗓子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高声说：

“诸位，听一听高板床上的这个高高在上的声音吧……”

接着他就清晰地念出一首忧郁的打油诗：

“我生活在高板床上，

我醒得早。

不管我是醒还是睡，

蟑螂在我身上一个劲儿地啃……”

“他倒没有垂头丧气！”大家赞叹说。

有时候，我和巴威尔一起爬到他的床上去玩，他就开玩笑说：

“我拿什么来款待你们呢，我尊贵的客人？这儿有一个新鲜的小蜘蛛，你们愿意尝一尝吗？”

他死得慢，这使他变得很烦躁。他用认真的厌烦的口气说：

“我老死不了，真他妈倒霉！”

他对死亡毫无畏惧，这却使得巴威尔很害怕。夜间巴威尔常常叫醒我，小声说：

“马克西莫维奇，他好像死了。……也许他会在夜间死掉，可咱们正好躺在他的底下。咳，天主呀！我怕死人……”

要不他就说：

“唉，他活这一辈子有什么意思呢？他还没到 20 岁，现在就要死了……”

另一次，在一个月夜，他叫醒我，吓得睁圆了比白天还明亮的眼睛，看着我说：

“你听！”

在高板床上，达维多夫喉咙里发出哧哧的声音，急促而清楚地

地说：

“给我，给……”

接着他开始打嗝。

“他要死了，真的，你等着吧！”巴威尔激动地说。

那一天，我把院子里的雪弄到田野里去，忙了一天，觉得很累，一上床就想睡觉，可是巴威尔央求我说：

“拜托，你别睡着！看在基督的份上，你可别睡着！”

后来，他突然爬了起来，跪在床上，神经质地叫道：

“你们醒来吧，达维多夫死了！”

几个人醒了，几个人影从床上爬了起来，气愤的问话声响了起来。

咖卡久兴爬上那个高板床，吃惊地说：

“他好像真的死了……其实他身上还有热气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大家静了下来。希哈列夫在胸前画了个十字，然后把被子裹在身上，说：

“唉，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还是祝他升上天堂吧！”

有人提议道：

“把他抬到外头门道里去好一点……”

咖卡久兴从高板床上爬了下来，看了看窗外。

“就让他躺到天亮吧，他活着的时候从没有打扰过什么人……”

巴威尔把他的头埋到枕头底下，放声痛哭起来。

可西塔诺夫竟然没有醒。

15

白雪融化在原野上，冬天的彩云也在天空中飘散，变成了雪和雨，降落在大地上。太阳渐渐地走完了一天的路途，空气变得暖和了许多，就好像快乐的春天已经到来人间，但是它却有意开起了玩笑，在城外的原野上一个什么地方躲藏起来，就要等待什么时候涌进城里来了一样。人行道旁边的脏水也在流动，街上到处都是烂泥，阿列斯唐特斯卡亚广场上麻雀在湿雪化开的地方欢快地跳着。就连在人们脸上也能显示出像麻雀那样的活跃的精神。大斋的钟声掺和着春天的杂嘈声在响动，从早到晚响个不停，像是轻轻的震颤一样撼动人心。这钟声的音调就像老人的话语一样含着一种委屈，那些钟声听起来让人觉得就好像用悲叹的口气讲着一切：

“从前啊，从前……”

在我的命名日的那一天，作坊里的人曾赠送给我一个不大的、很好的画着阿历克塞的圣徒像。希哈列夫严肃的讲话使我终生难忘。

他扳动着他的手指，扬动着眉毛，说：“他是怎么样的人？你不就是一个小孩子、孤儿罢了，论年纪才有多大，我的岁数要比你大四倍，可是我还要表扬你，鼓励你，因为你和我们一样面对面地看待一切，正视一切，而不是侧着身子看问题和一切，这就好，这就对，要永远这样！”

他讲到上帝的人和上帝的奴仆，然而他们之间的区别我却始终没有弄明白，再说他本人恐怕也未必弄清楚过。他讲得很乏味、枯燥，大家都讥笑他。我站在那里，手里捧着那个圣像，又激动，又尴尬，不知如何是好。后来咖卡久兴颓丧地对他叫道：

“你不要给他念送丧经了，你看，他的耳朵都发青了。”

后来，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说：

“你有一个优点，那就是你对谁都亲，这样就好！就算你有什么过错，不要说打你，就是骂你也很难出口！”

大家都用友善的眼光看着我，亲热地讥讽我尴尬的神态，其实再过一会儿我一定会大哭起来，因为我很清楚地知道我成了一个为这些人所需要的人。可是很巧，就在这天早上，在我们的铺子里，那个店员向我这边点一下头，对彼得·瓦西里伊奇说：

“他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孩子，什么事都不会做！”

这天早晨，我像从前一样到铺子里去了。可是过了中午，店员对我说：

“你回家去，把堆房的房顶上的雪铲掉，填在地窖里……”

他不知道这天是我的命名日。我清楚别人也都不知道。等到祝贺仪式在作坊里结束，我就匆匆换上衣服，跑到院子里去，爬上板棚的房顶，把又厚又重的雪铲下来，这年冬天下了很多的雪。可是在我高兴的时候我却忘了推开地窖的门，雪就把门堵住了。我从房上跳下来，发现了这个问题，就马上动手铲掉房门前的雪。雪是湿的，很快就结成冰了。我那把木头铲子很难铲雪，但又没有铲子。我把铲子弄断了，刚好这时候那个店员从旁门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进来。这倒应了那条俄国的谚语：“快乐之后，紧跟着的就是悲愁。”

“好哇。”那个店员走到我的面前，讥诮地说，“哼，你这个人，叫鬼抓去了才好！我要照着你的笨脑袋瓜子给你一下……”

他抡起木铲的柄要打我，我机灵地闪到一旁说：

“你要知道，我到你们这里来不是做打扫院子的工人的……”

他把木棍扔到我的腿上，我抓起了一团雪，对准他的脸回敬了一下。他逃跑了，气呼呼地。我放下工作，走进了作坊里。过了一会儿，那个店员的女朋友，一个相貌十分俗气、长着满脸粉刺、举止轻佻的女孩，从楼上跑下来。

“叫马克西莫维奇上楼去！”

“我不去。”我说。

拉利奥内奇吃惊地轻声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不去？”

我把事情的经过对他讲了一遍。他焦虑地皱起眉头，到楼上去了，临走的时候对我小声说：

“你也太不小心了，老弟……”

这个作坊里，人声沸扬，大家都在骂那个店员。咖卡久兴说：

“得，这样一来他们就会把你赶走了！”

这个我不怕。我和那个店员的关系早就维持不下去了。他那样地恨我，而且恨得越来越厉害，我早就受不了他。不过我很想弄明白他为什么那样无礼地对待我。

他经常在铺子里的地板上丢下几个钱币。我扫地的时候发现那些钱时，就拾起来，放到柜台上的一个小碗里，那个小碗里放着一些准备给乞丐的零钱。以后我猜出来为什么会经常拾到钱，于是就对那个店员说：

“您把钱丢给我，这是白费！”

他的脸红了，不由地嚷道：

“不许你来教训人。我干什么事我心里明白！”

然后他又改口说：

“这说哪里话，我岂能白给你扔钱，那钱是自己掉到地上的……”

他不准我在铺子里看书，说：

“你的头脑还想看这样的书？你想怎么样，寄生虫，你想当经学家吗？”

他仍然用那些 20 戈比的硬币陷害我。我清楚，如果我扫地的时候，一个钱币掉到地板的缝里去了，他就会说是我偷去了。于是我再一次向他建议不要玩这种把戏了。但是就在当天，我从小饭铺里提着开水走回来的时候，听见他怂恿隔壁铺子里的一个新雇来的店员说：

“你怂恿他偷赞美诗吧。我们很快就要收到赞美诗了，有三箱子呢……”

我知道这是在说我。等到我走进铺子里去，他俩就都窘住了。不过，就是没有这件事，我也还是有理由怀疑他们暗中在对我策划愚蠢的阴谋。

隔壁铺子里的那个店员已经不是头一次在那个铺子里工作了。大家认为他是个精明能干的生意人，可是他得了狂饮病。每当他的狂饮病发作，老板就把他赶走，事后又把这个体质差，力气不大，长着一对狡猾的眼睛的人再次雇来。他外表很温顺，按照老板的每一个手势办事，然而他那把稀疏的胡子里总是隐藏着聪明的笑意。他总喜欢讲刻薄的话，他嘴里老是发出一种只有牙齿蛀烂的人才有的难闻气味，实际他的牙齿是很不错的。

有一次他让我吃了一惊。他来到我面前，热情地微笑着，可是忽然间，他打掉我的帽子，然后狠狠地揪住了我的头发。我们两人就打起来。他把我从走廊上推到我们的铺子里去，极力想摔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倒我，想让我倒在地板上的大神龛上。如果真是这样，我就会撞碎玻璃，弄坏雕刻的花纹，可能还要撞毁贵重的圣像。幸亏他力气不大，我把他打败了，可是使我觉得十分奇怪的是这个长着一把胡子的男人被打败以后，却坐在地板上，揉着他那被打破的鼻子，伤心地哭起来。

第二天一早，我俩的东家都外出了，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在家，他揉着他鼻梁上和眼底下的肿块，异常好意地对我说：

“你以为我真得要打你，我存心要打你吗？我又不是傻瓜，我很明白我打不过你，我是个没有力气的醉汉，这是老板让我干的，他说：‘你揪住他的头发打他一顿，要让他打架的时候尽量把他的铺子里的东西多毁掉一些，反正是他们赔钱！’要是由我自己做主，我才不会动手打架呢。看你把我的脸被你打得红一块绿一块的……”

我相信他的话，不由得同情他了。我清楚他跟一个女人不饥不饱地生活在一起，那个女人经常打他。不过，我还是问了他一句：

“如果是人家叫你去毒死一个人，那你真得去毒死他吗？”

“他可能会叫我去毒死人的。”店员轻声说，一脸的苦笑，“他很有可能这么办……”

这以后不久，他恳求我说：

“你听我说，我身上一个零用钱也没有，家里没有东西吃了，我那女人在骂人。兄弟，你到你们的堆房里去把圣像偷出一个来，我拿去卖掉，你看怎么样？你敢去偷吗？要不，偷一本赞美诗如何？”

我记起了那家鞋店，想起了那个看守教堂的人，我不由暗想：这个人会出卖我！然而要回绝他却很难，我就给了他一个圣像。至于赞美诗，那要几个卢布一本，我没敢偷，我觉得那是一种犯罪，又有什么办法呢？道德是永远包括着算术的。《刑法典》

的神圣纯朴已很清楚地暴露了这个小小的秘密，在这个秘密的背后隐藏着私有财产的巨大虚伪。

当我听说我们铺子里的店员唆使这个可怜的人指使我偷赞美诗的时候，我着实吓了一跳。事情很清楚地摆着，我们的店员已经晓得了我在拿他的东西做人情，邻居的店员已经把圣像的事告诉了他。

我拿别人的东西做人情是卑鄙的，他们对我设下的圈套却是更加恶劣的，这两件事加在一起，在我的心中激起我的气愤和憎恨我自己以及我周围一切人的心情。一连好几天我心里难过得很，等着那几箱书送来。终于，那些书来了。我正在堆房里收拾那些书，隔壁的店员走到我跟前。他央求我给他一本赞美诗。

我问他：

“圣像的事你对我们的店员说了吗？”

“说了。”他用闷闷不乐的声音回答说，“老弟，我什么也瞒不住……”

这话使得我张口结舌。我在地板上一坐，瞪大了眼睛看着他。他呢，心慌意乱，显出一副十分难堪的样子，急忙地嘟哝说：

“你要知道，你们那个店员自己猜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老板猜出来，告诉你们的店员了……”

我觉得我完了。这些人暗地里要算计我，现在我一定要被发送到少年罪犯的移民区去了！尽管是这样，那也没有退路了！如果已经被水淹没，那就干脆沉到水深的地方去吧。我拿起一本赞美诗来，塞给那个店员，他把这本书掩藏在他的大衣里面，走掉了。可是他立刻又走回来，把那本赞美诗扔在我的跟前，随后就扬长而去，嘴里说着：

“我不要！我会和你一起倒霉的……”

我不明白这句话：为什么他会和我一起倒霉呢？不过，他没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要那本书，我倒很满意。从这以后，我们铺子里的那个矮小的店员却越来越气愤而且怀疑地看着我了。

当拉利奥内奇走上楼去的时候，我想起了这一切。他在楼上没有呆多久就回来了，他的表情比平时更加不愉快，更加沉静。在吃晚饭前，他一个人来找我，对我说：

“我去为你说情，我想叫他不要让你再到那个铺子里去工作，就留在这个作坊里。结果没有办成！那个吃谷子的小甲虫不答应。他对你很不满意呀……”

在这所房子里，我另外还有一个仇人，就是那个店员的未婚妻。她是一个特别喜爱打逗的姑娘，这个作坊里所有年轻人都和她打闹，经常在门道里等着她，对她又搂又抱的。她对这种举动并不生气，只是轻轻地尖叫一声，像只小狗一样的。她总是不停地吃东西，她的衣袋里总是装满蜜糖饼干和烧饼，她的下巴没完没了地动着。她那张俗气的脸和她那双不安静的灰色小眼睛很不好看。她常让我和巴威尔猜谜语，那些谜语总是暗藏着某种粗鄙的不健康的意思。她还给我们念绕口令，这种绕口令念到最后总是变成一些下流话。

有一回，一个岁数大的师傅对她说：

“你真是不害臊，姑娘！”

她就一切都无所谓似地唱起一首更加不知羞耻的歌来回答他：

“要是姑娘家扭扭怩怩
她就没法生孩子”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姑娘。她惹我讨厌，又使我害怕，因为她发起疯来就粗野地又打又闹。她看出我不喜欢这些，就闹得越来越起劲了。

有一次，我和巴威尔在地窖里帮她蒸洗一些装过格瓦斯和黄瓜的木桶，她对我们提议说：

“小伙子，要不要让我来教你们怎么接吻？”

“这种事我比你懂得多。”巴威尔笑着回答她说。我对她说，让她去找她的未婚夫亲嘴好了，而且我说得不怎么客气。她发火了。

“哼，简直是个大老粗！有个小姐要和他亲热，他还不理睬，哼，好像是个大人物似的！”

然后，她摇动着手指，又说：

“好，你等着好了，我会记住你的这句话！”

巴威尔也帮着我她说：

“要是你的未婚夫知道你这样胡闹，他一定会给你点苦头吃！”

她鄙视地皱起她那带粉刺的脸。

“我才不怕他呢！我有了这份陪嫁钱，找比他好得多的我都能找到十个八个的。姑娘家只有在出嫁以前才能玩乐。”

于是她开始和巴威尔调情。可是我，从此以后却增加了她这样一个不依不饶的告密者。

我在那个铺子里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所有的宗教书我都已经看完，那些旧教派经学家的争吵和谈论已经不能吸引我的兴趣，他们讲的总是那一套。唯有彼得·瓦西里伊奇还像从前那样使我感兴趣，因为他了解人们的黑暗生活，又善于讲得有趣而动听。有的时候我不禁暗想，孤独的、报复心极强的先知以利亚一定就是这样走遍人间的。

但是，每一次我直率地对这个老人谈到人们，谈到我的想法时，他总是好心地听完我说的话，然后把我说过的话全都转告给那个店员。那个店员不是气势汹汹地讥笑我，就是气愤地骂我。

有一次我对这个老人说，我有的时候把他讲的话抄在一个笔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记本上了，我平时是在那个笔记本上抄写书本上的各种各样的诗句和警句的。这回把那个经学家吓坏了，他很快地极不平稳地走到我跟前来，开始忧虑地问我：

“你抄写这些话下来干什么呢？孩子，这怎么能行呀！这是为记住吗？别，你不要干这种事了！真是的，你这个人怎么搞的！你把你抄下来的东西交给我，好吗？”

他劝了我半天，无止无休，一定要我把笔记本交给他或者烧掉。后来他发了脾气。跟店员交头接耳地嘀嘀咕咕。

我和那个店员走回家去的时候，他严肃地对我说：

“你在抄写一些东西，这样的事以后不许再干！听见没有？只有暗探才干这种事。”

我不留神地问了一句：

“那西塔诺夫怎么也是抄抄写写呀？”

“他也做这样的事？这个大个子蠢货……”

他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用一种平日很少用的温和口气提议说：

“你听我说，把你的笔记本，还有西塔诺夫的笔记本，都拿给我，我给你半个卢布！不过要做得让西塔诺夫不知道，悄悄地……”

大概他认为我会按照他的想法去做，当时他一句话也没再说就迈动他那两条难看的短腿，走到我的前头去了。

回到家里，我就把那个店员的提议告诉西塔诺夫。叶甫根尼皱起了眉头。

“你不该说漏了嘴……从今以后他就要指使一个什么人来偷你和我的笔记本了。你把你那一本拿给我，我把它藏起来……不过，他很快就会把你赶走，你等着瞧就是！”

我相信这句话，决定等我的外婆一回到城里，我就走。她这一冬天住在巴拉赫纳城，她是让一个人聘请到那儿去教女人们织

花边的。我的外公又搬到库纳维诺去住了，我没有到他那里去过。因为他进城来的时候从没看过我。有一次我在街上碰到了他。外公他穿一件很沉的貉绒大衣，走路慢慢的，很神气，好像是一个教士。我同他打招呼，他就用一只手挡住太阳，看了看我，沉思地说：

“哦，是你呀……现在你是画圣像的了，对啊，对啊……好，走吧，你走吧！”

他从路上把我推开，仍然那么神气十足地慢慢向前走去。

我见到外婆是很难的。她不住地工作，因为要养活我那得了老年痴呆症的外公，照看我那两个舅舅的孩子。给她添的麻烦最多的是哈依尔的儿子萨沙，他是个英俊的小伙子，还是个空想家，喜欢读书。他在染坊里工作，但却经常变更工作地点，有时不工作的时候就拖累我的外婆，靠她养活，等着她再给他找份新的工作。萨沙的姐姐同样拖累我的外婆，她不幸嫁给一个酗酒的作坊工人，他经常打她，把她从家里赶走。

每当我见到我的外婆，我总是更加深切地敬佩她的灵魂。但是，我已经感觉到她的美丽的灵魂被神话迷住了眼睛，使她看不见，也无法理解辛酸的现实生活的各种现象，于是我的焦虑，我的激动，在她就统统成了不能理解的东西了。

“应该忍耐，阿廖沙！”

我讲那些丑恶的生活现象、世人的痛苦和悲伤，对那些使我生气的东西，她只能对我说的就只有这样一句话。

我不习惯忍耐。假如有的时候我表现出了这种牲畜、树木、石头般的美德，那只不过是考验自己，为了了解自己的力量究竟有多大，我在地上能站多么稳罢了。有的时候，年轻人出于愚昧的好胜心，出于对大人的力气的羡慕，打算举起并且也真的举起超过他们的身体所能承受的重东西。他们为表现自己能像成年的大力士那样用尽全力把两普特重的铁块提起来，在胸前交叉运

动。

在这种意义上，我从肉体上和精神上经常做这类事，只是因为幸运才没有受到很重的内伤而死去，一辈子也没有留下残疾。因为世界上再也没有一种东西能够像忍耐，像对外界力量的顺从那样严重地使人变为残废的了。

假如我最后仍然成为一个残废人而躺进坟墓，那我也会在临终的时刻极为骄傲地说：四十年来那些好心的人认真地要把我的灵魂弄成残废，然而他们的努力却是十分徒劳的。

我越来越常常产生强烈的愿望，想胡闹一阵，让人们开心，想逗他们发笑。我做到了这一点。我喜欢讲尼日尼市场的商人的故事，边讲边模仿他们面部的表情。我表演那些农民和妇女如何买圣像和卖圣像，店员如何巧妙地欺骗他们，那些旧教派经学家如何争吵。

作坊里的人就高声大笑。那些师傅几次放下工作，看着我表演。可是事后拉利奥内奇总是劝我说：

“你最好是在吃完晚饭以后再表演，要不然就妨碍工作……”

我“表演”完以后，就感到浑身舒畅，好像卸掉了一种压在我身上的重负似的。有半个钟头或者一个钟头，我的头脑里很空洞，然而却感到极为快乐，可是过后仿佛又在脑子里装满了尖头的小钉子，那些钉子在那儿不停地蠕动，刺得人热辣辣的。一种像肮脏的稀粥一样的东西在我的全身沸腾，我感到我掉在这种粥里，慢慢地被煮化了。

我禁不住暗想：

“难道整个生活就是这样的吗？我也要像这些人那样过下去吗？我找不到，也看不见好一些的生活了吗？”

“你变得爱发火了，马克西莫维奇。”希哈列夫有一次对我说，留神地看着我。

西塔诺夫也经常问我说：

“你是怎么了？”

我回答不上来。

生活顽固而粗暴地磨掉它在我的灵魂里留下的最美好的东西，而且还阴险地用一些不必要的废话来代替它。我气愤而坚强地抵制生活的这种暴力。我和所有的人一起在同一条河里漂流，然而对我来说河水太凉，它不能像托住别人那样非常容易地托住我，我不断感到我在向一个水更深的地方沉下去。

人们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好。他们对我不像对巴威尔那样吆喝，也不随意使唤我。他们用我的父名称呼我，目的是为了表示他们对我的尊敬。这都不错，但是使我痛苦的是我眼看着他们不停地喝酒，他们喝醉了酒那么让人讨厌，他们用不正常的态度对待女人。实际我也清楚他们生活里仅有的两种令他们欢乐的东西，那就是酒和女人。

我经常带着忧虑的心情想到，连聪明而活泼的娜达丽雅·柯兹比洛甫斯卡雅也把女人当作取乐的对像。

可是，这样一来，对我的外婆我又该怎么说呢？还有玛尔果皇后呢？

当我想到玛尔果皇后，心里就产生一种近似敬畏的心情。她不同于其他一切人，我好像在梦中看见她似的。

我已经在更多地想到女人，并且在解决这样的问题：我到底下一个假日要不要也到大家都去的那个地方去？这并不是出于生理的需要，我身体健康，厌恶肮脏的事。然而有的时候我像着了魔一样地渴望拥抱一个温柔漂亮的女人，对她像对母亲那样坦白地谈一谈我的不安的灵魂，无止无休地长谈下去。

我羡慕巴威尔，因为夜间他向我讲述他正在同对门那家人的使女恋爱。

“是这么一回事，兄弟。本来，一个月以前我还拿起雪块往她身上扔呢，我并不喜欢她。可是现在当我们并排坐在一条板凳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上，我就想紧拥着她。再也没有一个人比她更亲的了！”

“你们谈些什么呀？”

“什么都谈。她给我谈她自己，我也跟她谈我自己。喏，我们还亲吻……但是她是个正派女人……她呀，兄弟，别提有多好了！……唉，你抽起烟来真像一个老兵！”

我抽烟抽得很多。烟草让我陶醉，冲淡我那些不安宁的思想和惶惶不安的心情。幸亏我走运，白酒的气味使得我讨厌。可是巴威尔爱喝酒，他喝多了酒就悲切地流着泪说：

“我想回家，回家啊！你们放我回家去啊……”

我记得他是个孤儿。他的父母早已死了，也没有兄弟姐妹，他大约八岁起就在别人家里生活。

本来我的心情就很忧伤和不满，再加上春天的到来，使我的心更加激动，我决定再到轮船上工作，等轮船开到阿斯特拉汗，我就跑到波斯去。

为什么我一定要到波斯去我不曾记得，可能，我只是因为很喜欢尼日尼集市上的那些波斯商人。他们坐着好像是一尊石像，让阳光照着他们的染过色的胡子。他们悠闲地吸着他们的水烟袋。他们长着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显出什么都懂的样子。

我差不多要远走高飞了，这时到了复活节的那一周，一些师傅下乡回家去了，留下来的师傅们不停地喝酒。有一天，天气晴朗，我正在奥卡河旁的田野上散步，遇见了我往日的东家，也就是我的外婆的外甥。

他身穿一件灰色的薄大衣，两只手插在他的裤袋里，嘴里叼着一支纸烟，他的帽子戴到后脑壳上。他那张惹人喜欢的脸对我露出和善的笑容。他带着自由而快乐的人的潇洒动人的气概。田野上除了我们两个人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人了。

“啊，彼什柯夫，基督复活了！”

我们互相吻了三次。他问我生活得如何，我就如实地对他讲

起那个作坊，那个城市和那里的一切，一切都使得我腻烦，我已经决定要到波斯去了。

“你抛开这个想法吧。”他严肃地说，“见鬼，波斯有什么好呢？这我明白，孩子。我在你这岁数时也想跑到各种各样的鬼地方去！……”

他这样毫不在意地骂街，使我感到高兴。他每一举动都有一种美好的、春天的味道，他全身上下有一种自由自在的气派。

他把一个装满粗纸烟的银烟盒举到我跟前来问我：“吸烟吧？”

“得，这一下把我完全征服了！”

“你听我说，彼什柯夫，你还是再到我这儿来工作吧！”他建议说，“孩子，我今年在市场上承包了将近四万卢布的工程，清楚吧？我要把你派到市场上去。你在我手下当个类似监工的差事，专管收下各种各样的材料，再把各种东西按时送到该送的地方去，注意别让工人偷去。你肯干吗？工钱是每月五个卢布，外加每天五个戈比的饭费！那些女人管不着你，你早上出门，傍晚回来。那些女人和你互不相干！不过你不要告诉她们说我们见过面，你只要在福玛周的星期天到我家里来就行了！”

我们像朋友一样告别了。他临走时握了一下我的手，甚至走远了还殷勤地回头向我挥动他的帽子。

临到我在作坊里说我要走了的时候，这消息开始在大多数人的心中引起一种使我感到光荣的惋惜。巴威尔特别激动。

“怎么，哎，这可没有想到。”他责备地说，“你在这儿过得好好的，怎能和那些乱七八糟的庄稼汉过得下去呢？那都是些什么细木工呀，油漆工呀……唉，你呀！这真叫做‘放着助祭不当，偏要当圣堂工友’……”

希哈列夫也抱怨说：

“鱼喜欢水深的地方，好小子却往坏的地方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作坊里的人们为我安排的送别会是冷清而乏味的。

“当然了，这样那样的工作都得试一试。”希哈列夫说，他早醉得脸色发黄，“不过呢，最好还是一下子就抓住一种工作不放手……”

“而且从此干一辈子。”拉利奥内奇轻声补充说。

然而我觉得他们这些话是勉强说出来的，就好像是在尽一种义务似的。那条曾经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的线，好像一下子烂掉，断了。

醉醺醺的高果列夫在他的床上不停地翻着身体，声音沙哑地朝我们说：

“要是按我的意思办，你们所有的人都得关进牢房里去，因为我晓得一个秘密！请问我们这里谁能相信上帝呢？”

就像过去一样，一些缺脸的、没画完的圣像靠墙立着，有些圆球贴着天花板。人们已经不在灯下工作，那些圆球谁也用不着了，现在布满很多灰尘。这里的一切我都牢记在心，现在我一旦闭上眼睛，就能看到整个地下室，还有桌子，放在窗台上的颜料罐，带笔插的画笔，还有圣像，那个泔水桶，放在泔水桶上的一个好像消防队员头盔的铜脸盆，另外还有高果列夫从床上伸下来的一条发青的腿。

我想早点走，可是人们却在拖延伤悲的时间。最后大家相互分别的时候，好像在做葬礼的慰灵弥撒。

希哈列夫对我皱起眉头说：

“那本《恶魔》不能还给你了，你肯拿去二十个戈比，就算是我付给你那本书的代价吧！”

老消防队长把书送给我时，那本书已经属于我了。这本莱蒙托夫的作品我舍不得送人。我委屈地拒绝接受那笔钱，希哈列夫却心安理得地把银币放到了他的钱包里，固执地说：

“这本书我反正不还给你了！随你的便，反正这种书不是你

看的，这是一本很快给你带来麻烦的书……”

“可是我看见过书店里卖这本书！”

然而他却对我说：

“这也说明不了什么，商店里还卖手枪呢……”

那本书就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我手上。

我在楼上向老板娘告别，遇到她的侄女，她问我：

“听说你要走了？”

“是的，我要走了。”

“即使你不走，人家也要赶你走。”她说。

她这话不大客气，但的确是十分真诚的。

老板娘带着酒意说：

“我们就要分开了，愿基督跟你同在！你这个孩子性子犟，不好，尽管别人看不出你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是都说你不好！”

忽然，她含着泪哭着说：

“如果那个过世的人，我的好丈夫，那可爱的心上人还在世上活着，他会打你的脑袋，揪你的头发，但他肯定会留下你，不会赶走你！可是现在办事不同了，是按另一种规矩了，有点什么不对的地方，就会被赶走，唉，孩子，你到什么地方去？又依靠什么生活下去呢？”

16

我和东家合乘着一條小船，顺着市场的街道，航行在用砖砌的店铺之间，由于春汛的缘故使大水已经淹到二层楼的高度了。我划着桨，我的东家坐在船尾，笨拙地掌着舵，他把船尾橹深深地插入水里。这条小船便笨拙地从这条街转到那条街上，在近乎平静而又十分浑浊的水里游动。

我的东家不时抽几口雪茄烟并抱怨道：“哟，今年的水可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大，妈的！好多工程都误期了。”那雪茄的烟气冒出烧焦的呢料子的气味。

“慢点！”我胆怯地喊道，“我们都要碰到柱子上了！”

他把船摆正后，骂道：

“哼，给我们这样一条船，王八蛋！”

他不停地指给我看那些在大水退掉以后立即动工修缮店铺的工地。他的唇髭剪得短短的，脸刮得发紫，口里还叼着雪茄烟，他的模样不像是承包商。他上身穿一件皮夹克，肩膀后边挂着一个猎袋，脚穿高筒靴，旁边放着一支“列别尔”牌双筒枪，很贵重的。他不时不安地拉一下皮帽，把它压到眼睛上，噘起嘴唇，心神不定地望着周围。后来他又把帽子向后拉到后脑壳上去，这样显得很年轻，唇髭中带着笑意，心里不知在想什么快乐的事，在这个时候谁也不会相信他承担了好多工程，但大水迟迟不退使他心烦得很。看起来，他头脑中有好多与工程无关的思想在起伏不定。

但我却有一种轻微的惊讶情绪。这个死气沉沉的城市和排成纵行的窗子紧闭的店铺，显得很古板，倒好像这个被大水淹浸的城市正在从我们的小船旁边漂走似的。

天气很阴晦。太阳迷失在云层之中，偶尔穿透密密的云层，在云块间露出一个巨大的银白色圆斑，好似冬天一般。

大水也冷冰冰的，颜色灰白。水的流动眼睛看不出来，似乎也停止不动，和空房子、一排排刷成暗黄色的店铺一起睡着了。等到惨白的太阳透出云层，我们的四周稍微亮了一点儿，当水面上映着灰布般天空的时候，我们的船已经夹在两个天空之间，悬在半空了。那些砌砖也漂起来，时隐时没地往伏尔加河、奥卡河漂去。我们小船周围有些破箱子、木桶、木片、筐子、干草在游动，偶尔有一根木杆或一根像死蛇游动的木头从我们旁边漂过。

有的窗子敞开着。商场长廊的屋顶上晾着内衣，放着毡靴。

有一个女人站在窗口旁看着她面前的灰色的水。长廊的一根小铁柱子顶上靠着一条小木船，红色的船身像一大块肥肉似的映在水面上。

我的东家对这些生命痕迹点点头，对我解释说：

“这里是这个市场的看守人住的地方。他经常从窗子里爬到屋顶上，然后坐上小船去各处走走，看看有没有贼。但是，如果看不到贼，他就自己偷了……”

他懒洋洋地讲着，心平气和，心里想着一件别的什么事。周围寂静、荒凉、离奇，就好像是在梦中。伏尔加河和奥卡河汇流形成一个大湖。远方，在树林苍郁的山坡上，便是市区，那里五彩缤纷。遍地都是花园，花园里边是黑乎乎的，但树木已发芽，这给旁边的房屋和教堂挂上一层嫩绿色，好比是给它们穿了一件厚皮大衣似的。水面上回荡着复活节低沉的钟响，远方传过来市区的嘈杂声，但我们这边，不过像一个荒凉而又颓废的墓园。

我们的小船在两排黑树之间转来转去，然后顺着大街向老教堂那边航行。那支雪茄烟辛辣的烟气老是迷住东家的眼睛，似乎是在捣乱。这条小船的船头或船身不时撞着树干，东家气愤又惊讶地说：

“这条糟糕的船！”

“您不要摇橹了。”

“那可不行。”他小声说，“要是一条船上有两个人，总是一人划桨，一人摇橹。好吧，你看，那就是中国商店区……”

我已经十分熟悉这个市场。我也知道这些可笑的而又滑稽的商店和它们的屋顶。有些中国人石膏像盘腿坐在房顶的四角上。以前我和伙伴总喜欢往那些人像上扔石头，其中的几个被我打掉过胳膊和脑袋。但我现在不会再为做这件事而高兴了……

“这简直乱七八糟。”我的东家指着那些商店埋怨着，“如果让我营造这个商业区就好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打了一个口哨，把帽子又推到后脑壳上。

可不知什么原因我却暗想，他也会在这个每年被两条河灌满水的低洼地带造出一个同样乏味的、砖砌的市区来。连现在的中国商店区他也会搞出一个来……

他把那支雪茄烟扔到船外去，对它讨厌地吐了一口唾沫，说：

“枯燥得很哪，彼什柯夫！枯燥得很。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也没有，想聊天都找不到人。有时想炫耀自己，可跟谁说呢？没有人。总是一些细木工、砖砌工、庄稼汉、骗子手……

他往右看，见到一个白色的清真寺，非常优美地从水中耸立起来，坐落在一个高岗上。他好像想起了他忘记的话似的，继续讲下去。

“我开始喝啤酒，吸雪茄烟，学德国人的样子生活了。小伙子，德国人会办事，这些混帐畜生！喝啤酒倒是一件快活事，可我还没抽惯这些讨厌的雪茄烟！我一抽多了这种烟，我妻子会抱怨地说：‘你有一股什么味？好像你是个做马具的工人似的！’是呀，小伙子，我们在生活，得想办法去生活……好，由你来掌舵吧……”

他把他的橹放到船边上，拿起他的枪，对房顶上的一个中国人像打了一枪，而那个人像没有倒霉，散弹落在屋顶和墙上，只是在空中扬起一股带有尘土的烟雾。

“没打中。”这个射击手并不懊悔地承认道，又往那管枪里装弹药。

“你和女人家搞得怎样？你开过荤了吗？还没有？我十三岁时就谈恋爱了……”

他像是说梦似的给我讲起他的初恋。原来他在一个建筑师家里做学徒时爱上过他家中的一个小使女。灰色的水正在轻声地哗哗响，冲刷着房屋的墙角。大教堂后面是一片荒凉的水乡，隐约发

亮。有些地方有柳丛的黑枝条挺立在水面上。

圣像作坊里的人经常唱一首歌，是宗教学校学生所唱的：

“天蓝色的大海，
汹涌的大海……”

这个蓝色的海洋一定枯燥得厉害……

“我晚上老是睡不着。”我的东家说，“我经常从床上爬起来后，就在她的房门外发抖地站着，像是一只小狗。那所房子里特别冷！我的东家常在夜里去找她，有可能遇见我，可我不害怕，对了……”

他入神地讲着，似乎在翻看一件从前的、穿破了的衣服，心想是否能继续穿一次呢？

“她留神到我了。她怜悯我，就打开房门，对我说：‘进来吧，小傻冒。’……”

这种故事我听过好多个，已经听烦了。不过这类故事也有一个使人快活的特点：所有的人讲起自己的“初恋”，几乎都无夸耀的口气，讲得也不肮脏，却说得亲切而可悲，所以我体会到这在说话人的一生之中是一件顶好的事。在许多人一生中又似乎是唯一的一件好事。

我的东家摇着头笑了，突然正经地叫道：

“可这样的事对自己的妻子却说不得，连一个字也不能提！其实，这类事又算得了什么呢？可就是不能讲！可真怪了……”

他不是在对我说，而是在自言自语。如果他沉默了，我就会开口说。在这种沉寂和空虚的环境中，人是非讲话、唱歌、拉手风琴不可的，否则在这个被灰白冰凉的水淹没的死城里，人就会沉沉睡去，长眠不醒了。

“最要紧的是不要早结婚！”他教导我说，“小伙子，结婚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件头号大事！不结婚，你可以自由生活，随你做什么都可以！你可以自己去波斯做伊斯兰教徒，到莫斯科当警察，再不行就去过苦日子，偷东西。反正这种事要改也容易！可老婆却好似天气，小伙子，那可不好改……没办法！小伙子，这可不比一双靴子，可以脱下来丢掉……”

他的脸变形了。他看着灰色的水，皱着眉头，伸出手指揉着他的鹰钩鼻子，小声说：

“噢，对了，小伙子……你要睁大眼睛，要特别小心！就算你有本事，身体压弯了也能挺直，……可是说归说，每人都有自己过不去的难关啊……”

我们的船进入美谢尔斯科耶湖之中的灌木林里，这湖与伏尔加河相连成一片。

“慢点儿划船。”我的东家轻声说，说完拿起枪对着灌木林。

他打死几只精瘦的鹈鸟后，对我说：

“咱们把船开到库纳维诺去吧！我到那儿等到晚上再回去。你对我家里人讲，我在包工头那儿耽误住了……”

郊区的街道也被春汛淹没了，在那里我送他下了船。然后我把船划回去，当我路过市场，到达斯特列尔卡，我就把船系在一个地方，停下来。我坐在船上望着那两条河汇流的地方，眺望城市、轮船、天空。天空像一只大鸟的丰满翅膀，全都是白色羽毛状的浮云。白云之间有些蓝色的深渊，金黄的太阳从那里出现了，它刚一露面，就把世上的万物改变了。我周围的所有东西都活了起来，开始变得生机盎然，欣欣向荣。河水的急流轻轻松松地送走一连串不计其数的木筏。有一些大胡子的庄稼汉站在木筏上，屹然不动，手里摆着长长的木桨。他们互相叫喊，还对迎面开来的一条轮船乱叫。那条小轮船拉着一只空驳船逆水而上，河水阻挡它，缠住它，它却像条梭鱼似地摇着头，呼呼地喘气，用轮子顽强挡住迎面扑来的急流。那条驳船上并排坐着四个农民，

他们把腿放在船身外边，其中有一个穿红衫。他们唱着歌，歌词虽然听得不大清楚，但我知道那首歌。

我感觉在这里，在这生机盎然的河上，我了解一切，所有一切对我都是亲近的，我能知道全部。至于我身后那座淹在水里的城市，却像做了一场恶梦，好比是我的东家乱搞出来的工程，而且像我的东家本人那样令人难于琢磨。

我看够了这一切，就回家去了，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大人，任何工作都会做了。在回去的路上，我从内城的山顶眺望伏尔加河。在山上远远望去，大地显得广阔无垠，你想得到什么，它就能给你似的。

我家中有书。玛尔果皇后以前住过的那所宅子里，如今住着一大家子。其中有五个少女，长得一个赛过一个，另外还有两个中学生。这些人都让我看书。我如饥似渴地读着屠格涅夫的作品，不由暗自惊奇：他笔下的一切都那么明了晓畅，朴实无华，像秋天的空气那样清新，他的人物又都那么纯洁，他温和地诉说着的全部都是那么优美。

我看了波米雅洛夫斯基的《神学校随笔》，也感到惊奇。说来也怪，这本书的内容近似那个圣像作坊里的生活。那种使人绝望地烦闷对我是那么的熟悉，它通常会转为残酷的恶作剧。

读俄国的书是很好的。那类书总是让人觉得含有某种熟悉的和忧伤的内容，好像那些书中暗含着大斋的钟声，你刚一打开书，它就会轻声响起来。

《死灵魂》我读得不带劲。《死屋札记》也同样。《死灵魂》啦、《死屋》啦、《三死》啦、《活尸》啦，这种千篇一律的书名无意之中败坏人的兴致，让人对这种书发生隐约的反感。《时代的表征》、《稳步前进》、《怎么办？》、《斯穆利诺村纪事》以及这一类的作品，我也不喜欢。

但我挺喜欢狄更斯和瓦尔特·史格得。我带着极大的兴趣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两位作家的作品，一本书我通常读两三回才觉得过瘾。瓦·史格得的书让人联想到富丽堂皇的教堂里的节日弥撒，显得有些冗长乏味，但总是庄重动人。对我来说，狄更斯至今依旧是一个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作家，这个人出奇地掌握了非常困难的、热爱人类的艺术。

每到傍晚总是有一大群人聚集到这所房子的门槛上：有那两个弟兄，他们还带来他们的姐妹，有一些少年，还有一个翻鼻孔的中学生维亚切斯拉甫·谢玛希科。偶尔还有一个大官的女儿普契曾娜小姐。大家议论书和诗，那些话对我来说也是亲近易懂的。我读过的书比他们所有的人都要多。但他们之间经常谈论的还是中学校，他们埋怨他们的老师。我听着他们说话，感到我自己比这些同伴自由，我对他们的忍耐力感到惊奇，但我仍羡慕他们，因为他们毕竟是在上学读书呀！

我的同伴都比我大，可是我倒觉得我比他们年长些，成熟些，经验丰富些。这让我有点惴惴不安，因为我希望感觉到我同他们更接近些。晚上我回来很迟，全身遍是尘土和污泥，脑子里装满了同他们的印象不大相同的印象，而他们的印象却是单调的。他们经常谈起姑娘，一会儿爱上这个，一会儿爱上那个，于是计划写诗。在这方面他们屡次求我帮忙，我是乐于练习写诗的，很简单地就找到韵脚了，我不知为什么我写的诗总是有幽默的味道。普契曾娜小姐常成为这种诗的对像，我却总把她比做蔬菜和葱头。

谢玛希科对我说：

“这算什么诗？简直是靴底上一排排钉子。”

我不情愿在任何方面落后于他们，也就爱上了普契曾娜小姐。我忘了我的钟情是如何表现出来的，不过结局不妙。有一次我看见兹威兹泥塘的腐臭的绿色水面上浮着一块木板，我就建议由我来划动这块木板，让它载着那个小姐在水上游览一遍。她答

应了。我就把那块木板拨到岸边来，我立到木板上。光是我一个人，木板倒是能承受得起，可是等那个全身是花边和丝绦、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小姐优雅地站在木板的另一头上，我洋洋得意地拿起一根木杆，把那块木板撑离岸边的时候，那块该死的木板在我们脚下晃动起来，最后那个小姐摔到池子里边了。我马上带着骑士的风度向她扑去，迅速地救她上岸。惊恐和池中的绿色淤泥却早已糟踏了我女伴的美丽！

她冲我挥着她那湿湿的拳头，喊道：

“你存心要淹死我！”

她不相信我的诚恳的坦白，从此和我闹僵了。

一般说来，在城里生活得没意思。那个年长的女主人和以前一样对我没好感。年轻的女主人老是犯疑地盯着我。维克多鲁希卡长着满脸雀斑，脸色变得越发黑红。他对所有的人都不满意，不知什么缘故有了一肚子的委屈。

我的东家的制图工作很多。他同他的弟弟两个人干不完这些工作，他就把我的继父请来帮他。

有一天我很早就从市场回来，大约五六点钟的光景。我一走进了饭厅，就看到我已忘记的那个人在茶桌那里同我的东家并排坐着。他向我伸出一只手来。

“您好……”

我出乎意料，呆了。从前的事情一下子像火似的燃起来，烧着我的心。

“他简直吓了一跳。”我的东家喊道。

我的继父看着我，他那瘦得让人害怕的脸上带着笑容。他那双黑眼睛显得更大了，他全身上下露出一一种萎靡不振的味道。我伸出一只手去，他那些又细又烫的手指头就把我握住了。

“是呀，我们又重逢。”他说着咳嗽起来。

我走出去了，全身发软，好像挨了顿打似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们之间有一种小心的、不明确的关系。他用我的原名和父名叫我，和我说话就像跟同辈人说话一样。

“您到小铺里去的时候，麻烦给我买四分之一磅的拉菲尔木牌烟草、一百张维克托尔逊牌卷烟纸、一磅煮熟的腊肠……”

他给我的钱总是被他那只滚烫的手捏得发热，让人拿着不舒服。事情很明显：他得了肺病，活不长了。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他捻着尖黑的胡子，用低沉的音调说：

“我的病已经治不好了。不过，如果多吃点肉，也可能恢复。说不定我还能够复原呢。”

他的饭量大得叫人吃惊。他吃饱了就吸烟，只有在吃东西时才拿掉他嘴上的纸烟。我每天给他买腊肠、火腿、沙丁鱼。但我的奶奶的妹妹用一种不知何故的幸灾乐祸的语气，很有把握地说：

“想用菜去喂饱死亡，那是不可以的。你想骗也骗不了它。这没用处！”

我的东家的全家用一种令人奇怪的关心态度对待我的继父，一个劲劝他试试各种菜，可背后又嘲笑他：

“好个贵族！他说什么要勤着打扫干净饭桌上的面包渣，他说苍蝇就是从面包渣里繁殖出来的。”年轻的女主人说。老太婆就给她帮腔说：

“可不是，人家是个贵族！他那件上衣都穿得旧了，发亮了，可他还是拿一把刷子把它刷得沙沙响。这个人可真是讲究，一点土也不沾！”

我的东家好像要给他们凑和逗趣似的，说：

“你们等着就是了，母鸡畜生，他很快就会死掉的！……”

这种小市民对待贵族一点意义也没有的仇视态度，无意中使我和我的继父更接近了。毒蝇蕈固然是一种不能吃的蘑菇，但它至少还好看些嘛！

我的继父在这群人中闷得不能透气，好比一条鱼偶然落入鸡棚里来了。这个比方是荒谬的，好比整个生活都是荒谬的似的。

我在他的身上逐渐发现了“好事情”，这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人身上所具备的一些特点。我老是用书本给我的种种最优美的东西来装点这个“好事情”和那个皇后，我总是把我纯真的东西，由读书而发现的所有幻想献给他们。我的继父像“好事情”那样，也是一个跟人合不来并且不招人喜欢的人。他对这一家人一视同仁，自己从来不先开口说话，回答别人问话也显得很客气和简短。遇到他教导我的东家时，我看了总是很痛快。他立在桌子旁边，使劲弯下腰，同时用他的干枯的手指甲敲着一张厚纸，心平气和地开导我的东家说：

“这儿得用一个楔子来把人字梁卡紧才行。这样就可以消除对墙壁的压力，否则这个人字梁就会压坏墙壁。”

“这话讲得对，见鬼！”我的东家嘟哝着。可我的继父一走，年轻的女主人就对我的东家说：

“我一直心里纳闷：你居然能容忍他来教训你！”

不知何故，有一件事惹得她非常不痛快，那就是我的继父吃过晚饭后一定要刷牙和漱口，鼓起他尖尖的喉核。

“依我看来。”她用一种无所谓口气说，“您老是那样仰着头是对您有害的，叶甫根尼·瓦西里奇！”

他却客气地微笑着，问道：

“那是何原因呢？”

“哦……我只不过随便说说罢了……”

他开始用一根骨头针剔他那颜色发青的指甲盖。

“可不得了，他还剔指甲盖呢！”女主人有一次激动地说，“人都要死了，还来这套……”

“唉唉！”我的东家叹道，“你们的脑袋瓜子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笨想法，王八蛋畜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说什么话？”他的老婆气愤地说。

老太婆到了晚上就激烈地对上帝诉苦说：

“天主啊，他们把这个讨厌的家伙硬压到我脖子上来了。维克多鲁希卡又靠边站了……”

维克多鲁希卡开始模仿我继父的风度，他的慢悠悠的步态、他那双贵族的手的沉稳的动作，他把领结打得特别漂亮的本领、吃东西时很快却不吧哒嘴唇的样子模仿得十分像他。他不时粗鲁地问道：

“玛克辛莫夫，在法语里‘膝盖’怎么说？”

“我叫叶甫根尼·瓦西里耶维奇。”我继父平静地提醒他说。

“哦，是了！那么‘胸膛’呢？”

吃晚饭时，维克多鲁希卡用法语命令他母亲说：

“妈妈，再给我点儿腌牛肉！”

“嘿，你这个法国人。”老太婆疼爱地说。

我的继父耳朵好像聋了似的，不动声色地嚼着牛肉，眼睛没看别的人。

有一回，我的东家对维克多鲁希卡说：

“现在，维克多，既然你学会了说法国话，那么你应该搞一个情妇了……”

这时我继父微笑着，在我的记忆中他只笑过这一回。

可女主人生气地把汤匙往桌上一扔，冲着她的丈夫喊起来：

“你当着我的面说这种下流话，难道就不害臊？”

有时我继父到后门的门道里来找我。我在一道通往阁楼上去的楼梯的底下睡觉。我常坐在这道楼梯上对着窗子读书。

“您在看书吗？”他吐着烟气问，他的胸膛里像是有一块烧得差不多了的木头，发出嘶嘶的响声，“这是什么书？”

我把我手中的书拿给他看。

“哦。”他看了一下书名，说：“这本书我好像看过！您想抽

烟吗？”

我们抽着烟，看着窗外泥泞的院子。他说：

“您不能上学念书，真可惜。您好像有学习的能力……”

“我现在正在学习，看书就是学习，我在看书……”

“这还不够，应该进学校，系统地学才成……”

我对他说：

“您，我的先生，既进过学校，又系统地学习过，但那有什么好处呢？”

可是他好像预先意识到我会有这种想法似的，接着说：

“在一个人具备坚强性格的前提下，学校会给他很好的训练。只有读过许多书的人才能推动生活前进……”

他不止一次地劝我说：

“你最好离开这儿，我看不出这儿对您有什么意义和好处……”

“我喜欢那些工人。”

“哦……您在哪方面喜欢他们呢？”

“和他们相处挺有意思的。”

“或许是这样……”

不过，有一次他说：

“说真的，我们的东家全家人都是些很无聊的东西，他们都是些多么无聊的家伙啊……”

我突然回忆起我的母亲在什么时候而且在什么情形下说过这种话，就情不自禁地避开他的话，不作回答。他就含笑问道：

“您不是这样想吗？”

“我也这样想。”

“嗯，是呀……这我倒看出来了。”

“不过，东家本人我还挺喜欢……”

“对，也许他是个好心人。不过，他非常好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有意识地和他谈书，但看起来他并不喜欢书。他不止一次劝我说：

“您不要对书本如此入迷。书本上的东西十分夸张，而且在这方面或者那方面进行了歪曲。大多数写书的人都和我们的东家差不多，都是些小人物。”

他的这类见解依我看来是大胆的，所以赢得了我的好感。

有一次他问我：

“您读过冈察洛夫的作品吗？”

“我读过他的《巡洋舰巴拉达号》。”

“《巴拉达号》这本书是很枯燥的。不过总体说来，冈察洛夫是俄国最聪明的作家。我劝您把他的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读一遍。那是他的一本最真实、最大胆的书。大体看来，这也是俄国文学中最好的一本书……”

关于狄更斯，他说：

“他的作品是废话连篇，我敢对您担保……但眼下《新时报》副刊上发表了一个很有趣的作品，叫《圣安东尼的诱惑》，您读一遍这篇文章吧！您也许喜欢教会和一切宗教方面的书吧！这本书对您有好处的……”

不久他亲自给我送来一捆副刊。我把福楼拜的这篇睿智的文章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看了一遍。它让我联想到无数的圣徒传记和那些旧教派经学家所讲的某些历史事实，但它没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倒是和它一起发表的一个作品《驯兽师乌皮里奥·法依玛里回忆录》反而令我满意得多。

我把这话老实地对我继父说了，他听后很平静地说：

“那是说，您读这样的作品还嫌太早！但您不要忘记这本书……”

有时，他和我一起坐了很久，一句话也不说，老是不停地喷着烟雾，偶尔咳嗽两声。他那双漂亮的眼睛可怕地发着光。我偶

尔偷偷地望着他，忘了这个非常简单地走向死亡而不埋怨的人以前和我的母亲接近过，欺侮过她。我知道目前他和一个女缝工同居。我一想到这个女缝工就觉得纳闷和怜悯：她怎么就不讨厌他，反而去拥抱这全身是骨头的高个子，吻他的冒出浓重的乳臭气味的嘴呢？

和“好事情”一样，我的继父常出人意料地说出一些很有独到见解的话：

“我喜欢猎狗。它们虽然很愚蠢，但我却喜欢它们。它们长得非常漂亮。漂亮的女人就经常是愚蠢的……”

我有些得意地暗想：

“如果你认识玛尔果皇后就好了！”

“很多人长期合住在一间屋子里，他们的脸就变得一模一样了。”有一回他说。我就把这句话抄在我的笔记本上。

我等着这些警句就像等待恩赐一样。这里的一家人都只会说缺乏光采的话，他们的话已僵化成为陈腐枯燥的形式，所以当我听到不同寻常的句子我就感到快乐。

我的继父向来不和我谈我的母亲，甚至好像向来也没有提起过她的名字。这令我非常满意，在我的心中泛起一种近于尊敬他的感情。

有一回，我向他提出关于上帝的问题，我忘记我是如何问的了。他瞧了我一眼，挺平静地说：

“我不懂。我不相信上帝。”

我记起西塔诺夫，就讲起他的想法。我的继父仔细地听完我的话，依旧非常平静地说：

“他发议论，而发议论的人毕竟还是有所信仰的……而我呢，干脆就无信仰！”

“难道这可能吗？”

“有什么不可能的呢？您看清楚，我就没有信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光看到一方面：他快死了。我倒不是在可怜他，但这是我头一回对一个将死的人，对死亡的秘密，感到强烈而自然的关切。

这里坐着一个人，他的膝盖贴着我的身子。他全身滚烫，心理正在想什么我不知道。依据他对人们的看法，他深信不疑地把人们分成若干类。他喜欢畅所欲言，就像他有审判和批准的权力似的。他身上的某些东西在我看来是必要的，但某些对我是不必要的东西。他是一个复杂得不可思议的生物，他头脑里装着无穷无尽的思想。不管我如何对他，他总是我自身的一部分，在我身上某一个角落生存着。我经常想到他，他灵魂的影子落在我的灵魂上。明天他将全部消灭，全部，包括他头脑中和心灵中埋藏的所有，也包括我从他美丽的眼睛里能够读到的一切。等到他一消灭，在那些活生生的、把我同世界联系起来的线中就有一根断了，剩下的只有回忆。但这回忆会完整地保留在我心中，永远不会消失，永远不会改变。但那个活着的和常起变化的人却不在了……

但这些都是思想。在这些思想的背后，埋藏着一种用语言不能表达的东西，它产生和哺育这些思想，它严厉地迫使人注意生活的种种现象，要求人们对其中的每一个现象都做出回答：这是为什么？

“您知道，我大概不久就要躺在床上永远起不来了。”有一次阴雨天我的继父对我说，“我简直衰弱得不成样子了！所有的愿望都不存在了……”

第二天喝晚茶时，他非常认真地擦掉桌子上和他膝盖上的面包渣，伸手推开一个谁也看不到的东西。老女主人皱着眉头盯着他，小声对她的儿媳妇说：

“你看，他在拔光他身上的毛，把自己弄干净呢……”

大约两天后他就不再来工作了。后来，老女主人把一个大白

信封塞给我，说：

“拿走吧，这还是昨天由一个小娘们儿送来的，那是快中午时，但我忘了交给你了。那是个惹人疼爱的女人。至于她来找你的原因，我就知道了，说真的！”

信封里有一张医院的表格纸，纸上用大字写着：

“如果有空，请来一趟。我在玛尔狄诺甫斯卡亚医院。叶·玛。”

第二天清早我去医院，在我继父的病床边坐下。由于他的身子比病床长，脚都伸到病床的栏杆外去了，他的脚上穿的灰色袜子，但是滑落下来。他的漂亮的眼睛对着黄色的墙瞅来瞅去，然后落在我的脸上，落在一个青年女人的小手上，那个女人正坐在他床头旁边的小凳子上。她把手放在他的枕头上，我的继父把脸挨着她的手，张开了嘴。那个青年女人长得很丰满，身穿一件深色的、没花的连衣裙。泪水在她的鹅蛋脸上慢慢地淌下来。她那对天蓝色的、泪汪汪的眼睛一刻也不停地看着我继父的脸，看着他尖尖的骨头，看着他又大又尖的鼻子和乌黑的嘴。

“应该请个教士来才行。”她小声说，“但他不允许……他的脑子完全糊涂了……”

她从枕头上收回她的手，把这两只手压在她的胸脯上，好像在祈祷似的。

我的继父清醒了一会儿，看着天花板，严肃地皱着眉头，好像在回忆一件事似的，之后抬起他的一只瘦手，递到我跟前来。

“是您吗？谢谢。噢，您瞧……我感觉我已经衰弱得非常不像样……”

他讲话很累，就闭上了眼睛。我抚摸他那些冰凉的、指甲发青的长手指。那个年青女人轻声要求说：

“叶甫根尼·瓦西里耶维奇，您就答应请个教士来吧！”

“好，您和她认识一下吧。”他说，用眼眼指了指她，“她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个可爱的人……”

他没再继续讲下去。他突然把嘴张得更大，叫了一声，声音沙哑像乌鸦那样。他在病床上扭动着，拉开他的被子，伸出他裸露的胳膊在他周围摸索。那个青年女人也叫了一声，把她的头埋到他那揉皱的枕头里去。

我继父很快就死了。他一死，面容立刻好看了。

我挽着那个青年女人的胳膊走出医院。她摇晃着像有病一样，哭个不停。手绢在她的手里捏成一小团，她把这手绢不断地送到眼睛上去。手绢被她越捏越紧，她不停地看着它，仿佛这是她最珍贵的东西，也是她剩下的最后一点东西了。

忽然她站住，挨近我，用责怪的语气说：

“他连冬天也没活到……唉，天主，天主呀，这是什么原因呀？”

随后，她把她那只被泪水浸湿的手向我伸过来。

“再见。他经常称赞您。他明天下葬。”

“要送您回家去吗？”

她向四周看一眼。

“何必送呢？现在是白天，又不是夜里。”

我立在这条小巷的拐角上，看着她的背影。她慢悠悠地走着，就像一个不急于去什么地方的人似的。

这时候是八月间，树木开始在掉叶子了。

我没有时间去送我的继父到墓园里去。从此以后我没有再见到过那个青年女人……

每天早晨6点钟，我就起身到市场的工地去。在那里我遇到了很多有情趣的人，其中有头发较白、长相和圣徒尼古拉相似的

细木工奥西普，他是个干活熟练的工人，爱说玩笑话，还有叶菲穆希卡，是个驼背的房顶工，还有砌砖工彼得，信仰宗教，长得也和圣徒似的，是个善于思考的人，还有长着黄胡子和蓝眼睛的英俊的男人格利果利·希细林，是个抹灰工，脸上总是有一副善良的表情。

以前，我就认识这些人，那是在绘图员家里工作的时候。他们每到星期天总到厨房里来，他们个个都显得严肃、成熟，他们的讲话我很喜欢，感到新鲜和味道十足。我觉得他们这些庄稼人都是非常好的人，每个人都各有特点，他们和库纳维诺郊区心肠坏、不正经、爱酗酒的小市民相比是截然不同的。

当时抹灰工希细林是我最喜欢的，我曾说过想当他的伙计，但是他用手指搔一下眉毛，对我的要求并不接受说：

“我们干的活太重，对你来说还太早，你再等一年半载吧……”

之后，他抬起头问道：

“是不是你的生活过得不好呀？这也没什么，你坚持一下，把自己抓紧些，也就熬过去了！”

我不清楚他的这番好意的劝告能带给我什么，但是我还是感谢他，记住了他的话。

就是现在，他们还是每到星期日一大早就到我东家的厨房里来，在桌子旁边的凳子上坐下，等着我的东家，闲谈着有趣的事。东家回来了，就热情快乐地和他们打招呼、握手，之后他坐在桌子的上座，拿出钞票和算盘，这些庄稼人就把自己的小本子和帐单放在桌子上，开始了一个星期的结帐工作。

我的东家一边说俏皮话，逗逗乐，一边想法少付给他们钱，他们也想法多要他的钱，有时他们争得不可开交，但是和气的笑声还是经常的。

那些庄稼人对我的东家说：“喂，亲爱的，你真是老滑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呀！”

这时他就不好意思地笑着回答说：

“哼，你们也滑头得很哟！”

“但是话得说回来，朋友，不这样能行吗？”叶菲穆希卡承认道。但是，表情严肃的彼得道：

“人就是靠小偷小摸生活，干活挣来的钱，都归了上帝和沙皇了……”

“我也想着算计你们呢！”东家笑着说。

他们接过他的话好意地说：

“那么说，你想骗我们？”

“你给我们设了圈套？”

格利果利·希细林用手把胡子按在胸前，声音像唱歌说：

“兄弟们，咱们干脆老实地办事，不欺骗人，行不行？如果大家守规矩地生活，那有多好，多太平啊？是不是，我的亲爱的啊？”

他那双蓝色眼睛潮湿了，暗下来，这时候他显得出奇地好看。他诚恳的要求使得大伙有些尴尬，大家都在他面前扭过脸去。

英俊的奥西普小声道：“庄稼人骗不了多少钱。”他叹口气，好像替庄稼人可惜一样。

那个驼背的砌砖工用沉着的声音说：

“罪孽就像沼泽地，你越走就越陷得越深！”

我的东家也喃喃地学着他们的声调说：

“我能有什么法子呢？这不过是别人如何算计我，我也就如何算计别人罢了……”

他们议论一阵后，就又设法互相欺骗。等他们算完了帐，都已经累出了一身汗，疲劳不堪了，然后就一起约走我的东家到饭馆里喝茶。

在市场旁的工地上，我得格外注意，不能让木板、砖头、钉子什么的被这些人偷去。他们在为我的东家工作的同时，自己也承包着工程，所以，他们都想从我的眼皮下拿走些东西，以使用到他们自己的工程中去。

他们热情地欢迎我。希细林说：

“你还记得你要求做我的伙计吧？可是现在你一步登天，成了我的上司了，是不是？”

“好啊，好。”奥西普取笑道，“你守得很牢，看得很严，愿上帝关照你！”

“他们让小仙鹤来管理这些老耗子……”彼得不大客气地说。

我的职位让我尴尬得很。我在这些人面前感到很不好意思，因为他们好像了解一些除他们之外谁也不清楚的特别好的事情，而我要把他们看成贼和骗子那样监视。开始的几天我感到没法和他们相处。过了不久奥西普觉察到了这一点，他单独和我在一起时有一次曾对我说：

“小伙子，我说，你不要拉长脸，这没有用，懂吗？”

我自然也不懂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老人了解我尴尬的处境，很快就和他建立起了一种开诚布公的友谊。

他经常在一个墙角教育我说：

“如果你要想了解的话，我就告诉你，在我们之间，作贼的是砖砌工彼得鲁哈。他家中人口多，喜欢贪小便宜，你要擦亮眼睛注意他。他把什么东西都看作宝贝，什么都想要，如什么砖头啦、钉子啦、石灰啦等等，看见就拿走！但他是个思想端正、喜欢祷告的好人，有文化，就是爱小偷小摸！叶菲穆希卡，专喜欢和女人混，他这人脾气好，也聪明，不会给你添麻烦。再有格利果利·希细林，这个人有些痴呆，别说拿人家的东西，就是他的东西还要拿给别人呢！他干活不棒。谁都可以欺骗他，他可谁也骗不了！这个人无论做什么都不肯动脑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心眼好吗？”

奥西普好像从远处看着我，说了些使我永远牢记的话：

“他心眼是好，这没错，假如一个懒人要做个好人那是简单的。做好人是用不着动脑子的，小伙子……”

“啊，那你呢？”我问他。他一笑说：

“我就像是一个姑娘。将来我做了太太，我再谈自己，目前你就等着吧！要不你就动脑子猜我是什么路数吧。你尽管猜好了！”

我原来关于他和他的朋友们的一切概念都被他推翻了。我不能怀疑他的评论，因为我看见叶菲穆希卡、彼得、格利果利都认为这个很有风度的老人比他们自己聪明，懂得一切人情世故。他们无论是什么事情都找他商量，喜欢听取他的意见，对他做出各种尊重的表示。

“麻烦你给我们拿个主意。”

他们经常如此请求他。但是有一次，在这样的请求实现之后，等奥西普走了，砌砖工就轻轻地对格利果利说：

“这个邪教徒。”

格利果利也冷冰冰地笑笑，说：

“这个小丑。”

这个抹灰工还善意地告诉我说：

“你要小心，马克西莫维奇，和那个老头相处要注意，他一会儿的工夫就能让你上当！他是那种害人的老头，惹不得，很危险呢！”

我听了一点也弄不明白。

我感到最正派、最真诚信教的人是彼得。他无论讲起什么事，都讲得又短又认真。他经常想到的问题是上帝、地狱和死亡。

“唉，我的伙伴们，不管你如何千方百计，不管凭借什么，

谁也别想逃过棺材到坟墓去！”

他经常闹肚子。有几天他什么东西也不能吃，就是吃下一小块面包，他也会痛得浑身抽筋，拼命地呕吐。

驼背的叶菲穆希卡也显得很善良，很正派，但是老是那么可笑，有时候还有点傻气，甚至古怪，像个安分的傻子。他常常喜欢上各种各样的女人，谈到女人都是那么老一套话：

“我直说吧：她一点也不像是一个女人，而是包着酸奶油的一朵鲜花，真的！”

每当库纳维诺郊区那些小市民家庭里的活泼的娘儿们来到这里的各家店铺里洗地板，叶菲穆希卡就从房顶上爬下来，在一个墙角旁边站住，眯起他那双灵活的灰色眼睛，把他那张嘴都咧到耳朵边上，嘴里嘟嘟地说话。

“上帝把这么一个健康的小女人送给了我，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件大美事。这真是包着酸奶油的一朵鲜花呀。上天送给我这么一个礼物，我应该如何感谢上天才好啊？拥有这么一个美人儿，我简直美死了！”

开始那些女人讥笑他，互相喊叫说：

“你们快看啊，这个人连骨头也酥了。啊，圣徒呀！”

这些讥笑丝毫也没有刺伤这个房顶工的心。他那张脸开始变得睡意朦胧，他讲话就像在说梦话，他那些甜蜜的字眼像迷人的泉水似的滔滔不绝，真的使得那些娘儿们陶醉了。最后，有一个上点年纪的娘儿们对她的同伴们好奇地说：

“你们听听，这个庄稼汉得了相思病，仿佛成了年轻人了！”

“他就像鸟一样唱个没完……”

“要不就像教堂门口的要饭的。”那个固执的女人不肯让步。

可是叶菲穆希卡不像一个要饭的。他稳健地站在那里，就像一个又矮又粗的树墩。他的声音越来越带着召唤的味道，他的话越来越迷人，那些女人都默默地听着，而他本人真像是酥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变成一堆亲切迷人的话语了。

这样的事一般是这样结束：到了深夜吃点心时候，或者过了星期天以后，他就摇摆着他那沉重的有棱角的脑袋，用惊叹的口吻对他的伙伴们说：

“啊，多么妖媚的小女人啊，我这辈子还是头一次遇到！”

叶菲穆希卡讲到他的胜利的时候，不会像别人照例会做的那样骄傲和无所谓，讥笑被征服的女人。他只顾又高兴又感激地神魂颠倒，他张大了他那双灰色的眼睛。

奥西普摇摇头，嚷道：

“唉，你这个不知改悔的家伙！你多大岁数了？”

“我差不多四十多岁了。但这没关系！我今天就年轻了五岁，我好像在一条河里，在水里洗了个澡一样，身体壮实多了，心里也平静多了！是啊，竟然会有这样的女人，这不奇怪吗？”

砌砖工严肃地对他说：

“等你过了五十岁，你看着吧，你这种下流习气就会让你吃苦头的！”

“你这个不知道羞耻的人啊，叶菲穆希卡。”格利果利·希细林叹息着。

但是我感到这个美男子在憎恨那个驼子的胜利。

奥西普从他那整齐地往上卷的银白色眉毛下看着大家，逗笑着说：

“虽然都叫玛希卡，但是每个人都各有性格，这一个喜欢杯子和钥匙，那一个喜欢扣子和坠子，不过所有的玛希卡都会变成老太婆……”

希细林是成家立业了，而他的妻子住在农村里。他也观看那些洗地板的女工。将她们弄到手是不难办到的，她们大都在“挣外快”。在贫困的郊区，人们对这种挣钱的方式感到很随便，就像对待其他的工作一样。然而那个仪表堂堂的庄稼汉却不沾这些

女人的边。他只是站得很远，用一种特别的眼光看她们，好像在替一个什么人，替他自己或替她们可惜似的。可是到了她们自己开始和他调情，挑逗他，他却羞答地笑笑，走掉了……

“去你们的……”

“你怎么了，怪人？”叶菲穆希卡惊奇地说：“你怎么能错过这样机会呢？”

“我成家了。”格利果利提醒他说。

“难道你的婆娘会知道你的事吗？”

“要是我生活得不检点，我的老婆终究会知道。老兄，这骗不了她！”

“可是她怎样会知道呢？”

“讲到她如何会知道，我就不晓得了。不过，要是她自己生活得正派，她就一定会知道。假如我生活得正派，而她干了坏事，那我也会知道的……”

“怎能知道呢？”叶菲穆希卡叫道。然而格利果利平静地重复一遍：

“那我就不晓得了。”

这时那个房顶工就生气地摊开两只手。

“嘿，不得了！什么‘正派’呀，什么‘不晓得’呀……哼，你这个脑袋瓜啊！”

希细林手下的工人有七个。他们都对他很随便，不把他当作头头，而且私下里都叫他“小牛”。他来到工地上，看见他们在偷懒，就亲自拿起工具，像示范似的干起活来，亲切地招呼道：

“加把劲呀，小伙子们，加把劲！”

有一次，我生气地干着我的东家交给我的工作，对格利果利说：

“你手下的人干得很差……”

他好像吃一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真的吗？”

“这个活本应该在昨天中午以前就做完，可是直到现在他们也没做完……”

“这是实在的，他们做不完。”他同意道。然后他沉默了一下，慎重地说：

“当然，我清楚，可是我又不好意思督促他们干得快些，要知道，他们都是自家人，都是和我一起从同一个村子里来的。另外还有一层，你也该想一想：上帝嘱咐人要工作到脸上出汗来挣面包吃，那么这话是对所有人的嘱咐，你我也在内。可是你和我都比他们干得少，那么要催他们快些干，就有点不好意思说出口了……”

他习惯沉思。他在市场上那些空荡荡的街道上走来走去，然后，突然在奥勃沃得尼运河的一座桥上站住，背靠栏杆一呆就呆得很久，眼睛远望河水，远望天空，远望奥卡河的对岸。有时有人走到他的面前，问他：

“你在作什么？”

“啊？”他说，似乎一下子就悟醒过来了，然后羞答地微笑，“我随便看看……我在这里呆一下，略微瞧一瞧……”

“老弟，天下万物都是由上帝预先安排好的。”他多次对我说，“天呀，地呀。河水不停地流，轮船跑东跑西。一坐上轮船，爱到哪里就能到哪里去：到梁赞去，或者到雷宾思科去，到彼尔姆去，到阿斯特拉汗去都成！梁赞我曾去过，那个小城市还真不错，可就是乏味得很，比不上尼日尼。咱们这个尼日尼城市可真不错，很热闹！就连阿斯特拉汗也没意思。主要是因为阿斯特拉汗有很多的加尔梅克人，这我并不喜欢。我不喜欢什么莫尔多瓦人，什么加尔梅克人，什么波斯人，什么德国人，还有各种各样的民族……”

他讲得很慢。他总是在慎重地寻找一个有同样观点的人，而

且在砌砖工彼得身上找到了这个口味一致的人。

“他们不叫民族，而叫化外之民。”彼得坚决而又气愤地说：“他们不要基督就生出来了，他们过日子也不要基督……”

格利果利高兴起来，眉开眼笑。

“是这样也好，不是这样也好，总之，弟兄们，我喜欢纯洁的民族，俄罗斯民族，他们长着老实的眼睛！犹太人我也不喜欢。我真弄不明白：上帝为何要那些民族呢？这件事办得真令人费解……”

那个砌砖工阴沉地补充道：

“这也真是难懂。有好多东西好像都是多余的！……”

奥西普听完他们的话，就来插言，语气讥笑而刻薄：

“多余的东西确实有，例如你们刚才说的这些话就是多余！哼，你们这些不正当的教派分子！该拿棒子把你们这帮人打一顿才好。”

奥西普有自己的认识。可是他究竟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却没法让人理解。有的时候他也好像不大关心地赞成所有的人，赞成他们的一切想法。不过我平时常见的却是他讨厌一切，把人们看成呆头呆脑的东西。他常对彼得、格利果利、叶菲穆希卡说：

“哼，你们这些狗东西……”

他们笑笑，笑得并不开心，也不很情愿，但总而言之还是笑了，因为他们不想理睬他。

我的东家给我一天5个戈比的工钱。这钱不够花，我的肚子有些饿。工人们知道了，就让我跟他们一起吃早饭和夜宵，有时那些包工头也约我到小饭铺里去喝茶。我总是痛快地答应。我喜欢坐在他们中间，听他们的不紧不慢的谈话和离奇的故事。我读过许多的宗教书籍，这让他们很高兴。

“你看了那么多的书，把脑瓜子装得满满的。”奥西普说，用他那对浅蓝色的眼睛注视着我，他的眼神不好理解，他的瞳孔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像是在融化，变成水了。

“你要重视这些学问，把它积累起来，以后总会有用。等你长大，你就去做修士，讲出各种话来安慰人家，要不然你就去做‘拳’教师也行……”

“去做‘传教士’。”那个砌砖工不知什么原故用生气的口气纠正他说。

“什么？”奥西普问。

“应该说‘传教士’，其实你知道！你不是听不见……”

“哦，对，去当传教士，去跟邪教徒吵架。要不然，你干脆就去做邪教徒也行，那也真是个有油水的职业。只要长着脑袋，靠歪门邪道也能过上好生活……”

格利果利尴尬地笑笑。彼得含含糊糊地说：

“照这样说法，那些魔术师、各种各样不信神的人，也过得挺好喽……”

可是这回奥西普立刻反驳说：

“魔术师没有学问，魔术师根本用不着学问……”

然后他对我说：

“好，你注意听着点：从前我们那里有一个无依靠的穷农民，叫土希卡，他是个破落户，成天不干正经事。他的生活就好像一片羽毛一样，随风吹，这里住一下，那里呆一呆，既不干活，也不闲着！后来，有一次，他没事干，就出去朝山拜圣，混了两年。后来，他突然回来了，模样大变了：头发披到肩上，头上戴个法冠，身上穿着一件棕红色的粗棉布道袍。他瞪着鲑鱼般的眼睛看着大家，一个劲地喊叫：忏悔吧，三次遭诅咒的人！还有那不忏悔的，尤其是那些女人！这样一来，万事大吉：土希卡每餐吃得饱饱的，每天喝得醉醺醺的，土希卡搞的女人不知有多少……”

那个砌砖工生气地打断他的话：

“难道问题在于吃饱喝足吗？”

“那么问题是在哪里呢？”

“问题在于他说了些什么话！”

“哦，他的话我的确没有在意过，我自己的话就已经说得不少了。”

“你说的那个土希尼科夫，德米特力·瓦西里伊奇，我们知道得十分清楚。”彼得用赌气的语调说。格利果利沉默地低下了头，看着自己的杯子。

“我不是要吵嘴。”奥西普用温和的口气说，“我这是和我们的马克西莫维奇说一说各种混饭吃的套数……”

“有的路数可是要使人去坐牢的……”

“这种事还少吗！”奥西普赞同说，“并不是随随便便顺着哪条路就能当得成教士的，人就得懂得走到什么地方该转弯才行……”

他对信教的人，对那个抹灰工和砌砖工，总是有些冷嘲热讽。可能他不喜欢他们，可是他总是很巧妙地掩饰了这一点。通常情况下，他对人的态度是不容易让人看清楚的。

他对待叶菲穆希卡似乎是温和一些，心软一些。那个房顶工听到他的朋友们谈上帝，谈真理，谈教派，谈人生的苦闷，谈他们所爱谈的各种话题，他是不插嘴的。他总是把自己的椅子侧着放在桌子旁边，免得椅背碰他的驼峰。他心平气和地喝他的茶，一杯接着一杯。可是忽然，他警惕起来了，在这个到处是烟雾的房间里往四下里看，认真地听那些不连贯的说话声，一下子跳起来，很快地溜掉了。这就是说，有一个叶菲穆希卡的债主到这个饭铺里来了，而他的债主足有十个。有几个债主打过他，因此他常常逃避不见到他们。

“他们火气很大，这些怪人。”他奇怪地说：“话说回来，我要是有钱，难道我不还给他们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唉，这颗命苦的树啊……”奥西普看着他的后影说。

有的时候叶菲穆希卡一坐坐得很久，痴呆地发愣，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见。他那张高颧骨的脸变得温和，那双善良的眼睛越显得善良了。

“你在想什么呢，伙计？”人们问他。

“我在想，我如果发了财，嘿，那我就会娶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姐，娶一个女贵族，真的。比如说，我会娶一个军官的女儿为妻，我会爱她一辈子，上天啊！那时我在她的身旁，我觉得我就要活活的烧死了……兄弟们，这是因为有一次我在一个军官的别墅里铺过房顶……”

“而且他有个守寡的女儿。这件事我们早就知道了！”彼得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

可是叶菲穆希卡伸出两个手摸着他的膝头，摇动他的身体，弄得他的驼峰在空中忽上忽下。他继续说下去：

“她经常出来，到花园里去，她真的是又干净又漂亮。我呢，从房顶上看着她，心想：太阳都不如她，白昼的亮光有什么用？我恨不得像一只鸟一样飞到她的脚跟前去！简直像是包着酸奶油的一朵天蓝色鲜花！要是能跟这么一个女人在一起，哪怕在黑夜里过一辈子都行！”

“可你们总是要吃东西吧？”彼得严厉地问道。不过这话却没使叶菲穆希卡心慌。

“天主啊！”他叫道，“我们吃得多少呢？再说她又有钱……”

奥西普笑了：

“叶菲穆希卡，你这个浪人，你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在这种事情上浪荡得送掉命！”

叶菲穆希卡除了女人之外别的一概不谈。他是个不稳当的工人，有时候干得又出色又麻利，有时候干得不行，他那个木头锤

子懒洋洋的，马虎地铆着房脊，结果留下许多破洞。他的身上总是带着油脂和鱼油的气味，实际他本人倒有一股健康而好闻的气味，使人联想到一颗新砍下来的树。

同那个细木工谈论各种事情，是很有趣味的。虽然有趣味，但有时又不大愉快。他的话总是打扰你的心，而且你很不容易弄清楚什么时候他是在认真说话，什么时候他是在开玩笑。

要是同格利果利在一起，那就最好谈上帝。他爱上帝，十分坚定地信仰上帝。

“格利沙。”我问，“你知道有的人不相信上帝吗？”

他冷静地笑一笑：

“那是怎么回事呢？”

“他们说：没有上帝！”

“哦，原来如此！这我知道。”

他就摆一下手，像赶走一只谁也看不到的苍蝇，说：

“你一定记得，大卫王早就说过：‘愚昧人心里说：没有神’。你看，还在那个时候，糊涂人就已经说这样的话了！缺了上帝，那可是无论怎样也过不了日子的……”

奥西普好像同意他的话似的，说：

“要是你把彼得鲁哈的上帝抢走，那他可要和你大干一场！”

希细林的漂亮的脸变得严峻了。他用自己那些指甲上带着干了的石灰浆的手指头理着他的胡子，神秘地说：

“每个人的肉体里都有上帝。良知和一切内心的东西，这些都是上帝给的！”

“那么罪孽呢？”

“罪孽是肉体里生出来的，是撒旦干出来的！罪孽是从外边来的，像天花一样，就是这么回事！凡是多想罪孽的人，犯罪也最厉害。你不去想罪孽，你也就不会犯罪！犯罪的思想都是肉体的人撒旦挑拨出来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砌砖工表示怀疑。

“这话似乎有些不对劲……”

“对劲！上帝是不犯罪的，而人就是上帝的形像和同类。犯罪的是‘形像’，是肉体。‘同类’不会犯罪，同类指的是精神相同……”

他自豪地微笑，可是彼得叽咕叽咕说：

“这话似乎不对劲……”

“那么按照你的意思。”奥西普问这个砌砖工说，“人不犯罪就不会悔改，不能悔改就不能得救吗？”

“这么说似乎贴切些！老人们常说：你忘了魔鬼，也就不喜欢上帝了……”

希细林不善喝酒，他喝下两杯酒就醉了。这时候他的脸就变得非常红，他的眼睛也显得很稚气，他说话的声调像是在唱歌了。

“我的弟兄们，这一切是多么美呀！看，咱们都活着，多少有点活干，谢天谢地，咱们都能吃饱肚子。嘿，多么好啊！”

他哭了，眼泪流到他的胡子上，挂在似线般的胡子上闪闪发亮，好比一颗颗玻璃珠。

他经常赞美生活，流下玻璃般的眼泪，可是这使得我不愉快。我的外婆也赞美生活，然而她讲得很动人，也很简单，不像他这样啰嗦。

所有这些谈话都让我常常心情紧张，在我的内心引起模糊的恐惧。我曾经读过很多关于农民的小说，看到书本上的农民十分明显地不同于这些活的农民。在书中，所有的农民都是不幸的人。他们无论是善良还是丑恶，在语言和思想方面都比活的农民贫乏。书本上的农民不怎么谈论上帝，不怎么谈论教派和教会，他们谈得最多的是当官的、土地、真理和生活的艰苦。关于女人，他们也很少谈起，并且谈得不那么粗鲁，和气多了。按照活

的农民的看法，女人只不过是一种乐趣，而且是有危险的乐趣，对待女人得要手段，不然女人就会制服你，把你的全部生活都打乱。书本上的农民不是坏，就是好，反正他这个人统统写在这里，写在书本上了。一个活的农民无论在你面前如何倾吐他心里的话，可是总是让你感到他心里还有一些话没有说出来，那些话只有他自己知道，而且说不定正是这些没说出来的、瞒着别人的话才是最要紧的东西。

在这些书本上的农民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一伙细木工》里的彼得。我想把这本小说读给我的朋友们听，于是就把这本书带到市场上的工地去了。我经常有机会同这一伙或那一伙工人在一起过夜，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不愿意冒着雨回到城里去，不过更加主要的却是因为我白天太劳累，没有力气再走回家里去了。

我刚说出我的手里有一本描写细木工的书，这就让大家，尤其是奥西普，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他从我手里拿过那本书去，不断地翻着，不相信地摇着他像圣像的头。

“这似乎写的是我们呢！你看看，这些坏家伙！这是谁写的，是一个老爷吗？嗯，我本来就是这么想的。老爷们和当官的什么事都会干！凡是上帝没想到的，那些官儿都想出来了。他们就是为了干这种事才活着的吗……”

“你讲的那句关于上帝的话，奥西普，太不像话了。”彼得说。

“没什么！在上帝面前我说的话算不了什么，还不如落在我头顶上的一片雪花或者一滴雨水呢。你不用担心，我和你一样是碰不着上帝的一根毫毛的……”

他突然心神不定地活跃起来，说出各种尖刻的话，好像火石上迸出的一颗颗火星。他用那种像锋利的剪刀一样剪断一切，引起他反感的话。这一天之中他好几次问我道：

“马克西莫维奇，你给我们念吗？嗯，好得很，好得很！这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个主意想得好。”

干完活后，我就去他那一伙工人那里吃晚饭。吃过晚饭以后，彼得带着他的工人阿尔达里昂，希细林带着一个年轻小伙子福玛，都来了。在工人们休息的板棚里，他们点起了一盏灯，我就开始朗诵。大家默默地听着，一动也不动，可是不一会儿阿尔达里昂就生气地说：

“哎，我听够了！”

他走了。头一个睡着的是格利果利，他带着惊讶的神情张着嘴巴。随后，那些细木工也都睡着了。但是彼得、奥西普、福玛坐在我面前来，紧张地听着。

等我念完，奥西普就马上吹灭了灯。根据天上的星星来判断，这时候已经是午夜了。

彼得在黑暗里问道：

“写这么一篇东西为的是什么呢？这是为了反对谁呢？”

“现在要睡觉了！”奥西普脱下靴子说。

福玛一声不响地走到一旁去了。

彼得刨根问底地又问一遍：

“我说，写这么一篇东西究竟为的是反对谁呢？”

“这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奥西普一边在一块木板上铺床睡觉，一边说。

“如果这是为了反对后妈，那是白费事，那些后妈不会因为这本书就变好了。”那个砌砖工抓住这个问题不放，说道，“假如是为了反对彼得，那也是没有用：他犯了罪，他就得承当！犯了杀人罪，就得流放到西伯利亚去，没什么好说的！为这样的罪过写一本书，是多余的……我看是多余的，不是吗？”

奥西普没出声。于是那个砌砖工又补充说：

“他们没事可干，就喜欢去管别人的闲事。这好比女人家坐在一块就少不了要闲磕牙。那就再见吧，该睡了……”

他推开房门，在门口那个蓝色的方框里站住，停了一会儿，问道：

“奥西普，你怎么想呢？”

“啊？”那个细木工带着睡意应了一声。

“好，算了，你睡吧……”

希细林就在他坐着的地方躺下睡去了。福玛在一堆干草上挨着我也躺下来。整个郊区都进入了睡乡。远处传来火车头的汽笛声、车轮的沉重的轰隆声和缓冲器的响声。板棚里响起了声调各异的鼾声。我心里觉得别扭，我本该料到会有一番议论的，结果却是一场空……

可是，忽然间，奥西普说话了。声音很低，但让人听得很清楚：

“小伙子，你们不要相信这一套。你们年轻，还要活很久，要积累你们的聪明才智！你自己一个人的头脑比得过两个别人的头脑！福玛，你睡着了吗？”

“没睡着。”福玛痛快地回答说。

“就是这样！你们俩都识字，那你们尽管看书，可就是什么都不要轻信。他们各种书都能印出来，因为这种事由他们把持着嘛！”

他把他的腿从木板上耷拉下来，把两只手撑在这块木板的边上，弯下身来凑近我们，接着说：

“对待书本，我们应该有个看法：书本就是揭人的短。它的意思是说：你们看一看人是什么样子吧，这一个是细木工，或者另外一个是什么人，那一个是老爷，那可是另外一种人了！书本不是随便写出来的，它是给一些人撑腰的……”

福玛声音很低地说：

“彼得打死包工头是对的！”

“行了，话不能这样说，打死人是不能说对的。我晓得你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欢迎格利果利，可是你不能有这种想法。我们大家不是富有的人，现在我是头，说不定明天就是工人……”

“我说的不是你，奥西普大叔……”

“那还不是一样的吗！”

“你是公正的……”

“你等一等，我给你讲讲这篇东西是什么原因写出来的。”奥西普打断福玛的生气的话说，“这是狡猾的一篇文章。你看，这里说的是一个没有农民的地主，那里是个没有地主的农民！你再看：地主虽然不好，农民也没变好。地主头脑糊涂了，身体垮了；农民也变得喜欢吹牛，酗酒，心中觉得委屈。书就是这样写，大意是说：从前给地主当长工有多好，长工依靠地主，地主依靠长工，这两种人转来转去，能吃饱，天下太平……我不打算争论。的确，跟着地主生活是太平一些。如果农民穷了，这对地主没好处。如果是农民富了，没头脑，地主才高兴，地主觉得才有利。这些我比你们清楚。你知道以前我就在地主家里当过近四十年的长工，我不知挨了多少打，反让我长了很多见识。”

我记起那个自杀身亡的马车夫彼得说起地主，也说过类似的话。我心里很不高兴，没想到奥西普的想法和那个狠毒的老头子想法一致了。

奥西普拍一下我的腿，接着说：

“不管是什么文章和书都得动脑筋思考，谁都不会没有什么原因就会去做一件事情，就好像表面上装得那样，似乎没有什么原因。书不是凭白无故写出来的，它要把人的头脑搞乱。只有动了头脑才能造出东西来。如不动脑，就像用斧子砍出一件简单的东西也砍不成，编双草鞋这样容易的事也做不成……”

他讲了许多，爬起又躺下，在夜晚的寂静中轻轻地说着那些有条理的顽皮话。

“人们经常说：地主和农民是不一样的人。说这话不对。地

主和我们一样是人，无非是咱们成了下层的人。当然，有钱的人读过书，他们又有文化，可我挨了很多打，也打出学问来了。当然，有钱的人屁股白，这的确和咱们不一样。是啊，小伙子，现在这个世界应该翻个新花样才是，那些书该扔掉，丢在一边！让每个人都问一下自己：我到底是什么人？地主又是什么？那又如何解释呢？难道上帝向他多要了钱吗？不是，我和他交给上帝的都是一样多嘛……”

最终，早晨就要到来，曙光代替了繁星。奥西普对我说：

“你看我是多么能胡扯呀！我说了这么多，说的都是些我没有思考过的话！不要相信我的话，小伙子，这多是因为睡觉睡不着，胡扯，不是想好了再说的。人躺着，就能想出消遣的办法来：‘以前有只鸟，从田野飞到山岗，从这里飞到那里，很快就过了一辈子，天主就让这只鸟死掉了，干了！’这有什么实际意义呢？什么也没有……好了，咱们快睡觉吧，很快就要起床了……”

18

奥西普和当初的司炉工亚科甫一样，在我的眼前越来越大，挡住了其他的人，使我看不见别的什么了。他的确在某些方面和那个司炉工人很相似，但他同时又让我想到了我的外公、旧教派经学家彼得·瓦西里伊奇·斯穆雷伊厨师。他也使我想起那些在我的记忆里牢固扎下根的人的一切，同时还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他自己的印象，这个印象就像铜锈粘在铜钟上一样刻得很深。让人看到，他有两套思想。白天，在大家面前，工作的时候，他那些纯洁的思想是符合实际的，容易让人接受。另一种思想比较难于接受，那是在他休息的时候，在晚上我和他一块进城，去找他要好的女人，一个卖炸油饼的女人的时候，还有晚上他睡不着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时候。他有些不一般的、精明的思想，这种思想象路灯的光线照着四周一样涉及很多方面。这些思想发亮，但是它们究竟真正的面目是什么呢？在这种和那种思想中，使奥西普感到亲切宝贵的，到底是哪一种呢？

我感觉到他好像和我从前遇到过的一切人相比要比他们聪明得多。我在他的身边来回走动，持一种和我原先在司炉工人亚科甫身旁来回走动时一样的心情：我想认识、了解这个人。可是他却老是行踪不定，左躲右闪，叫你抓不住他。他的真正面目是什么呢？我能相信他的哪些方面呢？

他曾对我说过：

“你就动动脑子猜猜看吧，你尽管猜好了！”

这句话使我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但是，不只是我的自尊心受到伤害。要了解这个老人对于我来说是很重要和紧要的。

尽管他使人拿不准，但他却是个稳重的人。看样子，好像他就是再活一百年也依然会是这么个样子，在那些很不固定的人们之中坚定地保持住他的本色。那个旧教派经学家在我的心中也留下很深刻印象，但是这个印象让我感到不痛快。奥西普的坚定性却是另外一回事，让人快乐多了。

人们的不稳定性往往很明显地跑进别人的眼睛里来。他们像变魔术那样从一个场地跳到另一个场地，使得我禁不住张口结舌。我对类似无法解释的跳跃已经见惯不怪，它们逐渐磨灭了我对人们的强烈兴趣，阻挠我对人们的热爱了。

有一次，那是在七月初的一天，有一辆跑起来极不稳当的四轮马车很快地跑到我们工作的地方来了。一个醉鬼似的马车夫坐在赶车座位上，他长着大胡子，没戴帽子，正在阴沉沉地打嗝，他的嘴唇流了血。格利果利·希细林躺在马车上也喝醉了酒，由一个脸红的胖姑娘挽着他的胳膊，这个姑娘头上戴着一顶大草帽，帽子上还系着大红的丝绦，上面坠着樱桃样的玻璃珠，手

拿着一把伞，光脚上穿一双橡胶的雨鞋。她挥动着那把伞，身子晃来晃去，大声笑道：

“唉，活见鬼！这个市场还没有开业，根本没有生意可做，他们却把我送到这里来了！”

格利果利精神不振，衣冠也不整齐，从那辆马车上下来，坐在地上，含着眼泪对我们这些人大声说：

“我下跪了，我犯了大罪！我想了一阵，结果犯了罪，就是这么回事！叶菲穆希卡说：格利沙！格利沙……他说的话是对的。你们就饶了我吧！我请你们大家吃一顿饭。他的话说得对：咱们只能活这一辈子……不能再活另一辈子了……”

那个姑娘放声大笑，不停跺脚，也丢了雨鞋。于是马车夫不高兴地说道：

“咱们赶紧走吧！哈尔拉梅，快走吧。这匹马不能再等了！”

那匹马是一匹劣马，又老又无力，满身都是汗，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是钉在地上似的。这一切加在一起，简直滑稽得很。格利果利手下的那些工人看着他们的工头、他那衣着华丽的女人和那个呆板的马车夫一直乐个不停。

唯有福玛不笑。他和我并排站在一个小铺门口，嘟哝说：

“他跟猪似的撒野了……但他家中有老婆，是一个很漂亮的娘儿们！”

马车夫总是催着走。那个姑娘从马车上下来，把格利果利搀上车，把他放在她的脚边，挥了挥她的阳伞，喊了一句：

“走啦！”

那些工人善意地嘲笑这个工头，心里羡慕他。后来福玛叫了一声，大家才开始干活。看来，福玛瞅见格利果利这样好笑，心里特别不痛快。

“这还叫工头呢！”他嘀嘀咕咕地说，“这个工作不足一个月就完工，我们马上回乡下去了……他是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为格利果利气愤。他和那个带着樱桃样的玻璃珠的女人混在一起，太荒唐了。

我每次暗想：为什么格利果利·希细林做工头，而福玛·土奇科夫却当工人呢？

福玛是个身子健壮、肤色白净的小伙子，头发卷曲，他那张圆脸上长着一个鹰钩鼻子和一对聪灵的灰色眼睛，论长相不像是农民。如果他穿得讲究些，别人就会认为他是商人的儿子，出身于上流家庭了。他是个沉默的人，话语少，而且说得一本正经。他识字，给工头管帐，造预算。他经常督促伙计们认真带劲地工作，但他自己却干得不那么热心。

“工作太多了，一辈子也做不完。”他平心静气地说。他看不起书本，经常发表意见说：“每种事情都能写出来印成书。你需要哪种，我就能编出哪种书来。这算不了什么……”

但他对别人所说的话都仔细地听。如果有一件什么事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就仔细盘问，追问到底。他总是一个人动心思，遇事就用他自己的尺度衡量。

有一次，我劝福玛说他应该当工头，可是他却懒洋洋地回答说：

“如果我手头一下子有几千个卢布周转，那倒还值得一干……现在只是为几个小钱去管理一大帮人，那就白忙一场了。不，眼下我先等一等，看一看，往后我要去奥兰卡的修道院。我长得漂亮，身体又健壮，也许会有个守寡的商人妻子会看中我！这种事发生过。谢尔加茨城有一个小伙子，不出两年就走运了，而且他娶的是当地城里的一个姑娘。他端着圣像逐户走，那个姑娘就看上他了……”

他这个主意像是仔细琢磨过似的。他知道很多这类故事：人们先到修道院里去做见习修道士，后来如何走上轻松的道路。福玛的那些故事我不喜欢，他的想法我也不喜欢，但我相信他会进

修道院里去的。

后来，这个市场终于开张了。福玛却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到一个小饭铺里做服务员了。我不能说这件事让他的同伴们大吃一惊，但从此以后他们都用嘲讽的态度对待这个小伙子。碰到假日，他们计划去喝茶的时候，就相互笑咪咪地说：

“走，去找咱们的跑堂的！”

他们走进那家小饭铺里，就摆出老爷的架子喊道：

“喂，跑堂的！那个头发卷曲的，到这儿来！”

福玛就走过去，稍微抬起头，问道：

“您吃什么？”

“熟人都不认识了吗？”

“我没有时间认熟人……”

他觉得他的同伴们看不起他，有意讥讽他，就用他那双不耐烦地等着倒霉的眼睛盯着他们。他的面容变得呆板了，不过那张脸又好像在讲话：

“好，快点吧，你们想笑就笑吧。”

“需要给你小费吗？”他们故意问他。然后，他们故意在钱夹里翻了很久，但最后还是一个小钱也没给他。

我问福玛：他原本打算去修道院里的，可怎么又当了仆役呢？

“我并没有打算做修道士呀。”他说，“不过我做奴役也不会很久的……”

大概四年以后，我在察里津看到过他，他依然在一个小饭铺里当服务员。但再后来我在报上看到过一条消息，说福玛由于犯了盗窃未遂罪而被捕现正在坐牢。

令我十分震惊的是砌砖工阿尔达里昂的经历。他是彼得手下年龄最大而且技术最好的一名工人。这个四十岁的农民长着一络黑胡子，脸上老是兴高采烈。这也自然得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做工头的不是他而是彼得呢？他不爱喝酒，而且喝起来几乎很少醉过。他对工作很精通，凭着热爱的心情做他的活，那些砖头在他的两只手上飘来飘去，像是一只只红鸽子。彼得身体虚弱，老是愁眉紧锁，有他在旁边就好像他是这伙工人当中的十分多余的人。彼得谈起工作，常说：

“我给别人建砖房，而自己却睡一口木头棺材……”

阿尔达里昂却带着愉快的干劲砌上一块块砖头，不时喊着：

“喂，小伙子们，为了上帝的荣耀，干啊！”

他告诉大家，明年春天他要到托木斯克去。他说姐夫在那里承包了一项大工程，要造一所教堂，想让他到那做监工。

“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定局了。我喜欢干造教堂这个活。”他说。他还建议我说：“和我一块儿走吧！在西伯利亚，老弟，读过书的人过得才舒服呢。在那里，能读会算就成了王牌！”

“我答应了”。阿尔达里昂十分得意地叫道：

“好，就这么办了！这谈的是正事，可不是说着玩的啊……”

他对彼得和格利果利抱着善意的讽刺态度，就像大人对待孩子一样。他对奥西普说，

“他们都是些善于夸耀自己的东西。他们总是把自己的聪明才智亮给对方看，好像是在玩牌。这个说：我手里有一副多么棒的牌，那个说：可我这儿，你看，有王牌呢！”

奥西普若有所避地说：

“可是那有什么办法呢？炫耀自己是人人都会的事。所有的女人，都是把两只奶长在前边嘛……”

“他们总是‘哎呀’啦，‘哦哟’啦，总是离不开上帝的，其实，他们暗地里在存钱！”阿尔达里昂不肯罢休地说。

“哦，格利果利倒没有攒钱……”

“我说的是我的那个光头。他应去树林里，去荒野，和上帝守在一块儿才行……唉，我在这儿玩腻了，春天一到我就马上去

西伯利亚了。……”

那些对阿尔达里昂十分羡慕的工人说：

“如果我们有你姐夫那样的靠山，我们也不会害怕西伯利亚，也会去的……”

后来，阿尔达里昂突然不见了。他是在星期日离开他那伙工人的，一连三天都不见人影，也没人知道他去哪儿了。

大家担心地猜测说：

“他会不会被谁打死了？”

“要不然，他是去河里洗澡，活活地淹死了吗？”

可是叶菲穆希卡来了，他不好意思地申明说：

“阿尔达里昂找乐去了！”

“你瞎说什么？”彼得不相信地喊道。

“他寻乐子去了，喝起酒来了。甚至好比从谷物干燥房里面看火似的。好像他那讨人喜欢的老婆死了。……”

“他的妻子早死了！他在哪儿？”

彼得气愤地动身去想挽救阿尔达里昂。可是阿尔达里昂却把他狠狠地揍一顿。

这时奥西普闭紧了嘴唇，把他的两只手深深地插入口袋里，宣布说：

“我去瞧一瞧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本来是个很好的人嘛……”

我也跟着他去了。

“你看看他，这个人哪。”奥西普在路上说，“他原本过得平静静的，一切看起来都很好，可忽然间，他就翘起尾巴，在荒野上乱跑起来了。要当心呀，马克西莫维奇，要牢记这个教训……”

我们来到“快活世界库纳维诺村”，走进一家价格便宜的妓院里，接待我们的是一个贼头贼脑的老太婆。奥西普和她交头接耳地说了几句，她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小小的空房子里去，那里又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黑又脏像个马棚一样。有一个高大健壮的女人在床上躺着，胳膊和腿摊开了。那个老太婆伸出拳头打一下她的腰，说：

“出去！喂，癞蛤蟆，快点，出去！”

那个女人恐惧地爬起来，用她的手心擦着脸，问道：

“天哪！谁来了？出什么事了？”

“暗探来了。”奥西普严厉地说道。那个女人“哎呀”叫了一声，马上就溜走了。他对着她的背影吐了口唾沫，对我解释说：

“她们害怕暗探的程度胜于害怕魔鬼……”

那个老太婆从墙上取下一面镜子，掀起一小块糊墙纸。

“你们看一看，是这个人吗？”

奥西普就从这道隔墙的一个缝里看过去。

“就是他！你去赶走那个姑娘……”

我也只能从缝里看过去。那间陋室也和我们所在的这所房子同样窄小。那儿有一个窗子，被窗板盖得严严实实。窗台上有一盏铁皮灯点着，灯旁边立着一个斜眼的鞑靼女人，赤身裸体，埋着头正在补一件衬衫，她身后有一张床，阿尔达里昂的臃肿的脸高高地枕在两个枕头上，他那纠结的黑胡蓬蓬松松。那个鞑靼女人突然打了个寒颤，披上那件花格衬衫，走过那张床，随后突然出现在我们的房间。

奥西普看她一眼，又吐了口唾沫：

“哼，不要脸的女人！”

“你是个老混蛋。”她笑着好像并不介意回答说。

奥西普也笑起来，抬起一个小指头对她威胁地晃一下。

接着我们就走到那个鞑靼女人的房间里去。老头子坐在躺在床上的阿尔达里昂的脚下，唤了阿尔达里昂很久，但却没有叫醒他。他嘟嘟囔囔说：

“嗯，好吧，……等一等，我们马上走……”

最后他总算醒过来了，睁开眼很漠然地看一看奥西普，接着

看着我，然后合上他那双发红的眼睛，哼哼叽叽地说：

“哦，哦……”

“你是怎么了？”奥西普平静地说，不带丝毫责怪语气，然而他的声调明显是很不高兴。

“我头晕了。”阿尔达里昂解释说，他音调沙哑，不停地咳嗽。

“怎么会这样呢？……”

“还不是这么回事……”

“这事似乎不妙……”

“也许吧……”

阿尔达里昂从桌子上拿过来一瓶已开盖的白酒，就着瓶嘴就咕咚咕咚喝起来，然后对奥西普提议说：

“你想喝点吗？这里也许还有些下酒的东西……”

那个老头子没说什么就往嘴里倒了一口酒，咽进去，紧锁眉头，然后开始仔细专一地嚼一小块面包。昏昏沉沉的阿尔达里昂软绵绵地说：

“噢，我和这个鞑靼姑娘好上了。这都是叶菲穆希卡搞出来的。他说有个年轻的鞑靼女人，是个孤儿，从卡西莫夫城来的，计划到市场里去。”

隔壁传来一个欢快的说话声，说的是叫人半懂不懂的俄语：

“鞑靼女人，最好！像一只小母鸡。把他赶走，他又不是你父亲。”

“这就是她。”阿尔达里昂嘀咕说，傻呆呆地看着墙。

“我见到了。”奥西普说。

阿尔达里昂转过脸来朝我说：

“你看，老弟，我成了这样子……”

我原本以为奥西普会开口责备阿尔达里昂，训斥他，接着另一个就难为情地忏悔。可是，根本就没发生这种事。他们并排坐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着，肩并肩，心平气和地谈天，所谈的话都很短。看到他们坐在这个又暗又脏的陋室里，我感到很别扭。那个鞑靼女人冲着墙缝说些可笑的话，但那些话没有扰乱他们。奥西普从桌上拿过一条干鲈鱼来，在他的靴子上拍打几下，然后开始认真地扯掉鱼皮，同时问了一句：

“你的钱全花光了吧？”

“彼得鲁哈还欠我的钱……”

“你要当心，你知道你还能恢复原来的老样子吗？你应该立刻去托木斯克……”

“行，去托木斯克可以……”

“莫非你变卦了？”

“如果外人约我去就好了。”

“这话怎么讲？”

“但现在是我姐姐和姐夫约我去……”

“那怎么了？”

“去自家人当头的地方做工，不是件令人很愉快的事。”

“谁当头，对我们来说都一样。”

“可总还是有那么点不一样……”

他们说得那么和气和严肃，就连那个鞑靼女人也不再嘲笑他们了。她走进房间里，什么话也没说，只是从墙上取下她的连衣裙，转身就出去了。

“她年轻。”奥西普说。

阿尔达里昂看他一眼，毫不气愤地说：

“这全都是叶菲穆希卡闹出来的，这个好惹是非的家伙。他除了女人外什么都不会在意……这个鞑靼女人倒是挺快乐的，总是玩玩闹闹。”

“要当心，你会陷进去拔不出脚来的。”奥西普警告他。他吃完那条鲈鱼，就起身告辞了。

在回去的路上，奥西普说：

“你来这儿一趟干什么？”

“我是来看看。他是个熟人嘛。这种事我见过许多了：一个人本来过得挺好的，可是忽然间逃跑了，仿佛想逃出监狱似的。”他又重复了一遍先前所说的话，“白酒千万喝不得呀！”

可是，过了一会他却说：

“不过少了它又无聊得很！”

“缺了酒吗？”

“嗯，对了！喝完酒，就好像进到了另一个世界……”

阿尔达里昂果然没有拔出脚来。过了许多天，他突然回来干活了，可是不久又不见了。到了春天，我碰见他夹在一伙流浪汉中间，正在一个船坞里凿碎一条木船周围的冰块。我们见了面很高兴，就去一个小饭铺里喝茶。他在喝茶时夸口说：

“你记得我当初是个什么样的工人吧，啊？我要干脆地说：我在我那个行业里是个能手！我能挣几百个卢布……”

“可你没挣着。”

“我不挣！”他傲气地说，“我不愿意干活了！”

他态度狂妄，小饭铺里的人都注意地听他那些好强的话。

“你记得那个不出声的贼彼得鲁哈对工作说过什么话吗？平时给别人造砖房，最后自己睡木头棺材。这就是我们工作！”

我说：

“彼得鲁哈有病，他怕死。”

可是阿尔达里昂喊起来：

“我也有病，说不准是我的灵魂有了毛病！”

每逢假日我经常出城，到流浪汉聚居的“百万街”去。我看到阿尔达里昂很快和那些“闯荡江湖的好汉”成了一家人。一年前阿尔达里昂还很快乐严肃，现在却变得有点吵吵闹闹，走路一副大摇大摆的架式，看人时用咄咄逼人的眼光，仿佛要和所有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吵架和打架似的。他总是夸口说：

“你瞧大伙怎样对待我，我在这儿成了一个头目般的人物了！”

他挣来了钱，毫不吝啬，请那些流浪汉吃喝，碰到打架就站在弱者一边，经常大声打招呼说：

“伙伴们，这事不正当！办事应该正当嘛！”

他从此便得了一个“正当”的绰号，他却很喜欢这个绰号。

我热心地观察这些人，他们在那条街上一些又旧又脏、像口袋似的砖房里挤得满满当当的。他们全是些被生活甩出去的人，不过他们好像给自己创造了一种用不着主人的快乐生活。他们没有挂牵，敢作敢当，让我联想到我的外祖父讲的故事中那些拉船的纤夫，那些纤夫很容易变成强盗和苦行僧。每当没活干，这些流浪汉就干脆去驳船和轮船上去干点儿偷偷摸摸的勾当，但这并没有让我生气。我早已看出整个生活就是用盗窃织成的，就好像是一件旧长衫是用灰色的线缝成的似的。同时我还看见这些人有时干活十分起劲，不怕费力气，比方在紧急装船的时候，在救火的时候，在解冻季节砸开冰层的时候就是这样。大体说来，他们生活得比周围所有的人都快活。

可是，奥西普发觉我和阿尔达里昂结成朋友，就用父辈的语气告诫我说：

“你听我说，我亲爱的，苦命的枯树，你为什么要和百万街上那帮人打得那么火热，拆也拆不开？当心，你别受害呀……”

我竭尽全力对他讲明我喜欢这些人，告诉他说他们不做工，但生活愉快。

“就像天上飞鸟似的。”他打断我的话，冷笑着说，“那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是懒汉，是没出息的人，干活对他们来说是件苦事！”

“可是话又说回来，什么叫工作呢？常言说得好：光依赖本

分的劳动，永远也挣不出一所砖房来！”

说这类的话，对我来说不难。这类口头禅我听得太多了，我认为其中包含着真理。可是奥西普却对我怒火大发，喊起来：

“是谁说的这话？是傻瓜和懒汉。你这狗崽子不该听这种话！看看你！这些糊涂话是那些看见人家有钱就眼红的人和落魄的人常说的。你应该先长好翅膀，然后再高飞！你交这种朋友，我要告诉你的东家，你别怪我不讲义气！”

他果真告诉我的东家了。东家就当着他的面对我说：

“你，彼什柯夫，不再要去百万街了！那里都是些贼和妓女，那儿的路是通往监牢的，通到医院去的！你避开那儿吧！”

我以后都是瞒着别人去百万街的。可是时间不长，我最后必须放弃这种访问了。

有一次，在一家小店的院子里，我与阿尔达里昂以及他的朋友罗别诺克一同坐在一个板棚的房顶上。罗别诺克正在饶有兴趣地对我们讲起他以前怎样从顿河罗斯托夫步行到莫斯科去。他原来是一个工兵，得过一枚乔治十字勋章，现在拐着腿。因为在俄土战争中他的膝盖受了伤。他身材矮小，但身体却很结实，两条胳膊力大无比，但这种力气对他却毫无用处，因他的腿拐所以他不能工作。他得过一种什么病，以致他的头发和胡子都脱光了，他的头也的确像是一个刚出生的孩子的头。

他闪着那对棕红色的眼睛，说：

“是呀，这时候，我到了谢尔普霍夫城。有个教士正坐在花园里。我就说：神甫啊，赏给一个土耳其英雄几个钱吧……”

阿尔达里昂摇着头说：

“哼，你瞎说，你瞎说……”

“我为什么瞎说呢？”罗别诺克问，但没有生气。可是我的朋友却用训斥的口气懒洋洋地嘟哝着：

“你这个人不正当！你该找一个守夜人的工作，瘸子总是当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守夜人过日子的。可你却到处闲逛，胡说八道……”

“可是要知道，我胡说是为了逗大家开心，让大家高兴……”

“你应该笑你自己才对……”

虽然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可是院子里却又暗又脏。这时候有个女人进入院子，抖出一件衣服之类的东西，喊了一声：

“谁买裙子？喂，女伴们……”

女人们就从这所房子的各个角落中钻出来，把女卖主团团围住。我一眼就认出了她，她就是洗衣工娜达丽雅！我从房顶上下去，可她却把裙子交给第一个买主，悄悄走出院子。

“你好！”我在大门外追上她，高兴地跟她打了个招呼。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她问，斜着眼睛瞟了我一下，随后她马上站住，生气地叫起来：

“求上帝宽恕！你来这儿干什么呀？……”

她的惊恐的叫喊声使得我既感动又心慌。我清楚她在替我担心：她那张聪明的脸上非常清楚地露出恐惧和惊讶的表情。我连忙对她解释说我不住在这条街上，只是偶尔来看一看罢了。

“看一看？！”她用讥讽和生气的口吻叫道，“你要看什么？你要往哪儿看？你要看过路人的口袋和女人们的胸口？”

她面容憔悴，眼底下有浓黑的阴影，嘴唇松弛地耷拉下来。

她在一家小饭铺的门口站住，说：

“咱们进去喝点茶吧！你穿得倒挺干净，不像这里的人的那样，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始终不相信你的话……”

然而在小饭铺里坐下来以后，她好像相信我了。她一边倒茶，一边没趣地讲到一个小时之前她刚醒来，到现在还没喝水和吃东西。

“昨天我喝得醉醺醺地就上床睡了。我已记不清我是在哪儿喝的酒，和谁一起喝的了。”

我可怜她，在她面前觉得很别扭。我想问她的女儿在哪里。

她又是喝白酒，又是喝热茶，并且说起话来仍然像往常那么活泼，也像这条街上所有女人那么粗野。可是当我问及她的女儿，她顿时清醒了，叫道：

“你为什么要打听这个？不行啊，亲爱的，你没法把我女儿弄到手，你永远都没有办法的！”

她又喝一点酒，说道：

“我的女儿不管我的。我是什么人？是个洗衣工。我不配做她的母亲。她受过教育，有了学问。就是这样，小伙子！她要离开我，去找她的一个阔绰的女朋友，好像是做教员去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小声问道：

“事情就是这样！当洗衣工，您不满意吗？那做街头的女人，您该满意了吧？”

讲到她是“街头的女人”，当然，这我是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因为在这条街上都是这种女人，然而等到她自己说出这一点，我却变得又害臊，又怜悯她，我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好像她这句供认不讳的话把我烫伤了似的。她不久以前还是个敢作敢当的、独立不羁的、聪明的女人啊！

“唉，你呀。”她看了我一眼，叹口气说，“你赶快躲开这儿吧！我求求你，我劝你。你以后不要再到这儿来了，你会完蛋的！”

然后她低下头对着桌子，伸出一个手指头在茶盘上画来画去，讲话的声音很低，断断续续的，好像在自言自语：

“不过我的请求和劝告对你又有什么用的呢？连我的亲生女儿都不愿意听我的话。我冲她嚷道：‘你不能丢下你的亲娘不要。你怎么啦？’可她却说：‘那我就去上吊。’这是她的话。她去喀山了，她准备当助产士。嗯，挺好……挺好……那我该怎么办呢？好，我就是这个样子好了……我能依靠谁呢……那……就依靠过路人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沉静下来，久久地沉思，不出声地吮动她的嘴唇，看来她已经忘了我在她眼前了。她的嘴角挂下来，嘴弯成镰刀样子。看了她的模样，谁都会难过。她的嘴唇抖动，那些颤抖的细纹好像在无言地述说一件事。她的脸有些孩子气，显得很受委屈。头巾里滑下一绺头发，披在脸颊上，弯到她的耳朵后边。她的泪滴在放着凉茶的杯子里。这个女人发现了这一点，就把那个茶杯挪开，紧闭着眼睛，接着又挤出两滴泪珠，随后用手绢擦了擦她的脸。

我实在没有勇气再和她一起坐下去。我慢慢地站起来。

“再见！”

“啊？你走吧，走吧，见你的鬼去！”她挥手说，眼睛没看我，也许她已忘了和她坐在一起的人是谁了。

我又回到院子中去找阿尔达里昂。他本来打算和我一起去捉虾，现在我却想和他讨论一下这个女人。可他和罗别诺克这时却不在房顶上了。我正在这个乱七八糟的院子中找他们时，大街上却响起了闹事的吵闹声，像那样的吵闹声在那条街上是司空见惯的。

我走出了大门口，碰上了娜达丽雅。她哭着，用她的头巾擦着她那张被打伤的脸，伸出另一只手理着她蓬乱的头发，在人行道上漫无目的向前走去。阿尔达里昂和罗别诺克跟在她背后。罗别诺克说：

“再给她一下！再给她一下！”

阿尔达里昂就追上那个女人，举起拳头准备打下去。这时她却扭过身来，挺起胸对着他。她的表情很吓人，眼里有着仇恨的光。

“你打吧！”她叫道。

我一把抓住阿尔达里昂的胳膊，他惊奇地回头看我一眼。

“你想干什么？”

“我不许你动她。”我好不容易才对他说出这句话。

他开口大笑起来。

“她是你的情人？好个娜达希卡，你居然把一个小修道士勾到手了！”

罗别诺克也开怀大笑起来，拍着他的胯骨。他们说了些下流的不堪入耳的话来糟踏我，真让人伤心！不过，娜达丽雅倒趁他们辱骂我时走掉了。我终于忍无可忍，一头撞在罗别诺克的胸脯上，把他撞翻在地，我就跑掉了。

从那天起我许久没有再去百万街。不过后来我在一条渡船上又见过阿尔达里昂一面。

“你怎么老不来呀？”他高兴地问我。

我告诉他，那次他毒打娜达丽雅，又下流地侮辱我，我一想起来就觉得恶心。阿尔达里昂善意地笑起来。

“难道那是有意干的吗？我们只不过和你开玩笑罢了！她是个街头女人，为什么不能打呢？人家连老婆都要打，这种女人就更不值得怜悯了！不过，这些都是闹着玩的。当然，我也清楚：拳头是不能教人学好的！”

“可你能教她什么呢？你哪点儿比她好？……”

他搂住我的肩膀，晃动一下，用嘲笑的口气说：

“我们糟就糟在谁也比不过谁……老弟，我都明白，里里外外全明白！我又不是乡巴佬……”

他带着几分酒意，显得很高兴。突然他盯着我，脸上露出一个好心的老师对待一个糊涂的学生经常表现出来的那种亲切的怜悯的表情……

……有时我也能碰到巴威尔·奥金佐夫。他却变得特别活泼。他穿得很讲究，和我讲话时有点瞧不起我的样子，还总责怪我说：“你干的是什活呀？太没劲了！那些庄稼汉呀……”

然后他就讲起那个圣像作坊里的生活的新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希哈列夫依旧和那条母牛混在一块儿。西塔诺夫的样子看起来很忧愁，现在他经常喝过量的酒。至于高果列夫，让狼吃了。圣诞节他回家乡喝醉了酒，被狼吃掉了。”

巴威尔发出一连串快活的笑声，逗笑地胡说起来：

“那些狼吃完了，也全醉了！它们一高兴，就用后腿走路，抬起前腿，在树林里转来转去好像一群受过训练的狗一样。它们呜呜地叫着，过了一天就全都死了……”

我也笑了。可是我认为那个作坊以及我在那里经历过的一切，离我都已很遥远了。这却让我有些悲伤。

19

冬天到了，市场上几乎没活可干了，我像以前那样在我东家里做许多琐碎的活。这些占去了我整个白天，不过在傍晚还是有空闲的。于是我又给东家一家人朗读，读的是《田地》杂志和《莫斯科小报》上一些我并不喜欢的长篇小说。到夜里我就专心阅读一些好书，并且开始动笔写诗。

有一次，那些女人去外面做彻夜祷告，我东家因身体不适而留在家，他问我说：

“维克多在讥笑你，彼什柯夫，说你好像在写诗。这话是真的吗？好，你念一段给我听一听。”

我不好意思拒绝他，就念了几首诗。可以看出来，他对这些诗并不喜欢，不过他还是说：

“写吧，写吧！你说不准还会成为普希金呢。你看过普希金的诗吗？”

“家神会不会下葬？”

“能不能叫巫婆嫁人？”

“在他那个年代人们都还相信家神。不过他自己未必相信，

只是说着玩罢了！是的，小伙子。”他低沉地拖长了声音说，“你应该上学读书才是，但你却把自己耽误了下来！鬼才知道将来你怎样生活……你的那个笔记本，要收藏得好一点，不然那些女人们会缠住你不放，讥笑你……小伙子，女人家就喜欢干这令人伤心的事……”

我的东家最近一段时期变得安静、沉默了，他老是提心吊胆地回头看，听见门铃声就吓一大跳。有时为一点小事他会突然反常地大发脾气，把全家人骂一顿，就从家里跑出去了，到深夜才醉醺醺地回来……这让人感到在他的生活里出了一件除他外谁也不知道的事，而这事把他的心都撕碎了。从此以后他生活得没有多大信心，也没有多大兴趣，每天有点像是出于习惯，活一天算一天似的。

每到节日，从午饭后到晚上九点钟，我总是喜欢到外面散散步，到傍晚就在亚木斯卡亚街一个小饭铺里坐着。饭铺老板是个身体很胖并且老是出汗的人，他很喜欢歌曲。几乎所有教堂唱诗班里的歌手都清楚这一点，他们在他这里聚集。他们唱歌，他请他们喝白酒、啤酒和茶。这些歌手都是爱喝酒的、百无聊赖的人。他们唱得不带劲，只是为了捞酒喝，他们所唱的差不多总是宗教歌。但是小饭铺里笃信宗教的那些酒徒们则认为在这里唱宗教歌是不成体统的，老板就把那些歌手请到自己房间里去，我只能隔着房门听他们唱歌。不过小饭铺里也常有些农民和工匠唱歌。老板走遍全城，亲自寻找歌手，每逢集市的日子就向赶集的农民们打听，打听到了就把这个歌手请到小饭铺里来。

这类歌手总是在卖酒的柜台边一张椅子上坐下，身边放有一个装白酒的木桶。他的脑后正好就是酒桶的桶底，他的头就像被套在个圆框里似的。

唱得比其他人都好的，是又矮又瘦的马具工人克列肖夫，他唱的歌总是特别好听。然而这个人却精神颓废，衣冠不整，脑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上长着一圈圈棕红色的头发。他的小鼻子就像死人那样发亮，那对睡意朦胧的小眼睛总是呆呆地不动。

他总是闭上那双眼，把后脑壳靠在酒桶底上，挺起胸脯，他用那天下无敌的男高音轻轻唱起一首绕嘴的歌来：

“哎，光秃的旷野，降临了茫茫白雾
这雾遮挡了前面的道路……”

唱到这里，他就会站起来，把腰部靠在柜台上，身子往后抑，扬起脸对着天花板，感情真挚地唱道：

“哎，我走向何方啊，何方？
我去哪里找一条宽阔的道路？”

他嗓音虽小，但是却很有劲。他好像用一根银白色的丝弦把小饭铺里那低沉混乱的嘈杂声缝起来了。他那悲凉的歌词、呻吟、呼号征服了在场所有人，就连喝醉的顾客也变得惊讶和严肃，默默地看着眼前的桌子出神。我的心这时就装满强有力的感情，快要胀破了，每逢好音乐美妙地触动我心灵的深处时，我都会激起这种强有力的感情。

小饭铺里变得一片沉静，好像在教堂里一样，那个歌手就像是一个善良的司祭。他没有讲道传教，而实际上他在用整个灵魂真诚地为世间所有的人们祈祷，面对人们贫困的生活和各种苦难真诚地说出了他的想法。那些满脸胡子的人从四周看着他，一双双孩子似的眼睛在他们野兽般的脸上沉思地眨着。有人偶尔叹口气，显示了这首歌战胜一切的力量。每到这时，我总是感到所有的人似乎本来过着一种虚假的、不自然的生活，只有目前过的才是真正的人的生活！

大脸庞小商贩雷苏哈在一个墙角上坐着，她是个无耻放荡的街头女人。这个时候她把脑袋缩在肥胖的肩膀中，哭了，眼泪悄悄地冲洗着她那双不害羞的眼睛。离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阴沉的男低音歌手米特罗波尔斯基趴在桌子上。他是个身材高大的人，须发稠密，好似一个被革去教衔的助祭。他那醉醺醺的脸上瞪着双很大的眼睛。他看着面前的一杯白酒，然后举起来，往嘴边送去，然后又小心翼翼，把它不动声色地放回桌子上，不知什么原因他没把那杯酒喝下去。

小饭铺里的人全都默然无声，好像在听一些早已忘记而在他们又是亲切宝贵的话。

等到克列肖夫唱完了歌，谦虚地在他的椅子上坐下，饭铺老板就把一大杯酒递给他，带着愉快的声调说：

“嗯，你唱得好！与其说你是在唱歌，不如说是在讲故事，可是不用说，你真是个能手！这点是谁也否认不了的……”

克列肖夫不慌不忙地喝酒，小心地漱漱喉咙，安详地说：

“唱歌是谁都会的，只要有嗓子就行。但要唱出一首歌的灵魂来，那只有我才能办得到！”

“好了，你别吹牛皮了！”

“没什么可吹的人，才不吹。”这个歌手仍然那样安详，并更加固执地说。

“你高傲起来了，克列肖夫！”饭铺老板不高兴地说道。

“再高傲也超不过我的灵魂……”

那个阴沉的男低音歌手在墙角里咆哮起来：

“你们哪儿知道这个丑天使唱的歌，你们这些蛆，这些晦气鬼！”

他永远不会同意所有人的看法，总想和所有人吵架，痛骂所有人。他几乎每逢节日都会因此而挨一顿毒打，打他的、想打他的人就是那些歌手和所有能打他的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饭铺老板喜欢克列肖夫唱歌，但看不惯歌手这个人。他对别人说他的坏话，分明是在想法侮辱这个马具工人，嘲弄他，这是小饭铺里的常客和克列肖夫本人都清楚的。

“这个歌手唱得还不错，就是太自高自大。要给他点苦头吃才行。”他说。有些顾客点头同意他的说法。

“说得对，这小子就是高傲！”

“有什么可高傲的？嗓子是上帝给的，又不是他自己挣来的！再说他的嗓子又有什么了不起？”饭铺老板执拗地唠叨说。赞成他的看法的顾客也附和说：

“对，关键不是嗓子，而是要有本事。”

有一次这个歌手唱完歌走后，饭铺老板就挑唆雷苏哈说：

“你啊，玛丽雅·叶甫多基莫芙娜，应该挑起克列肖夫的肝火来，搞得他有些晕头转向才是，这费得了你多少事呢？”

“我要是再年轻一点就行了。”那个女小商贩笑着说。

饭铺老板激动地大声叫起来：

“年轻有什么用？你只管干！真该看一看他是怎么围着你转！想办法搞得他害相思病，那他准要唱个没完没了，不是吗？你干吧，叶甫多基莫芙娜，我会有谢礼给你的，怎么样？”

但她不是不肯答应。这个又大又胖的女人低下眼睛，用手指摸着她胸前的一块披巾穗子，懒散地说：

“这要找个年轻的来干。我要是再年轻一点，那我就不会犹豫了……”

饭铺老板几乎总是极力想要灌醉克列肖夫，但是那个歌手只唱两首歌，唱完一首就喝一大杯酒，然后用一块针织围巾认真地包好他的喉咙，把帽子紧紧地扣在他那头发蓬松的脑袋上，走掉了。

饭铺老板常常给克列肖夫找一个对手。那个马具工人唱完一首歌后，饭铺老板就称赞他几句，随后激动地说：

“顺便说一句，今天来了另外一个唱歌的！好，请您来露一手吧！”

这类唱歌的有的真的有很好的嗓子，但是我一次也没有见过克列肖夫的对手能唱得像这个矮小而又不起眼的马具工人那样朴素，感情真挚……

“嗯，是啊。”饭铺老板有点惋惜地说，“当然，唱得很好！主要的是嗓子好，可要唱出灵魂啊……”

顾客们都哈哈大笑起来，说：

“不行啊，这个马具工人看样子是打不倒的！”

克列肖夫从他那两道乱蓬蓬的棕红色眉毛底下看一眼所有人，镇静而客气地对饭铺老板说：

“您只管去找。要是能找到一个敌得过我的歌手，也有上帝给我的这种天赋，我就佩服你……”

“我的每样东西都是上帝给的！”

“哪怕把您的家当全部花在购买酒请客上，您也还是找不到的……”

饭铺老板满脸涨得通红，喃喃地说：

“这可说不定，这可说不定……”

但是克列肖夫依旧不放松，对他继续说：

“我再和您说一句，唱歌这种事可和斗鸡比不得……”

“我知道！你为什么老啰嗦个没完？”

“我倒不是想啰嗦个没完，我只想证明：要是把唱歌看做找乐子，那就是入了邪道！”

“别说啦！你还是唱一首歌的好……”

“歌我总是会唱的，就连梦里我都在唱。”克列肖夫答应说。他小心地清一清嗓子，唱起来。

于是一切烦琐的小事，一切无聊的想法和谈话，一切庸俗的、饭铺里常见的把戏，都忽地像烟气一样消散了。而另一种梦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幻的、纯洁的、充满热爱和悲凉的生活，像一道道清泉似地从大家的身边流过来。

我羡慕一个人，我非常地羡慕他的才能和他那种支配人们的威力。他美妙地发挥着这种威力！我有心和这个马具工人相识，想和他长谈一下，可我却不敢走到他面前去。克列肖夫总是用他那对灰白的眼睛稀奇古怪地看着大家，好像根本不认识面前的任何人似的。或者他有一种使我感到不愉快的气派，使我没法喜欢他，其实我心想不光是在这个人唱歌的时候喜欢他。他和老头子那样喜欢把帽子套在头上，然后他为了向大家炫耀一下而把一条针织的红色围巾围在脖子上，他这样子叫人看起来很不愉快。关于这条围巾，他说：

“这是我心上人给我织的，她是个小姑娘……”

他不唱歌时，就一本正经地拉长了脸，用他的手指头揉他那人死人一般的、冻紫了的鼻子。别人问他话，他就用一两个字回答，显得很热心。有一次我在他身边坐下，问了他一句什么话，但他连正眼也没有看我一眼，就说：

“走开，小子！”

倒是那个男低音歌手米特罗波尔斯基使我喜欢得多。他从来到这个饭铺里，就用一种背着很重的东西的人的步伐往墙角那边走去，到了那儿伸出他的脚，把一张椅子拿开，坐下来。他把两个胳膊肘撑在桌子上，他的两个手掌托住他那个头发蓬松的大脑袋。他静静地喝下两三杯酒，然后声音响亮地清清喉咙。大家吓得打了个冷颤，一齐回过身来看他。他就用他的手掌托住下巴，气势汹汹地瞧着大家。他那没梳过的长头发长得像马鬃，胡乱地披到他那臃肿的紫黑色脸膛来。

“你们看什么？你们看见了什么？”他忽然哇啦哇啦地问道。

有时候别人回答他说：

“我们看见了一个树精！”

有些天的黄昏，他默默地喝着他的酒，然后又默默地走开，他那两只脚沉重地擦着地面。但是有几次，我听见他模仿先知的口气训斥人们说：

“我是我的上帝的忠心耿耿的仆人，现在我要像以赛亚那样训斥你们！让亚利尔城降祸吧，那里的下流人、骗子和各种丑恶的败类安然居住在他们的卑鄙情欲的泥坑之中！让人世的大船降祸吧，因为它载着极为下贱的人航行在宇宙中！这指的这些人就是你们这些酒鬼、馋鬼，世间的渣滓！你们这些人，罪该万死，人世之间断然不容你们存身！”

他的声音好似雷鸣，连窗上的玻璃都被震得哗啦啦地响。这使得顾客都很满意，他们称赞这个先知说：

“他叫得很响，这条毛蓬蓬的狗！”

跟他相交倒是容易的，只要请他喝酒就行。他要一瓶白酒和一盘牛肝拌辣椒，那是他爱吃的下酒菜。这个菜把他的嘴和内脏辣得够受。我要求他告诉我应看些什么书，他就气冲冲地干脆答复我说：

“看书干什么？”

可是当他看见我发窘，就软了下来，哇哇响地说：

“你看过《传道书》吗？”

“看过。”

“那你就看《传道书》！别的书都不用看。全世界的聪明才智都在这本书里面，只有那些脑袋四方的绵羊才看不懂……其实，谁也看不懂……你是做什么的，是唱歌的吗？”

“我不唱歌。”

“为什么？应该唱嘛。这是一种最荒唐的工作。”

邻座有人问他说：

“那么你自己呢？你唱歌吗？”

“是啊，我是一个二流子！怎么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没有什么。”

“我并不稀罕。谁都知道你的脑袋里什么也没有。而且从今以后永远也是什么都不会有。阿门！”

他就是用这种腔调和所有的人说话的，当然和我讲话也是如此。不过，当我请他喝过两三次酒后，他对我的态度就变得温和一点了。有一次他甚至略带惊讶的口气说：

“我看着你，但我却不明白你是一个什么人，你是做什么的，你安着什么心。不过，你见鬼去吧！”

他对克列肖夫的态度是让人难于理解的。他听克列肖夫唱歌，分明觉得很快乐，甚至有时候露出亲切的笑容，可是他不和克列肖夫交往，总带着粗野和轻蔑的态度谈论他：

“他是个笨蛋！他懂得换气，他知道他唱的东西，不过他仍然是一条蠢驴！”

“为什么？”

“他天生就是这样的。”

我准备在他不喝酒的时候和他谈一谈。但他清醒的时候总是哼哼哈哈，习惯用他那双昏花忧愁的眼睛看着一切。我从别人那儿听说，这个一生酗酒的人曾经在喀山神学院里念过书，本来是能当主教一类的高级僧侣的，然而我对这些话不相信。不过有一次，我对他讲到我自己的时候，谈起赫里山甫主教的名字，这个男低音歌手把头一摇，说：

“赫里山甫吗？我认识。他原是我的老师，很关心我。当初在喀山，在神学院里，我记得！‘赫里山甫’的意思是‘金黄色’，这点在巴木瓦·白林达的书里写得非常清楚。是啊，赫里山甫，他真是金黄金黄的！”

“这个巴木瓦·白林达是什么人？”我问，可是米特罗波尔斯基简单回答说：

“这不关你的事。”

回到家里，我就在笔记本上写道：“务必要看巴木瓦·白林达的著作。”我觉得，就是那些许多让我心神不宁的问题，也能够在这个白林达的著作里找到答案。

这个歌手很喜欢引用一些我不知道的人名和古怪的句子。这使得我非常气愤。

“生活可不是阿尼霞呀！”他说。

我问：

“那个阿尼霞是谁？”

“一个有才的人呗。”他回答说，我的困惑不解引得他很开心。

他经常说这样的话，再加上他在神学院里念过书，更使我认为他知道的东西一定很多。我心里觉得很委屈，因为他什么也不肯说，即使说了也让人听不明白。也许，我问的不得当吧？

不过他毕竟在我的心灵里留下了一些东西。我喜欢他喝酒后按照先知以赛亚的样子大胆斥骂的那种气派。

“啊，世间的污秽和恶臭！”他像牛一样吼叫起来，“在你们这儿，坏人得势，好人受气，那威严的一天总会来到，你们就会后悔，但那时就迟了，就迟了！”

听着这种怒吼，我想起了“好事情”，想起了多么可惜地轻易断送了自己的洗衣女工娜达丽雅，想起了被下流诽谤的乌云包围着的玛尔果皇后。我已经有值得回想的事情了……

我和这个人的短暂结交是非常离奇地结束的。

春天，我有一次在一个兵营附近的野地里遇见他。他孤身一人，正像一头骆驼似地走着，摇着头，脸色浮肿。

“你在散步？”他声音沙哑地问我道，“我们一块儿走走吧。我也在散步，老弟，我病了，是啊……”

我们一言不发地走了几步，忽然在一个为搭帐篷用的深坑里发现一个人：他坐在坑的底下，歪着身子，他的一个肩膀靠在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沟的墙上。他的大衣有一边高耸到他的耳朵上边，好像他想脱掉大衣而又办不到似的。

“他喝醉了。”那个歌手停住脚步，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然而在这个人的旁边有一支大手枪，放在一块嫩绿的草地上，离大手枪不远处有一顶帽子。帽子旁边放着一瓶刚打开而没喝的白酒，瓶颈里的酒没了，这个瓶颈掩埋在绿色的草丛里。他把脸羞答答地藏在大衣里。

我们静静地站了一会儿。后来米特罗波尔斯基叉开两条腿，说：

“他开枪自杀了。”

我顿时省悟过来：这个人不是醉了，而是死了。而这件事多么出人意外，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记得，当时我既没觉得害怕，也没生出怜悯之心，只是看着他那从大衣里露出的又大又光的头颅，和一只发青的耳朵，我不敢相信一个人竟然想在这样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自杀。

那个男低音歌手用一个手掌使劲揉着他那没刮胡子的脸，好像觉得天很冷似的。他用沙哑的声音说：

“他年纪大了。可能他的妻子逃跑了，要不然就是他亏了别人的钱……”

他让我去城里找警察，他自己却在那个深坑边上坐下，把他的两腿耷拉在坑里，他因为怕冷把身上的那件旧大衣紧紧裹一裹。我把这个自杀案报告给一个警察后，很快跑回来，然而在这段时间里那个男低音歌手已经把死人留下的白酒喝光，挥动着空酒瓶迎接我。

“就是这东西把那个人断送了！”他叫道，把酒瓶子往地上狠命一摔，摔得粉碎。

一个警察跟着我跑来。他往坑里看了一眼，脱掉帽子，犹豫不决地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然后问那个歌手说：

“你是什么人？”

“这不关你的事……”

这个警察想了想，就较为客气地问：

“您是怎么回事？这里死了一个人，您却喝得醉醺醺的！”

“我都醉了二十年了”歌手用手掌拍着自己的胸口，骄傲地说。

我相信他会因为喝了那点酒而被捕。这时有些人从城里跑来。一个很凶的警察分局长坐一辆轻便马车来了，他下到坑里去，揭开那个自杀的人的大衣，看了一眼他的脸。

“是谁第一个看见他的？”

“是我。”米特罗波尔斯基说。

警察分局长看了他一眼，拖着长音阴险地说：

“啊，你好，我的先生！”

观看的人们聚拢来，有十五六个人。他们兴奋得很，憋着气，伸着脑袋看着那个深坑，在它周围走来走去。有一个人叫道：

“我认识他，这人是我们那条街上的一个文官！”

这个男低音歌手摇摇晃晃地站在警察分局长面前，伸手摘掉帽子，和他争吵起来，但却吐字不清，只是大声地嚷着。后来警察分局长推了一下他的胸口，他身子一晃，就一屁股坐在地上了。这时那个警察从他的衣袋里不慌不忙地拿出一根绳子来，歌手就习惯而温顺地把自己的双手放到身后去，警察便把他的手捆起来。警察分局长开始气冲冲地对那些围观者吆喝说：

“滚开！混蛋……”

另一个岁数大的警察跑来了，他的眼睛湿润并且发红，他疲乏得张开了嘴。他伸出一只手，把捆住男低音歌手的那根绳子的尽头接过来，把他慢腾腾地押到城里去。

我心情沉重地从那块野地上走开了。在我的记忆里，那些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讨的话语像洪亮的回音那样震响着：

“让亚利尔城降祸吧……”

这时我的眼前却出现了一幅让人痛心的画面：那个警察从他军大衣的口袋里不慌不忙地取出一根绳子，那个威风凛凛的先知却乖乖地把他那双长满毫毛的红手背到身后去，并把两个手腕交叉起来，显得那么习惯，那么熟练……

没过多久我就听说那个先知从城里被押解出境了。他走以后，克列肖夫也不见了，原来他娶了一个有钱的老婆，搬到一个县城里居住，在那儿开了一家马具作坊。

……在这以前，我对我的东家非常热心地称赞过那个马具工人的歌唱，结果有一天他说：

“应该去那儿一趟，听一听才对……”

后来有一天，他和我一块在一张桌子旁边面对面地坐下来。他皱起眉头，惊讶地睁大了眼。

在去小饭铺的路上，他不住地讥笑我。到了小饭铺里，他最初的几分钟还在嘲笑我，嘲笑那些顾客，嘲笑那使人透不过气来的气味。临到那个马具工人唱起歌来，他仍然讥诮地微笑，往一个杯子里倒啤酒，可是倒了一半就停住了手，说道：

“嘿……这个魔鬼！”

他那只手颤抖了起来。接后他轻轻放下酒瓶，紧张地听着。

“是呀，小伙子。”他听到克列肖夫唱完，叹口气说：“他果真会唱歌……见他的鬼去吧！我浑身都发烧了……”

马具工人仰起头，眼睛看着天花板，又唱了起来：

“一个年轻的姑娘
离开富饶的村庄，
沿着一条道路
走在荒凉的平原上……”

“他会唱。”我的东家摇着头，微微笑着说。克列肖夫唱得抑扬顿挫，就像一支笛子：

“那个姑娘红着脸回答他说：

‘我是个孤儿谁也不愿要……’”

“唱得好。”我的东家轻声说，眨着他那双红起来的眼睛，“哎，这个魔鬼……唱得真好啊！”

我看着他，心里暗自高兴。那哭泣一样的歌词征服了这个小饭铺里的喧哗，歌声越来越有力，越来越优美，感情越来越真挚：

“我们村里的人不和睦，
晚上开会也不让我这个姑娘去。
唉，我的家里穷，
我穿得不美丽，
不符合小伙子爱体面的心思……
有人让我去做姨太太，
去当管家婆，
我不愿听从这样的安排……”

我的东家不害羞地当众哭起来。他低着头坐在那儿，鹰钩鼻子吸溜着，眼泪不住地滴在他的膝盖上。

第到唱完第三首歌以后，我的东家仿佛又兴奋又疲乏地说：

“我在这里再也坐不下去了。我喘不过气来，这里的气味太难闻，见鬼！……咱们回家去！……”

可到了街上，他提议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咱们去一家饭店里，彼什柯夫，去吃点东西什么的……我不愿意现在就回家去！……”

他看见一辆出租的雪撬，没讲价格就坐上去了。一路上他闷声不响，可是到了一家饭店里，在墙角一张小桌子边坐下以后，就立即开口说话，他声音很低，眼睛往四周看了看，心里是又气又恼：

“那头羊撞痛了我的疮疤……弄得我心里难受极了……是啊！你有知识，讲道理，可是你说说看：这是多么混乱的一种局面呀！一个人活来活去，活了四十年，老婆孩子一大堆，可是要聊天都找不到一个人。有时候人是很想把心里话说出来的，很想谈一谈别的事情的，可就是找不到一个可以聊天的人！至于和她谈，和老婆谈，她却听不进去……这些话和她也没有什么关系？她有孩子……噢，还有家务活，还有她自己的事情！对我的灵魂来说，她是个不相干的人。照例，老婆只有生第一个孩子前还能算是一个朋友……再说，我那老婆，……是啊，你也看得出来……她吹拉弹跳都不会……无非是一块没有灵魂的肉，见鬼！我心里好苦呀，小伙子……”

他急忙喝下苦味的凉啤酒，忽然沉默起来，他不住地揪自己的长头发，随后又说了起来：

“小伙子，一般来讲，人都是坏蛋！比如说，你常和那些庄稼人聊天，这个那个的……我清楚，天底下有许多不正当的、卑鄙的事情，这是实在的，小伙子……人们都是贼！不过，你以为是你的话打动了他们的心了吗？没那回事！是啊，他们，彼得啦，奥西普啦，都是些骗子！他们对我都说了，你是怎么说我的，等等……怎么样，小伙子？”

我吃了一惊，没有说话。

“就是这样！”我的东家笑着说，“你原来打算到波斯去，那是对的。你在那边至少什么也听不懂：那儿说的都是外国话！他

们说我们的本国话，都是下流话！”

“奥西普说过我吗？”我问。

“嗯，是啊！你是怎么想呢？他比谁都讲得多，这个话篓子。小伙子，他是个狡猾的东西……对了，彼什柯夫，说是不起作用的。真理吗？但真理又有什么用？它好像秋天下的雪，落在污泥里，很快就融化了。反而使污泥更厚了。你还是少说为好……”

他一杯接一杯地喝啤酒，可他没喝醉，他讲话越来越快也越来越气愤：

“常言说得好：话比不上凿子，沉默倒比得上金子。唉，小伙子，我心里好苦闷，好苦闷……他唱得对：‘我们村里的人不和睦。’人都是孤单单的……”

他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看，压低声音说：

“唉，不久前我倒找着一个……知心朋友。我在这地方遇见一个女人，是个寡妇，她丈夫犯了伪造钱币罪，被判了刑，要发配去西伯利亚，当时他正关在此地的监狱里。我和她认识了……她一个钱也没有，所以，你知道，她就干了那种事……那是由一个拉皮条的介绍我俩认识的……我仔细一瞧，她是个十分可爱的人！你知道，她是个美人儿，年纪轻……简直是天生丽质！我去了一次，两次……后来我对她说：‘这算什么呢？’我说，‘你丈夫是个骗子，你又这么不规矩，那么你何必跟他去西伯利亚呢？’你知道，她打算和他一块去，要永远在那里安家了，真的……她当时对我说：‘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反正我爱他，我觉得他很好！或许就是因为我才犯罪？我和你干这种事就是为了他。’她又说，‘他要用钱，他是个贵族，过惯了好日子。要是只有我一个人，’她说，‘那我就规规矩矩过日子。’她还说，‘您是个好人，我很喜欢您，不过只求您今后别和我再提这件事了……’见鬼！……我把我身上的钱都送给了她，一共有八十多卢布……我说：‘对不起……今后我不再到您这里来了，不能再来了！’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完我就走了。事情就是这样……”

他停住口，突然醉了，泄了气。他喃喃地说：

“我去过她那儿六次……你不能明白那是怎样的情景！或许，我后来又到她住处去过六次……但就是不敢走进门去……没法走进去！现在她已经走了……”

他把自己的两只手放到桌子上，活动着他的手指头，小声说：

“求上帝保佑，别让我再遇见她才好……求上帝保佑！假如我再遇见她，那就什么都完了！咱们回家去……走吧！”

我们走出饭铺。他脚步踉跄，嘴里嘟哝着说：

“就这么回事，小伙子……”

他说给我听的那件事并不使我吃惊，我早就感到他遇上了一件不寻常的事。

但是，他谈起生活而讲的那些话，特别是关于奥西普的那些话，却使我非常生气。

20

我在那个死气沉沉的城市里，在那片空荡荡的房子当中，做了三年“监工”，看着那些店铺破旧的砖房一到秋天就由工人们拆毁，春天又照样盖起来。

我的东家要我好好地挣他那5个卢布，对这点他是极其关心的。如果哪一家店铺要重新铺地板，我就得在所有地板下面挖去一俄尺深的泥土。如果让流浪汉来做这个活儿，就得给他一个卢布，而让我来做，就一个钱也不给了。不过，当我只顾做这个活儿，而没工夫注意那些细木工时，他们就从房门上撬下锁和门把手，偷走各种小东西。

工人也好，包工头也好，都千方百计地要骗我，东偷西摸，

有时几乎是公开干的，好像是在尽一种乏味的义务似的。每逢我揭穿他们，他们却一点也不生气。有时他们非但不生气，而且还惊讶地说：

“你这么卖力，不像是挣 5 个卢布的，倒像是挣 20 个卢布似的。看你这个样子，可真有点可笑！”

我给我的东家指出：你让我劳动省下了一个卢布，却要损失十倍还多。可是他对我挤了一下眼睛，说：

“好了，别装蒜了！”

我清楚，他怀疑我和他们串通一气偷东西。这倒没有使我生气，却在我心里产生了对他的厌恶。世道就是这样：人们都偷，就是我的东家也喜欢拿别人的东西。

集市结束后，我的东家就去查看那些由他承包修理的店铺，往往看见一些别人忘记拿走的茶具、食具、地毯、剪子，有时还有一个箱子，或者一批货品，我的东家就笑嘻嘻地说：

“你把这些东西拉个清单，全部送到堆房里去！”

不久，他却把这些东西运回家去，同时迫使我一再修改物品清单。

我不喜欢东西，任何东西我都不要，连本书我都觉得是个累赘。我自己除了一本贝朗瑞的小书和一本海涅的诗集外，什么也没有。我想得到一本普希金的作品，可城里只有一个旧书商，但他又是一个恶毒的老头子，对普希金的书要价很高。我不喜欢我东家住宅里的那些家具、地毯、镜子等，这些东西又笨又重，散发着颜料和油漆的气味，真让人恶心。一般来讲，我对东家的那些房间并不喜欢，它们好像一口口箱子，塞满了没必要的废品，这情形让人讨厌。玛尔果皇后的房间里尽管也堆得很挤，但总还是比这里好看吧。

大体来说，我感到生活是杂乱而荒谬的，其中有很多的、显然是愚蠢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在修理那些店铺，可到了春天，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春汛却淹没了它们，地板就翘起，外面的房门被泡坏。大水退后，屋里梁木就朽烂。几十年来大水每年都淹没这个市场，毁坏房子和街道。这每年一次的水灾给人们带来巨大损失，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水灾是不会自动消失的。

每年的春天，浮冰总要撞坏一些驳船和几十条小船。大家都唉声叹气，无可奈何地又造出新船来，可是浮冰又把它们冲毁。老是在一个地方团团转，这有多么荒唐！

我对奥西普谈到这一点，问他，他却觉得惊讶，哈哈大笑。

“嘿，你真是老杆子，东窠西看，这些事情和你有什么关系？你管它干什么呀？”

可是紧接着，他讲得就严肃一点了。同时他没有扑灭他那双天蓝色眼睛里讥诮的火星，而那双眼睛明亮得不像是一个老人的应有的眼睛：

“这事你讲得有道理！就算这件事和你毫无关系吧，不过说不定会有用的！还有一件事你应该注意……”

于是他用干巴巴的字眼说起来，中间掺杂着许多俏皮话、令人意想不到的比喻和各种插科打诨。

“比如，人们埋怨说：地太少了。可是伏尔加河到了春天就冲刷两岸，冲走泥沙，在河床上堆成了浅滩！于是又有一些人埋怨说：伏尔加河水浅了，春天的雨水和夏天的洪水淘挖着高岸上的泥沙，土地就又跑到河里去了！”

他说得丝毫不带惋惜，不带怨恨，倒好像因为他不知道这种对生活的怨言而感到高兴似的。虽然他讲的正好符合我的想法，我听着也感到不顺耳。

“还有一件事你也应注意，那就是火灾……”

我想起伏尔加河对岸的树林里每一个夏天都会起火的。每年的七月，污黄色的烟雾都会遮蔽天空。紫红色的太阳失去了光芒，好像一只生病的眼睛那样看着大地。

“树林倒没什么关系。”奥西普说，“反正那是地主们的产业，官家的产业，农民是没有树林的。城市里起火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反正在城里住的都是阔佬，你用不着可怜他们！但是你拿大大小小的乡村来说，每年夏天要烧掉多少啊，也许不少于一百个吧，这才是真正的损失！”

他轻声地笑了。

“这些人有产业，但又不会经营！结果如何呢？你我就觉得好像不是为自己工作，也不是为土地工作，而是为水和火工作了！”

“那你为什么笑？”

“笑哭又有什么关系？眼泪又浇不灭大火。春汛加上眼泪，水势就更大了。”

我承认这个仪表堂堂的老人在我所见过的人当中是最聪明的一个。然而，他到底喜欢什么，仇恨什么呢？

我正在这么想，他却不停口地把那些干柴一样的字眼塞进我的火里来。

“你看，人们有多么不爱惜力量！既不爱惜自己的力量，也不爱惜别人的力量，不是吗？你的东家这样浪费你的精力？还有，每年白酒给世界造成多大的损失？这是没法计算的，不管有多深的学问也计算不出来……农民的一座小木房烧掉了，那可以另造新的，可是一个好农民白白地完蛋了，那就没法补救了！比如说阿尔达里昂，或格利沙吧，你看看，这样的农民一烧就光了！这个格利沙尽管有点傻气，可总算是个热心肠人嘛！但他好像一捆干草，冒了一股烟就没了。一些女人们老是糟踏他，好比树林里的蛆纷纷吃死人身上的肉一样。”

我带着好奇的但却不是生气的口吻问道：

“你为什么把我的想法告诉我的东家？”

他平心静气，甚至用亲热的口气解释道：“那是要让他知道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有什么样的危险想法，让他开导你。除了你东家外，还有谁会来开导你？我给他讲了那些话不是给你使坏，而是因为我爱疼你。你不是糊涂的小伙子，但有魔鬼在你脑袋里捣乱。假如你偷偷摸摸，我是不会讲的，你去找小妞鬼混，我也不会多嘴。你喝酒，我也不会说什么！但你的想法要是太放肆，那我肯定会告诉你的东家，你记住就是……”

“那我今后不和你说话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他用指甲抠掉他手心上的一点树脂。然后用他那亲切的眼神看了我一眼，说：

“你这话白说了。你会找我说话的！除了我你还能另外找谁去说呢？找不到人了……”

这个干净整齐的奥西普，在我心目中突然像是那个对所有事都漠不关心的司炉工人亚科甫。

有时候他又和旧教派经学家彼得·瓦西里伊奇很相似，有时候又和赶马车的彼得相似，往往有些方面他又和我的外祖父相近。总之，他同我见过的一切老人都有这样那样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非常有趣的老人，可我觉得和他们一块生活却不行，那会令人讨厌和沉闷。他们好像在腐蚀着人们的灵魂，那些聪明的话给人的心蒙上一层棕红色的铁锈。奥西普心好吗？不。他心坏吗？也不。他聪明这一点我是清清楚楚的。这种丰富多彩的智慧使我惊叹，不过另一方面又使我心如死灰，最后我竟感到这种智慧在各个方面都和我是敌对的了。

一些阴暗的想法在我的心灵里翻腾：

“所有的人，尽管说出亲切的话，做出亲切的笑脸，其实都是互不相干的。再说世界上的所有的人都是相互隔膜的。几乎没有一个人用爱心能把自己同这个世界联系在一起。只有我外祖母才热爱生活，热爱所有的人。除了我外祖母外，还有出色的玛尔果皇后。”

有时我觉得这些想法和类似的想法就像黑暗的乌云一样越来越浓重，生活变得沉重而气闷。但是，怎样才能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呢？该去哪里才对呢？除奥西普外，简直连说话的人都找不到。我只有常常找他谈话。

他带着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听我激昂的谈话，并反复地问我，在把我的意思弄明白后，就沉着地说：

“啄木鸟是固执的，但并不可怕，谁都不怕它！我要真心实意地劝告你几句：你索性去修道院里，在那里长到成年吧。你用好话去安慰那些朝山拜圣的人，这样，不但你自己心平气和了，那些修道士也增加了收入！我真心实意地劝你这么做。看样子这个世道你也应付不了……”

我不愿去修道院，但我觉得我已经困在不能理解的事物的迷宫里，转来转去出不来了。这是苦恼的。生活变得像秋天里的树林，那里已没有可采的蘑菇了，在空空的树林里已没有任何事情可做，并且对树林的里里外外已经十分熟悉了。

我不喝酒，也不和姑娘鬼混，我用书本来代替这使灵魂陶醉的两种工具。我越是看书，就越难那样空虚而不必要地生活下去，但依我看来一般人却正是这样生活着。

我刚好十五岁，然而有时却感到我好像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了。我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我看过许多书，我心神不宁地思考过各种问题，因此我内心好像膨胀起来，变得沉重了。我瞧一眼我的内心，发现我保存印象的容器好像一个阴暗的小贮藏室，乱七八糟且又密密麻麻地堆满各种各样的物件。要把这些东西理出一个头绪来，我既没那种力量，也没那种本领。

我的这许多印象形成了一种重负，尽管它们内容丰富，但是却放得不稳，摇摇晃晃，使我摇摆不定，好似一个站得不稳的杯子里装满了水一样。

我深切地痛恶灾难、病态、抱怨。每当我看到残忍的事，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如打架、流血以及口头上对别人的嘲弄，我都能在我心里激起本能的憎恶，这种憎恶往往很快转变为某种冷酷的疯魔，于是我自己也像野兽一样打起架来，过后我总是感到羞愧难当。

有时我多么热切地想把折磨别人的人痛打一顿，于是就盲目地打起架来，就连我现在回想那种由于无能为力而产生的绝望心情，也依旧会感到羞耻和苦恼。

我身上生活着不同两个人。其中一个，对卑鄙龌龊的事情见识得太多，对这种事情都有点害怕。他知道日常生活中种种可怕的事，这种事把他压得透不过气来，所以他对生活，对待人，开始抱有不信任的怀疑态度，他软弱无能地怜惜所有人，也怜惜他自己。这个人渴望过安静且孤独的生活，独自看书，不和任何人来往。他渴望去修道院里，住到树林里的看守小屋去，住到铁路线上的护路工人屋里去。他渴望到波斯去，渴望得到城郊区一个什么地方的守夜人职位。人越少越好，距离人们越远越好……

另外一个人看过真实和充满智慧的书，受过那些书的神圣精神的洗礼。他能看出日常生活中那些可怕的所向无敌的力量，感觉到这种力量能很容易地就能砸烂他的头，用肮脏的脚踏碎他的心。他紧张地保护自己，咬紧牙关，握紧拳头，永远准备对付任何争吵和搏斗。他把热爱和怜悯付诸行动，而且按照法国长篇小说里那种勇敢的英雄气概，每当遇到挑衅就拔出鞘里的长剑，摆出战斗的姿势。

那时候我有一个狠毒的敌人，他是小波克罗斯卡亚街上一家妓院里的一个扫院子的人。我有一天早晨去市场里，在路上和他认识的。他正在那家妓院大门外面，从一辆出租四轮马车上拉下一个醉得不省人事的姑娘。他拉住她那已经脱落袜子的两条腿，使她的身体裸露出腰部，他不害羞地拉她，又是吆喝又是笑，往她的身上吐唾沫。她一颠一颠地从马车上滑下来，披头散发，眼睛睁着却什么也看不见，嘴巴张着，两条软得好像脱了骹的胳膊

搭到脑袋的上边，她的脊背、后脑壳和发青的脸不住地碰撞着马车上的座位、踏板，最后落在马路上，她的脑袋就碰在石头上。

马车夫扬鞭打马，把马车赶走了。那个扫院子的人拉住姑娘的两条腿，不住往后拉，当死人似地把她拉到人行道上时，我气得发了疯，一口气跑过去。我不走运，我跑的时候把一个一俄丈长的水准仪丢掉了，或是无意掉在地上了，这才使我和扫院子的人避开了一场大祸。我紧跑几步，把那个扫院子的人打翻在地。我跳到门廊上，死命拉门铃的柄。有些样子野蛮的人跑出来。我没法给他们说明事情经过，索性捡起水准仪，走掉了。

在下坡的地方，我追上了那辆出租马车。马车夫在赶车座位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赞许说：

“你打得真棒！”

我生气地问他，怎么能容许扫院子的人戏弄那个姑娘。他镇静而厌恶地说：

“那些老爷把她送上马车，然后付了我车钱。至于谁打谁，我才管不着呢！关我什么事？”

“是啊，这种女人就那么容易弄死呀！”马车夫说，听口气好像他不止一次试验过打死喝醉的姑娘似的。

从那天起，我几乎每天早上都看见那个扫院子的人。我在街上走，他在扫街道，或是坐在门走廊上，好像在等我。我走到他身边时，他就站起来，挽起袖子，用警告的口气告知我说：

“嗯，现在我要揍你一个稀巴烂！”

他的年纪已经四十多了，身体矮小，生着一对罗圈腿，他的肚子像怀孕的女人那么大。他嘿嘿笑着，他用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看着我。说来奇怪得很，他那双眼睛竟然又善良又快活。他不会打架，再说他的胳膊也没我的长，打过两三个回合后他就败下阵去了，背靠着大门，惊讶地说：

“你等一等，你这个棒小伙子！……”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种厮打使我厌烦了。有一次，我对他说：

“你听我说，笨蛋，你别缠住我，行不行？”

“那你为什么打人？”他用责备的口气问道。

我也问他，为什么那么卑鄙地欺负那个姑娘。

“这关你什么事？你可怜她？”

“当然可怜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擦了擦他的嘴唇，问道：

“那么你也可怜猫吗？”

“是的，我也可怜猫……”

于是他对我又说：

“你既是傻瓜又是骗子！等着瞧吧，我要让你受一受……”

我不走这条街是不行的，因为这是一条最抄近的路。于是我开始每天提前起床，免得再和这个人相遇。谁料没有几天，我又看见他了，他坐在门廊上，他的膝盖头上躺着一只烟色的猫，他正在抚摸它。但是等我走到他身边，离他只三步远时，他猛地跳起来，抓住猫的一条腿，使劲一抡，把猫的头撞在路旁的一个小石柱上，弄得热乎乎的一块什么东西溅到了我的身上。他撞完后，就把那只猫摔在我脚跟前，他自己站在一个便门口，不可一世地问道：

“怎么样？”

哼，没有什么办法？我们就在院子里滚来滚去，好似两条狗。过后，我在岸坡上的杂草丛里坐下，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我觉得晕头晕脑，我咬住嘴唇，以免大声痛哭和大嚷大叫。就是现在想起这件事，我也会生出痛苦的憎恶心情，浑身发抖，我不由得暗暗吃惊：我当时怎么没有发疯？没有打死人？

我为什么要把这卑劣的事讲出来？这是为了你们，各位先生，知道这件事并没有过去，并没有过去！你们喜欢那种臆造的恐怖，喜欢渲染那种伪装的恐怖，这种荒唐无稽的吓人事使你们

感到激动和愉快。而我知道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可怕的事，日常生活中这种可怕的事，我有一种不可置疑的权力把这类事说出来，使你们感到只激动不愉快。为了是让你们记住你们在怎样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生活。

我们大家都在过着一种卑鄙龌龊的生活，问题就在这里！

我非常喜爱人们，不愿意折磨任何人。但是用婆婆妈妈的态度却不行，用花言巧语掩盖严酷的现实也不行。要正视生活，正视生活！所有我们心灵里、头脑里优美的和人本身固有的东西，都应融化到生活中去。

……人们对待女人的态度使我气得发疯。在我看过很多长篇小说以后，把女人看做在生活里是最好、最出色的人。我外祖母所讲的有关圣母和美丽的瓦西里萨的故事、遭遇不幸的洗衣女工娜达丽雅，以及我所亲眼见过的女人们，生活中的母亲们，用来点缀这种缺乏欢乐和缺乏爱情生活的千百次目光和笑容，全都肯定了我的这种看法。

屠格涅夫的书唱着女人的赞歌。我用我知道的女人们的各种优美特点来装点我永记不会忘的玛尔果皇后的形像。海涅和屠格涅夫在这方面所提供的宝贵东西是特别多的。

傍晚，我从市场上回来，喜欢在山下，在内城的墙边停住，观看落到伏尔加河对岸去的太阳，观看天空中那些火焰一样的长河不停地流动，观看大地上那条我喜爱的长河先是出现一片通红的颜色，尔后又变成一片深蓝色。在这种时候，偶尔，依我来看整个大地就像是一条装着囚犯的大轮船。它又好似一头猪，正在由一只肉眼看不见的轮船懒洋洋地拖到不知什么地方去。

不过，我经常想到的还是世界的广大，是我从书本上了解的那些城市，是那些生活方式不怎么相同的外国。在外国作家的书本上，那里的生活描绘得比我周围单调枯燥乏味着的这种生活要干净些，可爱些，也少些艰难。这就排解了我的愁闷，激起了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强烈的渴望，感到换一种生活方式是可能的。

我总是觉得总有一天我会遇到一个朴实而聪明的人，他会领我走上一条光明大道。

有一次，我正在内城墙边一条长凳上坐着，我的舅舅亚科甫突然出现在我的身旁。我没有注意他走过来，并且第一眼我也没有认出他来。虽说近几年我们同住在一个城市当中，但我们很少见面，偶尔相遇也来不及细谈就各走各的。

“哎，你的个子倒长了不少。”他推了我一下，开玩笑地说。我们就像两个认识了很久，但却不沾亲带故的人一样谈了起来。

根据我外祖母的说法，我清楚在这些年里我的舅舅亚科甫已经彻底破产，所有的钱都被他花光，买酒喝掉了。他原来在一个罪犯拘留地当过副狱长，不过干这项工作的结局很糟。狱长生病了，我舅舅亚科甫就开始在他的住处给犯人们举办快乐的宴会。这件事张扬出去后，他的职位被解除了，他被送到了法院去受审，罪名是在夜间他把罪犯们放进城里去“玩乐”。借此那些罪犯逃跑得一个也没有了，可是有一个罪犯正巧在使劲掐死一个助祭的时候，当场被捕了。这件案子的侦讯工作拖得很长，始终也没有开庭审讯。罪犯和狱吏们都想法包庇我那好心的舅舅，把他开脱了。目前他没有工作，靠他儿子养活，这个儿子当时在颇为有名的鲁卡维希尼科夫教堂唱诗班里唱歌。他谈到他的儿子，却说了些奇怪的话：

“现在他变得一本正经，样子很了不起！他担任独唱。要是我没有按时给他烧好茶饭，或者洗干净他的衣服，他就会冲着我发脾气！他是个要求很严的小青年，他很爱干净……”

我的舅舅他却老得很多了，全身肮脏，头发脱落，精神萎靡，他那些蓬松的头发稀得多了，耳朵鼓了起来，他的眼睛上和他那刮光了胡子、皮肤光滑的脸上出现了红血管的密网。他说话老是带着开玩笑的口气，然而他嘴里却好像含着一个什么东西，

妨碍着他的舌头活动，其实他牙齿并没有脱落。

我有机会和一个善于快乐生活、见过很多世面、知识面很广的人谈话，觉得心里很高兴。我清楚地记得他那些活泼可笑的歌，我回想起我外祖父说过他的话：

“唱起歌来，他却是个大卫王，但是谈到做事，他就成了狠毒的押沙龙！”

在我们面前的人行道上，穿着干干净净的人们，如盛装的太太、文官、军官等，不停来来往往。我舅舅身上却穿着一件旧秋大衣，看来他在为自己的装束难为情。我们走到波恰英斯基峡谷的一家小饭铺里，在靠窗的一张桌子边上坐下，那个窗子开着，面对着一个商场。

“您总会记得您唱过的这样一首歌吧：

‘一个乞丐挂出一块包脚布来准备晾干，
另一个乞丐却把这块包脚布偷走……’”

临到我念这些歌词，才突然间第一次领会歌词的讥诮含义。我觉得我这个快活的舅舅真的既恶毒又聪明。

他一面把白酒倒进杯子里，一面沉思地说：

“是啊，我生活过，享乐过，可就是太少了！这首歌并不是我编的，是一个宗教学校老师编的，这个人已经死了。他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他和我原来是朋友。他是个光棍汉。他拼命喝酒，后来是被活活冻死的。在我记忆里有很多人是喝酒丧命的，数都数不清！你不喝酒吧？那就别喝，等过几年再说。你常看见你外公吗？他是个一直都不快活小老头。他的神经好像不正常了。”

他喝完了酒，精神振奋起来，挺直身子，显得年青多了。说话也活泼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问起关于罪犯那件事。

“你也听说了？”他问，接着往四周看了一眼，尔后压低声音，讲了起来：

“罪犯又怎么样？反正我不配当他们的审判官。我看得出这些人和别人没有什么两样。我就说：弟兄们，咱们来一起和睦地生活，快活地生活。我说，有一首这样的歌：

‘即使命运要给我们磨难
也不能妨碍我们追求快乐！
我们活着就是为了欢乐
傻子才不这样生活！……’”

他笑了起来，看一眼窗外渐渐黑下来的峡谷，峡谷下面全是货摊。他捋捋短短唇髭，接着说：

“当然，他们都很高兴，本来监狱里就枯燥无味。好，晚上点完名后，他们就立即到我这里来了，于是我们开始喝酒、吃菜，有时是我花钱，有时是他们花钱。嘿，俄罗斯母亲啊，地动山摇，好不热闹！我喜欢唱歌和跳舞，他们当中有的是一流的歌唱家和舞蹈家，出色极了！有的人戴着镣铐，没法跳舞，我就允许他们把镣铐摘下来，这是真实的。其实，他们自己都会摘，用不着到处去找铁匠，这些人真有能耐。至于说我把他们放到城里去打劫，那可是瞎说，至今也没有证据嘛……”

他沉默了，看着窗外的峡谷。那里的旧货商们正在锁上货摊，铁锁铿锵地响，生锈的铁圈也吱吱叫，有几块木板掉在了地上，低沉地响了几声。他对我快乐地眨巴一下眼睛，接着压低声音地说：

“要是说真话，确实有一个犯人每夜都到城里去，但他是一个没戴镣铐的犯人，只是尼日城地方的一个贼罢了。他有个情

人，住得不远，就在彼巧尔卡河边。再说助祭的那件事也是因为看错了人：他把这个助祭看成商人了。那是在冬天一个晚上，暴风雪很大，所有人都穿着皮大衣，匆忙中谁也分不清哪个是商人，哪个是助祭？”

我觉得很可笑。他也笑起来说：

“老天在上，果真是这样的！鬼才分得清……”

说到这里，我舅舅出人意外，而且奇怪地略有点生气了。他推开盛菜的盘子，厌恶地皱起脸，悠悠地点起一支纸烟，低沉地说：

“他们相互偷东西，过后，又全部被捉起来，关进监狱里，最后发配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可这些和我有什么相干？我才管不着这些呢……我只管自己的灵魂！”

我眼前浮现了毛发蓬松的司炉工人的影子，他也常这么说“管它呢”。他的名字也叫亚科甫。

“你在想什么？”我舅舅轻声问。

“你可怜那些犯人吗？”

“谁都很容易可怜他们，那样好得出奇的小伙子！有时我看着他们，心里就想，虽然我是他们的上司，可话又说回来，我连自己给做他们的鞋底都不配！这些聪明小鬼，真有能耐……”

酒和回忆又使他兴奋起来。他把自己的胳膊肘倚在窗台上，挥动着他的一只黄手，手指中间夹着一个烟头。他快活地讲起来：

“有个犯人，瞎着一只眼，本来是雕板师，又是个修钟表能手，后因为造假币而被审查，总想从监狱逃出去。你真该听听他说的话！像火把一样！他真像独唱家似地在唱歌。他说：‘您解释一下：为什么官家能印钞票，我就不能？您来解释一下！’谁也没办法给他解释这个问题。谁也解释不了，我也一样解释不了。可我还是他的上司呢！另一个犯人是莫斯科有名的贼。他很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斯文，穿着讲究，爱干净。他有礼貌地说：‘别人干活累得头昏眼花，但我不愿那样。这种事我也干过，’他说，‘我干呀干，累得我呆头傻脑，尔后花点钱喝酒，打牌输掉点钱，用五个小钱和一个娘们儿买个亲热，随后又挨饿、受穷。不行，’他说，‘我不能再玩这套把戏了……’”

我舅舅对着桌子低下头去，脸红到头顶上，他显得非常激动，连他的小耳朵都在颤动。他接着说：

“小伙子，他们都不是傻瓜，他们说得有理！唉，让这些伤脑筋的事见鬼去吧！比如说，我这辈子是怎么过的？回想起来真是丢人。愉快事都是零零碎碎，偷着干的，伤心是我的本份，快乐却是偷来的！一会儿我爸爸叫着说不准这样，不要那样，一会儿我老婆又叫着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一会儿我自己为一个卢布而缩手缩脚。生活就这样白白地流过去了，现在老了却给自己的儿子当听差。这种事瞒着有什么用？小伙子，我是在百依百顺地伺候他。他呢，对我还拿出他那副老爷的派头嚷着。他嘴里喊的是‘爸爸’，但我却是‘听差’！我这是怎么回事呀，我难道生下来就是为了伺候儿子吗？我忙忙碌碌一辈子就是为了这个吗？再说，就是没有这件事，那我到底是为了什么活着呢？莫非我有许多快乐的事吗？”

我不太注意地听着他说话。虽然我不喜欢开口，也不指望回答，不过我还是说话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活着……”

他冷冷一笑。

“哼……谁知道？我没有见过一个知道的人！人们都是这么活着，每个人按每个人的习惯活着……”

他带着委屈和生气的口吻再次说起来：

“我那儿有个奥勒尔城的人，犯的是强奸罪。他是个贵族，跳舞好看极了。他常逗大家发笑，唱一首关于凡卡的歌曲：

‘凡卡在一个墓园里散步，
这非常简单嘛！
唉，你啊，凡卡，
找个离坟地远点的地方散步吧……’

我是这么想：这种事本来不可笑，这是真情实理！你不管怎么转悠，也总逃不脱坟地。到那时，我是个犯人也罢，是个管犯人的也罢，在我就都一样了……”

他讲累了，喝了点酒，然后像鸟一样用一只眼往空酒瓶里看了一眼，又默默地点上一支烟，他吐出来的烟在嘴唇里缭绕不散。

“不论你怎么想方设法，也不论你依仗什么，谁也躲不过去棺材和坟地。”砌砖工彼得每次都这么说，而他和亚科甫舅舅却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两个人。

此外我也没什么话想问我舅舅了。和他呆在一块，我心里很难受。我怜悯他。我总是不禁的想起他那些快活的歌，想起他那个吉他从柔和的忧郁里流露出欢乐的声音。我也没忘记快活的伊凡·茨冈，我没有忘记。我望着亚科甫舅舅猥琐的身材，不由得暗想：

“他对怎样用十字架压死茨冈还记得吗？”

我不想再问这件事了。

我看着那个峡谷。八月里潮湿的幽暗已填满了那个峡谷，都溢到边沿上来了。从峡谷里升起苹果和甜瓜的气味，在通往城里的那条窄道上，路灯亮了。所有的一切都熟悉极了。立刻要有一条轮船拉响汽笛，驶向雷宾斯克去，另一条驶向彼尔姆去……

“我该走了。”我舅舅说。

在小饭铺门口，他把我的手握一握，风趣地劝我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别发愁。你似乎有点发愁，没啥了不起！你还年青。关键是你要记住：‘命运也阻挡不住欢乐！’好，再见吧，我要去做圣母升天节的礼拜了！”

我那快乐的舅舅走了。他的话弄得我脑子里更加混乱。

我爬上一个通往城里的高坡，走在旷野上。那天月亮很圆，低沉的云朵在天空中游浮，云朵的黑影掩盖了我在地面上的影子。我绕过那个城朝旷野里走去，来到伏尔加河边的奥特科斯，在那里满是灰尘的草地上躺下来，长时间地遥望着河对面的草场，遥望着静止的大地。游云的阴影慢慢爬过了伏尔加河，等到这些阴影落在对岸的草场上，阴影的颜色就变得淡了点，仿佛是被河水洗干净了似的。四周的万物睡意朦胧，所有声音归于沉寂，一切东西都好像不太情愿地活动着，好像这是迫不得已似的。而不是由于它们似烈火般地热爱活动，热爱生活。

我真恨不得用劲推一下整个大地和我自己，为使一切，包括我在内都旋转起来，就像刮起一股欢乐的旋风，就像相互热爱又热爱生活的人们正在快活地翩翩起舞，同时生活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活跃、美丽、真诚……

我暗自想道：

“我要干出点成绩才行，否则我就完了……”

秋天，在那些阴沉的日子里，在那不仅看不见太阳，甚至也找不到太阳，忘记了太阳的时候，在秋天这样的日子里，我在树林里不止一次地迷过路。我离开了大路，却又找不见所有的小路。到最后，找得累了，我就咬紧牙关走过密林，踏着腐烂的枯树，走过沼泽。最后终于走到了大路上！

我就这样做出了决定。

这一年秋天我终于起身去喀山了，琢磨着我或许在那里能找个上学读书的地方。